

# 五山十刹图

## 与南宋江南禅寺

张十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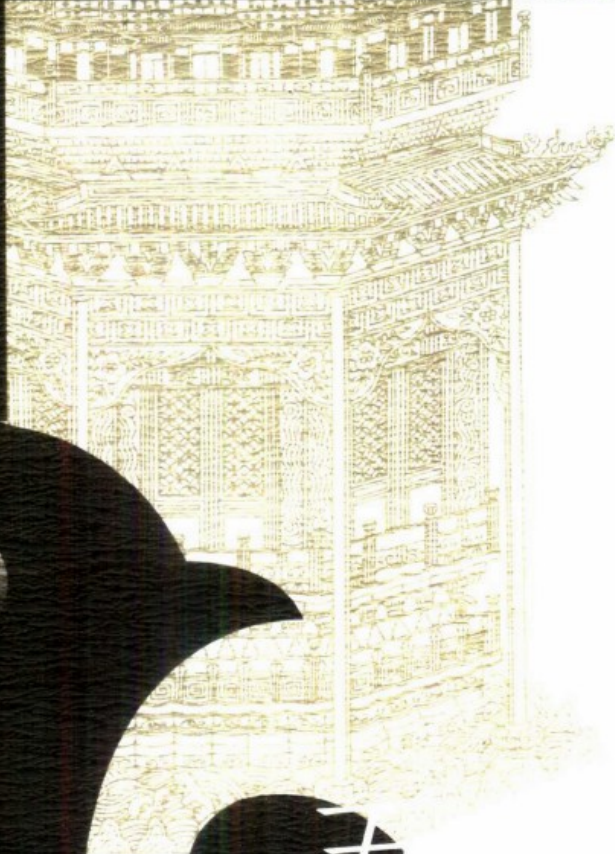
东南大学出版社

建筑遗产  
研究丛书





建 筑 遗 产 研 究 丛 书



五山十刹图

与南京江南禅寺



十刹图

ISBN 7-81050-534-3



9 787810 505345 >

ISBN 7-81050-534-3  
TU·76 定价: 27.00元

建筑遗产研究丛书

主编 郭湖生 潘谷西

# 五山十刹图与南宋江南禅寺

张十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9978006)

东南大学出版社

· 南京 ·

## 内容提要

宋元时期,中国江南佛教禅寺发展至鼎盛,并传播至周边日本,产生深远影响。五山十刹系指当时寺格最高的五大利和十次大利。五山十刹图是入宋日僧所作的南宋禅寺大利的实录,是有关江南寺院建筑最翔实、完整的重要文献资料,其绘卷被指定为日本国宝。但在我国,以五山十刹为代表的宋元禅寺建筑几乎已不复存在,对其面貌、形制等知之甚少。本书系作者在日留学期间收集部分版本的五山十刹图基础上,经数年整理、研究、分析、查考资料后编撰而成。书中探讨分析了五山十刹图的性质、意义、源流、谱系、年代、形式以及与江南寺院的关系,并分伽蓝配置、寺院建筑、家具法器、仪式作法和杂录五部分,对五山十刹图内容逐一作了介绍。本书对认识、研究我国南宋禅寺建筑及宗教、文化、艺术、旅游和家具设计等均有重要价值,可供相关界人士及文史爱好者阅读。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山十刹图与南宋江南禅寺/张十庆编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0. 1

(建筑遗产研究丛书/郭湖生等主编)

ISBN 7-81050-534-3

I. 五… II. 张… III. 寺庙: 古建筑—研究—中国—南宋  
IV. TU098.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3546 号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 210096)

出版人:宋增民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2 字数:299.52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定价:27.00 元





# 建筑遗产研究丛书序

建筑历史的研究和建筑的规划设计二者性质大不相同。建筑的规划设计是为了创造未来,要反映时代观念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创造新的城市和建筑。建筑历史的研究则是分析和评价以往既有,寻找经验教训,使人类从自在走向自为。世界上一切文明古国如埃及、希腊、罗马、巴比伦和中国、印度,都保存了世代相承久远的建筑文化遗产,这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对它们的鉴定、保护、评价和利用,是建筑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

因此,历史研究和设计二者,主要的任务不同,治学的目的和方法也颇有区别。建筑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或原则是“论从史出”。所谓史,是指存在的事实,如各历史时期的遗迹遗物、考古的发现、记载历史史实的记录,无论文字或图形我们都可称之为文献。从真实的事实来正确地认知、判断和评价,就是所谓“论从史出”。

然而,史料或有残缺,结论就有不确定性,容许探讨、争论和不同的评价。但是终极目的是期望达到唯一的解释。真实的历史只能是一个,而正确的认知和评价,就是建筑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对遗产的保护技术和利用,则是衍生的。

1929年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开创了中国建筑历史的研究这一新的学科,奠定了中国建筑研究的基本原则:“论从史出”。学社编辑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作为发表自己研究成果的园地。这种成果持续不断地积累下来,集中地反映出一种学术主张或者叫学派。学派不是短期内一两篇文章所能形成的,它是多篇文章从不同的命题侧面所组成。内容虽殊,但方法则一,都要“论从史出”。

以梁思成和刘敦桢两位先贤为主干的营造学社研究队伍,为我们创立了学派和传统,今天成为世人尊重的楷模,更为愈来愈多的同行或同好们奉为圭臬。我们有责任继续前辈开创的事业,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出版以“论从史出”为宗旨的研究成果,把这一传统继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是一个不断拓展的领域。70年来从最初研究单个遗构、单个类型开始,逐渐深入到整组建筑群和不同时期的变化,从大木为主拓展到砖瓦土石并重,从宫殿庙宇拓展到民宅园林乃至整个城市。随内容的拓展,研究队伍也大为扩展,生态、环境等课题,也进入研究领域。近年,我们开拓了东方建筑的新领域,视野更为开阔,内容更为丰富多彩,而基本原则是“论从史出”再加“古为今用”。

现在编撰的建筑遗产研究丛书正是出于继承营造学社学派传统的目的,包括了系、所成员的研究成果,也有博士论文。内容是多方面的,大体上为近年进行的课题:一、东方建筑(如《五山十刹图与南宋江南禅寺》);二、建筑技术史(如《堪輿考源》、《古代木结构施工工具的研究》);三、中国城市史(如《中国宋元地方城市形制及变化》);四、明代建筑系列,以及其它相关课题的内容,将来可能拓展至其他领域的课题。所有课题的选择,依循的原则是:一、不重复蹈袭他人已有研究;二、以新领域、新资料为主(包括文献考古方面发现的新资料);三、有“古为今用”的现实意义。

梁、刘先贤们的营造学社是大学派、主学派,后辈如我们属衍生的子学派。现在专门发表建筑历史研究成果的刊物、丛书不多,但都属子学派的成果,愈多样、愈丰富则愈佳。希望有更多的子学派出现。

本丛书的问世,有赖东南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热心促成,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并借此机会,感谢长期支持我们科研工作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委。

郭湖生于东南大学东方建筑研究室  
1999年7月14日

郭湖生: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东方建筑研究室教授、博士生导师

# 序

南宋时期由朝廷品定天下诸寺寺格，是一种官寺制度。五山十刹则是禅宗寺院等级最高者：五山最高，次十刹。而元代于“五山”上又增设“五山之上”最高寺格，特颁给以元文宗的潜邸所改建的金陵大龙翔集庆寺。在“十刹”之下又设立“甲刹”，元制三十六。五山、十刹和甲刹共五十多座官寺。

中国佛教在长期发展中，曾出现很多教派，如成实宗、俱舍宗、净土宗、密宗、天台宗及律宗等，兴替不一，各领风骚，至禅宗出现，六祖慧能讲求顿悟，南宗大盛，由此佛教彻底地中国化了。在佛教各宗衰微之际，禅宗却一枝独秀，大有压倒一切、领袖佛门之势。

南宋适当日本镰仓幕府时代，佛教在日本趋于大众化，禅宗、净土宗、日莲宗勃然兴起，由于海上交通便利，日本禅僧入宋参学以及宋僧赴日弘传禅法者，非常频繁。最著者如日僧荣西于 1168 年和 1187 年两次入宋，回国后创立日本临济宗，在建仁寺开山。荣西的法孙圆尔辨园于 1255 年入宋，归日后开创东福寺；辨园弟子无关普门 1252 年入宋，1262 年归后开创南禅寺，二寺皆日本京都大刹。

而中国禅僧渡日的如兰溪道隆，1246 年赴日弘扬宋地禅风清规，创建长寺，逝后谥大觉禅师。日本幕府又延请无学祖元赴日主持建长寺，大扬禅风，为圆觉寺开山。无学祖元逝于 1286 年，谥号佛光禅师。

中日禅僧交往密切，禅学在日本甚为繁荣，以迄今日。中国的五山十刹成为日本禅僧经常挂锡的祖庭。他们来到中国，模写中国禅宗五山十刹，目的是在日本设立自己的五山十刹，仿建宋风禅寺的建筑样式，仿行禅门日常生活方式。所以中国禅门清规、生活起居制度、诗偈、语录之类，在日本禅寺中也照样流行。

因此，五山十刹图之为日本僧模写得十分细腻、真实，在了解当时日本禅宗形成的背景之后，便可理解，不致惊讶了。此图中有一处纪年为南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 年），可以判断原稿作图时间的大致范围。至于作图人，有谓为义介禅师者（1259 年入宋，参径山、天童等寺），然笔有工拙，可能也非一人，或是团体而来，无从具体考定。

此图在日本古代秘密地辗转钞写，流传至今的模本有多种，其中金泽大乘寺《五山十刹图》和京都东福寺《大宋诸山图》于 1911 年均被指定为日本国宝。又有福井常高寺《大唐五山诸堂图》，日本田边泰写有“大唐五山诸堂图考”一



文,梁思成先生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三卷三期(1932年9月)发表了此文的译文,并指出:“《营造法式》乃一部理论的、原则的著述,而《大唐五山诸堂图》乃一部实物的描写,两者较鉴,释解发明处颇多,……实我国建筑史中之重要资料也。”

然而梁先生的译文发表后已过去六十多年,国内对此图的研究阒寂无闻。实际上,这是一份珍贵的学术资料,其所以乏人研究,和这份资料在中国未得流传、知者不多有关。

张十庆君曩岁赴日留学,幸有机会看到并收集了部分版本的五山十刹图,当时即有意把它介绍给中国学界,并与所从事的中日建筑技术交流关系研究课题联系起来。张君之归,数年于兹,经整理原稿,查阅文献,寻绎图纸等长期工作之后,始成此书,确是来之不易。本书不仅是研究南宋时期中国江浙一带建筑的宝贵资料,也是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佛教禅宗伽蓝制度与清规、研究宋代家具小木作的宝贵史料。它对宗教界、文化界、历史界、艺术界、建筑界、旅游界、室内家具界等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是东方建筑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希望得到各界读者的批评指教,以鞭策我们继续不断前进。这也是寄厚望于十庆君不断努力的地方。

**郭湖生于东南大学东方建筑研究室**

1999年3月19日

# 前 言

佛教东来,给中国文化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随着佛教中国化的进程,至两宋时期,由于禅宗的兴盛、宋室的南移,江南佛教呈现出一派独特的风貌。实际上,江南佛教的兴盛,有其深厚的积累和悠久的历史。自五代至南宋,江南地域成为佛法中心,禅宗尤其突出显著,宋元时期江南佛教禅寺发展至鼎盛并传播至周边日本,产生深远的影响,所谓五山十刹图正是这一历史的记录和写照。由南宋至元代的二百余年间,江南禅寺以五山十刹为中枢,形成了禅宗官寺体系及寺格等级,由此迎来禅寺形态及制度发展进程上的鼎盛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南宋是一相当独特的朝代,尽管内忧外患、积弱不振,构成了南宋王朝的一个重要背景,但经济文化及技术的进步发展却是灿烂辉煌的。其中五山佛教文化,正代表了南宋文化灿烂的一个侧面。

关于南宋建筑的性质和特色,由于实物几一无所存,而难以有实际可靠的把握。历来印象中又多以偏安文弱的南宋政权特色与秀丽精巧的南宋时代风尚相联,然这只是对南宋建筑的一种片面和不完整的认识。事实上以五山巨刹为代表的南宋寺观建筑的宏丽多姿,正展示了南宋建筑最为灿烂的画面,而其中许多是我们不曾想象到的。在中国建筑发展历程上,尤其对于江南建筑而言,南宋是一继往开来的重要转折时期,南宋建筑有待于我们重新认识和再评价。

五山十刹图是日本渡宋僧侣对南宋江南禅寺所作的全面实测图录,自古就倍受日本禅寺珍重,近代以来又为日本学界所重视,成为日本中世禅寺研究的一份基础史料。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绘卷被指定为日本国宝。不言而喻,五山十刹图同样也是研究现今几已湮灭的南宋禅寺之绝好史料。

曾是何等繁盛的禅宗五山十刹,历经宋元两朝已是由盛及衰,及至六七百年后的现在,则更是废兴几度,难寻昔日身影。然而五山十刹图,使得我们有可能逐步究其原貌。作为迄今七百多年前江南禅寺的直写,五山十刹图为我们认识和把握宋元禅院及其建筑,提供了全面、直接和可靠的形象资料,进而对其时以五山十刹为代表的禅寺形态的认识和理解,也将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

古语有谓“礼失而求诸野”,元代文学家、书法家杨维桢(1296—1370年),在其《送僧归日本诗》中有这样的一句诗:“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中土校全经”。到日本去寻访逸书,是当时国人常有的想法。历史上中日间的密切关系,使得日本史料对于中土有独特的价值。五山十刹图及移植仿写南宋丛林的日本中世禅

院,无疑都是认识和研究宋元江南禅寺极为珍贵的线索和参照。

五山十刹图的意义和价值,不仅仅表现在建筑研究上,对于宗教、文物、风俗及文化史的研究,皆有相应的史料价值。故五山十刹图可称是一份具有广泛意义的基础史料。五山十刹图的内容是有限的,但此图的背景及以此图为线索引出的相关课题,相信会是十分丰富的。

作者



# 目 录

上 篇 五山十刹图背景分析 .....	( 1 )
一、五山十刹图的文化源流及其历史背景 .....	( 3 )
二、五山十刹图的性质、意义和价值 .....	( 4 )
1. 五山十刹图的性质 .....	( 4 )
2. 五山十刹图的意义和价值 .....	( 5 )
三、五山十刹图的年代、谱系和传承 .....	( 6 )
1. 五山十刹图的年代 .....	( 6 )
2. 五山十刹图的版本谱系 .....	( 8 )
3. 五山十刹图的源流传承 .....	( 9 )
四、五山十刹图的绘制形式与特点 .....	( 9 )
1. 绘卷形式及其特点 .....	( 9 )
2. 实测尺寸标注及其方法与目的 .....	(10)
3. 诸本比较 .....	(11)
五、五山十刹图与江南寺院 .....	(12)
1. 江南佛教寺院 .....	(12)
(1) 江南的发展 .....	(12)
(2) 江南佛教传统 .....	(16)
2. 江南五山十刹 .....	(16)
(1) 江南禅寺的兴盛 .....	(16)
a. 佛教禅宗的兴起 .....	(16)
b. 禅宗在南方的发展 .....	(16)
c. 江南禅寺的鼎盛 .....	(17)
(2) 五山十刹之制 .....	(17)
a. 五山十刹之缘起 .....	(17)
b. 寺格变迁 .....	(19)
(3) 五山十刹的地理分布 .....	(20)
a. 早期禅寺的地理分布 .....	(20)
b. 宋元五山十刹的地理分布 .....	(20)
3. 五山十刹图所录寺院 .....	(24)

(1) 图录南宋江南寺院·····	( 24 )
a. 直接图录寺院·····	( 24 )
b. “诸山额集”所记寺院·····	( 24 )
(2) 图录寺院的地域特征·····	( 25 )
a. 地域分布特征·····	( 25 )
b. 日僧巡礼路线·····	( 25 )
(3) 图录寺院的性质与特色·····	( 27 )
a. 图录对象的取舍侧重·····	( 27 )
b. 图录寺院的宗派特征·····	( 28 )
注 释·····	( 28 )
下 篇 五山十刹图内容概述·····	( 35 )
一、伽蓝配置 (图 1-1 ~ 图 1-3)·····	( 37 )
二、寺院建筑 (图 2-1 ~ 图 2-18)·····	( 47 )
三、家具法器 (图 3-1 ~ 图 3-22)·····	( 79 )
四、仪式作法 (图 4-1 ~ 图 4-16)·····	( 98 )
五、杂 录 (图 5-1 ~ 图 5-10)·····	( 102 )
注 释·····	( 106 )
图 版——龙华院本《大宋名蓝图》·····	( 113 )
附 录·····	( 164 )
附录一 五山十刹图目次总录·····	( 164 )
附录二 五山十刹图·诸山额集·····	( 165 )
附录三 大宋五山图说·····	( 170 )
附录四 中国五山十刹甲刹一览·····	( 172 )
附录五 中日古代年代及相互关系对照·····	( 174 )
参考文献·····	( 175 )
后 记·····	( 177 )
插图索引目录·····	( 178 )

# 上 篇 五山十刹图背景分析

佛教东来,不仅给中国文化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亦为中国建筑增添了一项重要的内容——佛教寺院建筑。中唐以后随着中国佛教禅宗的兴起和发展,禅宗寺院成为中国佛教寺院的主体和代表。中国现有的寺院及佛教遗迹,几乎多少都与禅宗相关。尤其在江南地区,禅宗寺院更是空前发展,宋元时期以临安为中心的江南禅寺,成为禅寺发展史上最兴盛繁华的时代。经济文化的繁盛、佛教传统的深厚以及江南寺院禅寺化的潮流,都推动和促使了以五山十刹为代表的禅寺的兴盛发展。江南禅寺在 12 世纪初至 13 世纪前后的百年间,其规模与形制达最成熟和完备的鼎盛时期。南宋佛教禅宗,对日本中世佛教影响极大,江南禅宗寺院亦随之移植于日本。作于南宋淳祐八年(1248 年)的五山十刹图,正是上述背景的写照和产物。

五山十刹图的背景概括起来主要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宋代江南禅寺的兴盛发展,一是南宋时期中土禅宗及寺院对日本的传播和影响。上篇即在这两方面展开,具体就五山十刹图的性质、意义、价值、源流、谱系、年代、形式以及与江南寺院的关系,作一探讨分析。

五山十刹图是迄今有关江南寺院建筑最翔实、完整的一份重要文献史料。本书关于五山十刹图的研究,其目的最终还在于增进和深化对江南寺院建筑的认识与理解。五山十刹图的内容是有限的,而此图的背景及以此图为线索引出的相关内容则是十分广泛和丰富的。





## 一、五山十刹图的文化源流及历史背景

所谓五山十刹,历史上为南宋以来佛教禅宗的组织机构和等级制度,具体指禅宗的五大刹和十次大刹,是其时佛教官寺制度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反映和体现了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及相应的特色。而五山十刹图,则是其时由入宋求法巡礼的日本僧侣所作的关于江南禅宗大刹的实物图录,是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寺院发展演变及对外传播的写照和产物。概而言之,五山十刹图的文化源流和历史背景,在于中国佛教寺院的发展及其对日本的传播和影响。

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几千年来,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构成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对中国建筑的发展亦影响重大,孕育和形成了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中最具代表意义的佛教寺院建筑。自洛阳白马寺起,中国佛教寺院建筑不断发展,迅速成长,至南北朝时,已声势日大,趋于鼎盛。自此以后佛教寺院建筑就一直是中国建筑发展的主流和主体构成。

纵观中国佛教建筑的演变发展,不断的中国化进程,是其一显著的特色。而这一进程,又尤以中国佛教宗派禅宗的形成为重要分水岭,它标志着脱胎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的确立和形成。以此我们可将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的演变发展,以中唐为界,大分为两期。正是禅宗及禅宗寺院建筑的出现和发展,使得外来佛教及佛教建筑彻底地中国化。中唐以后,佛教寺院建筑更是趋于完全融于中国建筑的体系之中,并成为中国建筑的最主要及最具代表性的内容之一。随着其不断的发展,演化出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独具特色的境界和风貌。

历代佛寺,兴衰更迭,极尽变化。然概言之,中唐以前大致是对西域佛教寺院的吸收和消化的过程,中唐以后则表现为外来佛教的彻底中国化的发展演变,且其最典型的表现是中国化佛教宗派——禅宗的出现及其一统天下的局面。禅宗的意义在于,其并非仅是一个宗派,而应视之为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阶段。中唐以后中国佛教的发展,基本上就是以禅宗的发展演变为主线和中心而展开并进行的。禅宗的精神及其寺院形制,确立和限定了其后汉地佛教寺院的基本面貌,禅宗寺院建筑代表和反映了汉地佛教建筑的典型,禅宗寺院的普及化和世俗化的发展方向,也成为中唐以后中国佛教演变的倾向和大势。而这一自中唐至明清的发展趋势和特色,我们在记录南宋禅宗大寺的五山十刹图上,可以看到承前启后的表现和反映。佛寺建筑研究,其实也是佛教研究的一个独特侧面和角度。其重要性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研究中国佛教,只钻研典籍而不深入佛寺,就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注1-1),所言极是。而五山十刹图,正可视为这一双向研究上的一份绝好史料。

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历来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主线。继隋唐时期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之后,宋元时期出现了又一次高潮。以佛教禅宗为代表的宋元文化再度涌入日本,极大地影响了日本中世的佛教及其寺院建筑。所谓五山十刹图,即是南宋佛教禅宗对日本传播和影响的产物及写照。

## 二、五山十刹图的性质、意义和价值

### 1. 五山十刹图的性质

五山十刹图绘卷，日本所藏，为入宋日本僧侣巡游南宋五山十刹时所作。宋元时期，中国禅文化的浪潮激荡着中世(1184—1572年)的日本，慕中土兴盛禅风，入宋、入元求法的日本僧侣络绎不绝。其足迹遍历江南名刹，尤其以江浙二地为中心的禅宗五山十刹，更是成为日本僧侣巡礼求法的圣地。日本以宋元五山十刹为祖形，移植和仿建起自己的禅宗寺院。在日本中世宋风禅院创建之初，其一切规式皆仿宋土。为仿效宋土禅宗丛林制度，渡宋日僧体验和记录了宋土禅寺诸方面的规矩形制，为忠实地摹仿和移植宋风禅院的制度和形式，竭尽了全力。五山十刹图正是入宋日僧历访南宋五山十刹、图写南宋禅院规矩礼乐及样式形制所成之绘卷。其目的是传南宋禅寺规制于日本。故五山十刹图具有这样两方面的意义，即其既是南宋禅寺的实录，同时又是日本中世禅院的一个重要蓝本。

作为南宋禅院实录的五山十刹图，其内容极为丰富、广泛和详尽，遍及禅林生活的诸方面。标榜“威仪是佛法，作法是宗旨”的禅宗，其日常生活的一切都被视作参禅辨道的修行过程，皆有其严格的规式。故其相应的寺院形态、生活环境及建筑形制亦在其制约之下，而与禅门规式默契一致。就绘卷的性质及其相应作用而言，五山十刹图中的许多内容可作为丛林清规来读，或者说五山十刹图是南宋丛林清规的图解。从五山十刹图在内容的选择取舍上，也可看到当时日僧的注重和着眼所在。

禅寺的独特在于其制度，所谓“衲子家风，别是一般规范”(《禅苑清规》序)，这一独特的制度称作丛林清规(注2-1)，是丛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禅的修行融于日常生活之中，所谓“举足下足，长在道场”(王维《六祖能禅师碑铭》)。丛林清规的实施，具体表现在禅寺生活方式和相应的禅寺形态上。五山十刹图正是通过具体记录和描绘禅门生活方式和伽蓝形态的细节，反映和表现了南宋丛林清规的内容。

五山十刹图对于日本禅寺而言，还有独特的象征意义。日本许多禅寺珍藏此图，视作秘宝，其原因即在于既依之修编禅门规式，又以之作为宋风禅寺正统传承之象征。从日本近世禅僧无著道忠所作《大宋五山图说》中，可以领会五山十刹图对于日本禅寺的意义所在(注2-2)。此图说记文将五山十刹图与禅宗经典并重，谓“一夜碧岩等类之，重器也”(《大宋五山图说》“跋”)，“与所谓一夜碧岩同秘重”(“记写道元和尚将来名蓝图事”)。《碧岩录》为宋高僧佛果克勤(号圆悟)所编著，对雪窦重显颂古百则加以评唱，以述禅要，被称作宗门第一书。而在日本丛林，五山十刹图得以与宗门第一书并称，可见所受珍重的程度。

综上所述，图解南宋清规、仿写禅寺形制以移植和应用于日本，是其时日僧写绘五山十刹图的根本目的。因此，五山十刹图在性质上具有清规图解和禅寺蓝本这两个特点。而对于中土而言，五山十刹图则是南宋禅寺极为珍贵的实测图录。



## 2. 五山十刹图的意义和价值

作为南宋禅寺实物图录的五山十刹图,寺院建筑是其重点内容,在诸项内容中,所记最详,约占全卷之大半。除极具研究价值的三大寺伽蓝配置以外,绘卷中还录有多种建筑,如法堂、僧堂、佛殿、众寮、东司、宣明、钟楼、轮藏及祖师堂等,皆禅寺构成上的主要建筑。且绘卷所图录的建筑内容,不仅限于建筑本身,而且及于室内家具陈设及小木装修。这使得我们对南宋禅宗寺院,从伽蓝配置到单体建筑再到室内家具陈设及仪式做法等多方面,有一个较全面和完整的认识。所以说,五山十刹图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与其说是在其摹写的建筑内容上,还不如说在于其所表现和反映的宋代禅宗寺院的整体风貌上。

以五山十刹为代表的宋元禅宗寺院建筑,由于距今年代已久,且绝大多数的伽蓝建筑也已不复存在或面目全非,故我们对宋元江南禅寺建筑的面貌及形制实在是所知不多,研究也甚少。然而,留存至今的“五山十刹图”绘卷,作为迄今七百多年前江南禅寺的直写,为我们认识和把握宋元禅院及其建筑,提供了最为全面、直接和可靠的形象资料。

有如《入唐求法巡礼记》的意义和价值一样(注2-3),五山十刹图则可视作“入宋求法巡礼图记”。《入唐求法巡礼记》在地域和对象上,主要为唐代北方密教寺院;而五山十刹图则专于宋代南方禅宗寺院。在形式上,前者为文字记述,后者为实物图录;然在性质上,二者皆是求法巡礼日僧眼中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中国佛教寺院的真实写照。

五山十刹图,对于日本建筑史界而言,已是熟知的史料,然于国内学界,尚是默默无闻。五山十刹图虽是由日本禅僧所图写,与日本禅寺关系极为密切,但其内容表现的却纯粹是中国宋末江南禅寺的真情实景和全盘样相。40年代初,虽有梁思成先生所译日人田边泰“大唐五山诸堂图考”一篇(注2-4),并于译注中强调其“实我国建筑史中之重要史料也”,但此后再未见有任何专门系统的介绍和研究,几版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对之也一笔未提。相应地,在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上,宋元禅寺建筑的研究也更未系统地展开和深入地进行,近乎是一空白。迄今学者们的心力,大多倾注于北方官式建筑的研究上。倒是在日本,五山十刹图极受珍重。历史上,日本禅寺即多有摹写转抄以为寺宝者。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绘卷又被指定为国宝。日本学界对五山十刹图的史料价值更是重视,研究亦多(注2-5)。其中尤以建筑史学家横山秀哉的有关研究最为重要。五山十刹图成为日本中世禅院建筑研究的基础史料,日本学者更把它看作是“研究现几乎湮灭之南宋禅院建筑之绝好资料”(注2-6)。五山十刹图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上应有其相应的地位。

关于宋代建筑较全面的文献史料,除我们已熟知的《营造法式》以外,五山十刹图是唯一仅存者。而关于宋以后南方建筑的史料,更是首推此五山十刹图。在有关江南建筑的现存史料中,此绘卷的年代最早、内容最详,为《鲁班营造正式》等所不及。同时,作为南宋江南寺院建筑的实物图录,其不同于一些只言片语的零散文献记录,又有其它建筑技术书所不具备的特点与价值。更重要的是,图中还兼记有实测尺寸,尤其是家具内容,不但形式丰富,且实测尺寸详细,这对研究南宋家具及室内陈设,极为珍贵和难得。五山十刹图也不同于带有建筑形象的一般画卷,我们不能把历史上所留存的各种绘画建筑(如壁画建筑)当作现实存在的真实写照,但五山十刹图却是对现实存在的完全真实的图录实写,其意义自然不同于一般。五山十刹图堪称是迄今有关江南禅院建筑最为翔实和重要的一份文献史料。对此,梁思成先

生亦指出：“《营造法式》乃一部理论的、原则的著述，而大唐五山诸堂图（五山十刹图抄本之一）乃一部实物的描写，两者较鉴，互相释解发明处颇多”（注2-7）。至于五山十刹图关于其时禅寺记录的专门性、全面性及其相应的史料价值，则是其它任何文献史料所不可比拟的。它对于至今尚薄弱的江南建筑史的研究，尤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 三、五山十刹图的年代、谱系和传承

#### 1. 五山十刹图的年代

关于五山十刹图祖本的形成年代，虽无明确的记载，但根据图卷内容及背景文献等多方面的分析研究，此图当成于南宋晚期的淳祐八年（1248年）（注3-1）。具体依据及分析如下：

（1）五山十刹图中“僧堂戒腊牌”（图4-2）所载有关纪年内容，是五山十刹图重要的年代判定依据。所谓戒腊即僧人受戒年数。凡僧尼从受戒到当年的阴历七月十五日为“法腊”的“一腊”，即加入僧籍一年，以后每年加一腊。僧堂内众僧席次，依法腊长短排列，并榜示于僧堂内，此即僧堂戒腊牌。图中所记戒腊年次，最早的是嘉泰元戒（1201年），其后依次一直排列至淳祐七戒（1247年），也就是说此戒腊牌所收最新受戒者的受戒年代是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这成为判定五山十刹图成立年代上限的一个线索。

（2）五山十刹图中“念诵回向文”（图4-15）中有一节涉及年代的内容值得注意，即：“念白大众，如来大师，入般涅槃，至皇宋淳祐八年丁未，已得二千一百九十七年”。此系当时日本入宋僧照实抄录之回向文，故依佛历可推出五山十刹图的年代。然按公元与干支纪年的换算关系，回向文中“淳祐八年丁未”应是“淳祐七年丁未”或“淳祐八年戊申”之误记，两者比较，且更可能是“淳祐八年戊申”之误记。其原因是，将七误写作八这种笔误的可能性较小，且此错也很容易发现，不可能让其存留一年而未被发现。更可能的是，此回向文是由“淳祐七年丁未”的回向文修改而来。此念诵回向文见于《禅苑清规》（1103年）及以后的诸清规中，文字格式皆相同，仅其中所记年代，逐年而异。《禅苑清规》于此条中注记曰：“以后随年增之”。故文中“至皇宋淳祐八年丁未”，很可能是由上一年的“至皇宋淳祐七年丁未”改年数而来，即次年仅将上一年的七改作八，而未将干支纪年改过。若分析成立的话，此是判定绘卷作成年代的另一重要线索。

关于佛灭年代有多说，唐·法琳之说为公元前949年。此说自古于中日所行最广。比照五山十刹图念诵回向文：“至皇宋淳祐八年丁未，已得二千一百九十七年”，依佛灭年代公元前949年，反推图记年限，即 $2197 - 949 = 1248$ 年，正为南宋淳祐八年（注3-2），此也进一步证明五山十刹图绘卷作于宋淳祐八年的可能性，且此“念诵回向文”中所记年代“淳祐八年”又与上述“僧堂戒腊牌”中所记戒腊年次“淳祐七年”相衔接吻合。僧堂有可能不是年年都有新的受戒者，而念诵回向文则是年年必作的法事。故五山十刹图的作成年代，基本上可推定为南宋淳祐八年（1248年）。

(3) 根据“告香图”(图4-12)中所记内容,则可推出绘卷作成年代的确切下限。据图中题记“礼天目和尚丛林告香之图”,即图所示内容为天目文礼禅师会下告香席位,由此可知作图日僧亲身见闻了天目和尚告香仪式的盛况,故天目和尚的生卒年代对推测绘卷作成年代有重要意义。据《天童寺志》及《续传灯录》的记载,明州天童山天目禅师,讳文礼,号灭翁,杭州临安人,家在天目山之麓,因又号天目。嘉定五年(1212年)住持临安慧云寺,其后又住临安净慈、温州能仁寺,最后升住庆元府天童山景德禅寺,前后历住五寺(注3-3)。“师领刹五,前后仅八九年,余时多逍遥于梁渚西上,而群衲聚扣与住院无异”(《天童寺志》卷三“天目礼禅师”)。也即在嘉定五年(1212年)的八九年后,其虽已退天童住持位,然仍“群衲聚扣与住院无异”,“告香之图”(图版4-12)所记内容,正是这一时期天目和尚行告香法仪的场面(注3-4)。而天目和尚的示寂年代则成为此图作成年代的下限。据《天童寺志》卷七·塔像考《天台德云天目禅师行状》载:天目禅师“寿八十四,淳祐十年十月十日卒也,师生于乾道丁亥”,也就是说此图作成于淳祐十年(1250年)以前。结合前面提及的“僧堂戒腊牌”及“念诵回向文”中所记年代,可以认定五山十刹图作成年代在南宋淳祐八年至十年之间,也即1248—1250年,确切地说应是淳祐八年(1248年)。时值南宋晚期,下距元灭南宋,尚有三十年。

此外,五山十刹图中关于江南地名的称谓,亦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历史上中国历代地方行政区划各有相应的称谓,以此可作为时代判定的一个依据。以图中所记主要者,具体举以下几例:

关于今杭州之称,记作:杭州、临安府、行在。

关于今宁波之称,记作:明州。

关于今南京之称,记作:建康府。

另外,在“诸山额集”中,还可见有如下称谓:台州、温州、越州、平江府、苏州、常州、镇江、润州、湖州、安吉州等。

根据中国唐宋以来行政区划的特点,以上称谓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历史上唐分天下为十五道,成道、州、县制。后世两宋因之。北宋全国分设二十四路(徽宗朝),路下地方行政区划为州、县二级,州级有府、州、军、监之分。南宋半壁江山,境内分十六路,诸路辖府、州、军、监各若干。元代地方行政机构为行省制度,省以下行政区划为路、府、州、县四级,唐宋时较大的州、府,至元代多数升为路。如宋之临安府称杭州路,庆元府称庆元路,建康府称集庆路等。

图中所记临安府,为南宋之称,唐五代北宋时,称杭州。宋室南渡后,建炎三年(1129年)升杭州为临安府,但在整个南宋时期,人们仍俗称杭州,元称杭州路。

宁波于图中皆记作明州,此为唐宋之称,南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升明州为庆元府,元改为庆元路,明为宁波府。图记中未见1195年以后的宋称庆元府。明州是旧称延用。

建康府为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所置,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年)改建康路,后又改称集庆路。

镇江于图中有记作镇江府,为北宋之称。宋开宝(960—976年)间置镇江军,政和三年(1113年)改为府,元改为路。“诸山额集”中也有记作润州,此为唐称,皆是旧名延用。

绍兴,隋始称越州,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升越州为绍兴府,元改为绍兴路。“诸山额集”中,仍称越州,而不见绍兴府之名,仍是延用旧名。苏州亦是政和三年(1113年)升为平江府。

图中又有将杭州记作行在,更是南宋的典型特征。如图“鼓台·行在灵隐寺样”(图3-

16)。所谓行在，即行在所，指帝王所驻之地。宋高宗南渡初，临安、建康、平江、绍兴皆为行在，绍兴八年（1138年）始正式定都临安。称临安为行在，示不忘旧都汴梁，而以临安为行都之意。而临安为都，至元即废。

由上述比较可见，根据中国古代地名多有沿用旧称之习，故仅以地名的时代特征，还不足以作时代的判定。但可以确定的是，绘卷所记诸地名的时代特征皆不晚于南宋。

此外，径山僧堂戒腊牌（图4-2）中记有“清众共八百五十四员”及“共一百二十三军州人事”，示其寺僧众之多，分布之广。历史上军州设置，正以两宋为主，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全境分十七路，共辖军、州一百六十六。其中州一百三十二、军三十四，吻合于戒腊牌所记。

日本文献中关于五山十刹图年代最值得注意的线索是，日本《本朝高僧传》卷二十一《义介传》记：“正元元年（1259年）遂入诸夏，登径山天童诸刹，谒一时名衲，见闻图写丛林礼乐而归永平”（注3-5），然值得推敲的是此记载的可靠性及其所指与五山十刹图的关系。

## 2. 五山十刹图的版本谱系

五山十刹图在日本自中世至近世的禅宗寺院中甚受珍重，多有摹写转抄藏之以为寺宝者，由此形成五山十刹图的众多抄本。现存五山十刹图绘卷的抄本约有二三十种，多成于日本室町时期（1333—1572年），祖本不存。诸抄本虽题名各异，然内容则基本上完全相同，分藏于各寺。其较重要者有如下几个抄本：

- \* 大乘寺本，题名为“五山十刹图”，二卷（金泽大乘寺所藏本）
- \* 东福寺本，题名为“大宋诸山图”，二卷（京都东福寺所藏本）
- \* 永平寺本，题名为“支那禅刹图”，存一卷（福井永平寺所藏本）
- \* 常高寺本，题名为“大唐五山诸堂图”，二卷（福井常高寺所旧藏本）
- \* 泰心院本，题名为“大唐五山十刹之图绘”，二卷（仙台泰心院所藏本）
- \* 龙华院本，题名为“大宋名蓝图”，二卷（妙心寺龙华院所藏本）

其中最重要的为前二本，即大乘寺本“五山十刹图”及东福寺本“大宋诸山图”。该两本于日本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被指定为国宝，现为重要文化财，日人称为两国宝本。龙华院本和常高寺本则分别为大乘寺本和永平寺本的抄本。

大乘寺本的年代，据日本学者推定为室町中期，是现存最早的抄本。常高寺本“大唐五山诸堂图”，是国内学界最早知道的五山十刹图抄本，见于梁思成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翻译介绍的日本田边泰“大唐五山诸堂图考”一文。

除此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抄本，约有二十多种，如大乘寺本系统的宇治兴圣寺藏“大宋禅刹伽蓝诸式图”（二卷，1726年）、福冈明光寺藏“大宋国十刹图”（二卷，1787年），以及永平寺本系统的神奈川大智寺藏“中华五山十刹图”和静冈旭传院藏“支那五山及法器图”等（注3-6）。诸本名异实同，本书且以“五山十刹图”统称诸本（注3-7）。

诸本中，龙华院本“大宋名蓝图”较为特殊。龙华院是京都妙心寺（禅宗大寺）塔头。所谓龙华院本，即龙华院僧无著道忠（注3-8）于日本元禄十六年（1703年），以大乘寺本为底本，并以东福寺本校讎，抄录摹写而成，并加作了内容目录、“蓝图校讎”以

及关于此本模写始末的记事（参见附录三）。据《大宋五山图说》“记写道元和尚将来名蓝图事”所记，日本元禄十六年（1703年），无著道忠以大乘寺本为底本，摹写全本，然因时日不多，即仅以“七个日功毕”，“故图中零碎省略，期重补者多矣”。而补阙之事，至十余年后的享保元年（1716年），始得机会，终成全璧。其间，道忠还于宝永七年（1710年），又曾得以摹写东福寺本之转写本光云寺本，并以之校讹先前摹写之图。其过程详见“记东福开山将来名蓝图誊写事”。故龙华院本的摹写年代虽较晚，但是以作为国宝本的大乘寺为底本，以东福寺本之写本为参照校讎而成，作有校讹，图面较为清晰，且摹写者又是尽心于清规研究的禅僧，故错讹处应较少。

关于五山十刹图的刊行情况，大乘寺本“五山十刹图”，于日本昭和十八年（1943年）曾复制出版；龙华院本于昭和五十三年（1978年），作为《敕修百丈清规左觚》附录出版，同年大修馆书店刊行的《禅学大辞典》中，亦将之作为附录收录（注3-9）；东福寺本“大宋诸山图”亦有复制本。故大乘寺本、东福寺本及龙华院本五山十刹图，是人们较熟知和多用的三个本子。本书即着重于此两国宝本和龙华院本，以此三本相互参照，进行论考和分析。

### 3. 五山十刹图的源流传承

关于五山十刹图的传承有多说，如有大乘寺开山彻通义介传入说（大乘寺本）。据《本朝高僧传》卷二十一《义介传》记载：“正元元年（1259年），遂入诸夏，登径山天童诸刹，谒一时名衲，见闻图写丛林礼乐而归永平”。此外，还有东福寺开山圣一国师传入说（东福寺本）等。其具体传承关系虽难以确认，但关于绘卷记录和反映的南宋禅院样相这一内容，则是十分一致和明确的。

关于五山十刹图的作者，主要有大乘寺彻通义介、东福寺圣一国师、永平寺道元禅师传入这三说。无著道忠于“记写道元和尚将来名蓝图事”中，引大乘寺住持良高和尚之语称“此山有道元和尚在唐写来名蓝堂宇图，与所谓一夜碧岩同秘重”。诸说难定，然大乘寺彻通义介说，有一些相关文献记载可作参考和支持，较它说或略有依据（注3-10）。此外，关于五山十刹图的作者考证，日人横山秀哉作有较缜密详细的研究，然也终无定论。

## 四、五山十刹图的绘制形式与特点

### 1. 绘卷形式及其特点

五山十刹图绘卷版本甚多，特色不一。然诸本在形式上皆分作上下两卷，唯永平寺本“支那禅刹图”仅存一卷。东福寺原本下卷亦缺，其现本下卷为1729年摹写大乘寺系本而补全二卷。在形式上，图卷为多纸连成的横向长卷。诸本的绘卷尺寸也大致相同，如大乘寺本图，上

卷纵 30 厘米,长二十八纸,1 270 厘米余;下卷长二十五纸,1 138 厘米余。东福寺本上卷纵 30.6 厘米,长二十二纸,1 080 厘米余(注 4-1),皆纸本墨书。

从绘卷内容来看,甚为庞杂,共七十余项内容,且无一明确的分类排列的体系和格式。虽同寺物多相连并置,但也并非十分连贯和有序,同寺的内容也有前后散置者,全图在画法上也有不尽统一处。然就整体而言,诸图间似又稍有所分类,如大致有伽蓝布局、殿堂形制以及家具等几方面。也就是说,有可能在现场实测图录后,又作了整理,并制成上下两卷。

在画法上,为墨笔线描的形式,唯常高寺本“大唐五山诸堂图”施有色彩,较为独特。就绘图形式而言,无论是建筑,还是家具法器,基本上皆为正投影图或投影展开图的形式。在表现建筑对象上,有平面图和剖面图(如径山寺法堂断面)的形式。此外还有两幅类似于轴测图的形式(香几和观堂架)。从建筑技术的角度而言,作图的技法不甚高明,表现得也不那么地道和准确,无明确的尺度比例概念,尤其伽蓝配置图,比例失准,明显压缩了纵向进深上的比例尺度,也许是受用纸比例的限制。可以想象,此图或是由非技术者的僧侣所作。但所录内容却极为写实,许多部分为实测。故其作者或也可能是稍通营造制作技术的禅僧。

从风格来看,诸图基本统一,唯香几和观堂架在画法上与其它图略有不同。从整体内容来看,诸图间也有一定的连续性,推测应是日僧一次渡宋历访诸寺时所作,但可能经过编辑整理,整理过程中还有可能删减或遗失了一些图,因有一些图是应有而未见,如五山第一径山寺的伽蓝图、佛殿图以及五山第四净慈寺图等。

## 2. 实测尺寸标注及其方法与目的

如果说图卷对建筑形式的表现有可能走形失准的话,那么实测尺寸则是真实准确记录对象的最有效手段。五山十刹图中的实测尺寸标注,也因此尤为珍贵难得。图中标注形式和方法有这样几个特点:

(1) 非全标方式,即以家具的尺寸标注最详,且诸家具内容中也详略有异,而其它内容的尺寸标注则较家具稍略。大抵因对象而异,即重技术和作法者,尺寸标注大多较详,而重内容和制度者,尺寸标注往往较略。在同一对象上,则注重标注关键尺寸。

(2) 在标注上,相同的构件只标一次,余省略;又有对称的,标注一半;相同单元连续的,标注一个单元的形式,而这正符合当时日僧现场实测记录的情形和要求。如灵隐寺屏风和内方丈坐床等图上尺寸,都是如此标注的。总的来说,尺寸标注既细致又精练,尤其是在家具上:

(3) 在尺寸标注上,某些尺寸的具体所指构件不明或较难分辨。部分还杂有日文假名,需仔细推敲辨认。大体上所标尺寸大都顺着或平行于所指部件,故若部件在图上为横的,其尺寸亦顺着横写,如桌(图 3-8)、内方丈坐床(图 3-10)等皆如此。

(4) 关于标注对象及其目的,经分析显而易见:尺寸标注对象的选择,皆以可仿建再造者为重点,越是尺度要素重要者,所标注尺寸越详,如家具及建筑开间等。对于建筑,有的关注的是尺度做法,如径山法堂,标注有尺寸;有的则关注的是其内部配置,如纲纪堂,则无尺寸标注。值得注意的是,图中对各种仪式中僧众席次排列形式及僧名记载尤详,逐一抄写不漏,如僧堂戒腊牌、众寮戒腊牌、径山楞严会图、讽经图及告香图等等。这对于当时现场实测记录的日僧而言,需大量时间抄录,而日僧对此不厌其烦,正说明其对此的重视程度。

通过对绘卷的分析,可大体推测和想像出当时的测绘方法和情景。纵观全图可见,日僧现场实测时,在实测尺寸上颇为重视,不仅对测量较为便易的家具作有精细的测绘,对建筑这样的大尺度对象,亦有详细的测量,且十分细致,所标尺寸,精确到分。当时测量建筑开间等较大的尺度,可能采用了测绳、杖杆一类工具。由此可以想像出当时日本僧人进行建筑实测时的认真、忙碌的场面和样子。在建筑实测时,只测了平面尺寸、柱径等较易测量部分的尺寸,而高度方面的尺寸基本上皆未测得,可以想像当时作为外国僧人要测高度尺寸的困难。然而,从测绘图中,仍可看出当时日僧在测量时,还是花费了大量的心力和功夫。如在家具上,测量极为细致,甚至连微小的翘曲也实测标记在图上,如前方丈椅子(图3-9)的“翘曲一寸”。有些不易测得的尺寸,亦作了测量,如桌、椅面的心板厚度等尺寸。此外,甚至连吊挂在高处的宝盖长宽尺寸及虚柱(垂花柱)柱径尺寸(图2-14),也皆爬高测得。可见当时测绘时,还用了梯架一类的设备。再有,图中还有部分剖面图,如金山寺轮藏(图2-6)、径山寺法堂(图2-1)等图,要将剖面上的内部结构关系交代和表现清楚,也绝非易事。再由图录内容分析,日僧历访诸寺、实测图录的时间应在夏秋季(注4-2),这也是日僧考察实测的一个便利条件。另外,根据图中标注尺寸分析,当时日僧所用尺为日本曲尺,1尺合30.3厘米。

图中多处标注有汉字及汉语句,且语序为汉语式(日语语序为动宾倒置式),由此可知当时实测作图的日僧是通晓汉语的。间或也有个别处插入了日文假名字母。由此点亦可判定必是日人所作。入宋日本僧渡海而来,学习、考察和研究中国禅寺的各个方面,从内容、形制到技术,从而有此五山十刹图的出现。总而言之,如此详细实测图录的目的只有一个:为忠实仿制而用。

### 3. 诸本比较

再以诸本作一比较,可互见特点。

就最重要的两国宝本(大乘寺本、东福寺本)而言,大乘寺本为两卷全璧,而东福寺本仅存上卷。在描绘的内容项目上,大乘寺本上卷则较东福寺本上卷多三项内容,即佛坛(图3-21)、香几(图3-15)及斗拱(图2-17)。然在图文写绘上,大乘寺本则不及东福寺本精细,在细部上有脱漏和省略之处。如上卷中灵隐寺椅子(图3-1)及佛殿圣僧前几(图3-19),在细部描绘上,大乘寺本省略脱漏了椅子的扶手及椅、案的雕花连枨。而在东福寺本中则有详细的描绘,其椅腿及案腿间设有雕花连枨,形式及位置同众寮圣僧厨上的相似。在这两项上,东福寺本所描绘的形象,当更接近于真实(详见下篇相关的分析比较图)。另外,东福寺本“天台万年山图”中,山门中央记有“敕赐报恩光孝禅寺”之额名,径山法堂图上层斗拱处,记有“出又ハ木二间每クミ物二斗二臂木二”;而在大乘寺本中皆无。总之,东福寺本(上卷)较其它诸本的描绘都要详细,或是最接近祖本的抄本。然由全面的内容比较可以认为,大乘寺本和东福寺本当各有底本(注4-3)。两本参照互较,可弥补各自之不足。

卷头的“三牌图”(图4-1),于大乘寺本和东福寺本中,均缺右牌“檀那本命元辰牌”,无以见三牌全貌。而永平寺本“支那禅刹图”卷头“三牌图”中,三牌齐全,大乘寺本和东福寺本三牌图所缺的檀那牌于此可见。



在诸写本中，泰心院本的摹绘，在技术细节上交待最为清晰细致，技术性也高于其它各本，推测泰心院本应是由技术者所摹绘。此外，在摹绘的对象形象上，泰心院本也有其特色。再以屋脊鳌鱼形式的比较来看，泰心院本所绘形象与大乘寺本和东福寺本皆有所不同，似另有底本。

关于龙华院本，根据“记写道元和尚将来名蓝图事”及“记补龙华写本阙略事”，该本为元禄十六年（1703年），无著道忠摹写大乘寺本而成，因于7日内写成，细部处有所省略，其后又费心补全（注4-4）。据龙华院的摹写者无著道忠“记写道元和尚将来名蓝图事”：“忠后年得写东福开山将来图，亦阙檀那牌，仍思之恐宋国所在元本失檀那牌耳矣，非大乘本烂脱”。无著道忠认为，祖本即阙此檀那牌，而非脱漏。

由诸本的比较可见，各本画法及尺寸标注形式基本相同，相互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一致，而其相异差别，基本上来自于传抄转写中的省略、脱漏、误写等因素，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抄本系列，但它们具有共同祖本这一点当是无疑的。而诸多写本，又大致分为两个系列，即大乘寺本和东福寺本这两个系列（注4-5），故以此两国宝本互较，即基本可见其全貌。

## 五、五山十刹图与江南寺院

### 1. 江南佛教寺院

#### (1) 江南的发展

中国的地域特色，大而分之，可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大地域，进而南方的江南地区又有其自身的特色。所谓江南，在历史上是一相对独立和稳定的行政和文化区域，其地理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且随年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广义的江南，一般泛指长江以南，狭义的江南是指长江下游江浙等地区。历史上江南作为地理和行政区划，最早出现在唐代，即江南道（注5-1）。

经五代至北宋，相应形成所谓江南路和两浙路（注5-2）。南宋时期，与金对峙，以秦岭淮水为界，仅半壁江山（图1），境内分路十六，其区划大体同北宋南方之地，然北宋之两浙路，于南宋又分作两浙西路（治临安府）和两浙东路（治绍兴府），江南地域大体包括江南东路和西路部分，以及两浙东、西路（图2）。以上这一行政区划及相应的文化地域，一直影响至后代，形成历史上所谓的“江南”概念，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今之苏南、两浙、皖南、赣东北地区。

历史上江南是全国经济文化的重心所在。早在中唐时期，江南的发展即已趋繁盛。所谓“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注5-3）。历史上江南杭州两度置都，一是吴越国都，一是南宋行在，更促进了江南的全面繁盛。杭州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正是五代和南宋。五代时期南北分裂，中原五代更迭，南方十国割据。然北方战乱尤甚，南方十国相对

而言则较为安稳,吴越国更是平安富庶之地,所谓“烽火遍天下,平安独此邦”,吴越之富“甲于天下”(注5-4),而杭州作为其首府亦日趋繁盛,史称“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注5-5),“钱唐富庶,盛于东南”(注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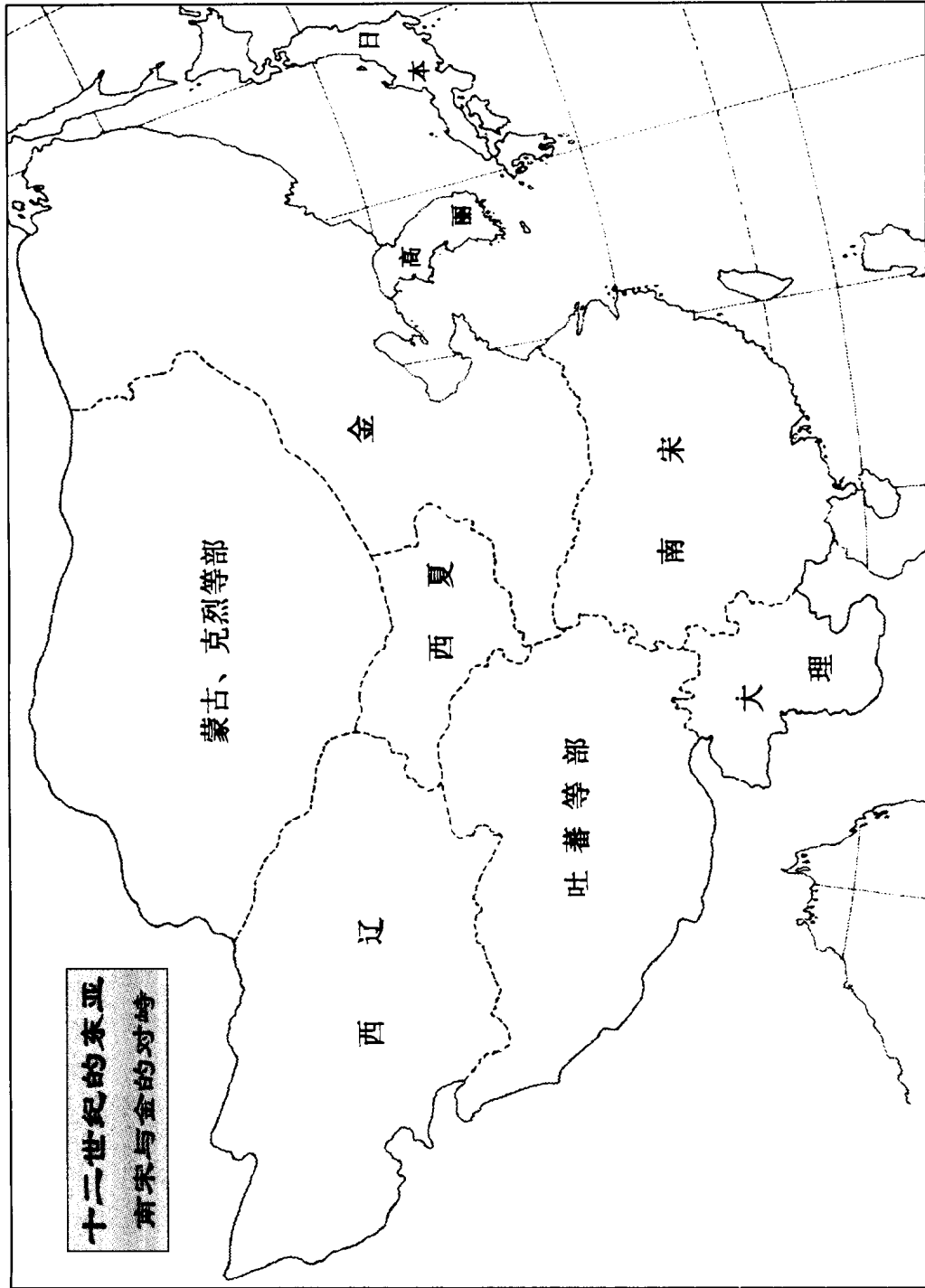


图1 12世纪的东亚——南宋与金的对峙



公元 1234 年，蒙古灭金并与南宋对峙，又 40 年，灭宋而一统中国。以南人(注 5-9)为主体的江南之地，仍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其性质和特色与南宋基本上一脉相传。元代江浙行省仍是全国经济、文化的重心所在。

江南又是宋元时期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尤其是南宋两浙之地，面临东海，与日本、高丽隔海相望，相互间的贸易极盛(注 5-10)。两浙的临安、明州作为国际交通和贸易枢纽的地位，使得江南佛教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于宋元时期十分兴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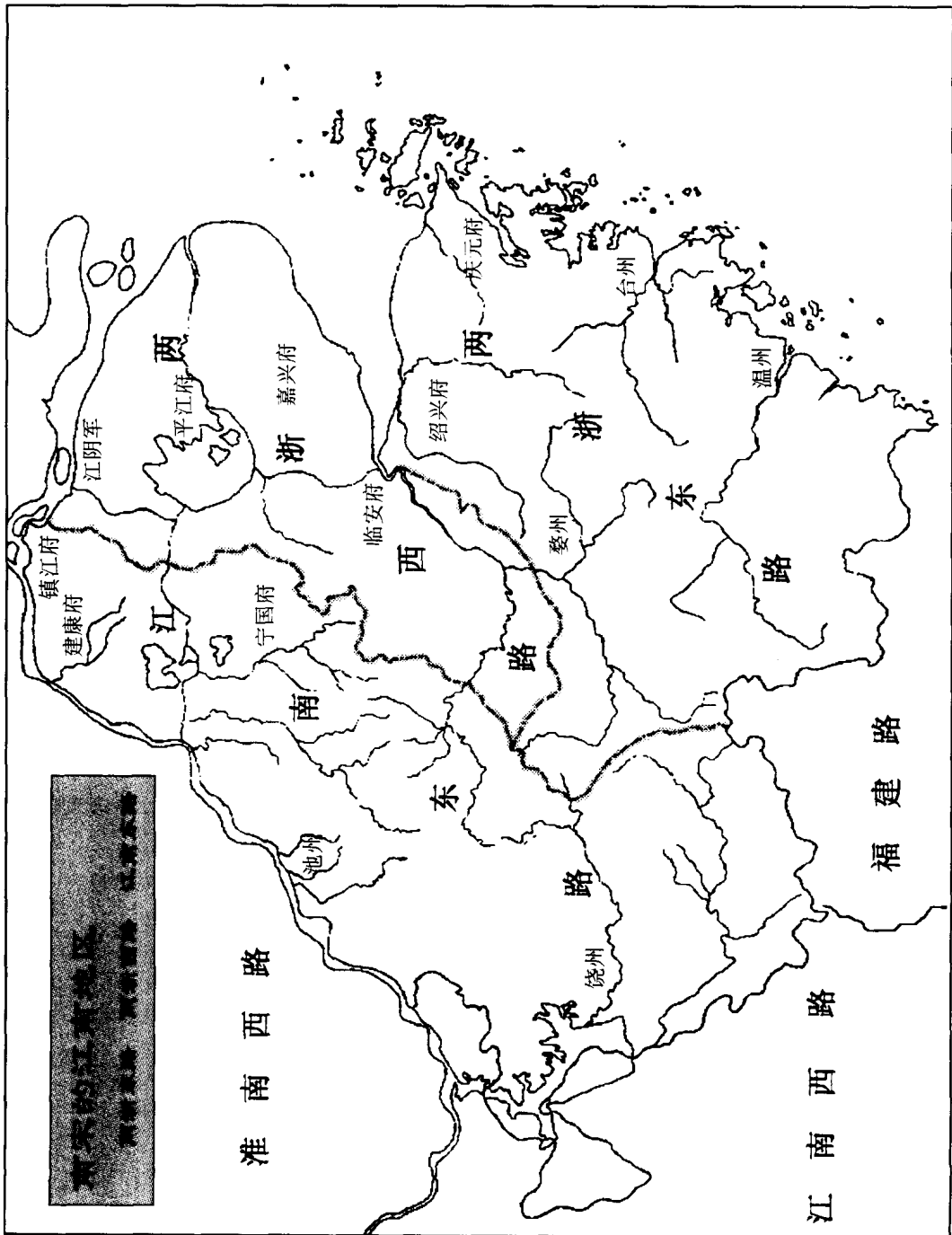


图 3 南宋的江南地区

## (2) 江南佛教传统

南宋江南佛教寺院的兴盛,有着多方面的因素。而历史上江南地区深厚、悠久的佛教传统,是其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南朝建康,即是当时南方佛寺集中之地,梁武帝时,有寺七百余所。唐代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自唐末五代以后,南方就显示出较北方佛教的兴盛势头。北方屡遭灭佛之灾时,南方却相对而言,佛教得到了大力的扶持和发展,佛寺兴盛,渐成为佛教的中心。

唐五代以后,江南佛法繁盛,尤以吴越为最。吴越寺塔之盛,为南方诸国之首,甚至“倍于九国”(注5-11)。其首府杭州,更有佛国之称。有谓“杭州内外及湖山之间,唐已前为三百六十寺,及钱氏立国,宋朝南渡,增为四百八十,海内都会,未有加于此者也”(注5-12)。

江南优越的地理条件亦为佛寺的发展提供了理想的环境,区域内散布延伸的湖山林泉,成为佛教寺观麇集林立之所。在江南深厚而悠久的佛教传统的基础上,南宋时期成为江南佛教寺院的最为鼎盛和辉煌的时代。

## 2. 江南五山十刹

### (1) 江南禅寺的兴盛

#### a. 佛教禅宗的兴起

中国佛教寺院的发展是以佛教的发展为大背景的。唐宋时期佛教再趋兴盛,与禅宗的兴起和发展有直接的关系。而两宋江南佛教寺院的兴盛,其根源亦在于此。

中国佛教传自于印度,然印度佛教中只有禅而无禅宗,禅宗是纯粹中国佛教的产物。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其发展过程,从特定的角度而言,即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而禅宗正是佛教中国化最成熟阶段的产物和表现。唐末五代禅宗的风起云涌、蓬勃兴盛,正表现的是佛教中国化的高潮。自此以后,汉地佛教即是以禅宗为主体和代表的。

自南北朝时达磨初传禅于中土,其下传五代至六祖慧能,又有禅的南北分宗,且发展中南宗压倒北宗。会昌灭法(845年)后,南宗进入了“越祖分灯”时代,“一花开五叶”,禅宗五家相继成立,标志南禅的发展趋于鼎盛,时值唐末五代。

#### b. 禅宗在南方的发展

在南禅的发展历史上,分头并弘的禅宗五家,以南方为重地,广泛传播弘扬,其势力几乎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最终独盛于天下。所谓“天下禅宗如风偃草”(赞宁《宋高僧传》),正是对这一时期禅宗的鼎盛气势和勃勃生机的形容和描述。

宋代以后禅宗的发展,逐渐由唐末五代以来的五家并弘,转向一家独盛。至南宋时期,更以临济的杨岐派最盛,且尤活跃于南方地区,其它各派皆为杨岐所湮没,临济一家独盛的局

面完全确立。以杨岐派为核心的临济禅,成为此后禅宗的主流和代表。江南佛寺亦多是临济门庭。

### c. 江南禅寺的鼎盛

佛教史上,禅法的弘扬与道场的建立是不可分的。然在禅宗发展的初期,与其它传统宗派相比,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自己的专门寺院,禅僧多依附寄居于律寺等其它宗派寺院中,四处云游参学。而律寺制约的苛细,使得即使是高僧大德,亦往往离寺别居茅岩。禅宗从兴起到繁盛,其修行和生活的方式,经历了由隐遁山林、游化参学到群聚定居、别立禅寺的过程。而禅宗的势力,也在这过程中不断地壮大和发展。至唐武宗灭法之前,全国的名山就已几乎尽为禅宗所占,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禅宗势力中心。

禅宗从传统佛教中真正的独立和禅宗寺院正式的确立,始自百丈怀海(720—814年)的别立禅居和创制清规,由此开创了禅宗修法道场和修行方式的新天地。以晚唐百丈禅师的别立禅居、另制清规为契机和起点,新兴禅寺由此走上了独立而别具一格的发展进程,并给中国佛教寺院的发展带来一场变革。在汉地佛教发展的历史上,其它各宗如汉地密教,虽也曾盛极一时,然终是昙花一现,皆无如禅宗这般的兴盛与持续。相应地,禅宗寺院在自成一体的丛林制度下,形成了禅宗独特的寺院形态,并极大地影响和左右了其整个汉地佛教寺院的面貌和格局。

唐五代以后,南方丛林大体上可分作江南、岭南和巴蜀三大区域。宋以后南方佛寺的炽盛,几乎全是禅宗的作为。尤其是南宋江南禅寺,更是禅寺发展史上最兴盛浮华的时代。宋室的偏安、江南经济文化的繁盛以及深厚、悠久的佛教传统,终促成了以临安为中心的江南禅寺空前的发展。江南佛法鼎盛,寺院林立,两浙尤盛,临安为最。所谓“今浮屠、老氏之宫遍天下,而在钱塘为尤众。二氏之教莫盛于钱塘,而学浮屠者为尤众”(注5-13)。据南宋地方志记载(注5-14),其时浙西的临安府有寺观约900所,湖州221所,严州190所;浙东的台州有寺观423所,绍兴府358所,庆元府274所(注5-15)。另据《武林梵志》载,仅临安市内即有佛寺57处,加上近郊则有300处之多。江南禅寺兴盛,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禅寺数量众多,中心禅寺规模庞大,以及禅院寺格等级制度的确立。禅宗史上所谓“五山十刹”之制,即大成于这一时期,这是南宋以来中国佛教寺院史上一个重要的制度和阶段。至此,禅宗寺院的性质趋于官寺化,规模大型化以及形式程式化。

江南禅寺的发展,宋元两代基本上是作为一个延续的整体而存在的。作为异民族统治王朝的元朝,在佛教方面,虽大力扶持喇嘛教,然汉地佛教基本上仍是禅宗的一统天下,尤其江南禅寺,更是对南宋佛教一脉相承。有元一代,以五山十刹为代表的南方禅宗寺院,基本上仍保持着南宋的規制、格局和面貌,继续闪烁着其余辉。自唐末五代以来,江南地区即一直是佛教寺院尤其是禅寺的中心,并持续至明初,金陵京师佛寺成为明代禅寺的又一中心。

## (2) 五山十刹之制

### a. 五山十刹之缘起

所谓五山十刹之制,是南宋寺院建置的一种形式,在性质上是南宋成熟完备的官寺制度的典型表现,具体表现为寺格等级制度。

禅宗五山十刹之制,起于南宋时期,由朝廷品定天下诸寺寺格等级而敕定,是南宋时规模最大和最具名望的禅宗五大寺和十次大寺。五山乃其核心:“五山实十刹诸方之领袖也”(注5-16),五山“为诸刹之纲领”(注5-17)。其五山者,临安径山寺、灵隐寺、净慈寺及明州天童寺和阿育王寺;其十刹者,临安永祚寺、湖州护圣万寿寺、建康太平兴国寺、平江报恩光孝寺、明州资圣寺、温州龙翔寺、福州崇圣寺、婺州宝林寺、平江云岩寺、台州国清教忠寺。五山十刹成为天下禅寺最高的寺格等级。而十刹之下,更立有甲刹,成为次于十刹之下的第三级大寺。所谓甲刹,即十刹之下,甲于诸寺者,是十刹下各州最重要的寺院(注5-18)。甲刹之数,南宋不明,元制三十六。故五山十刹官寺制度,实际上是由五山、十刹和甲刹这51座天下大寺所组成的三级制寺格等级制度。它们是宋元禅寺的主干与核心,代表着宋元禅寺的最高水平。

关于五山十刹之制,中国文献中少有详细记载,倒是日本有关文献记载甚详,颇有助于对五山十刹之制的认识。就目前所见,中国文献中有关于五山十刹的记载,年代皆较迟,最早为元代,未见有南宋的有关记载,且记载的详细程度亦不及日本文献,多零星散见于相关寺志等文献中。相比较而言,稍完整的一些记载,多出现于明代的一些文献中:

明·郎瑛《七修类稿·五山十刹》:“余杭径山,钱塘灵隐、净慈,宁波天童、育王等寺为禅院五山。钱塘中竺,湖州道场,温州江心,金华双林,宁波雪窦,台州国清,福州雪峰,建康灵谷,苏州万寿虎丘为禅院十刹。”

明·宋濂《天界善世禅寺第四代觉原禅师遗衣塔铭序》:“浮图之为禅学者,自隋唐以来,初无定止,惟借律院以居,至宋而楼观方盛,然犹不分等第,惟推在京钜刹之为首。南渡之后,始定江南为五山十刹,使其拾级而升”(《宋文宪公护法录》),以及《住持净慈禅寺孤峰德公塔铭》:“古者住持各据席说法,以利益有情,未尝有崇卑之位焉。逮乎宋季,史(弥远)卫王奏立五山十刹,如世之所谓官署”(《宋文宪公护法录》)。

明代以前关于五山十刹的记载,仅见有元末的几则文献:

《净慈寺志》收录至正二年《重修净慈报恩光孝禅寺记》:“宋在东南时,宰定其京辅佛寺,推次甲乙,皆有定等,尊表五山以为诸刹之纲领,而净慈在其中。”同时期的还有元《至正金陵新志》,通过其记载可知五山的存在,文中还提及了元代“五山之上”的制度(详后)。此外,元代《径山兴圣万寿禅寺重建碑》所记“径山名为天下东南第一释寺”(注5-19),显然是指径山为天下五山之首。上述三则元代文献或是中土已知关于五山的最早记载。日本《禅林象器笈》引日僧虎关师练(1278—1346年)关于唐土五山的记载,则时代与元相当。此外所见,则多是明清寺志文献:

《灵隐不宜为第二山论》:“宋宁宗嘉定时,品第禅院五山,以径山为第一,灵隐次之,净慈又次之,天童又次之,育王又次之”(《灵隐寺志》)。

朱镛·成化二十年《重修净慈禅寺碑记》:“两浙名山大川不一,而以五山十刹为大丛林,而净慈寺则五山之领袖然也”(《净慈寺志》)。

其它文献中则多是就具体寺院提及五山、十刹而已(注5-20)。

相比之下,日本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就详细得多。日本中世以来,有五山记一类的文献留存,依其体裁内容,大致可分作三类,即所谓《禅刹记》、《住持籍》和《五山记》。《禅刹记》记载禅寺境致、塔头、寮舍等内容;《住持籍》记载历代住持谱系;《五山记》则基本上是前述两类内容的合并。由这些文献的记述,对于中国及日本五山、十刹和甲刹的所在地、开山、历代住持及境致等,可有一较详细的了解。其中较重要的有《和汉禅刹次第》、《扶桑五山记》等,尤以



《扶桑五山记》(约 1722 年)的体裁内容最为完整。其卷一“大宋国诸寺位次”,是专门记述中国五山、十刹及甲刹的最系统和全面的文献史料(注 5-21)。此外,其它相关的文献记载亦多。如《释门事始考》:“宋宁宗时,卫王史弥远奏立五山十刹以准竺国。元朝更立三十六甲刹,于中举龙翔(明改天界善世)为五山之上,统三等诸刹”(注 5-22)。又有《旱霖集》:“五山之称,由此而著,彼方乃吴越钱王置之,后世沿焉不革”,以及《智觉普明国师语录》:“定天下五山则吴越王力也,宋太祖皇帝亦不改之,大元皇帝亦从而行之。”五山之名实于此记载甚详,然五山起于吴越钱王之说,显然不确。

关于五山十刹之制及其缘起,一般认为是仿印度释迦在世时的五精舍和释迦灭后的十塔所而成。也就是说南宋禅宗五山十刹的形式源于印度释迦的五精舍和十塔所。关于此说的文献记载见日本《释门事始考》五山十刹:“佛在世时,有鹿苑、祇园、竹林、大林、那烂陀五精舍;佛灭度后,有顶塔、牙塔、齿塔、发塔、爪塔、钵塔、锡塔、瓶塔、盥塔十塔所。宋宁宗时,卫王史弥远奏立五山十刹以准竺国。”然此仿印度精舍和塔所之说,似只是相传而已,中国文献中未见记载。

关于五山十刹的创设及其时间,大致有二说:一说起于宋宁宗(1195—1224 年)时,由卫王史弥远奏请始置;一说起于大慧宗杲(注 5-23)后,由灵隐禅僧所议定。

传南宋卫王史弥远奏请宁宗立五山十刹之说,见于明代记载,日本文献亦大多同此。史弥远为南宋宁宗和理宗朝重臣(注 5-24),然查相关文献,却未见关于史弥远奏请立五山十刹的记载。而《灵隐寺志》及《净慈寺志》等记载更进一步指出始置时间是“宋宁宗嘉定时”。五山十刹之制创设于南宋宁宗时,应是可信的。

大慧宗杲之后禅僧议定说,源自日本文献。据日僧虎关师练称:“唐土五山,起于大慧已后,当时灵隐寺兄弟,会于直指堂,议定五山,非朝廷之制矣”(注 5-25),否定五山之制由史弥远奏请并朝廷敕定。即南宋五山非起于朝廷官寺之制,而是由禅僧自己所议定。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仅指五山。然五山初起于灵隐寺僧之议定,再转为朝廷官寺制度,也是有可能的。而十刹之制,应是源于五山之设,或确是由史弥远奏请始置。也就是说,五山与十刹之制或有可能并非同时成立,十刹之设似稍迟于五山,甲刹之设似在更晚的宋末元初,如《释门事始考》即称:“元朝更立三十六甲刹。”

禅寺于中唐形成之初,并无定制及寺格等级,至南宋鼎盛之时,始成所谓五山十刹的寺格等级制度,其实质是世俗等级制度深入禅门的反映和表现。事实上宋以来禅寺追求世俗利益以及禅寺内部的等级森严,是一十分显著的现象。

中国风习好排座次,大凡名山大川、宝刹胜迹、风景名胜等等,无不拟定座次。而所谓五山十刹,其实也即是禅林的座次。且不仅禅寺,佛教它宗如讲、教寺院,也都仿而设之(注 5-26),甚至道教也仿设道教五山十刹。而明以后的佛教四大名山,竟也有所谓“金、银、铜、铁”的座次排列。

## b. 寺格变迁

所谓五山十刹制度,其实质即禅寺的官寺化,五山、十刹、甲刹三等级官寺,皆为十方刹制(注 5-27)。而作为官寺的寺格等级,理应有升降变化。然实际上中土自宋迄元、明,其寺格基本稳定,变动甚少。相比较而言,移植南宋丛林制度的日本,其五山十刹寺格变动甚多,作为寺格的可变性特征较为鲜明。

五山十刹之制在宋元间最大的变化是,元代文宗时增加了“五山之上”这一最高寺格等

级,即将原甲刹第二位的金陵大龙翔集庆寺跃级升格,独冠五山之上(图4)(注5-28)。故实际上元代将原五山、十刹及甲刹的三等级寺格的形式,演化为四等级寺格。“五山之上”设制,明朝依之,惟改大龙翔集庆寺为天界善世禅寺。日本随即亦仿而效之,增设此制(注5-29)。

另据《天童寺志》载,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太祖朱元璋册封天下名刹,天童成为天下禅宗五山第二。天童寺在宋元为五山第三,明初封为五山次席,寺格上升一位。

蒋山太平兴国禅寺为宋元十刹第三,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太祖迁蒋山寺改称灵谷寺,赐额“第一禅林”。此似已非严格意义上的寺格等级了,美称嘉誉而已。然日本《扶桑五山记》“蒋山”条注曰:“今改灵谷寺为十刹第一。”如此不误的话,可证明初尚存五山十刹之制,且寺格有升降调整。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宋元五山第四的净慈寺,在明代似乎盛极一时,声望跃于其它五山之上,以致有五山“之宗”和“领袖”之称。这同时也表明,五山声名明初犹在:

明《王直觉庵禅师妙公塔铭》:“净慈禅刹,为五山之首。”

朱镛·成化二十年《重修净慈禅寺碑记》:“两浙名山大川不一,而以五山十刹为大丛林,而净慈寺则五山之领袖然也。”

江澜·弘治十三年《重修净慈禅寺记》:净慈“名列五山,实诸山之宗。”

明《五樾登昶有塔募田疏》:“净慈乃丛林之冠。”

### (3) 五山十刹的地理分布

#### a. 早期禅寺的地理分布

中国禅宗寺院的发展,自其初始阶段,即带有显著的地域性特征。而至南宋时期,以五山十刹为代表的禅寺分布和组成,这一特征就更为显著和突出。

禅宗自中唐南北分宗以后,南宗慧能门下的青原、南岳两派,分别于江西和湖南弘扬禅风,两两相对,禅风勃兴,形成江西与湖南两大禅系,江、湖僻地成为早期禅宗的基地重镇,禅客游学参禅,“往来江湖”之间,表现了早期禅寺的地理分布及其以江湖为中心的地域特点。

#### b. 宋元五山十刹的地理分布

五代北宋以后,禅宗的势力遍及全国,其中心在江南地区。宋室南渡后,又有五山十刹之制。而所谓天下五山十刹,实际上仅是囿于半壁江山的小天地,五山十刹亦皆在其所辖疆域之内。其诸寺刹的地理分布状况,一方面表明了南宋禅寺的中心地域及其范围,另一方面,也是南宋半壁江山的一种写照(图5)。南宋甲刹分布不明,元代虽一统南北,然其甲刹之设,应大致不离南宋甲刹的基本,或只是增加了部分北方重要禅寺,主要是一些禅宗祖庭,如嵩山少林寺、彰德二祖山等。宋元五山十刹及甲刹的地理分布若以今之省别计的话,则如下表所示:

	浙江	江苏	福建	江西	湖北	河南	广东	安徽	河北
五山	5								
十刹	6	3	1						
甲刹	11	8	2	7	2	2	1	1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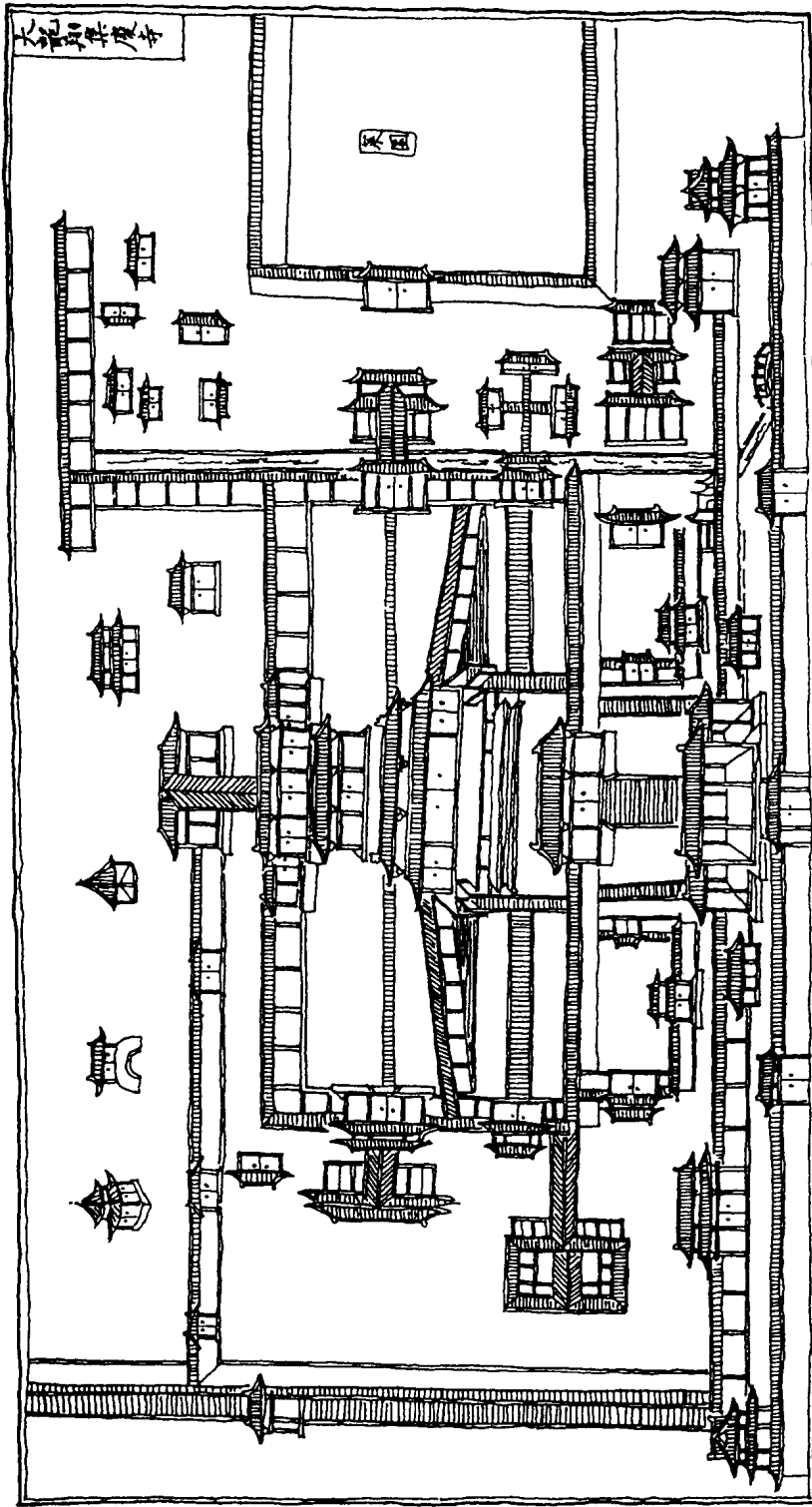


图4 “五山之上”——金陵大龙翔集庆寺(元《至正金陵新志》)

由上表显而易见,浙江、江苏、福建和江西为主要分布的四省区,而其中又以浙江和江苏最为集中,尤其是浙江地区。进而若以宋代路级行政区划比较,作为南方禅宗重镇的两浙、江南及福建诸路的分布如下,其中两浙路占绝大多数,由此更可见五山十刹的中心所在:

	两浙东路	两浙西路	江南东路	江南西路	福建路
五山	2	3			
十刹	4	4	1		1
甲刹	3	11	5	7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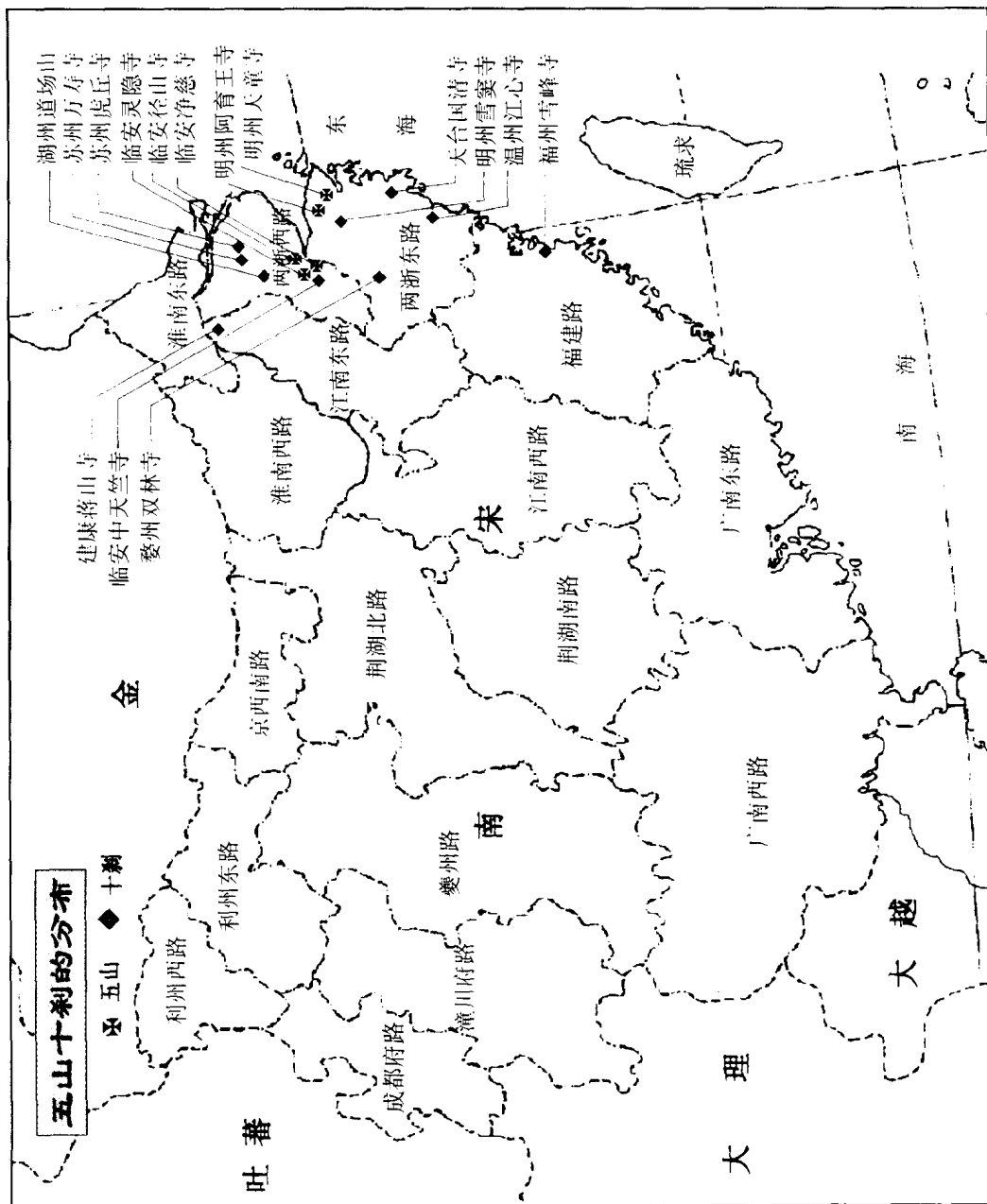


图5 五山十刹的分布

由以上二表统计,浙江占五山全部、十刹之六及三十六甲刹之十一。若以两浙计算,则比例更大,故有谓“五山十刹,隶浙者过半”(注5-30)。进一步分析可见,其中两浙的临安和明州,尤为重镇,临安占三山一刹,即径山、灵隐、净慈和上天竺寺,明州占二山一刹,即天童山、育王山和雪窦寺。十刹中除雪峰寺在福州以外,其它皆在江南两浙,甲刹亦大多数集中于上述相同的地域。此外,福建与江西次于其后,此二地正是禅宗的传统基地。历史上,湖南、江西、两浙、福建作为禅宗重镇,禅寺尤为兴盛,然其中心又随时代而推移,大致而言,唐五代(早期)在江、湖,两宋(盛期)在闽、浙。从南宋五山十刹甲刹的地域分布来看,除江南两浙以外,福建(闽)的地位相当突出。两宋闽浙,经济文化的繁盛冠于全国(注5-31)。事实上,北宋福建路寺院之繁盛,并不亚于两浙,正如宋人吴潜所指出的:在寺院繁盛的江、湖、闽、浙诸地中,“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然至南宋时期福建路寺院渐趋衰落,两浙繁盛由此更显突出。

南宋五山十刹和甲刹的分布状况,反映出以临安为中心、以江南两浙为重地的地域特色。其背景在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贸易交通等因素,并且显而易见,政治地缘的作用十分显著。如果说浙东的明州是以其地理交通便利为优势的话,那么浙西的临安则是以其政治地缘为根本。两浙是南宋王朝的腹地,行在临安是江南的核心(注5-32)。以行在临安大刹为寺首,更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五山十刹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在京大刹为核心而构成的。中国佛教历来有推在京大刹为寺首的传统,并多成为全国佛寺的一个中心。且此并非仅是禅寺一家的特色,其它如教寺、讲寺亦仿禅寺制度,品定教寺五山十刹和讲寺五山十刹。其地理分布同禅寺一样,也集中于以临安为中心的江南地区:“钱塘上竺、下竺,温州能仁,宁波白莲等寺,为教院五山。钱塘集庆、演福、普福,湖州慈感,宁波宝陀,绍兴湖心,苏州大善北寺,松江延庆,建康瓦棺为教院十刹”(注5-33)。

在禅寺地理分布及其变迁过程中,世俗化的作用和影响不可忽视。对于由唐五代以江湖为中心的禅寺分布至南宋以两浙为中心的禅寺分布所反映和表现的前后变迁特征,古人即以所谓“贵人与贵寺”概括之(注5-34),这很典型地概括了禅寺分布及变迁的特色。即从偏居僻地,往来江湖,到云聚都邑,融于世俗。在以行在临安为中心的江南五山十刹繁盛的同时,偏居僻地的祖庭道场,如黄梅曹溪、少林祖庭,却衰微而无与其间,所谓“黄梅曹溪诸道场反不与其间,则其去古也益远矣”(注5-35),这是世俗选择的结果。

较宋元而言,日本五山十刹之重政治地缘,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五山皆为在京大刹。先是镰仓时代幕府所在地的镰仓五山,而后室町时代政治中心转至京都,随之再设相应的京都五山。相比之下,中土五山,在京临安者三,京外明州居二,由此亦可见明州的特殊地位。

五山十刹之制,宋元一脉相承,明初犹存,然已不复昔日的声名。由南宋至元末明初的两百余年间,江南禅寺的兴衰变迁是十分显著的。以天下五山之首的径山巨刹而言,至元末即已荒废衰败(注5-36);而随改朝换代而来的政治中心转移,对以两浙为中心的江南禅寺的繁盛,影响亦显而易见。明初有金陵梵刹的兴盛,尚存类似于五山十刹的寺格等级,即以金陵诸刹分作大刹、次大刹、中刹和小刹,大刹依次统领各等寺刹(《金陵梵刹志》)。明以后再无全国统一的寺格等级制度,代之而起的是四大名山的繁盛,由此形成了新的世俗佛教中心。

### 3. 五山十刹图所录寺院

#### (1) 图录南宋江南寺院

五山十刹图上、下两卷约图写七十项内容,详尽地描绘记录了南宋以江浙为中心的禅寺形制,从伽蓝配置、寺院建筑,至家具法器、仪式作法等诸方面,虽详略不等,但可称是相当全面和细致的。五山十刹所录寺院分作两种情况,一是直接图录寺院,一是“诸山额集”记录寺院。以所属关系明确的内容计,前者仅为十寺,后者多达近九十寺。

##### a. 直接图录寺院

五山十刹图直接图录的十所寺院分布于七地,此七地十寺具体如下:临安径山寺、灵隐寺、明州天童寺、阿育王寺、碧山寺,镇江金山寺,安吉州何山寺,建康蒋山寺,越州天宁寺及台州万年寺。其中灵隐、天童及万年三寺,以其伽蓝配置的内容,于五山十刹图所写诸寺中,最为显要。三寺中灵隐、天童分居五山的第二和第三位,其重要显而易见。万年虽为天台古刹名寺,然既非五山十刹,也未列入甲刹,其得以在五山十刹图中与五山巨刹天童、灵隐并记,推测应与作为入宋先驱的日僧荣西相关。荣西曾于淳熙年间师从该寺住持高僧虚庵怀敞,回国后开创了日本禅宗,并被奉为日本禅宗之祖。对于其后的入宋日僧而言,万年寺应有追寻先辈、寻访祖庭的意味。

在所录约七十项内容中,若以具体内容多少而论,则径山寺为最,其数量远多于它寺。次之者为灵隐寺与天童寺,镇江金山寺的内容亦较多。而这几寺正是其时名刹大寺。其中径山、灵隐及天童皆五山大寺,尤其是五山之首的径山,在当时声名远扬于日本,对日本禅寺的影响也最大,成为日本禅院模仿的主要对象。镇江金山寺虽仅为甲刹,但显然也甚具名望,为日僧所向往。五山中唯第四位的南山净慈寺于图录中未见,十刹中亦仅具体涉及了建康府蒋山一寺,而何山寺、金山寺等,则为十刹下的甲刹级寺院。由此看来,大乘寺本的“五山十刹图”之题名,似不如东福寺本的“大宋诸山图”题名以及龙华院本的“大宋名蓝图”题名来得更为贴切。图录内容虽未遍及所有的五山十刹,所录对象也并非都是当时最重要者,然图录每一内容都有其针对性和相应的侧重点。故从整体上而言,所录内容还是比较全面和细致的,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基本上表现和反映出了当时江南禅寺的基本形态和整体风貌。

就图录内容按寺分别计算的话(不计“诸山额集”中所涉及者),于七十余图中,所属寺院明确者分布如下:

径山寺	18件	灵隐寺	6件	天童寺	6件
阿育王寺	2件	金山寺	5件	何山寺	1件
碧山寺	1件	蒋山寺	1件	天宁寺	1件
万年寺	1件				

另外,所属不明者有二十余件,由前后关系推测,有数件应属径山寺内容。因此,与径山寺相关者约达三分之一,灵隐、天童及金山寺次之,数量相仿,余皆为零星的一至二件。

##### b. “诸山额集”所记寺院

五山十刹图中具体图录的寺院数虽然有限,但其“诸山额集”中却几乎网罗了当时所有的名刹要寺,从中表露了当时日僧遍历诸刹、巡礼求法的热情。据统计,仅其正山门额中所记寺院名,即有近九十寺(注5-37),以其所在地判明者分别计之,明州(宁波)二十七寺(加上敕赐积庆显庆禅寺),台州十五寺(包括所漏抄二寺),温州十二寺(另有一寺不明),越州(绍兴)六寺,临安(杭州)六寺(包括中、下天竺),安吉州(湖州)五寺,平江(苏州)七寺,常州一寺,镇江二寺,建康(南京)三寺。其中明州最多,台州、温州次之(图6)。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南禅寺的地域分布状况,但更主要的是反映了日僧巡礼的行程路线。

“诸山额集”收录了大量的禅寺各种殿堂寮舍额铭,反映了南宋禅寺建筑的类型构成及其性质和特色。主要有:佛殿额五,法堂额二十二,前方丈额二十六,僧堂额十六,内方丈额十一,侍者寮额七,库院额八,行者堂额五,众寮额十三,且过额七,浴院额三,轮藏额七,知客寮额三,维那寮额三,祖堂额五,后架额三,东司额二,客位额八,钟楼额一,阁额十四,亭额二十七,庵额二,经藏额四,首座额四,厕额三等,此外还列记了蒙堂、前资、颐堂、磨院、街坊、园主、老宿等散额。具体参见本书附录二《五山十刹图·诸山额集》。

## (2) 图录寺院的地域特征

### a. 地域分布特征

分析“诸山额集”所记诸寺的分布状况,可以看到,“诸山额集”所记寺院并不完全反映江南寺院的地理分布状况。如南宋时称为佛国的临安,据《武林梵志》载其城内有佛寺五十七处,加上城外则有三百处之多,这是它处所不可比的;然“诸山额集”仅记临安六寺,不及明州的四分之一。故对于其时巡游图记的日僧而言,显然还有其它因素的作用。分析表明,地理位置是一要素,也即“诸山额集”所记寺院的分布,与其地理位置有更大的关联。根据“诸山额集”所记寺院数及其相应的地理位置,大致可分作如下三个区域:

东南沿海的明州、台州和温州: 计五十四寺。

中间地区的临安、绍兴、湖州、苏州: 计二十四寺。

偏北地区的建康、常州、镇江: 计六寺。

由上述分析比较可见,“诸山额集”所记寺院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的明州、台州及温州三地,而越往内、往北所记寺院相应减少。以临安为中心的中间地域,其寺数不及沿海的一半,而偏北的建康、镇江等地则更少。

那么地处东南沿海的明州、台州及温州三地,对于入宋日僧为何如此重要呢?首先从五山十刹的地理分布就可看到,东海沿海的明州、台州及温州本来即是禅寺的重镇,据五山十刹中的二山(天童、育王)三刹(雪窦、江心、国清)。而另一重要原因则是作为对外港口的交通便利因素。因此可以认为,“诸山额集”所记寺院实际上反映的是当时入宋日僧巡礼求法的路线。

### b. 日僧巡礼路线

交通是文化交流的前提,宋元时期中日间的交往,主要是僧侣托身于往来商船。随着宋日贸易的兴盛,大批日僧渡海而来。其时明州正是宋日交往最重要的港埠,温州也是两浙对外的港口。额记中所记寺院的分布以明州、温州和台州最多,反映的正是这一时代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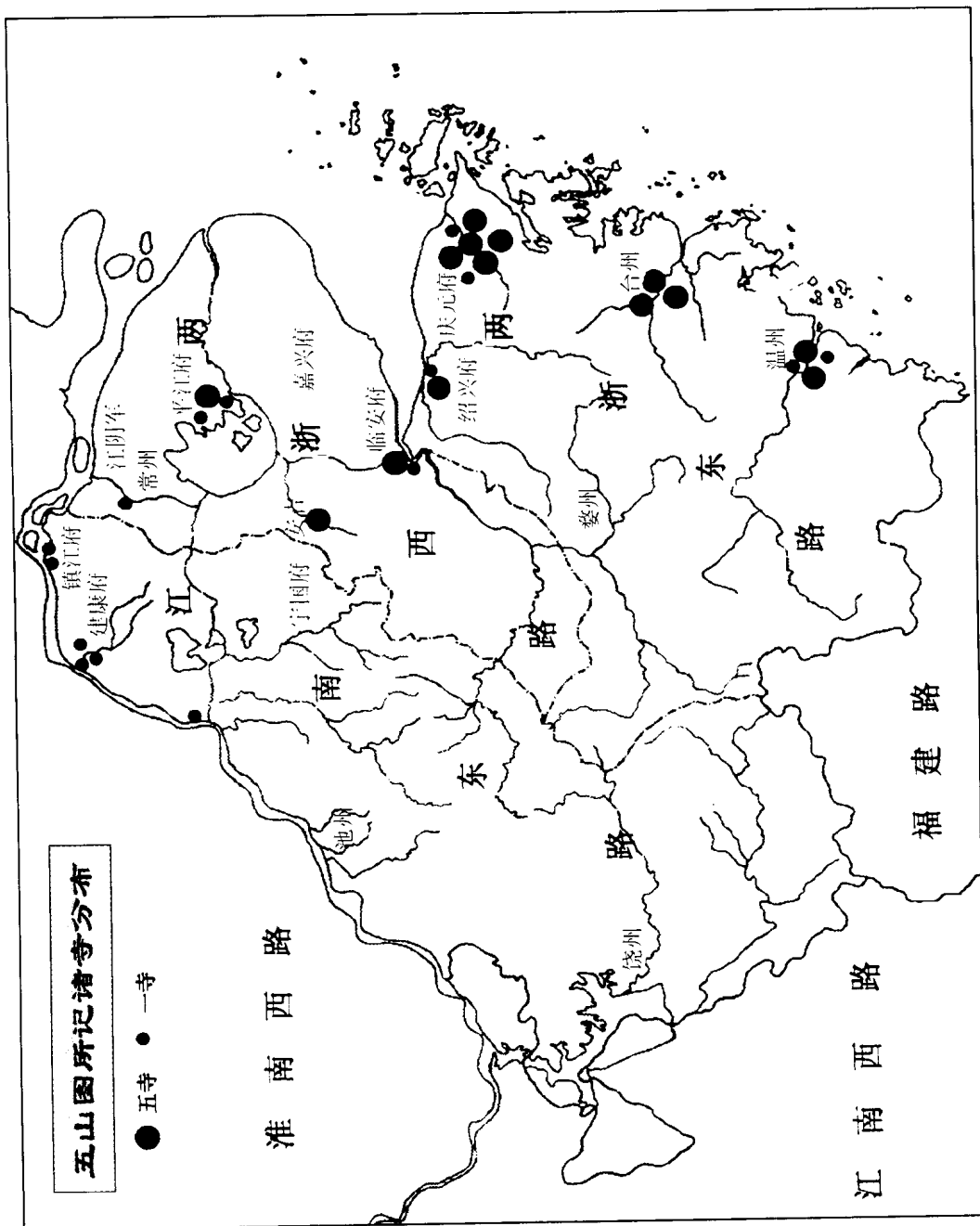


图6 诸山颜集所记诸寺分布

对于越海而来、入宋巡礼求法的日僧而言,两浙沿海的明州、温州以其海路交通便利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意义。宋元时期明州的地位,是与其作为国际港口城市相关联的。以明州为主的沿海港口城市,通过繁盛的海外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传播,与日本及朝鲜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日本佛教尤与明州关系密切,著名的入唐、入宋日僧如最澄、圆珍、圆载、荣西、道元等,皆经由明州,传天台和禅宗。

据史料记载,两浙对外贸易港口,以明州、临安、温州三处最盛。明州、临安的地位显而易见,温州也因海路交通便利而显得甚为重要,成为日僧主要巡礼之地。温州又有作为十刹之一的江心寺,吸引了许多日僧。《题江心寺》诗云:“两寺今为一,僧多外国人”;《移家雁池》诗云:“夜来游岳梦,重见日东人”(注5-38)。日东人即日本人。可见南宋时不论经商还是求法,日本人已云集温州(注5-39)。

绍兴虽无寺列居五山十刹甚至甲刹,但“诸山额集”中所录越州寺额较多,约六寺。由此可见,绍兴亦是入宋日僧多至之地,其原因很可能与绍兴的地理位置有关,即其位于临安与明州之间,是日僧由明州登陆后,至临安的必经之路。此外,南宋两浙腹地,东路治所绍兴,西路治所临安,绍兴与临安是南宋两浙路的东西两个中心。

“诸山额集”记载了除福州雪峰寺之外的所有十刹,因此可知其时入宋日僧登陆地限于两浙而未至福建。而于两浙沿岸诸地中,明州则是入宋、入元日僧最主要的登陆港口。综合图记内容分析,其时大多数日僧的巡游路线大致如下:由明州(宁波)登陆,首先巡礼参拜两浙东海岸沿线各地寺院,重点是明州、温州和台州(临海)三地著名寺院;然后进而向内地深入,途经绍兴至临安,往北至湖州、苏州,最终北上达长江沿岸的镇江和建康。概括地说,日僧的主要巡游之地在浙东沿海及浙北至苏南的长江下游一带。五山十刹图中所录寺院集中于东南沿海,亦说明了入宋日僧基本上限于临安与明州等地,稍远的十刹、甲刹之地,则少有巡历。然至元代,入元日僧更深入内地,南至如婺州(浙江金华)的双林、温州的江心、福州的雪峰,北至湖州的道场、苏州的万寿和虎丘、建康的蒋山、凤凰台等,更有至龙兴(南昌)的百丈者。而五山十刹图所记,基本上反映的是南宋时入宋日僧的巡礼路线及所至寺院的分布状况。

### (3) 图录寺院的性质与特色

#### a. 图录对象的取舍侧重

分析五山十刹图具体所记内容,可以看到日僧在实测图写时,是有所选择和侧重的。从地域上来看,尽管五山十刹集中的两浙地区是日僧巡礼参拜必至之地,然五山十刹图中直接图写的内容中,五山仅记其四(缺净慈寺),十刹只录其一(仅蒋山寺)。而根据“诸山额集”所记内容可知,图写五山十刹图的日僧,实际上游历了全部的五山、至少半数以上的十刹(雪窦、国清、道场、云岩、蒋山等)、近十处的甲刹,以及大量五山十刹甲刹以外的寺院。然在实测图写中,竟不录五山之四的净慈寺,只于“诸山额集”中记其山门额而已。而“蒋山小遗处”图则是所录十刹的唯一内容。推测日僧实测图录时,在内容取舍和选择上,较侧重于禅寺独特性和丛林实用性的考虑。如图录中不重佛殿,而重布局、僧堂、众寮、浴厕等内容,即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在内容的详略取舍上,还表现有重形制轻技术的倾向,即在丛林规式、法仪、法器、家具等内容上,所录甚详,而于建筑技术内容上,则相对较粗糙简略。就整体内容而言,五

山十刹图关于禅寺的形制意义大于其技术意义。

五山十刹图内容的选择取舍还表现在只录寺院,不录宫观,当时临安许多宏丽宫观,如玉清宫、洞霄宫等,均不见图录。宋代两浙虽“琳宫梵宇称极盛”(注5-40),然实际上寺院之宏丽繁盛犹不及宫观。在释、道二者中,宋朝统治者更偏爱道教,由官方出资创建的宫观数量多于寺院,规模也较寺院为大。仅南宋绍兴年间,先后在临安建景灵宫、万寿观、佑圣观。而由五山十刹图所记载的南宋五山寺院,亦可想像南宋宫观的宏丽盛况。

#### b. 图录寺院的宗派特征

五山十刹图所记佛寺,依宗派属性有禅、教、律三类寺院。八十九寺中,绝大多数为禅院、禅寺;少数为教寺和律寺,其中教寺八所,律寺四所。这一方面表现了其时日本对禅寺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大体反映了南宋禅、教、律三类寺院的构成状况。就总体而言,宋代佛教地域分布的特色大致是南禅北律,也即北方多律宗,寺院以律寺为代表;南方多禅宗,寺院以禅寺为代表,尤其江南典型。

江南寺院的宗派性质,随时代亦有相应的改宗变化。即使是五山十刹,部分寺院在初建时也并非禅寺,多是由教寺、律寺改宗易名而来。如五山中的三山——天童、灵隐及育王,即分别于晚唐和北宋初由它宗改为禅寺。宋以后江南律寺纷纷改换门庭,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江东路江宁府(今南京)蒋山太平兴国寺“以禅易律”(《景定建康志》卷46《寺院》),至南宋成为禅宗十刹之一;又有江南寺僧向官府请求“愿更律为禅”(注5-41);南宋时重臣史弥远更奏请改江南它宗寺院为禅寺,其趋势正所谓“凡大伽蓝辟律为禅者多矣”(注5-42)。江南禅寺的兴盛反映的是五代两宋以来的时代潮流和风尚。

## 注 释:

[1-1]白化文《汉化佛教与寺院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

[2-1]所谓清规,指禅寺独有的规矩法度,故又称丛林清规。传统佛教中称戒律,俗语所谓“清规戒律”,二者看似一体,其实在汉地寺院修行生活中,清规与戒律并不完全相同,它们是佛教制度发展过程中相应于不同阶段的两种规章制度,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丛林制度脱胎于传统戒律,并发展和完善了戒律。清规始创于唐百丈怀海,即世人所称的《百丈清规》。据《释门正统》载:“元和九年(814年),百丈怀海禅师,始立天下丛林规式,谓之清规。”

[2-2]据《大宋五山图说》记述,日本元禄年间,僧智则在嘉州大乘寺,“一日就问禅刹堂殿之位置,(住持)和尚窃告言,此山有道元和尚在唐写来名蓝堂宇图,与所谓一夜碧岩同秘重。(智)则有时披袈裟入室,恳请一览,和尚怜其真情,借自所藏副本,(智)则乃锁一室次第摹写。功毕之后,更请出道元真本,逐一校讎,无复疑惑”(“记写道元和尚将来名蓝图事”)。僧智则摹写此图后,知无著道忠“尽力于清规”,故欲持来,让其观览。道忠“闻说惊喜,欲必观之。(二日后,僧智则持图来),屏人示余,却复携去。余意深,欲借而写之,未容易发言。”道忠数日后,又“亲往就借”此图,终得以摹写。(“记写道元和尚将来名蓝图事”)然因时日仓促,仅以“七个日功毕”,“故图中零碎省略,期重补者多矣”。为补阙之事,道忠又费尽心力,数年后,得机会令僧义箭至浓州“密探图之所在”。义箭于浓州阳德寺,询问图事,寺主雪牛“低声曰,在于一处,唯(智)则之所秘宝,临亡亦有遗嘱,故今之主者,袭藏不泄乎言色。(义)箭深望一

览,(雪)牛曰且待。数日之后,牛坐密室,召箭,出一小函曰:此即图也,……乃开锁示之。箭惊喜,更请写取数图”。六年后,道忠为补阙之事,再令僧义箭携摹本赴浓州阳德寺,终得寺主雪牛自藏之秘写本,义箭“锁一室,详细注目,不敢直补予本,以别纸摹取阙略处,再三校讎,至无遗脱。及十五日毕事,十七日辞阳德,二十日归龙华,余欣然亲摹补阙略,遂成全璧云。”道忠自初次摹写,至补阙成全璧,前后历十三年之久(“记补龙华写本阙略事”)。无著道忠《大宋五山图说》诸记文全文,见本书附录三。

[2-3]《入唐求法巡礼记》,日僧圆仁著。圆仁为日本平安朝(782—1191年)“入唐八家”之一。唐开成三年(日本承和五年,838年),圆仁随遣唐使西渡入唐,先后向扬州、五台山、长安等地高僧求法请益,在中国求法巡礼历时九年七个月左右,即将回国时,适逢唐武宗会昌灭法,几经曲折,备尝艰辛,终于唐大中元年(847年),归返故土。其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记》是研究唐代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中日两国关系的重要史料。日本学者称之为“东洋学界至宝”,被誉为“东方三大旅行记”之一。

[2-4]田边泰“大唐五山诸堂图考”,译文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三期。所谓“大唐五山诸堂图”为五山十刹图的抄本之一,即常高寺本。关于五山十刹图版本谱系参见下一节。

[2-5]关于五山十刹图的研究,迄今为止多是日本学者所作。主要有以下几人,即横山秀哉、白石虎月、伊东忠太等。尤以横山秀哉的研究最为重要,其特色是将此图的内容与禅门清规的研究相结合,最能深入其中。如其“支那禅刹图式的研究”(1)、(2),载于日本《东北大学建筑学报》1号(1952.12)、2号(1953.12),以及《禅宗寺院建筑研究》等著作。此外较重要的还有日人伊东忠太的“五山十刹图について”(《东洋建筑的研究》上)、白石虎月的“大宋诸山图について”(《历史地理》第74卷第4号)、田边泰的“大唐五山诸堂图について”(早稻田建筑学报第8号)等,又有相关辞典中关于“五山十刹图”的附录,如《禅学大辞典》(大修馆书店)以及《佛具大事典》(镰仓新书株式会社)。也有以此图为参照,研究日本禅宗寺院建筑的,如关口欣也、太田博太郎等。尽管日本学界对此图作有相当的研究,但作为此图描写对象的中国一方,对之却甚为漠视,其实,中国学界对此图的研究,更应成为此图研究上重要的一环。前人的研究是后人前进的基础,域外的研究对于本土更是一参照,本书即在这两个方面都受益甚大。

[2-6]田边泰著、梁思成译“大唐五山诸堂图考”,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三期。

[2-7]田边泰著、梁思成译“大唐五山诸堂图考”。

[3-1]关于绘卷祖本的作成年代,日本的相关研究中主要有横山秀哉和伊东忠太的相关分析和推测,其中横山秀哉的分析较为细密。主要依据也即是两条:一、戒腊图中的年代记载,二、图录中关于地方行政区划称谓的判别。横山秀哉分析认为,作成年代应在淳祐七年(1247年)至宝祐四年(1256年)间。即其以文献记载中天童山于宝祐四年(1256年)曾毁于火灾,然五山十刹图所记天童山景德寺伽蓝配置以及有关天童山殿堂寮舍的额集所反映的状况,不似灾后的状况。故推定绘卷祖本作成年代的下限为宝祐四年。参见横山秀哉《禅の建筑》。然此下限年代的推定不甚可靠,依寺志可见,宋时寺院再建甚为迅速,多一、二年即成。

[3-2]关于佛灭年代有多说,与唐·法淋之说(公元前949年)相同的有元代《备用清规》及《敕修百丈清规》。而据北宋《禅苑清规》回向文推得佛灭年代为公元前948年,以之反推图记年代,则为1249年(淳祐九年)。依南宋《入众须知》回向文推得佛灭年代为公元前

950年,以之反推图记年代,则为1247年(淳祐七年)。诸说间上下仅一年之差。

[3-3]关于天目文礼禅师,据《续传灯录》卷36“明州天童山天目禅师”,和尚讳文礼,号灭翁,杭州临安人,大鉴下灵隐崇岳禅师之法嗣,曾住临安的慧云、净慈、温州的能仁等寺,后升住庆元府天童山景德禅寺。“师所阅五刹,不过八九年,而得闲之岁月多逍遥于梁渚之西丘”。世寿八十四,法腊六十八。又据《天童寺志》卷三“天目礼禅师”：“师讳文礼,号灭翁,……家天目山之麓,因又号天目。……嘉定五年约斋居士张公铍,请师开法于临安之慧云,即而迁温之能仁,未几辞归西丘。……(齐赵公)奏请师住持净慈,……后移居福泉,迁住天童。……师领刹五,前后仅八九年,余时多逍遥于梁渚西上,而群衲聚扣与住院无异。将入寂谓侍者曰:谁与我造无缝塔,侍云请师塔样,师云尽力画不出,乃怡然脱去世,寿八十四。”

[3-4]据《天童寺续志》下·卷一:“笑隐诉禅师·天目礼禅师帖跋:予尝过良渚,闻老宿言,天目禅师退天童返钱唐\*,其受业诸孙,负行李归故山净相院,而禅师与良渚真寂寺净高僧素厚,又喜近都城,遂留西丘终焉。时赵节斋官临安,为主丧,索行李三分之,以其二令天童、净相各建塔,以一律送后事。丛林服其公,师歿距今七十载。”由此推测告香图所示法仪场面或非天童,而是钱塘良渚真寂寺。此良渚即其它文献中的梁渚西上或良渚西丘。

[3-5]《本朝高僧传》为日本各宗高僧传记,共七十五卷,记1662人,1702年刊。

[3-6]根据日人横山秀哉的调查,部分抄本有如下一些特色:

大智寺本:神奈川中郡丰田村大智寺藏,题名“中华五山十刹图”(二卷),为僧面山瑞方模写泰心院本而成,面山瑞方为泰心院本写者可山的二传弟子。卷末有僧面山自记之跋:“……正德癸巳春,余再赴奥之仙台,扫先师之墓,因过夏于泰心(院),素知室内篋藏此图(指泰心院本五山十刹图),是可山祖翁寓永平(寺)时所手写,而永平之本者,直写大乘寺原本也。余特具威仪油香,拜请之堂头寿传禅师,而企模写,……日经一七而成矣,今本是也。寻甲子冬挂锡大乘(寺),亲与原本校讎,虽其经三写所成,而规矩之方圆,准绳之平直,笔尖所到无分毫差。……”另外,此图中又有卍山道白正德癸巳仲冬十九自笔之识语如下:

“右中华五山十刹图者,大乘开山彻通和尚,跨海入宋手亲写来底,而今此二卷瑞方禅人辛苦模写者也,后之见者莫作容易看为。”

旭传院本:静冈志田郡丰田村旭传院藏,题名“支那五山及法器图”(二册)。由题签可见,当时僧人是将此图作为法器图的,足证此图在法器方面的重要。

[3-7]关于五山十刹图绘卷,日人横山秀哉实际调查了二十余处的图式,对其传承谱系作有较为详细的分析和比较。笔者仅见大乘寺本“五山十刹图”、龙华院本“大宋名蓝图”、东福寺本“大宋诸山图”,以及常高寺本“大唐五山诸堂图”(部分)。故在版本谱系考证及未见版本等部分的内容,参考了横山秀哉的研究。另外,笔者1988年在日本京都大学时,查阅、翻拍了京大建筑系图书馆所藏两国宝本(复制品)。

[3-8]无著道忠(1653—1744年),日本京都临济宗妙心寺龙华院禅僧,在禅宗经典、语录的著释及研究上,著述广泛,著有《禅林象器笈》等。

[3-9]本书中所用龙华院本图即取自《敕修百丈清规左觚》附录。

[3-10]关于义介传入说的文献记载,除《本朝高僧传》义介传内容以外,还有《扶桑禅林僧宝传》卷二,大乘寺义介通禅师传:“一日又语,以先永平遗意,令建立永平宗旨。正元元年(1259年),师渡海入宋,遍叩诸方,乃归本寺,丕振化风,鼎新梵刹,凡法门所宜有者悉备

\* 原文献称钱唐,现称钱塘。

焉”，转引自横山秀哉“支那禅刹图式的研究”（2）。

[4-1]文中绘卷尺寸，系根据横山秀哉《禅の建筑》。

[4-2]根据图录内容中的僧堂帐帘（图3-12）为竹制凉帘这一细节，以及丛林清规中关于禅寺僧堂至冬季换用绵制暖帘的规定，可以认为其时为夏秋季。参见下篇“家具法器”中“径堂僧堂门帘”（图3-12）的注释。

[4-3]有认为大乘寺本为东福寺本的摹写本，但横山否定此说，认为大乘寺本中也见东福寺本中所未见的文字。此说甚是，二国宝本应各有祖本。

[4-4]参见本书附录三《大宋五山图说》。

[4-5]参见横山秀哉“支那五山十刹图研究”。

[5-1]唐初，以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于南方设有江南道，此时主要是地理区划，范围广大。唐开元间，又分十道为十五道，旧江南道分作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及黔中道。江南东道的范围即约今之江、浙、闽之地。五代十国时期，淮南及江南东西道为南唐之地，两浙为吴越，福建为闽。

[5-2]北宋初分全国十五路，后又增至二十四路，唐之江南东、西道相应地分作江南东路（治江宁府）、江南西路（治洪州）、两浙路（治杭州）及福建路（治福州）。

[5-3]韩愈《韩昌黎集·送陆歙州诗序》。

[5-4]北宋时杭州知州苏轼《表忠观记》：“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

[5-5]宋·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五。

[5-6]“钱唐富庶，盛于东南”，语出《资治通鉴》卷267《后梁纪》二。参见倪士毅《浙江古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5-7]见洪迈《容斋四笔》卷5《饶州风俗》，所记吴孝宗，江西人，王安石之舅。

[5-8]1127年，金兵破京师，掳徽、钦二帝北去，北宋亡。康王赵构自立称帝，改元建炎，为避金兵追击，南逃扬州，过江至建康，并修建行宫，众臣力主以建康形胜要地为行在，以抗金兵。然赵构恐金兵南下，又由建康退至杭州及明州和温州。绍兴三年（1133年），返杭州，置行宫，并于绍兴八年（1138年），正式定临安为“行在所”。在这之前，曾于江南多处修建行宫。据南宋·龙泉匿绍翁撰《四朝见闻录》乙集《高宗驻蹕》记：“高宗六龙未知所驻，尝幸楚、幸吴、幸越，俱不契圣虑。暨观钱唐表里江湖之胜，则叹曰：吾舍此何适？”（丛书集成初编本）。

[5-9]元朝在全国统一之后，蒙古统治者推行民族等级制度，将臣民按民族划分作四等人：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其中汉人概指原金朝境内的各族人，包括汉族、女真、契丹等；南人概指原南宋境内的各族人，被称作“蛮子”。南人则把前三种人统称为“北人”，其中包含有显著的地域成分。

[5-10]《宋史·地理志》第四十一·地理四：“两浙路盖禹贡扬州之域。东西际海，西控震泽，北又滨于海。……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俗奢靡而无积聚百于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余杭四明通蕃互市，珠贝外国之物颇充于中藏云。”

[5-11]朱彝尊《曝书亭集》：“寺塔之建，吴越武肃王倍于九国”。

[5-12]《西湖游览志余·方外玄踪》。

[5-13]《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五《寺观》“序”：“今浮屠、老氏之宫遍天下，而在钱塘为尤众。二氏之教莫盛于钱塘，而学浮屠者为尤众。合京城内外暨诸邑寺，以百计者九，而羽士之庐，不能什一。”

[5-14]南宋两浙重要的地方志有:《咸淳临安志》、《嘉泰吴兴志》、《淳熙严州图经》、《嘉定赤城志》、《嘉泰会稽志》及《宝庆四明志》等。

[5-15]参见“论宋代浙江地区寺观占地”,载《中国史研究》,1993年1期。

[5-16]《净慈寺志》收明·朱镛《古渊禅师塔铭》。

[5-17]《净慈寺志》收元至正二年《重修净慈报恩光孝禅寺记》。

[5-18]《禅林象器笺》:“十刹之外,甲于禅刹者,为甲刹。”

[5-19]《径山志》收元·家之巽《径山兴圣万寿禅寺重建碑》:“径山名为天下东南第一释寺,寺何以重,以道重也。”

[5-20]明清文献中有关五山和十刹的记载如:清《净慈寺志》收沈友儒《重修罗汉殿记》:“净慈俯瞰西湖,翠绕南屏,胜甲五山,为钱塘大刹,灵秀攸钟。”清《灵隐寺志》:灵隐“号称禅窟为五名山之第二山焉”以及“灵隐之为禅,天竺之为教,夫人而知之也,然中竺为禅院十山之首,而下竺则亦多禅师居焉,是教与禅则杂焉,则未有如灵隐之专于禅也”。清《宁波府志》:天童“寺为天下禅宗五山之第三山。”《天童寺志》卷二:“太祖洪武二十五年,册天下寺名,以浙江宁波府鄞县天童山景德禅寺定名天童禅寺,称天下禅宗五山之第二。”

[5-21]《扶桑五山记》,日本镰仓锦屏山瑞泉寺所藏,1961年指定为镰仓市文化财,该书为江户时代中期写本,共五卷五册。其内容如题名所示,记录日本京都、镰仓两地五山历代住持、境致、塔头、寮舍等,又附录并记了中国五山、十刹、甲刹的开山、历代住持、境致,以及日本十刹、诸山一览及五山十刹位次变迁等内容。中国五山、十刹、甲刹的内容收于题为“大宋国诸寺位次”的第一册(卷一)中,其内容与由《和汉禅刹次第》所代表的“禅刹记”所收内容大致相同。正式出版的《扶桑五山记》由玉村竹二校订,临川书店出版。日本《和汉禅刹次第》,收于《群书类丛》释家部,内容大致同于《扶桑五山记》。

[5-22]载《古事类苑》宗教部三。

[5-23]大慧宗杲(1089—1163年):宋代临济宗著名高僧,为其后隆盛的大慧禅系之祖,此系对日本禅林影响甚大。在南宋五山禅寺的兴盛发展上,大慧起有重要作用。绍兴七年(1137年)大慧始住径山寺,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住阿育王寺,晚年再住径山,孝宗赐号“大慧禅师”,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八月十日于径山明月堂,大书“生也只凭么,死也只凭么,有偈与无偈,是什么”,示寂,寿七十五,著有《大慧语录》、《正法眼藏》等。

[5-24]史弥远(1164—1233年),宋宁宗时曾任右丞相,死后理宗追封其为卫王。史弥远对江南寺院的影响甚大,如奏改传统寺院为禅寺、奏立五山十刹,以及大建功德寺等。

[5-25]载无著道忠《禅林象器笺》。虎关师练(1278—1346年),日本中世著名禅僧,著有《元亨释书》。

[5-26]《净慈寺志》:“为僧之派有三,曰禅,曰教,曰律。今之讲寺即宋之教寺者也。嘉定年间,品第江南诸寺,以钱塘县净慈灵隐寺、余杭径山寺、宁波天童寺育王寺为禅院五山;钱塘县中天竺寺、湖州府道场寺、温州府江心寺、金华府双林寺、宁波府雪窦寺、台州府国清寺、福州雪峰寺、建康县灵谷寺、苏州府万寿寺、虎丘寺为禅院十刹。以钱塘县上天竺寺下天竺寺、温州府能仁寺、宁波府白莲寺为教院五山,钱塘集庆寺演福寺普福寺、湖州府慈感寺、宁波府宝陀寺、绍兴府湖心寺、苏州府大善寺北寺、松江府延庆寺、建康瓦棺寺为教院十刹。杭州府律院则昭庆寺、六通寺、法相寺、菩提寺、内外灵芝寺,不在五山十刹之列。”由此可见,其时禅、教二宗皆有五山十刹之制,唯律寺无。

[5-27]所谓十方刹,指其住持选拔,不拘于本寺本宗门徒,官寺住持升迁任免,皆应诏

受旨而行。相对应的则是所谓子孙院，其住持由本寺门徒中挑选。《禅林象器笺》十方刹：“请诸方名宿住持，不拘甲乙，故为十方禅刹也。”

[5-28]元代推崇藏传佛教，而文宗于诸帝中受汉文化最深，其即位前住建康，受汉地佛教薰染，即位后，改建康宅邸为大龙翔集庆寺，命禅僧大猷为开山住持，并以该寺创寺格“五山之上”，以示其地位。日本《禅林象器笺》：“元氏有国，文宗潜邸在金陵，及至临御，诏建大龙翔集庆寺，独冠五山。”《释门事始考》：“元朝更立三十六甲刹，于中举龙翔（明改天界善世）为五山之上，统三等诸刹”。

[5-29]日本《空华日用工夫略集》至德三年二月十日条：“唐国有五山之上者，但升南禅位为五山之上。”

[5-30]清·雍正《浙江通志·寺观》“序”：“五山十刹，隶浙者过半，而洞霄、金庭之属，久标灵迹，琳宫梵宇称极盛焉。”

[5-31]王应麟《玉海》卷十七引秦观语：“今之沃壤，莫如吴越闽蜀”，朱熹慨曰：“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下之中”。

[5-32]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p. 20，三联书店，1983年。

[5-33]明·郎瑛《七修类稿》。

[5-34]早期禅寺虽偏居僻地，然以尊宿大德为贵。高僧所在，便是丛林圣地，即成盛大道场，所谓“贵人不贵寺”。与此相对应的是其后宋元五山时期所谓“贵寺不贵人”的演化：“五山之称，古无今有。今有何，贵寺不贵人。古无何，贵人不贵寺也。古者虽穷乡远地，蟒岩虎穴，有有道之人处，则有志之士，四方万里麋至，王公大人，望山而拜，过者不敢唾其地，如佛之所住，何寺院大小之问乎。厥后檀信，竞造大寺，择名德主之。人以为道德之所在，而食之丰约，众之多寡，不较矣。今者，乃官差住持，僧园加富，而费用殷繁，五山之称，由此而著”。见日本梦岩应和尚《早霖集》，载《禅林象器笺·五山》。

[5-35]日本梦岩应和尚《早霖集》，载《禅林象器笺·五山》。

[5-36]据文献记载，径山元末兵火大毁，由此衰败，至明初荒凉，“居僧不满二百人”。日本僧义堂周信《空华日工集》：“大明开国仅十一年，天下杂道诸寺观，大半遇火未复，两浙五山，径山、灵隐，火后凄凉，径山尤甚，居僧不满二百人。”

[5-37]大乘寺本额集所记为八十九寺，龙华院本额集所记为八十七寺，较大乘寺本少二寺，即于“敕大觉院”后，漏抄“台州敕赐崇亲延庆之院”（台州）与“敕兜率禅寺”（台州）二寺。

[5-38]徐照《芳兰轩诗集》卷中、卷上。

[5-39]温州、台州于南宋时，是中日商贸的重地。南宋理宗时，日本商船从温州、台州带运铜钱回国，竟使台州城内忽然一日之间市上铜钱绝迹。参见王利民：“唐宋时代在华的外国商人”，《文史知识》，1998年4期。

[5-40]清·雍正《浙江通志·寺观》“序”：“五山十刹，隶浙者过半，而洞霄、金庭之属，久标灵迹，琳宫梵宇称极盛焉。”

[5-41]《琴川志》卷13《明因寺改禅院记》记：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两浙苏州常熟县（今常熟）明因寺僧文晓，率众僧向官府请求，“愿更律为禅”。

[5-42]高宗绍兴九年（1139年），秀州海盐县（今浙江海盐）法喜寺“革为禅林”，《至元嘉禾志》卷23《法喜寺改十方记》卷10《寺院》记曰：“圣朝……凡大伽蓝辟律为禅者多矣”。





## 下 篇 五山十刹图内容概述

禅寺形制至南宋已十分成熟和定型,然在历经七百余年后,至今大多已面目全非,几无痕迹可寻。而作为南宋禅寺实测图录的五山十刹图,其内容遍及禅林生活的诸方面,从伽蓝整体配置至殿堂寮舍形制、家具法器、仪式作法,乃至极为细微之处,莫不详细图记,为我们再现了这一早已湮没的历史画面。另一方面,早先移植摹仿南宋禅寺的日本,其丛林寺院则较多和较完整地保存了宋风作法,作为日本禅寺蓝本的五山十刹图,也与日本禅寺作法甚为吻合一致。因此,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南宋寺院及分析五山十刹图,日本禅寺史料及实例是十分重要和可靠的参照。

五山十刹图上、下两卷所图写内容,约七十余项,内容丰富庞杂,然依其内容的性质和特色,分门别类,大致可分成五个部分的内容,计 69 件,即:一、伽蓝配置,二、寺院建筑,三、家具法器,四、仪式作法,五、杂录。以下依此顺序,试对五山十刹图的具体内容,逐项作一概述。



## 一、伽蓝配置(图 1-1~图 1-3)

### 图 1-1 天童寺伽蓝配置(题记“天童山”)

该寺在明州(今宁波)太白山麓,晋永康元年(300年)僧义兴始建,南宋时列于五山第三位。其伽蓝配置在中轴线上,由南至北排列山门、佛殿、法堂、前方丈、方丈。库院与僧堂对置于佛殿东西两侧,钟楼与观音阁连于山门左右。东侧还配置有选僧堂、众寮及水陆堂等;西侧则配置有轮藏、经藏、看经堂、宣明、东司等。山门匾额“敕赐景德之寺”。山门对面为万工池及并列而立七塔,池、塔始建于绍兴四年(1134年),现存七塔为后再建。天台国清寺亦有类似的七佛塔之设。(图 1-1a 东福寺本天童寺伽蓝配置;图 1-1b 天童寺图(清《天童寺志》);图 1-1c 天童寺主体配置关系(南宋);图 1-1d 南宋天童寺复原图(傅熹年据王蒙《太白山图》);图 1-1e 天童寺总平面)

### 图 1-2 灵隐寺伽蓝配置(题记“杭州灵隐山”)

该寺在杭州灵隐山麓,东晋咸和元年(326年),僧人慧理所建,南宋时列于五山第二位。中轴线上,从南至北排列山门、佛殿、卢遮那殿、法堂、前方丈、方丈、坐禅堂。库院与僧堂对置于佛殿东西两侧,钟楼与轮藏位于佛殿与山门之间的东西两侧。此外,东侧还配置有选僧堂、众寮、水陆院、宣明等;西侧则还配置有旃檀林、经堂及东司、洗面处等。山门匾额“景德灵隐之寺”。山门对面,标记有著名的冷泉亭,题记“白乐天撰、东坡书”(注 1-1)。图之左右记有寺所处位置关系,左为外山门、飞来峰、九里松及三天竺路;右为径山路。此外,图之记载虽详,然现大殿前左右的双石塔(北宋建隆元年)及现天王殿前的双石幢(北宋开宝二年),于图中却均未有任何表记(注 1-2)。(图 1-2a 东福寺本灵隐寺伽蓝配置;图 1-2b 灵隐寺图(清《灵隐寺志》);图 1-2c 灵隐寺主体配置关系(南宋))

### 图 1-3 万年寺伽蓝配置(题记“天台万年山”)

该寺在浙江天台山,唐太和七年(833年)僧普岸建,为天台山著名古刹。其伽蓝中轴线上由南至北排列中门、正山门、佛殿、罗汉殿、法堂、大舍堂、方丈。库院和僧堂亦左右对置于佛殿两侧。佛殿与罗汉殿间设穿廊,成工字殿的形式。中门五间,题记“平田”,唐大中六年(852年)寺号镇国平田,“平田”为中门额,“诸山额集”(图 5-10)的中门额中亦记有此额名。中门与正门间连以三十一间廊庑,形成廊院。正山门左右两侧为知客寮和旦过寮。东福寺本正门处记有匾额“敕赐报恩光孝禅寺”,大乘寺本无(注 1-3)。以上三寺的主体配置形式,表现的是宋式伽蓝配置的基本格局。日本中世禅寺配置形式亦一如宋式。(图 1-3a 东福寺本万年寺伽蓝配置;图 1-3b 万年寺主体配置关系(南宋);图 1-3c 宋式伽蓝配置基本格局;图 1-3d 日本中世禅寺布局——《圣福寺之绘卷》(1563年前);图 1-3e 日本中世禅寺布局——《建长寺指图》(1331年);图 1-3f 日本禅寺七堂布局人体表相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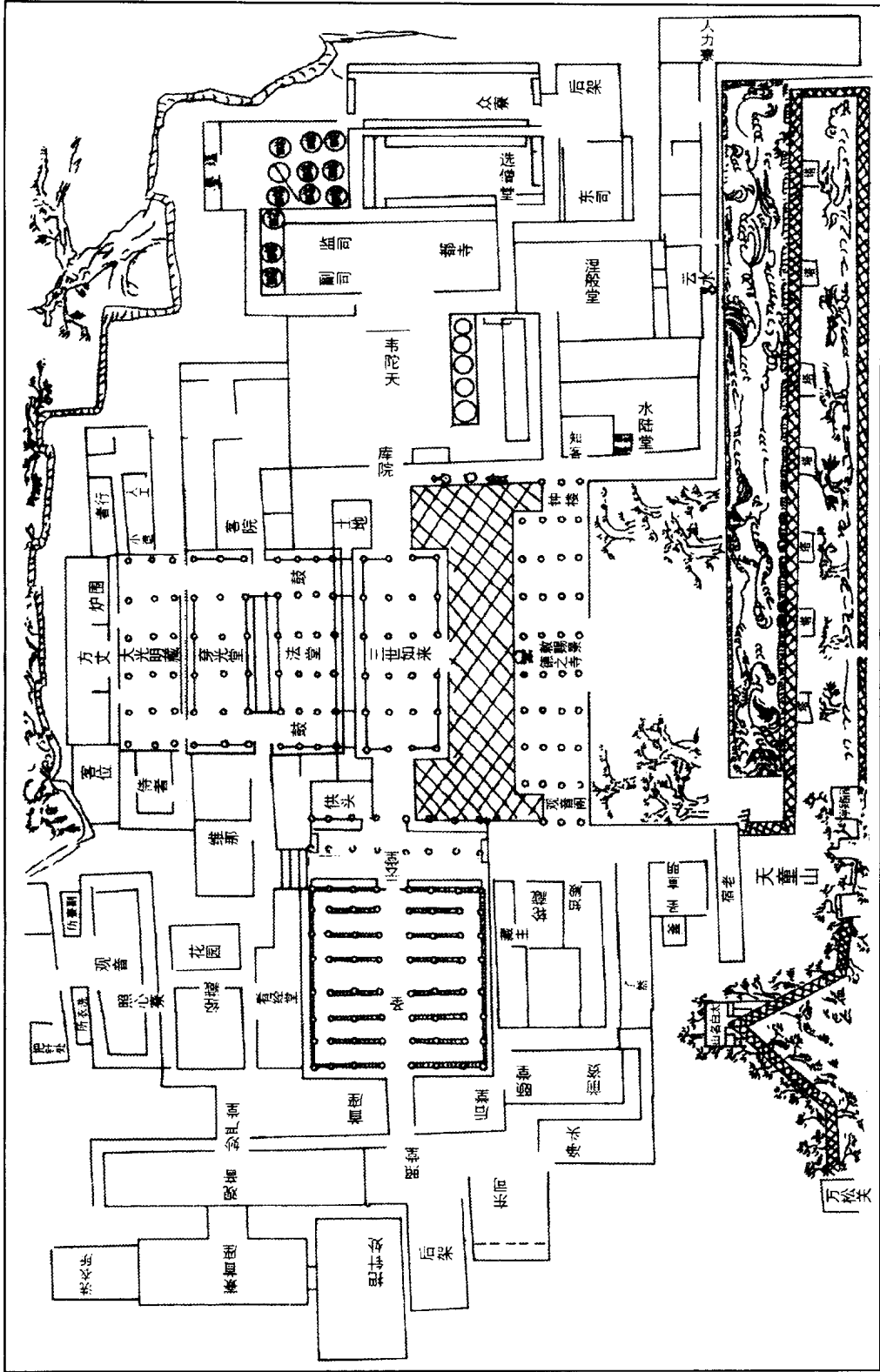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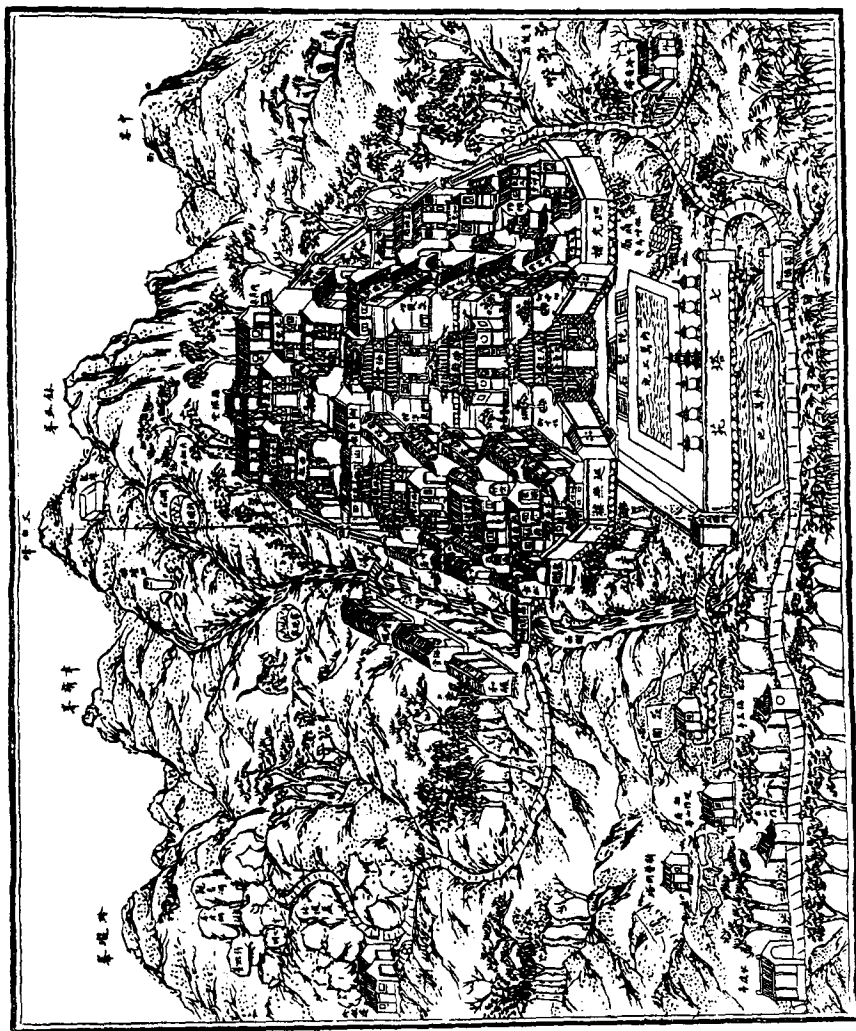


图 1-1a 东福寺本天童寺伽蓝配置



方丈	大光明藏	寂光堂	法佛山	祖师堂	僧观	土地库	院钟
殿堂	山门						

图 1-1c 天童寺主体配置关系(南宋)  
 (注:根据“诸山额集”,大光明藏与寂光堂为前方丈)

图 1-1b 天童寺图(清《天童寺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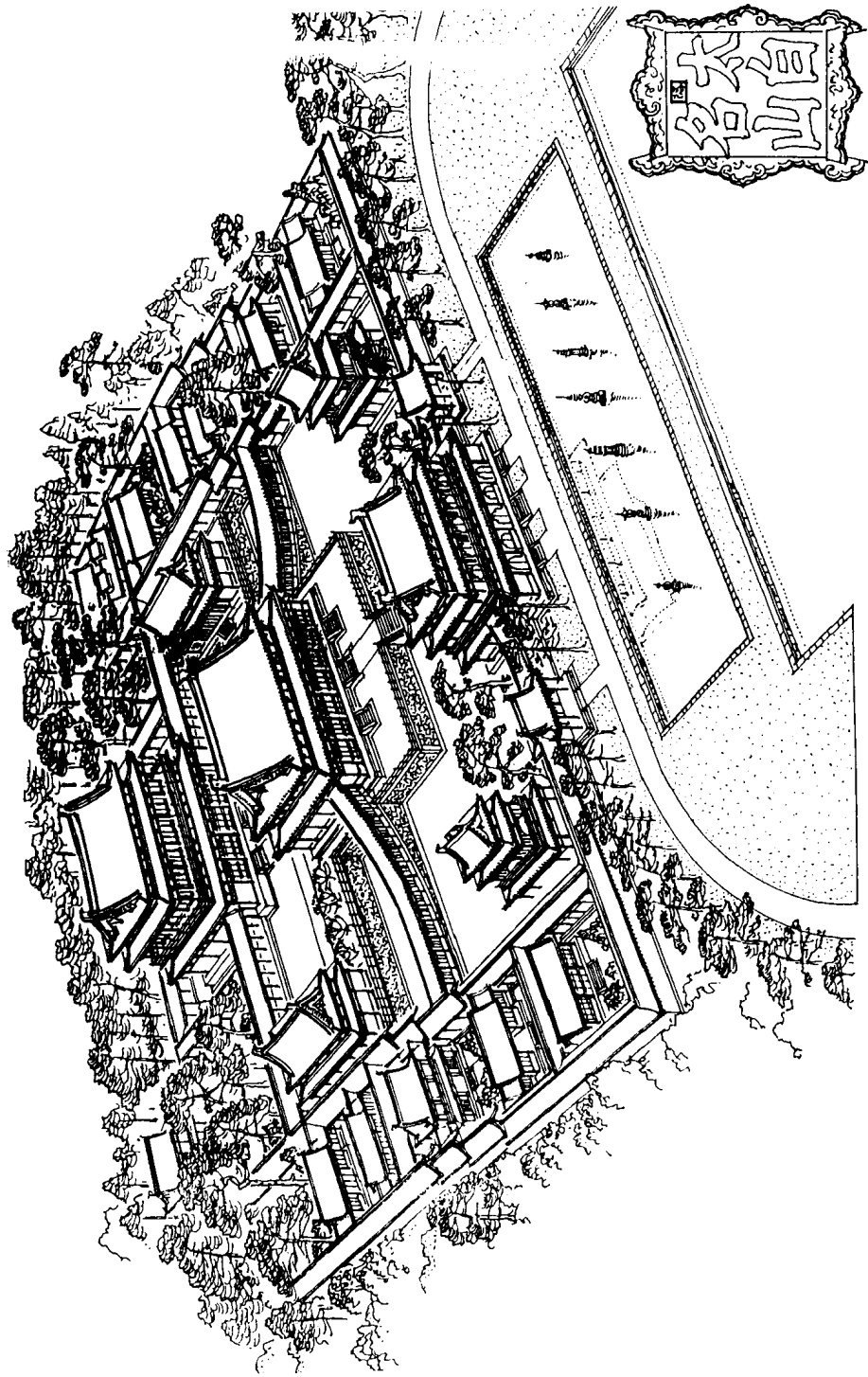


图 1-1d 南宋天童寺复原图(傅熹年据王蒙《太白山图》)



图 1-1e 天童寺总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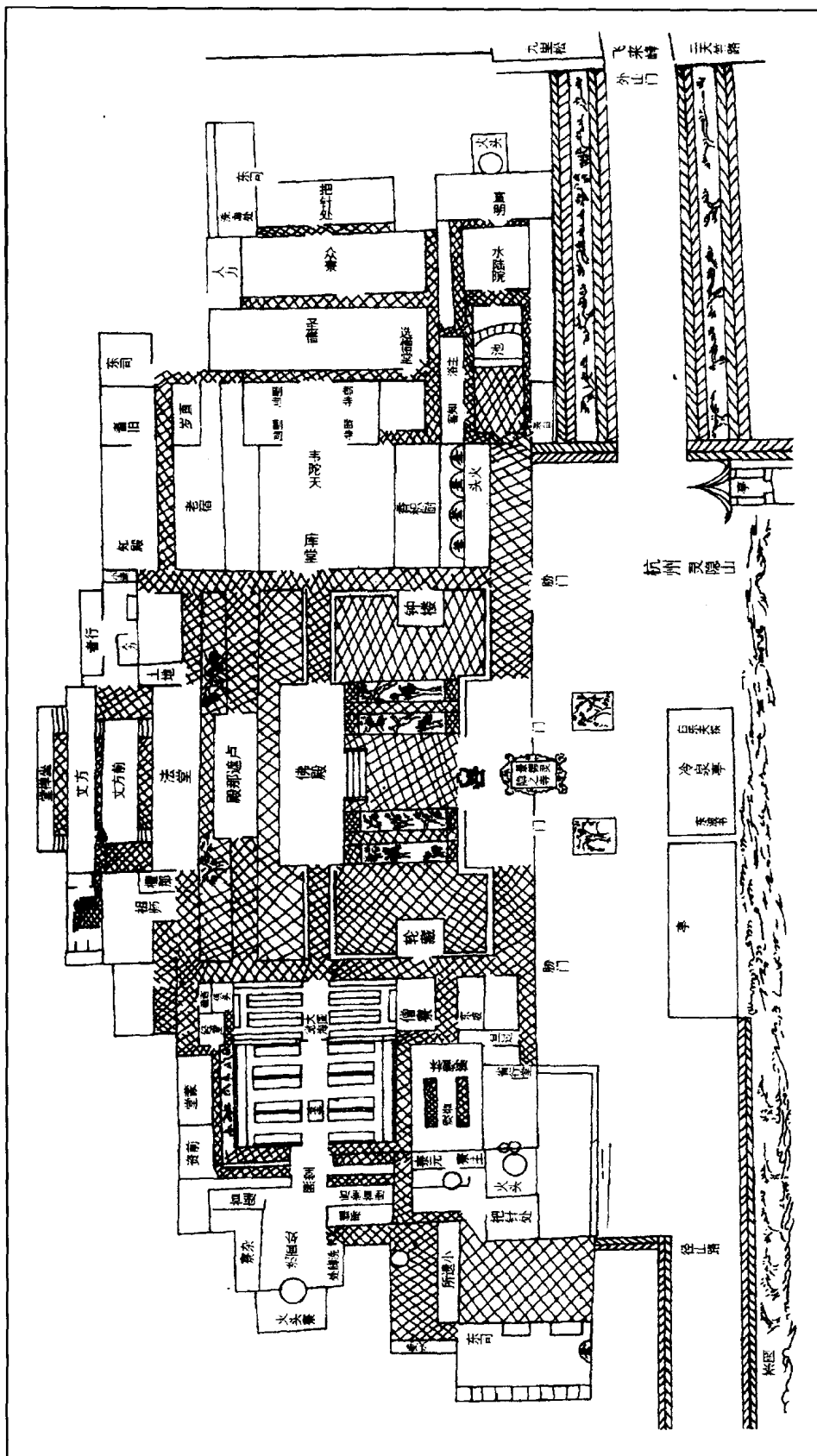


图 1-2a 东福寺本灵隐寺伽蓝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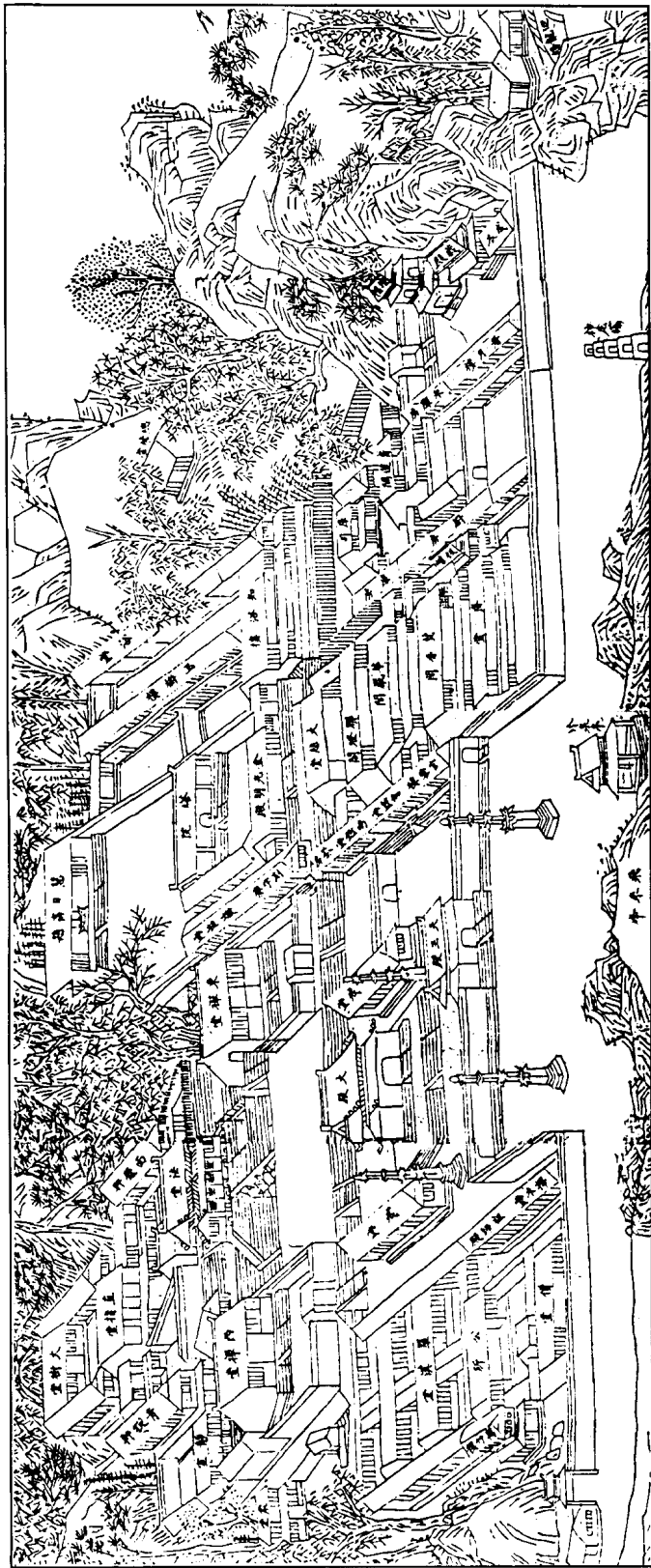


图 1-2b 灵隐寺图(清《灵隐寺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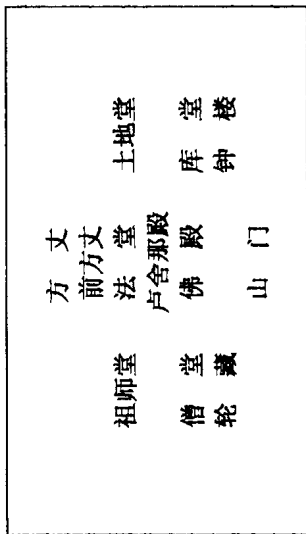


图 1-2c 灵隐寺主体配置关系(南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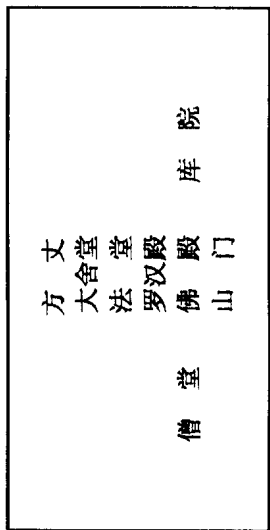


图 1-3b 万年寺主体配置关系(南宋)  
(注:根据“诸山额集”,大舍堂为前方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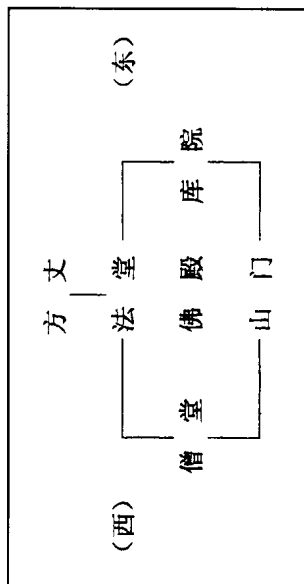


图 1-3c 宋式伽蓝配置基本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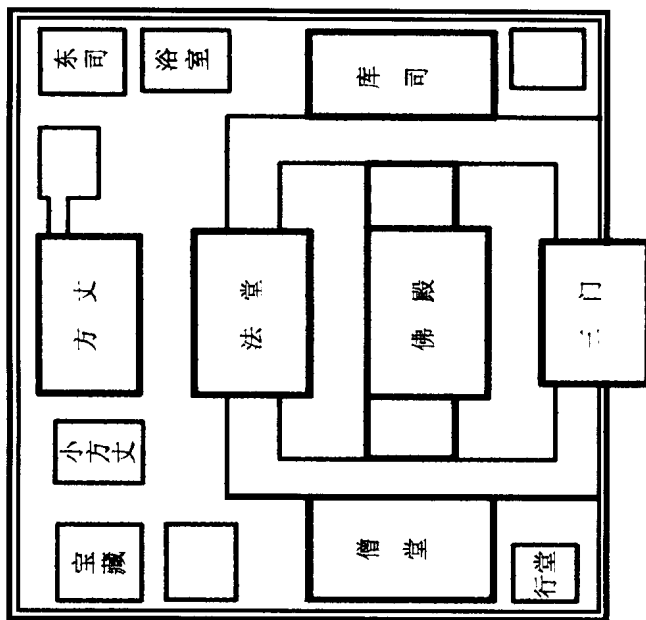


图 1-3d 日本中世禅寺布局——《圣福寺之绘卷》(1563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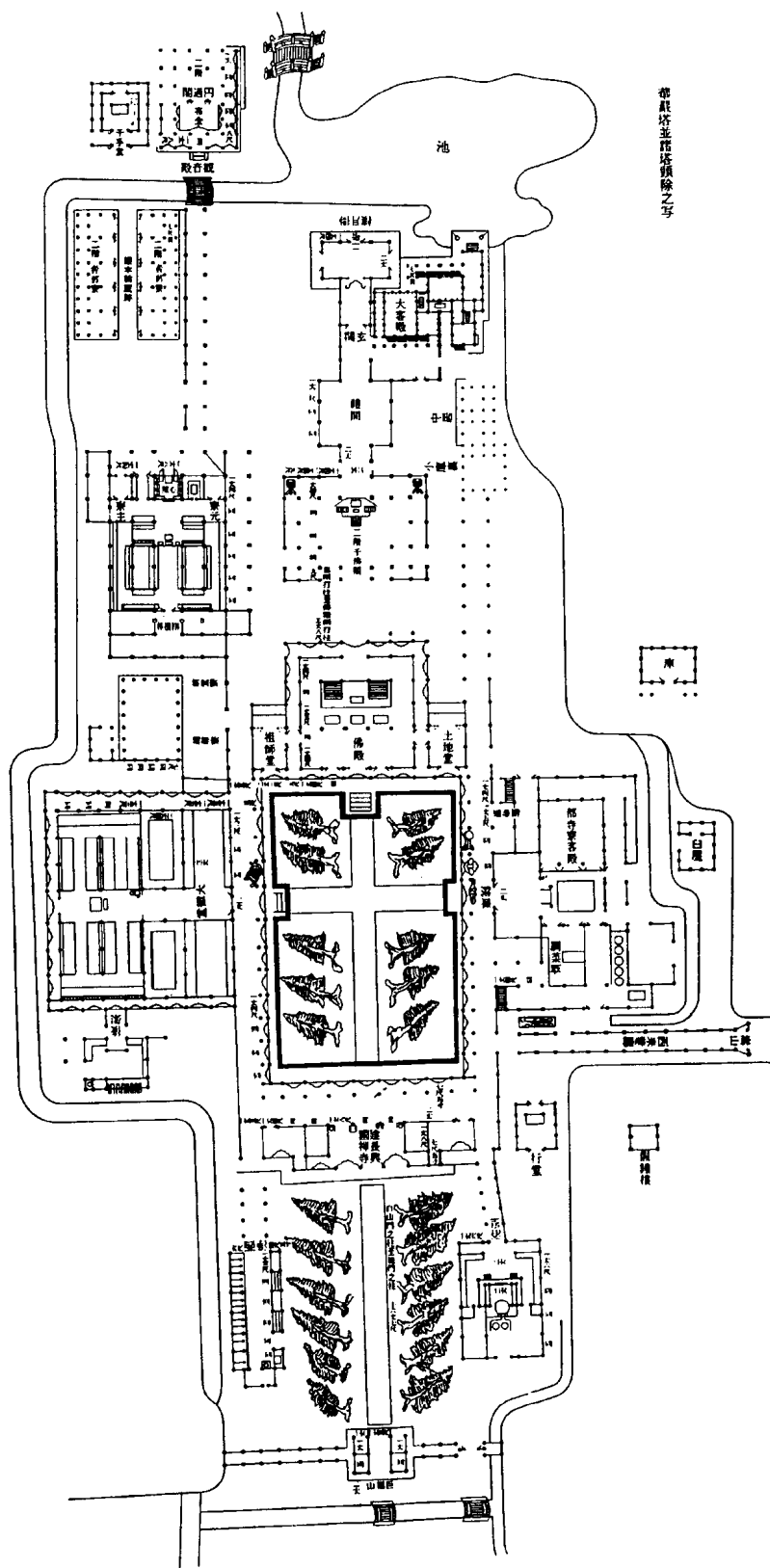


图 1-3e 日本中世禅寺布局——《建长寺指图》(133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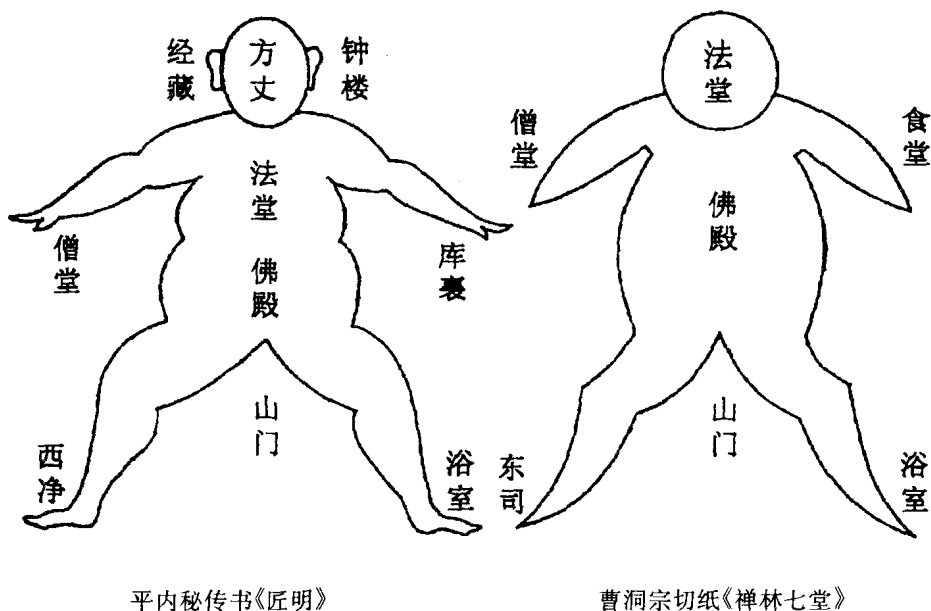


图 1-3f 日本禅寺七堂布局人体表相图

## 二、寺院建筑 (图 2-1 ~ 图 2-18)

图 2-1 径山寺法堂剖面(题记“杭州径山寺法堂样·二界”)

法堂是禅寺演法之堂,是禅寺最重要的建筑(注 2-1)。径山寺为五山之首,其法堂亦当宏大,其殿身方三间,重层(二界),规模为“十架椽屋,前后三椽楸用四柱”。上、下两层各带副阶,殿身加副阶呈方五间的形式。开间标注有实测尺寸,面阔心间三丈六寸,进深心间二丈六尺四寸五分,面阔及进深的次间各二丈八尺,副阶(轩间)一丈五尺三寸,柱径(柱口)二尺二寸三分,尺度雄大。测量所用尺应为日本曲尺,折换成宋尺,开间皆为整数尺(见复原平面图)。上层月梁式梁架,彻上明造。上檐斗拱处记有“臂木六,小斗五”,东福寺本上檐斗拱所记较此稍详。“臂木”应指拱,而所谓“长臂木”者,指下昂,径山法堂月梁及斗拱详见图 2-13。由下层副阶出檐细部可见,似已见嫩戗发戗做法的雏形。南宋五山法堂以重阁形式为特色,元代因之。日本五山禅寺法堂,也多见重阁形式。(图 2-1a 南宋径山法堂复原平面;图 2-1b 日本中世五山法堂平面)

图 2-2 径山寺僧堂平面(题记“临安府径山寺海会堂图”)

僧堂乃禅僧修行的中心道场,众僧于此起卧、坐禅、饮食,日夜参禅辨道。根据禅寺布局上的典型形式,僧堂位于法堂右侧,即坐西朝东。僧堂有内外堂和上下间之分。前堂为外堂,

后堂为内堂,内外堂的左侧(北)为上间,右侧(南)为下间。外堂较小,设外坐床、鼓、钟、梆等佛具;内堂为主堂,以圣僧像(僧形文殊菩萨)为中心,两侧上下间排置长连床。僧各居其位,坐、食、睡于一处,故又称为钵位和被位,各位上挂其名单,故又称之为“单”。相连的“单”称长连床,里侧设函柜。外堂长连床上不设函柜,供禅寺知事、头首所用。

海会堂为径山僧堂额名。该僧堂规模宏大,内堂面阔九间,进深四间;外堂面阔十一间,进深二间。内外堂间又设天井一间。僧堂四面又周以回廊。室内陈设和仪式作法于图中亦有详细记录:堂中央安奉文殊圣僧像,其前设大供案、花烛香炉,再前依次记为“参头、堂头、侍者、听叫、请客头”,其左列记“陈如、首座、书记、东藏、西藏及都寺、监寺、副司、维那、典座、直岁”等,右则列记“西堂、知客、知浴、知殿、寮元、堂主、净头”等,皆为禅寺的主要职事;圣僧像后部,置《金刚经》(禅宗主要经典)及围炉,再后为“副参、维那”位。大供案前左侧的“堂头”,为住持(又称堂头和尚)之椅位,因住持于僧堂内无坐床位,故而特设(注2-2)。堂内排置长连床,床上设函柜,供众僧贮衣物。长连床详图见径山僧堂坐床图(图3-11)。图中兼记有实测尺寸,内外堂间之天井,广一丈二尺,内堂面阔开间二丈六寸,进深开间二丈四尺六寸,柱径一尺四寸,相对长连床间通道宽七尺二寸五分,南北两边通道上记有“行饭了自此路归”,表明僧堂中来去进退路线,皆有严格周密的规定。僧堂形制及室内布置符合僧堂修行规式。与相关文献记载比较,此僧堂应是无准师范主持再建,端平三年(1236年)建成的大僧堂:“楹七而间九,席七十有四,而衲千焉”(注2-3)。依径山僧堂戒腊牌(图4-2)所记“清众共八百五十四员”,则可知僧众人数多达八百五十人,与此大僧堂相映证。(图2-2a 径山寺僧堂复原平面;图2-2b 日本永平寺僧堂配置;图2-2c 日本永平寺僧堂坐禅(外堂);图2-2d 日本总持寺僧堂坐禅(内堂))。

### 图2-3 灵隐寺僧堂平面 (题记“灵隐僧堂”)

灵隐寺为列五山第二位的禅宗大寺,其僧堂形制与室内陈设大体同径山僧堂,然规模较径山僧堂为小。亦前后内外堂并置,内外堂皆面阔七间,进深三间,四面环以回廊。图1-2 灵隐寺伽蓝配置图中的佛殿西侧,即此僧堂。图中记为大圆觉海,乃僧堂额名。“诸山额集”(图5-10)的僧堂额中,亦记有此大圆觉海额名。日本京都东福寺僧堂,是现存最完整的僧堂,与灵隐寺僧堂甚似,只是规模较小,未设外堂而已。

僧堂是五山十刹图记录的重点,相关内容所录最多而详细,反映了其时日僧对南宋僧堂形制的重视。五山十刹图中与僧堂相关的内容,约有12件之多,且其对象主要是作为五山之首的径山寺,由此可见当时日僧的追求。具体而言,有径山和灵隐僧堂平面配置(图2-2、图2-3)。而关于僧堂各个局部和细节也都有详细图录,仅径山寺僧堂,即有椅子(图3-3)、坐床(图3-11)、帐帘(图3-12)、圣僧厨子(图3-18)、团扇(图5-3)、围炉(图5-5)、槌砧(图5-9)以及戒腊牌(图4-2)等。有如此详细的记录,日僧归国后,依此仿建僧堂,已非难事。(图2-3a 日本京都东福寺僧堂平面(室町初);图2-3b 日本京都东福寺僧堂配置)。

### 图2-4 金山寺佛殿立面 (题记“金山佛殿”)

金山寺在江苏镇江,列甲刹第八位。佛殿看似面阔五间,重檐歇山,然似应是殿身方三间带副阶的形式。佛殿翼角高翘,脊两端饰鱼尾吻,壁面竖板拼铺,犹障日板施板条护缝。窗形轮廓,为欢门样式。阑额下通排曲棂窗,若水波纹形,即《营造法式》中所谓啖电窗者。这些形式与做法,部分至今在江浙一带仍多见,也是日本中世禅宗样建筑的典型样式。日本禅寺佛

殿有方三间和方五间两种形式。

此外,佛殿正脊上还饰有“皇帝万岁”四字。此类为皇家祈福的祝语,南宋时多用,如在五山十刹图中的佛殿三牌(图4-1)及径山云版(图5-2)上也见(注2-4)。(图2-4a 武义延福寺大殿方三间平面形式(1317年);图2-4b 苏州明代铜殿(门窗欢门样式);图2-4c 日本圆觉寺舍利殿立面(1407年);图2-4d 日本禅寺方三间殿堂立面;图2-4e 日本五山方五间佛殿(圆觉寺佛殿古图·1573年))。

### 图2-5 金山寺众寮平面

众寮为禅寺众僧看读经典祖录处,所谓学的道场。南宋时看经大多就众寮,藏殿机能近乎只剩藏经了。众寮形制基本上以僧堂为准,四周排置看读床,床上设经柜,在僧堂则曰函柜。函柜及经柜形式见后图3-11。在性质上,众寮也是僧堂坐禅间隙或斋后的歇息、吃茶之处(注2-5)。故寮内除设有经典祖录之橱柜外,还设有茶盏、把针处等,也是众寮的特色。该堂面阔七间,进深十一间,中设四采光天井,成田字殿的形式,是为众僧看读经典之便。南宋净慈罗汉殿也用田字形平面,与此类似。寮中奉置观音圣僧像,像前置华丽供案,后置茶盏。禅寺洗面处称作后架,堂后所记“后架路”,即往洗面处的通路。寮中设寮主、寮首座、副寮、望寮等役,进行众寮管理。

五山十刹图中关于众寮的内容,还有众寮戒腊牌(图4-3)、众寮行瓶盏牌(图4-4)、众寮牌榜(图4-5)及众寮圣僧宫殿(图3-20)等,都是有关众寮形制及仪式做法的内容。(图2-5a 金山寺众寮复原平面;图2-5b 日本鹤见总持寺众寮)。

### 图2-6 金山寺轮藏 (题记“镇江府金山寺样·八角轮藏”)

轮藏也称转轮经藏,即可转动的藏经柜。轮藏八角,中心立转轴承载经柜,可绕轴转动。轮藏始创于梁朝(注2-6),普及于南宋,在南宋江南禅寺上,轮藏已是一重要内容。轮藏与经藏的并行,是宋代禅寺伽蓝构成上十分显著的现象,且轮藏殿的地位显然较传统经藏殿更为突出,多置于山门右侧较显要位置,这在五山十刹图所记三大寺伽蓝配置上亦有映证。同时宋代禅寺竞以经藏富丽相夸耀,轮藏尤甚,成为流行时尚。图记为镇江金山寺八角轮藏,内部结构表现清晰明了,藏顶饰天宫楼阁,与《营造法式》中所载轮藏相似。现存宋代轮藏实例唯有正定隆兴寺转轮藏,日本禅寺则存有较多轮藏,可为参照。(图2-6a 日本唐样轮藏;图2-6b《营造法式》转轮经藏)。

### 图2-7 金山寺东司 (题记“镇江府金山寺样·东司”)

南宋称禅林厕屋为东司(注2-7),又称东净或西净(见图5-10 诸山额集),一般由净厕(大便所)、小遗所(小便所)及净架(洗净所)组成。禅寺尤注重厕屋洁净及相应的规式,在设置上亦多有讲究。该东司面阔九间,进深四间,山面为正面入口。图上方处为净厕,沿壁设一排便槽,皆分隔成小间,每间前各置一香炉。图下方右面为小遗处,左面为净架。净架上备有灰、土、藻豆三种洗净料,一如《禅苑清规》“洗净之法”规定:“洗手先灰次土,至后架用皂荚澡豆”(注2-8)。中央处为净竿,用以挂手巾等。净竿下设有焙炉,以烘干手巾。图左端头设有镬及火头寮小间,以供汤水,旁标记“随手覆镬盖”(龙华院本无),右端入口处设有曲足香炉。东司通常设于僧堂后,并与照堂和后架配合,形成一组固定配置的生活设施性建筑。

丛林将日常生活视为扩大的禅修训练,规式严格,宋《禅苑清规》卷七有相关的“大小便



利”和“洗净之法”条。现存丛林最早的东司为日本京都东福寺东司,模仿的是宋式作法(注2-9)。(图2-7a日本京都东福寺东司额)。

### 图2-8 育王山洗面处 (题记“育王山洗面处样”)

育王山列五山第五位。洗面处位于僧堂后面,又称后架。中间设洗面架,高二尺二寸。洗面架中央处为盛水水槽,图中记作“水舩”,“舩”为“船”的异体字。水槽周围搁置一些净齿用的牙药、盐及生姜,并备许多洗面桶供众僧使用。一端设镬,以供汤水。古时无足之鼎曰镬,今江浙一带称锅子为镬。此外,洗面处还设有手巾焙炉等。《禅苑清规》卷七“尊宿入院”:新住持入院“于山门下烧香,就僧堂前解包了,后架洗脚”。

### 图2-9 蒋山小遗处(题记“建康府蒋山小遗处样”)

建康蒋山太平兴国禅寺列十刹第三位。小遗所即小便处,设有帘,帘六寸。

### 图2-10 天童山宣明(题记“天童山宣明样”)

南宋禅林称浴室为宣明。沐浴除了其通常的洗尘去垢的作用外,于佛教上又有特殊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修行、供养和除病这三方面,故历来受寺院重视,禅寺更甚,视沐浴为禅修实践,丛林清规中亦有相应的入浴规式,如《禅苑清规》卷四“浴主”章有入浴之法。丛林一般逢农历四、九日开浴,也谓“寒月五日一浴,暑天每日淋汗”(《敕修百丈清规》卷四)。是时鸣鼓入浴,依资次而行。宋元时以僧堂大众为先,职事僧头首、知事和住持在后(注2-10)。天童宣明面阔七间,进深四间。其后方设方二间灶屋。堂内正面安奉浴室本尊像,其后即为浴场,以一屏风遮蔽。浴场中央为浴池,两边所置圆形物,似为取汤浴桶。室内还设有焙脚布炉及洗手桶等,宋时禅林浴室的形式与设置,由此可知大概。图中所记“香水海”,为浴室额名。绍兴年间高僧大慧住持径山时所建浴室之名也为香水海,南宋临安澡堂称香水行。故此应是南宋时惯称。根据天童山伽蓝配置(图1-1)所示,此宣明位于山门前西侧。浴室是禅寺重要设施,禅寺职事中专设有司浴室之役职,称知浴,其下又有浴头,相当于当班值日。图中入口处把守者当即浴头。

日本禅寺中,浴室为伽蓝七堂之一,位于山门东侧,与西侧的净厕相对。(图2-10a日本京都妙心寺浴室)。

### 图2-11 何山寺钟楼

何山寺又称何山移忠禅寺,列甲刹第九位,在安吉州(注2-11)。寺院钟有大、小之别,用于不同场合。钟楼为寺院悬挂大钟的楼阁,是寺院用于警示号令的重要法器(注2-12)。寺院中专掌钟楼大钟的职事僧为“钟头”,撞钟形式也有特定章法,在丛林清规中有相应规定。

钟楼面阔三间,重层,上下两层各带副阶,成四重檐外观,为宋以来江南寺院钟楼的典型形式,至今犹见,如宁波天宁寺及普陀普济禅寺钟楼。钟楼翼角高翘,脊饰鱼尾形吻,金山寺佛殿(图2-4)亦同此,表现的是南方典型的鱼尾吻形象。门窗轮廓欢门造,下层阑额处作啖电窗,壁面板条护缝造。钟楼内所悬大钟,见何山寺梵钟图(图5-8)。(图2-11a宁波天宁寺钟楼;图2-11b普陀山普济禅寺钟楼正立面;图2-11c五山十刹图所记鱼尾吻形象;图2-11d南方鱼形吻脊饰)。

## 图 2-12 纲纪堂平面 (题记“纲纪堂”)

纲纪堂即禅林祖师堂别称,所谓“纲纪”,意指达磨之纲,百丈之纪,丛林由此而得以确立和兴盛(注 2-13)。祖师堂安奉祖师及历代住持像或牌位,是禅寺中最具宗派特色的殿堂之一,图中表示了其配列方式,正面中央为达磨,其左侧依次为慧可、开山及第二代;其右侧为百丈、第一代和第三代,顺序依次配置至第九代,以此表示丛林“敬祖尊师”的观念和特色(注 2-14)。宋元诸清规中,皆有关于祖师堂的制度,与此纲纪堂的配置形式基本一致:“祀达磨于中,慧能、百丈陪于左右,而各寺之开山祖配焉”(《敕修百丈清规》卷三)。当时日僧图录此纲纪堂时,所注重和着眼的应是相应于清规的祭享配置内容,而非具体的建筑形式。纲纪堂面阔与进深皆为三间,南宋以前及宋初,祖师堂一般与土地堂对置于法堂两侧,南宋后渐移至佛殿两侧(注 2-15)。

## 图 2-13 径山法堂月梁、斗拱及桥

图为径山法堂月梁及斗拱的详细图,月梁绘有彩画,两端梁尾以丁头拱承托。两幅斗拱图中,右为副阶斗拱,左为上檐殿身斗拱。分别标记有“长臂木正面中间三组,肋间各二组”及“长臂木左中间五组,肋间各二组,是角”,其意应指的是补间铺作的配置形式,即:径山法堂方三间殿身面阔上,心间补间铺作三朵,次间二朵;进深上中间补间铺作三朵,次间二朵(注 2-16)。标记中所谓“长臂木”即下昂,而所谓“桥”者,指法堂内法座梯阶,《营造法式》小木作中所谓“踏道圜桥子”者即此。梯阶广一尺六寸七分,高六尺七寸五分。径山僧堂圣僧龕(图 3-18)及碧山寺磨院(图 5-4)中,皆以“桥”称梯阶。(图 2-13a 两本月梁图比较;图 2-13b 《营造法式》佛道帐中的踏道圜桥子;图 2-13c 日本不动院金堂补间铺作的配置(1540 年);图 2-13d 宋代南方补间铺作两朵的形式)。

## 图 2-14 径山宝盖及高几拱(题记“径山寺盖样”)

图示为径山佛殿或法堂中所用宝盖,设于殿堂内佛像及法座上方,是寺院庄严具,属小木作类室内装饰。图中记有“盖八角二界”,即宝盖形式为八角重层。宝盖形制考究,饰有斗拱、椽子等,其“一方长三尺三寸五”,“小幡上有水拽”,四周饰有垂花柱,径(柱口)二寸。高几上置香炉花瓶,为寺内供物,多置于殿内本尊前。几高四尺五寸,每方一尺九寸二分。“花烛宝盖”是寺院的象征。类似宝盖于现今寺院中亦见,如泉州开元寺戒堂内,即有相似的八角重层宝盖。

## 图 2-15 天童山山门扇 (题记“明州天童山样·山门扇”)

图为山门双扇大门及门坎、抱鼓石等形像。门扇上门钉的排列形式表现较详,并记有门钉尺寸“钉长二寸,口二寸五”。门钉数甚多,纵二十三路,横列隔路十颗和四颗。古代门钉形制,以数量越多,等级越高。清代规定宫殿建筑金钉,纵横各九,其下依次降之。故可推知此天童山门扇规制甚高,尺度巨大。宋元江南大刹山门以重层大阁为特色,由天童寺伽蓝配置图(图 1-1)中可见,其山门为面阔七间的大阁。根据文献记载,宋元时期天童寺正以山门宏大闻名,所谓“真足以弹压山川,传示千古”(注 2-17)。(图 2-15a《太白山图》中描绘的元代天童重层山门形象(元·王蒙);图 2-15b 日本京都妙心寺重层山门;图 2-15c 日本禅寺重层山门——京都东福寺山门立面(1425 年);图 2-15d 日本禅寺重层山门——京都东福寺山

门剖面(1425年))

### 图2-16 天童山殿堂门窗样式 (题记“天童样”)

其样式有二种,一为波形椽子窗,位于阑额下,即《营造法式》小木作制度中所谓“啖电窗”者;另一为欢门形门窗,日本称华头窗。壁面板条护缝造。这种门窗样式及壁面做法于南方多用,《鲁班经》中亦载有此形式。五山十刹图中建筑上的门窗,几乎皆用此式。(图2-16a《营造法式》啖电窗;图2-16b日本唐样啖电窗;图2-16c日本最恩寺佛殿啖电窗;图2-16d日本功山寺佛殿啖电窗;图2-16e日本唐样欢门样式;图2-16f日本瑞岩寺唐样欢门;图2-16g日本瑞岩寺唐样欢门(大样))。

### 图2-17 斗拱

图示为六铺作补间斗拱,单杪双下昂,第一跳偷心,单拱造。无普拍枋,阑额重楣作法,柱头卷杀明显,犹是古制,表现了江南宋代斗拱的基本特色。未注明所属寺院,应是径山法堂副阶斗拱。这一时期江南斗拱补间铺作及其里转作法十分发达和丰富,日本中世禅寺建筑斗拱皆为典型的江南宋式作法,史称“唐样”(注2-18)。(图2-17a江南宋元斗拱;图2-17b日本唐样斗拱;图2-17c发达丰富的补间铺作)

### 图2-18 抱鼓石

门两侧所置之石构件,即门砧及鼓石。前天童山山门扇图(图2-15)中也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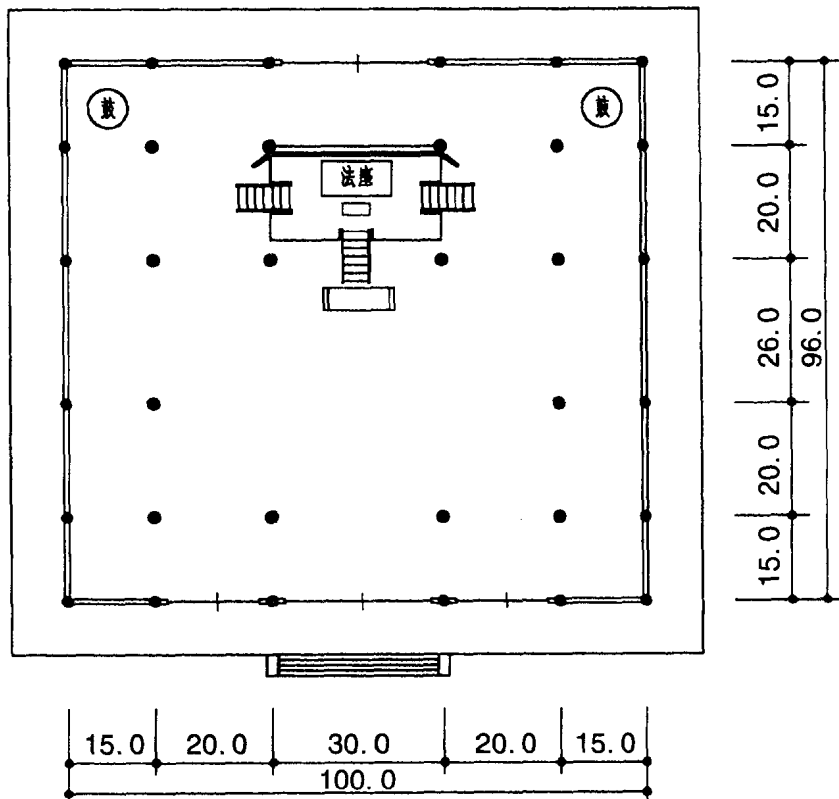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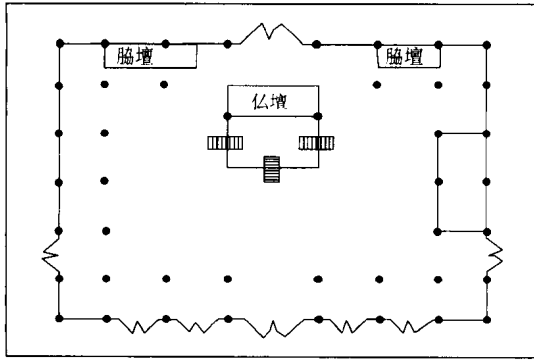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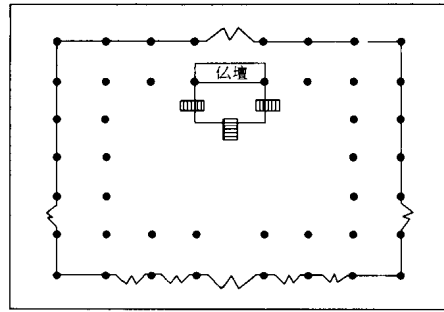


图2-1a 南宋径山法堂复原平面

单位:宋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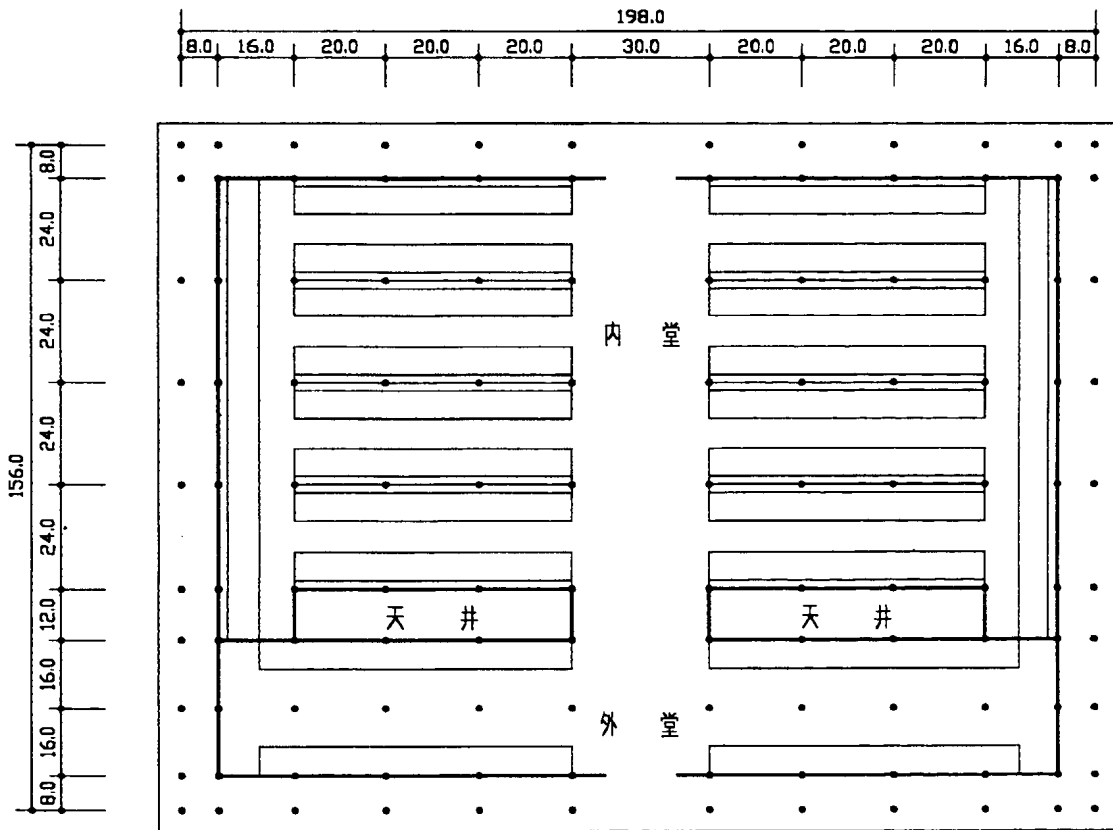
京都相国寺法堂(1605年)



京都建仁寺法堂(1765年)

0 5 10m

图 2-1b 日本中世五山法堂平面



(单位: 宋尺)

图 2-2a 径山寺僧堂复原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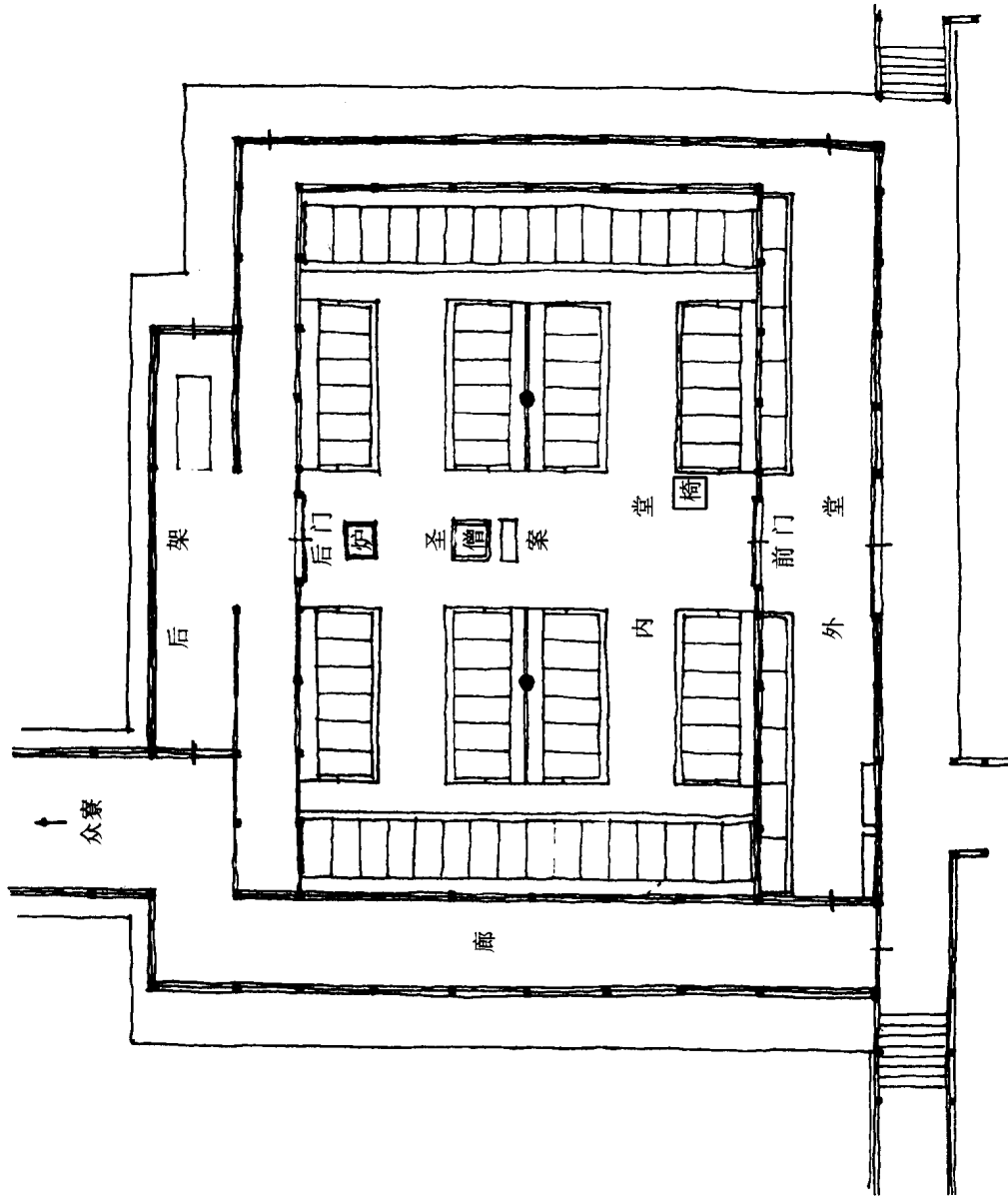


图 2 - 2b 日本永平寺僧堂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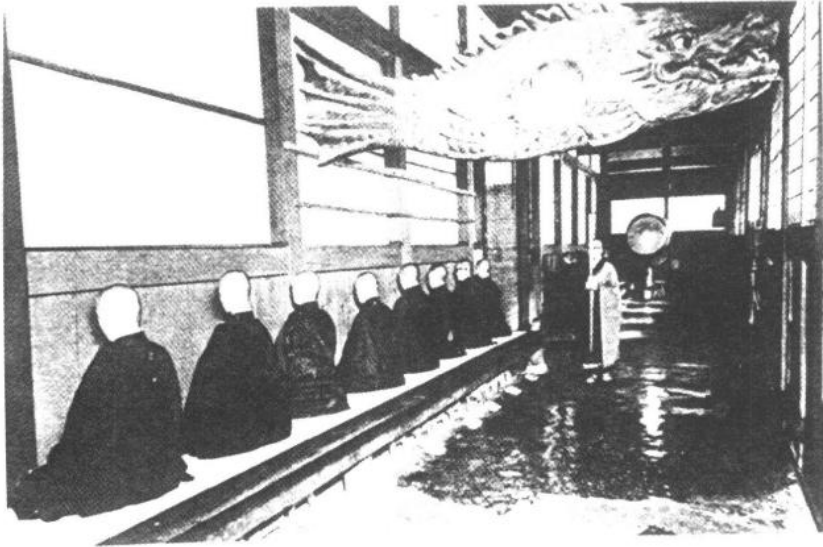


图 2-2c 日本永平寺僧堂坐禅(外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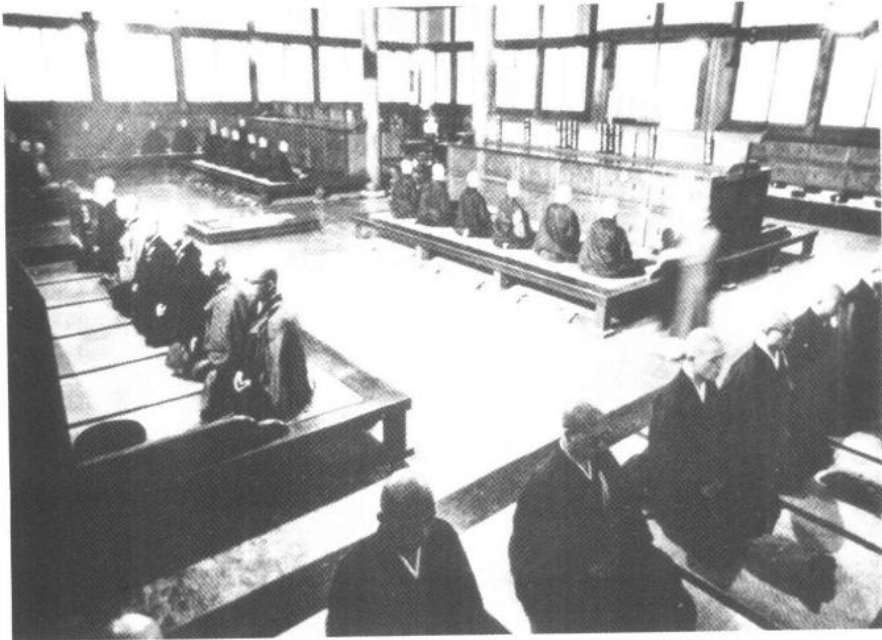


图 2-2d 日本总持寺僧堂坐禅(内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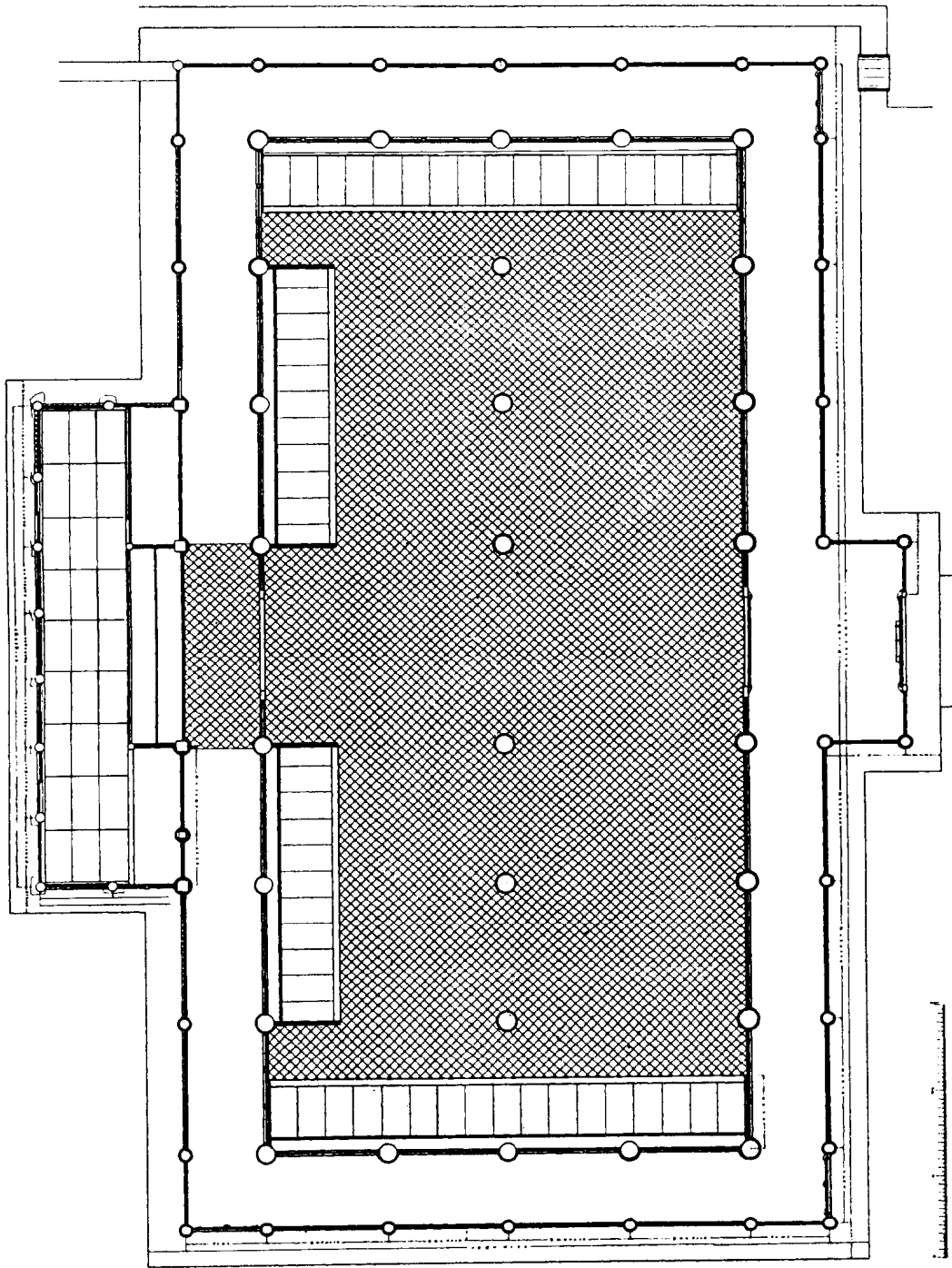


图 2-3a 日本京都东福寺僧堂平面(室町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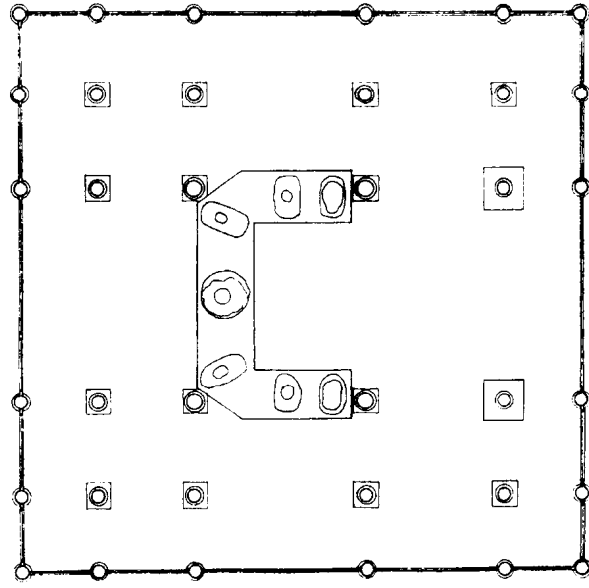


图 2-4a 武义延福寺大殿方三间平面形式(131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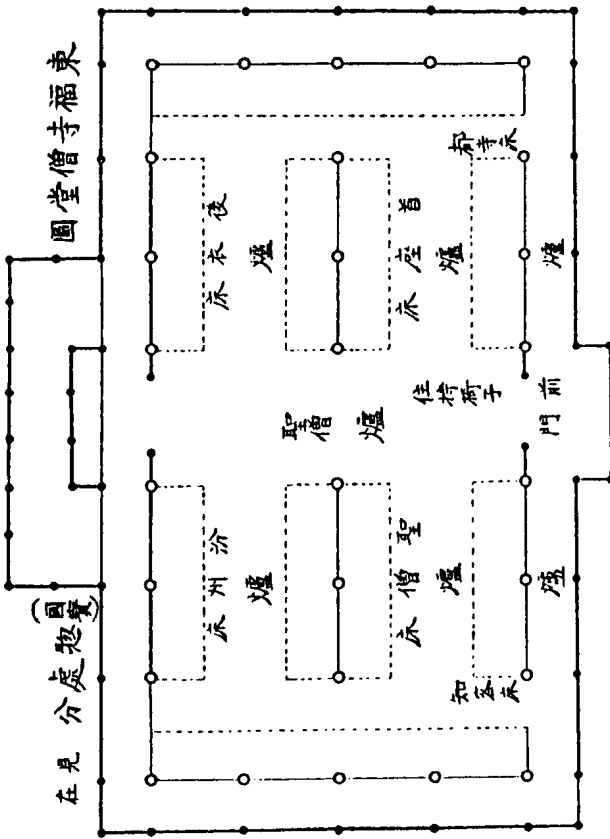


图 2-3b 日本京都东福寺僧堂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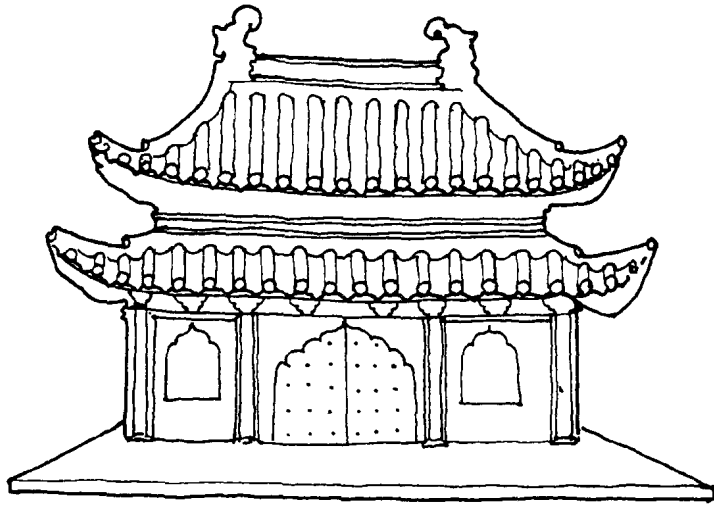


图 2-4b 苏州明代铜殿(门窗欢门样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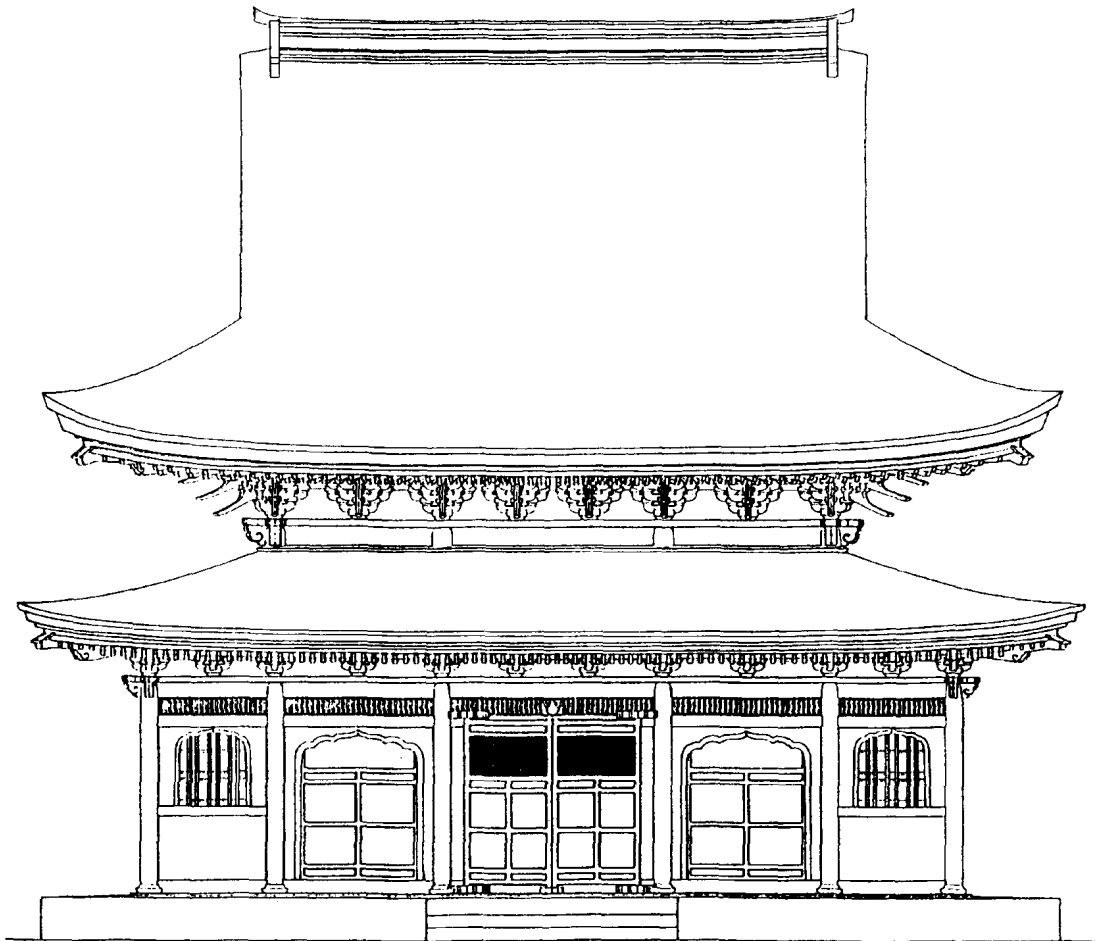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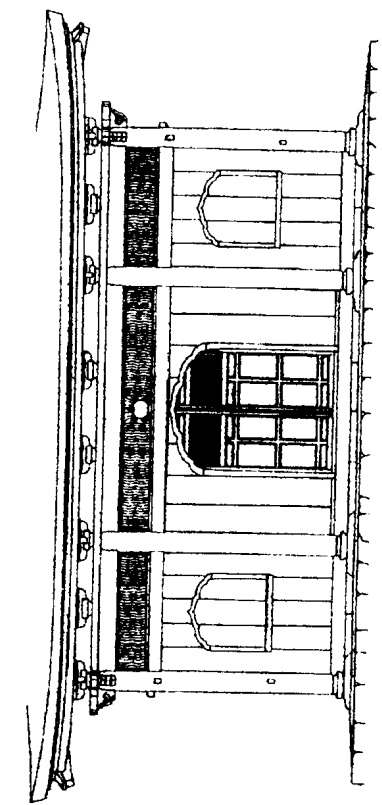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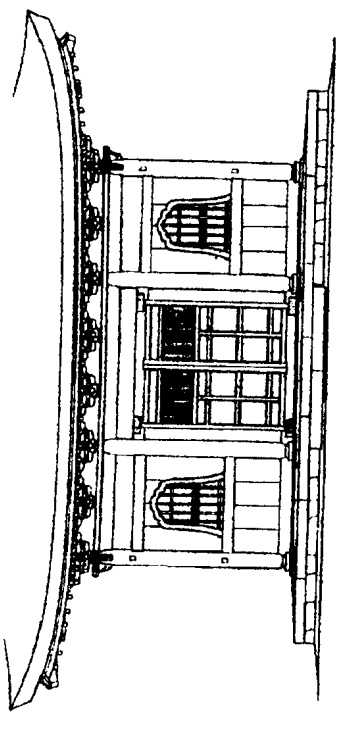


图 2-4c 日本圆觉寺舍利殿立面(14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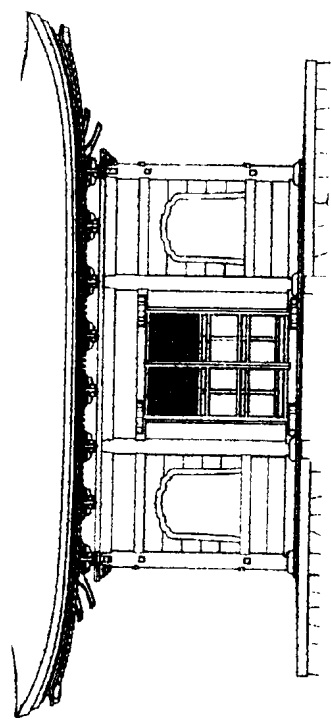


天恩寺佛殿

最恩寺佛殿



延历寺琉璃堂



信光明寺观音堂

图 2-4d 日本禅寺方三间殿堂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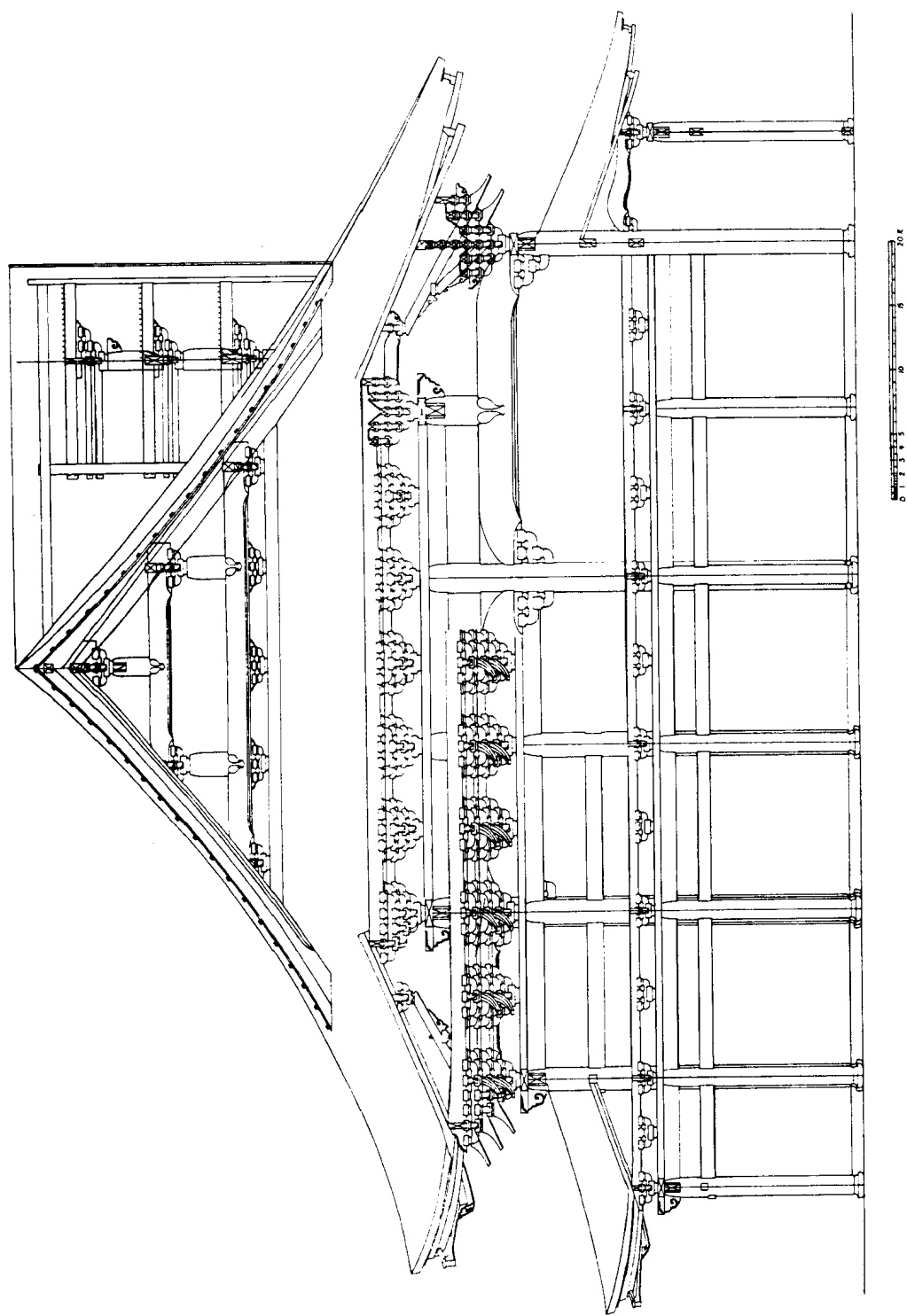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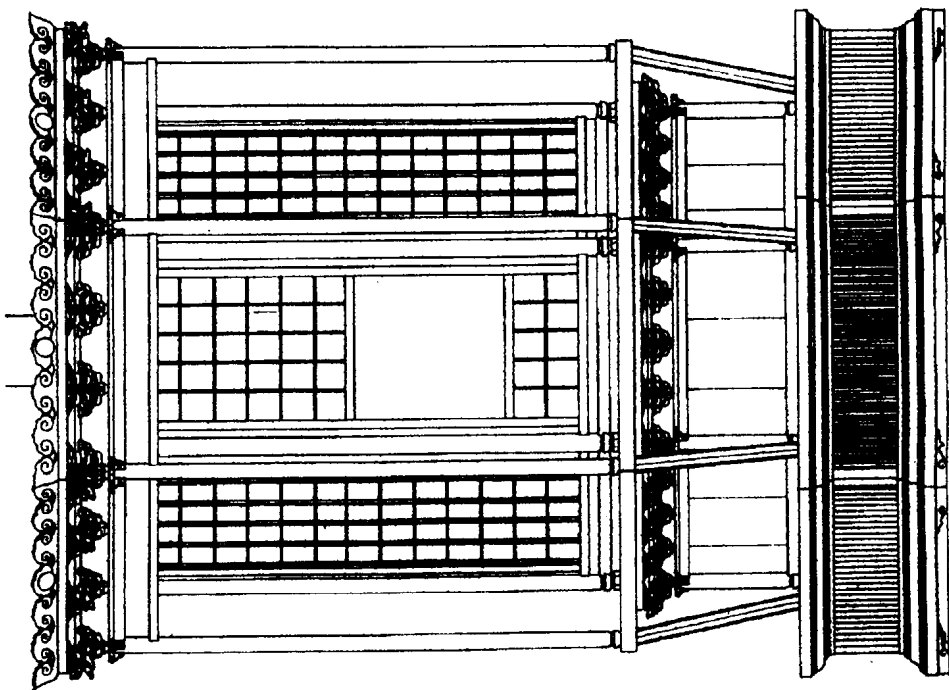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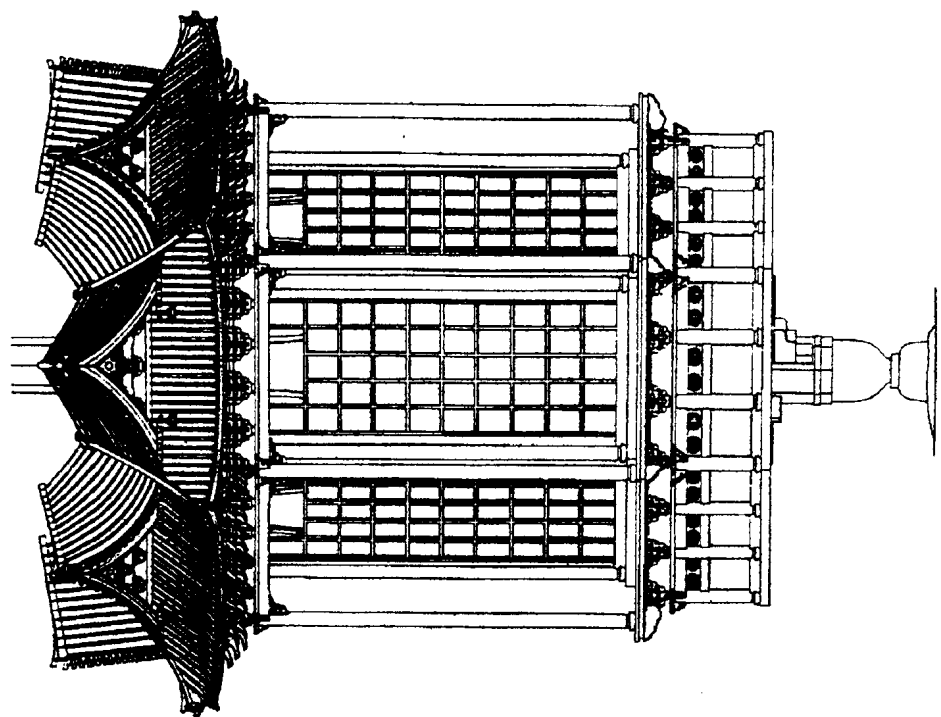


图 2-4e 日本五山方五间佛殿(圆觉寺佛殿古图·1573年)





岐阜安国寺轮藏



滋贺园城寺轮藏

图 2-6a 日本唐样轮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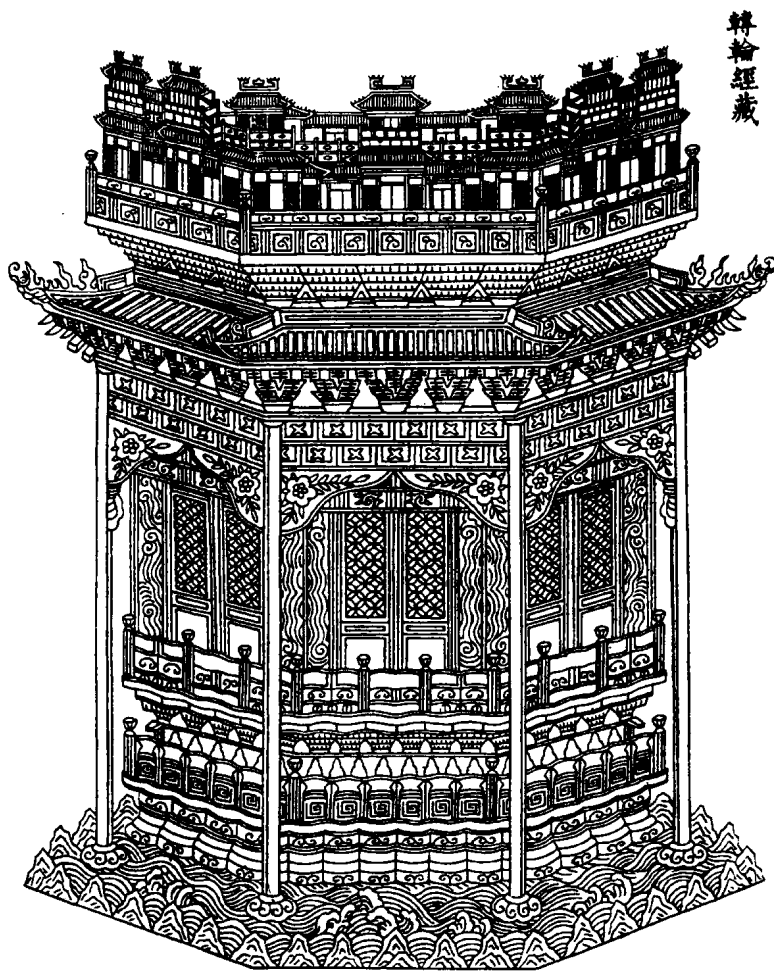


图 2-6b 《营造法式》转轮经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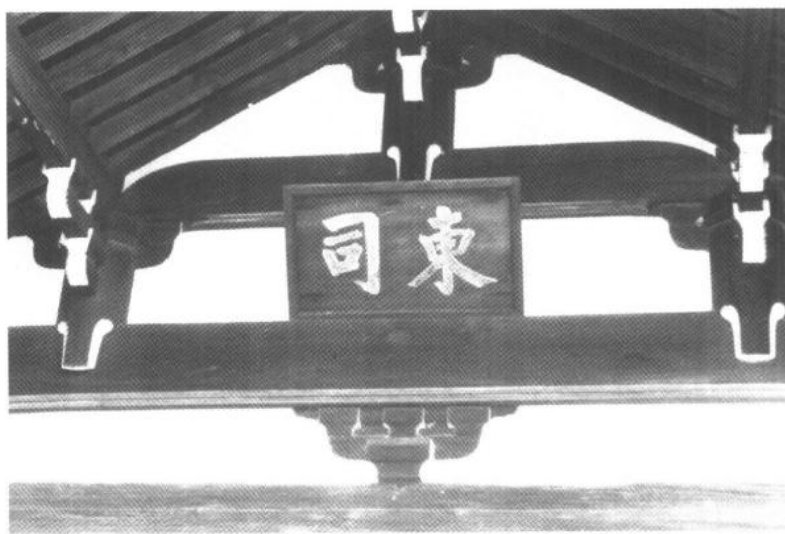


图 2-7a 日本京都东福寺东司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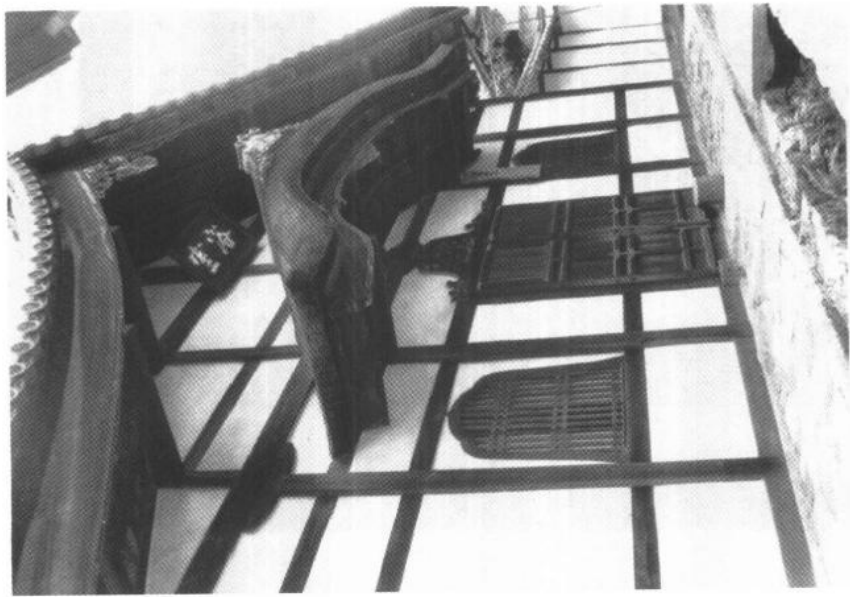


图 2-10a 日本京都妙心寺浴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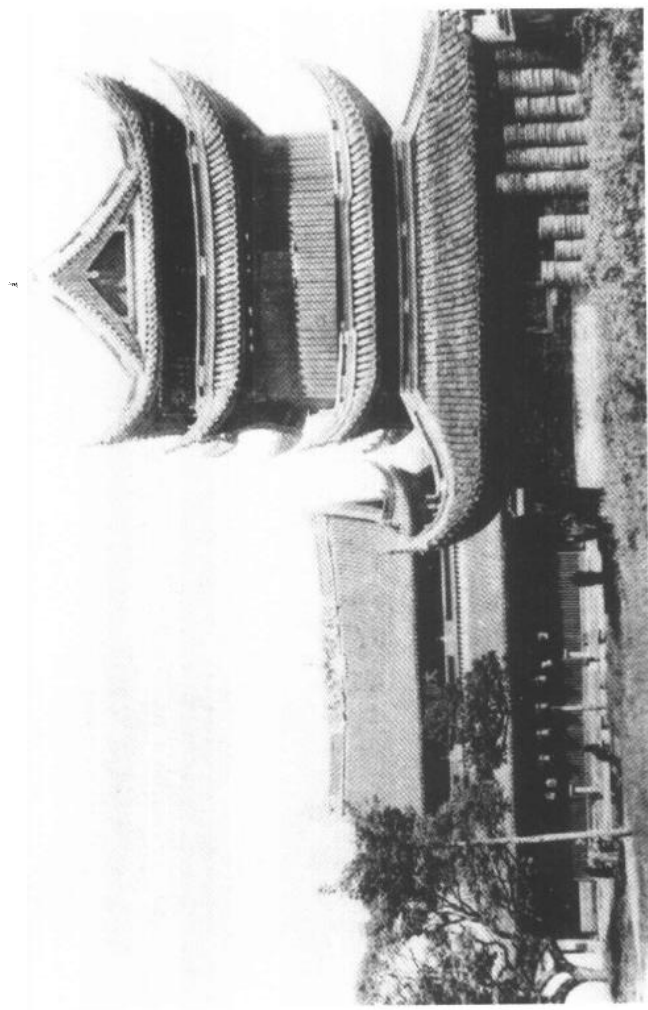


图 2-11a 宁波天宁寺钟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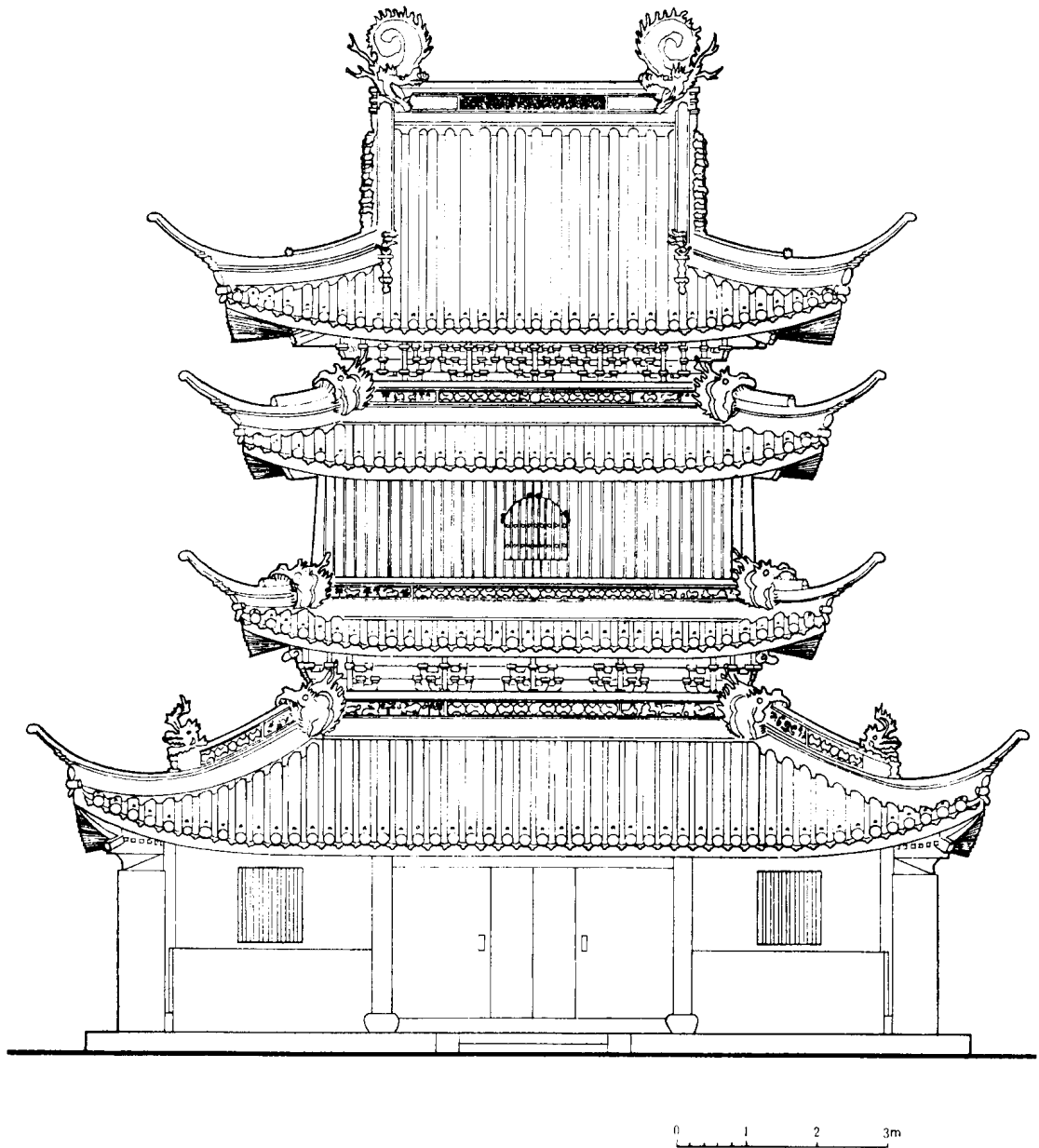


图 2-11b 普陀山普济禅寺钟楼正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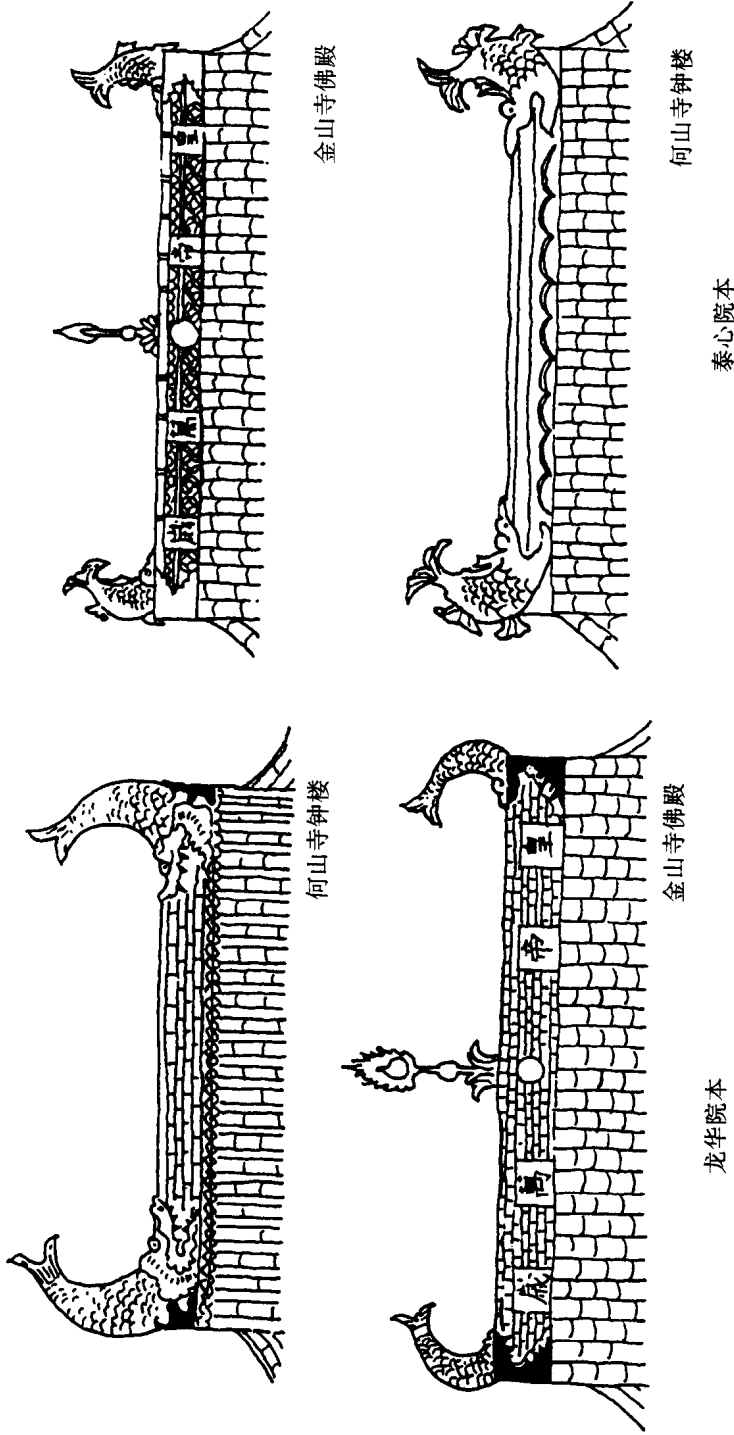


图 2-11c 五山十刹图所记鱼尾吻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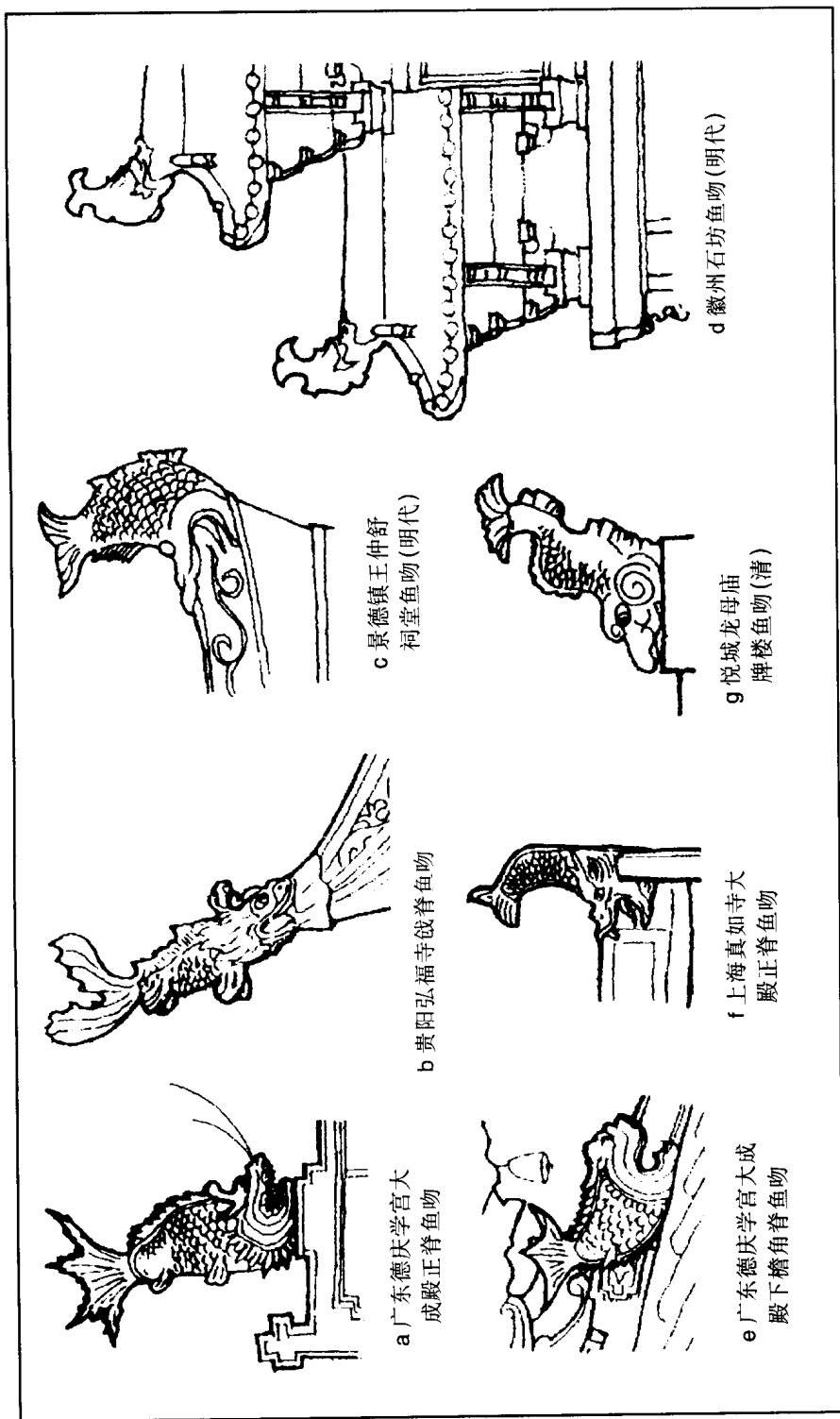


图 2-11d 南方鱼形吻脊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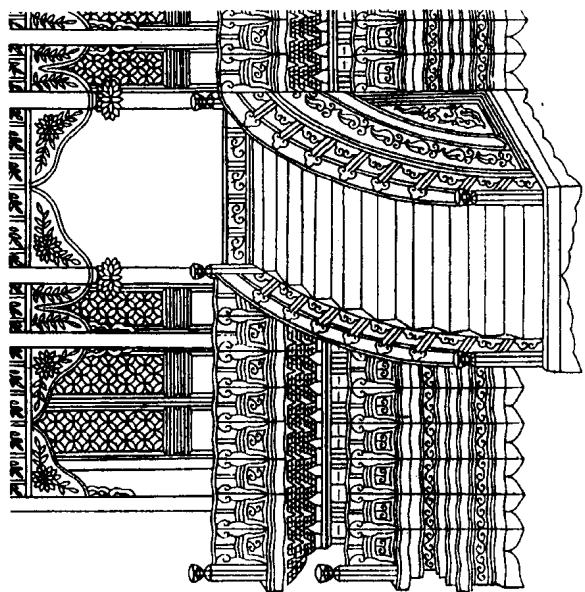


图 2 - 13b 《营造法式》佛道中的踏道图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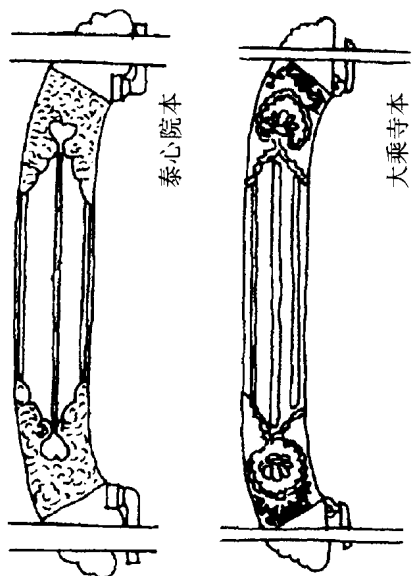


图 2 - 13a 两本月梁图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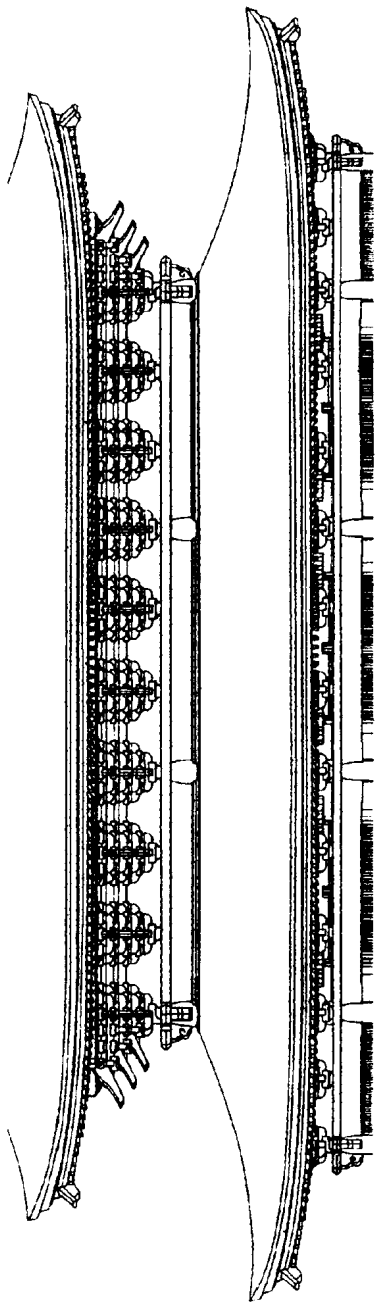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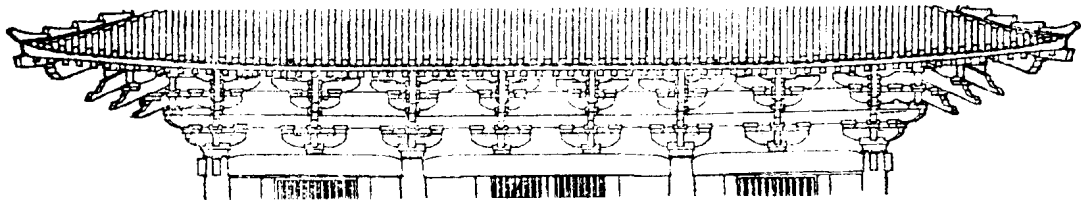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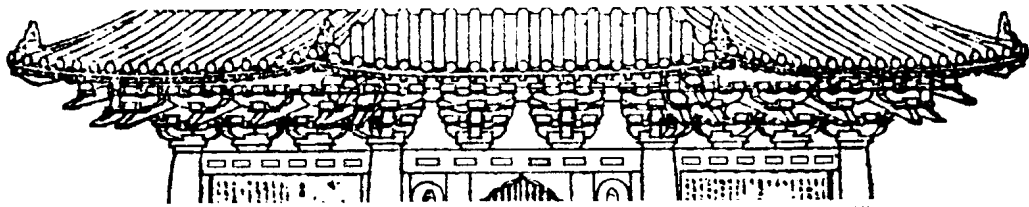


图 2 - 13c 日本不动院金堂补间铺作的配置(154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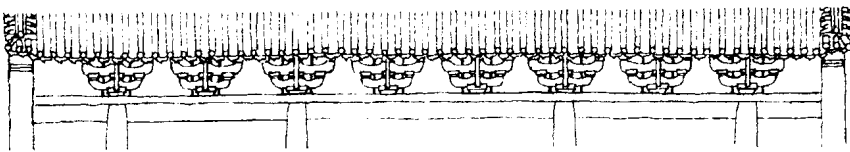
福州华林寺大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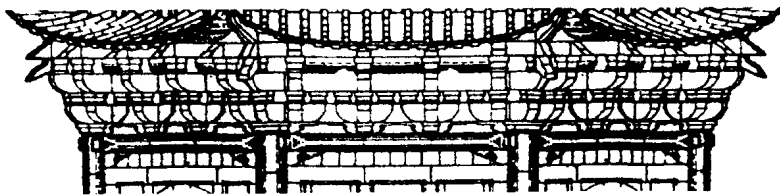
杭州闸口白塔



宁波保国寺大殿



肇庆梅庵大殿



泉州开元寺仁寿塔

图 2 - 13d 宋代南方补间铺作两朵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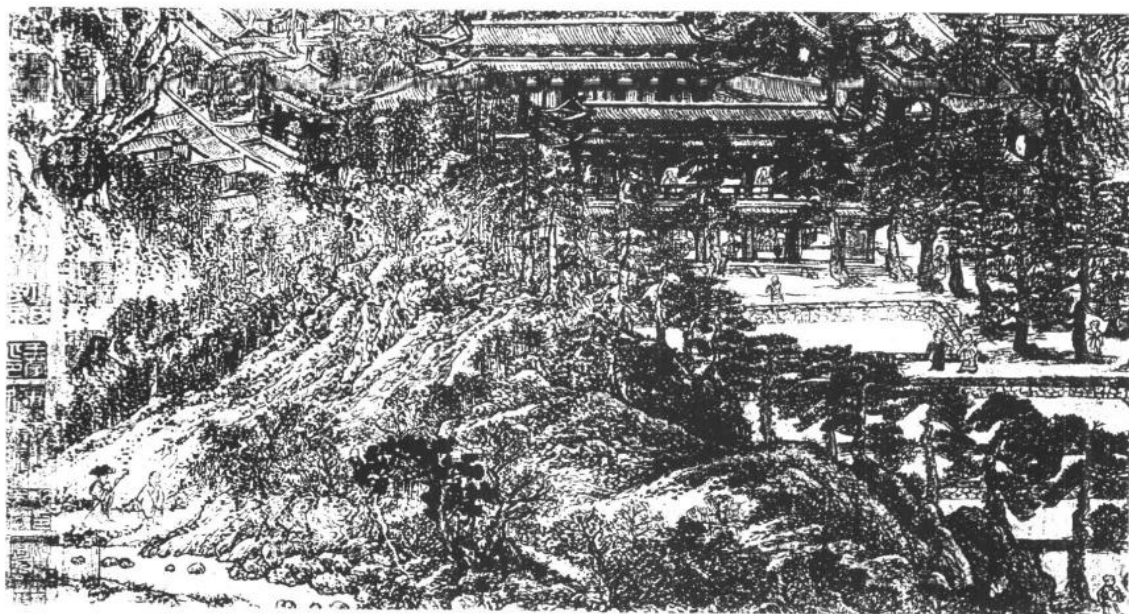


图 2-15a 《太白山图》中描绘的元代天童重层山门形象(元·王蒙)



图 2-15b 日本京都妙心寺重层山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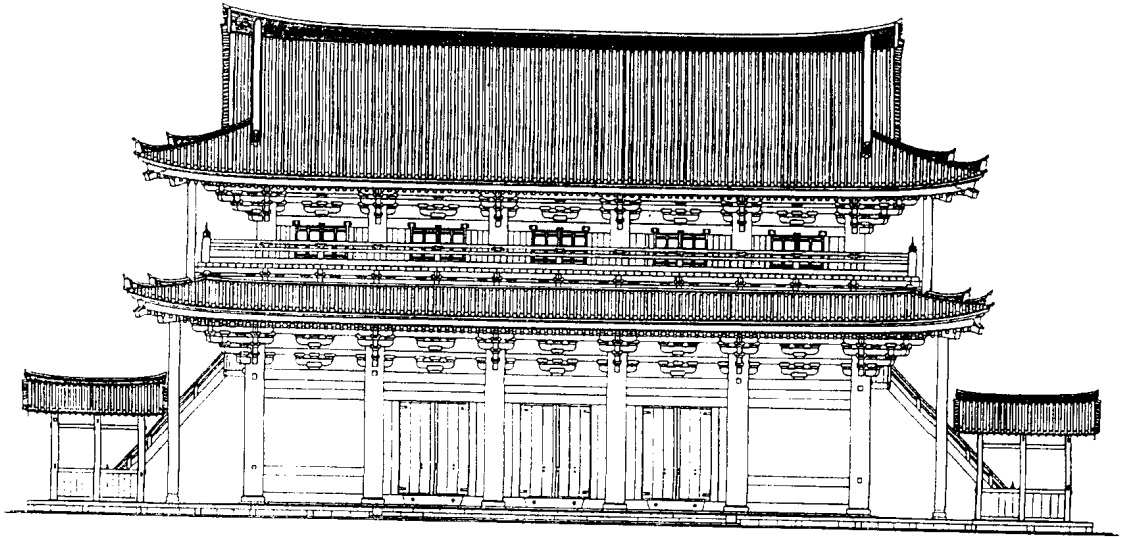


图 2 - 15c 日本禅寺重层山门——京都东福寺山门立面(142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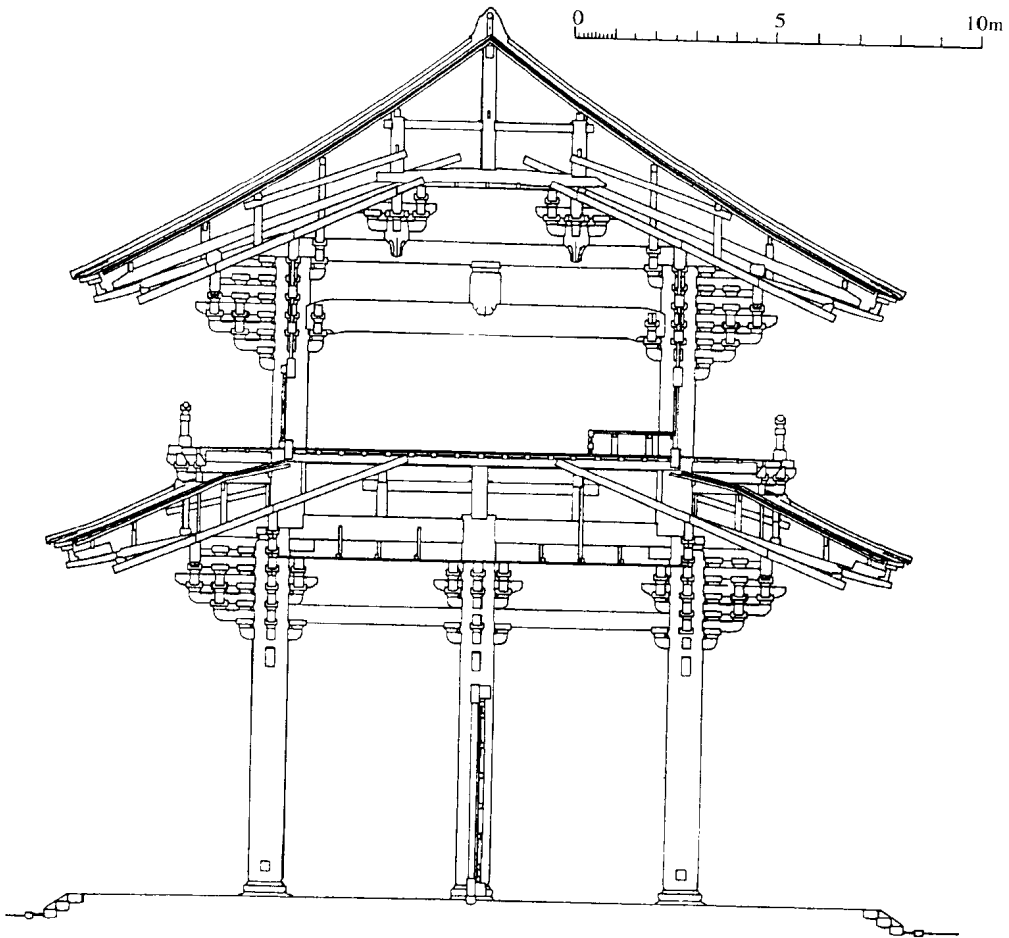


图 2 - 15d 日本禅寺重层山门——京都东福寺山门剖面(142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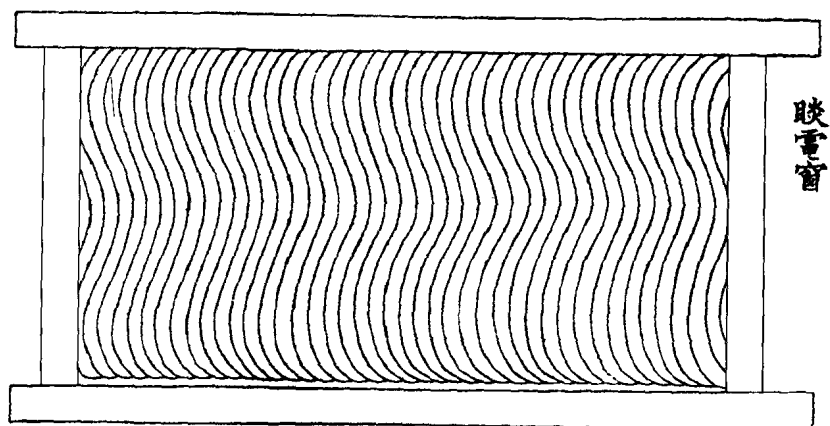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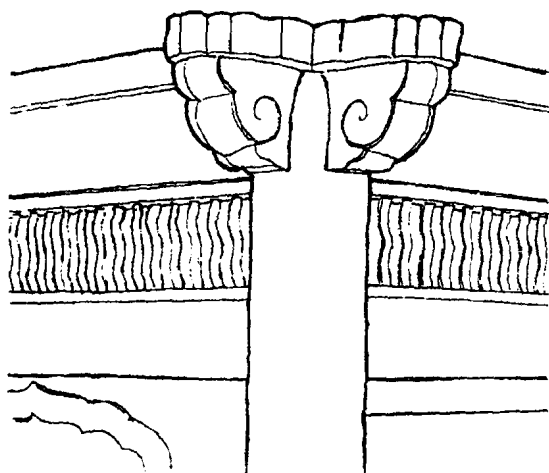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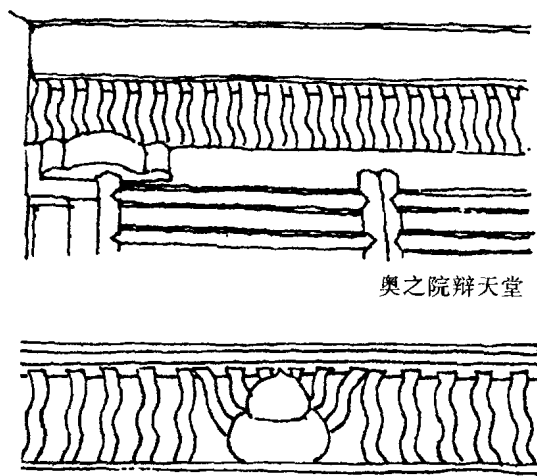


图 2-16a 《营造法式》电窗



圆觉寺舍利殿



奥之院辩天堂

圆觉寺舍利殿(大祥)

图 2-16b 日本唐样电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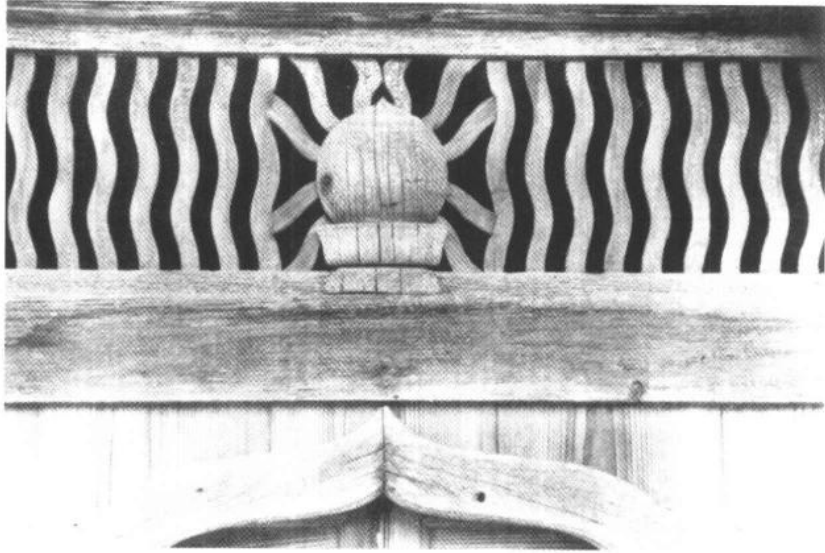


图 2 - 16c 日本最恩寺佛殿啖电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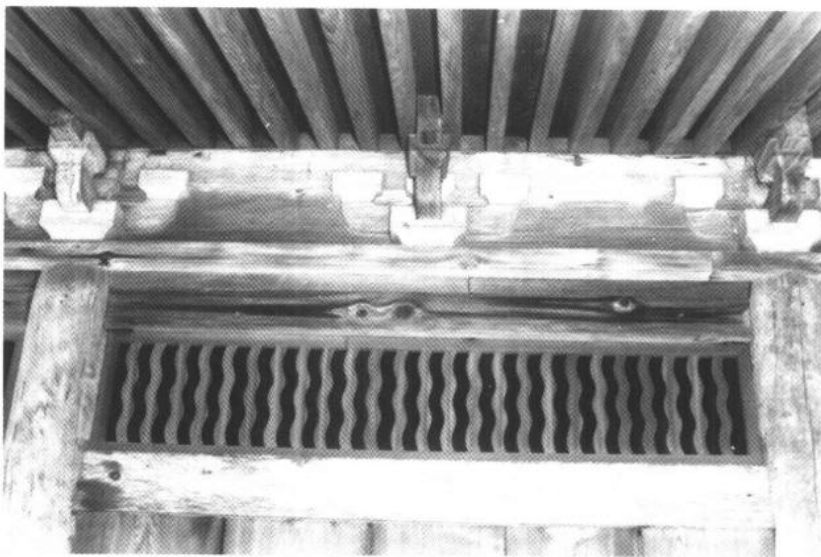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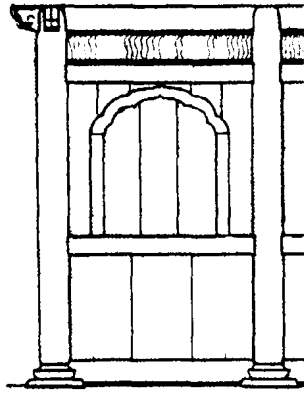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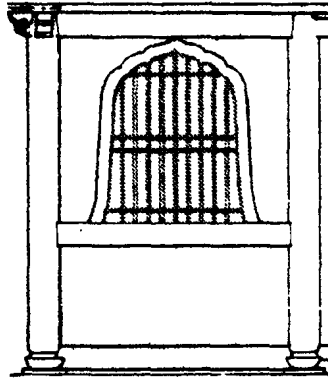


图 2 - 16d 日本功山寺佛殿啖电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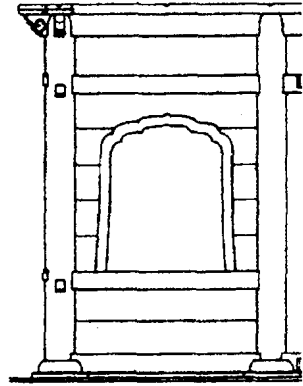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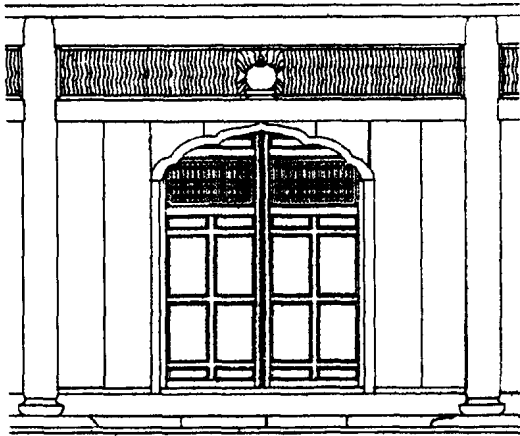
清白寺佛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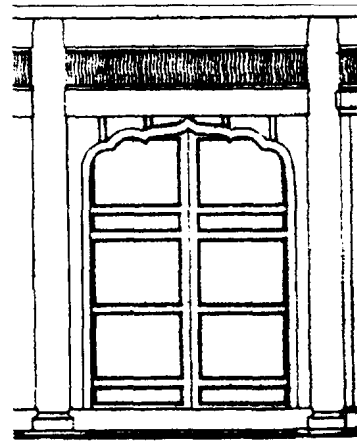
功山寺佛殿



信光明寺观音堂



最恩寺佛殿



正福寺地藏堂

图 2 - 16e 日本唐样欢门样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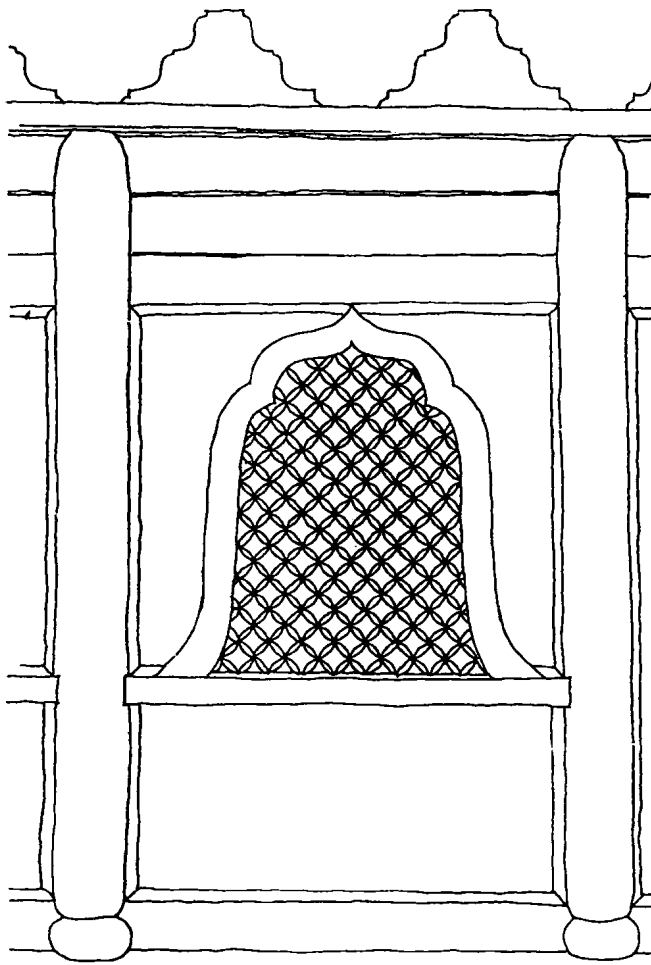


图 2-16f 日本瑞岩寺唐样欢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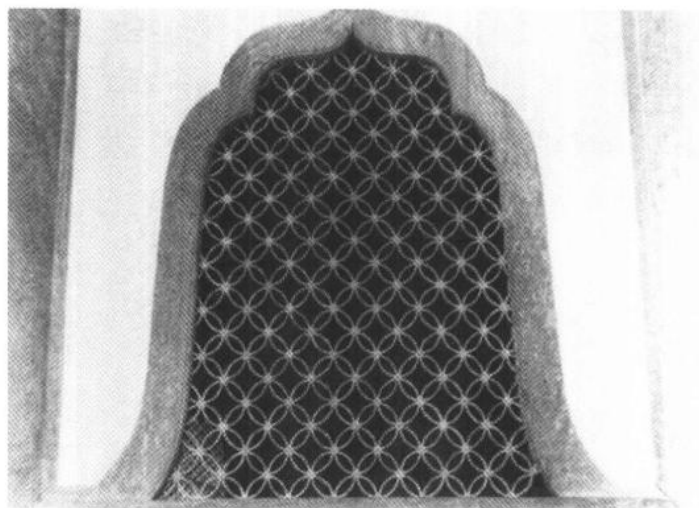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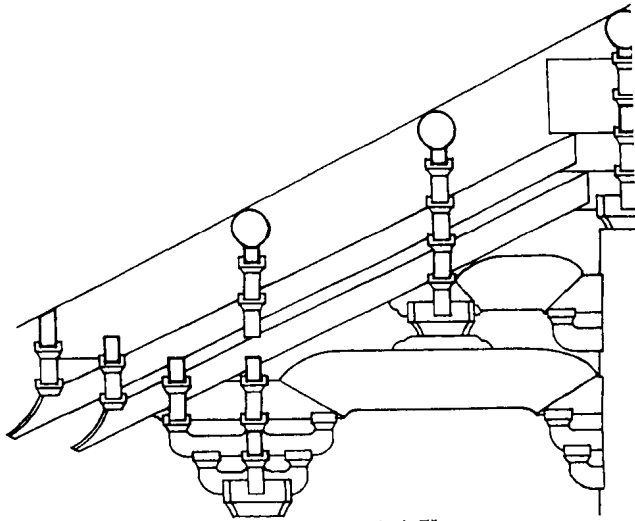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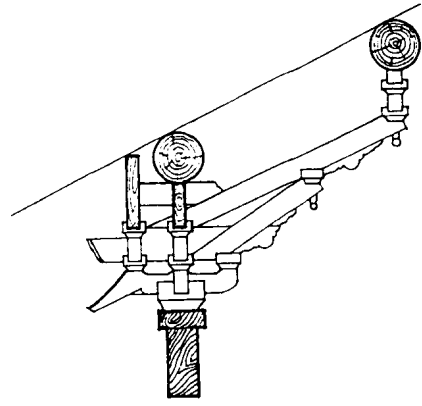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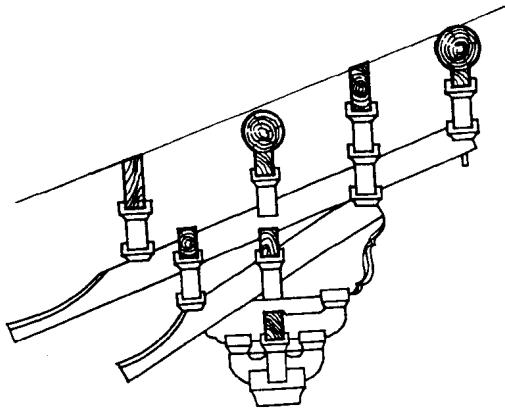
图 2-16g 日本瑞岩寺唐样欢门(大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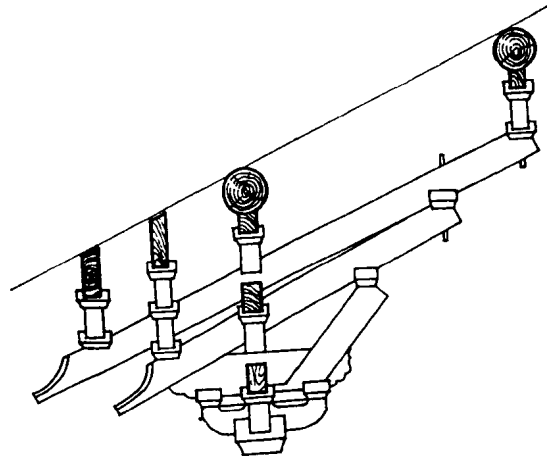
保国寺大殿



真如寺大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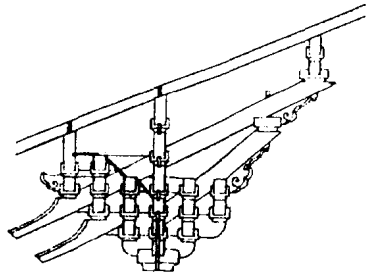


延福寺大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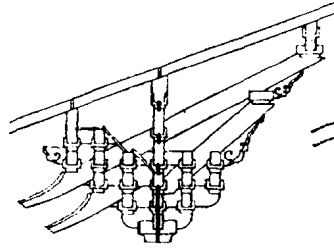


天宁寺大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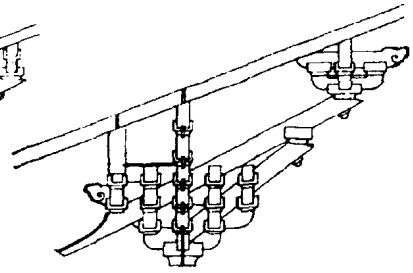
图 2 - 17a 江南宋元斗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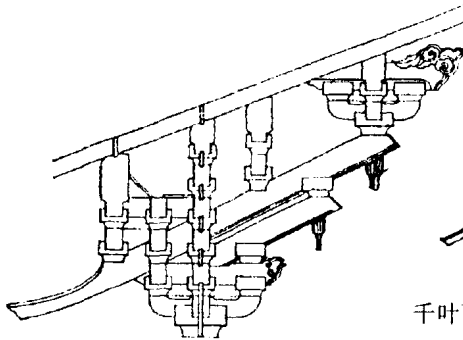
东京正福寺地藏(14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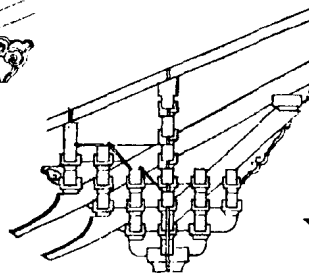
鎌仓圆寺舍利殿(室町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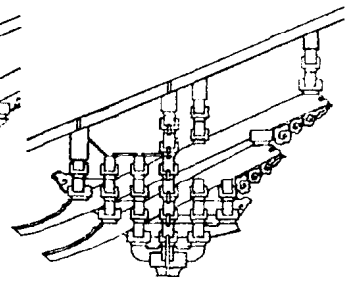
埼玉高仓寺观音堂(室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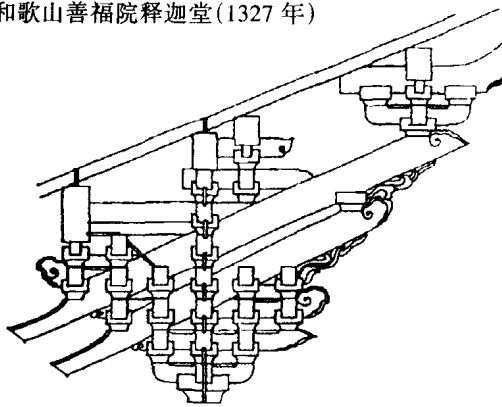
和歌山善福院释迦堂(132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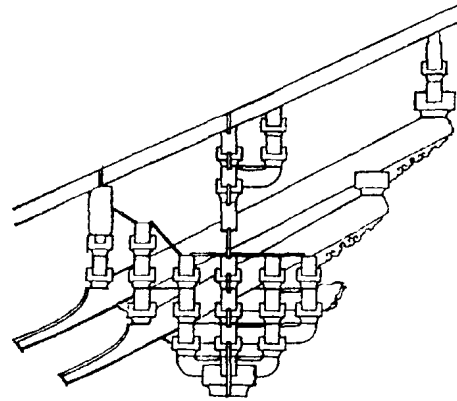
千叶西愿寺弥陀堂(1495年)



岐阜永保寺开山堂(135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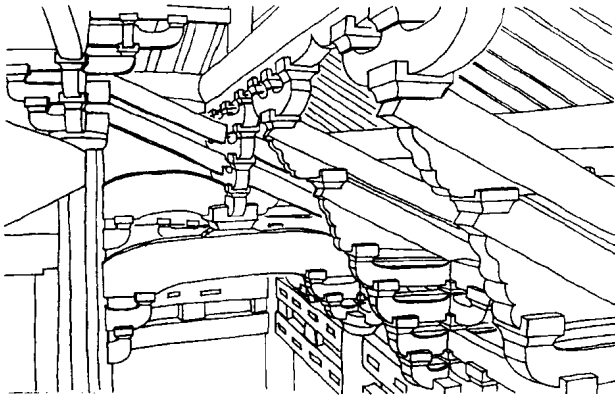


广岛不动院金堂(154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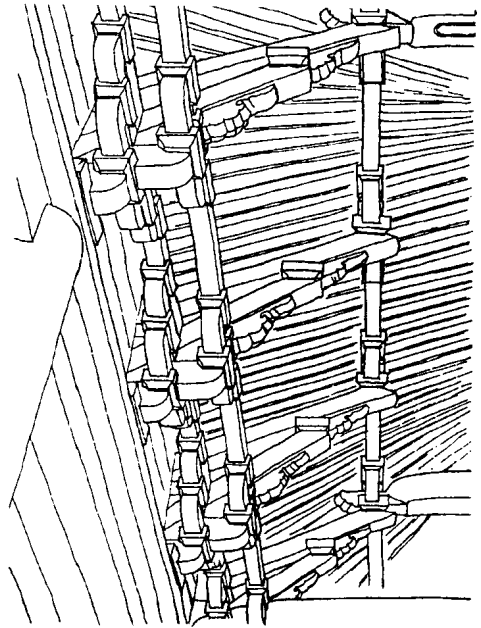


山口功山寺佛殿(13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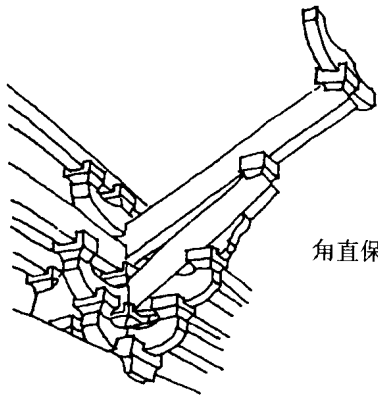
图 2 - 17b 日本唐样斗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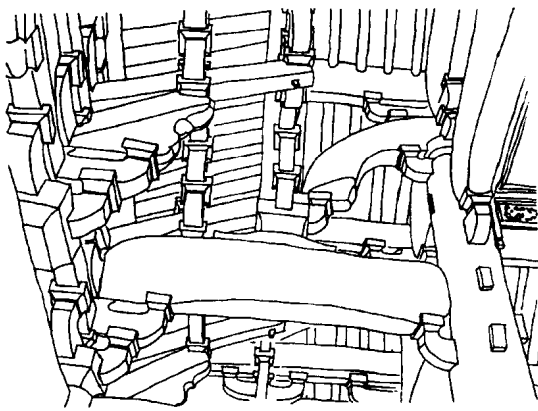
保国寺大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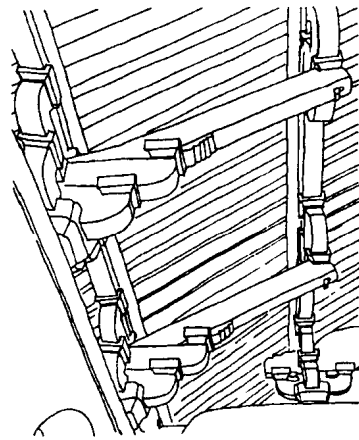
日本圆觉寺舍利殿



角直保圣寺大殿



武义延福寺大殿



虎丘二山门

图 2-17c 发达丰富的补间铺作

### 三、家具法器(图3-1~图3-22)

图3-1 灵隐寺椅子 (题记“灵隐寺样·倚子”)

图示为靠背椅,图记有“柱都八角做”,即其椅柱皆断面为八角形。椅腿外撇,靠背板以攒框做成,上截雕饰花形纹样,椅背曲形搭脑两端亦有花形饰物。造形上曲线柔和优美,装饰精美秀丽。图中标注的实测尺寸详细,椅座正面长四尺一寸二分,座侧广三尺三寸五分;腿足高三尺五寸,外撇六寸,椅腿断面三寸;靠背板广二尺四分,中高七尺,板边框柱高六尺三寸二分;椅背角部饰物高一尺二寸二分,广一尺二寸。此椅诸本间有所不同,龙华院本作为大乘寺本之系本,故两本一致,而比较东福寺本,可知大乘寺本在细部上有较多缺漏。即东福寺本图上前椅腿间有拱形雕花连栱,而大乘寺等其它本皆无。东福寺本椅背为三截攒边的形式,上截雕饰花形,中截实板,下截云纹亮脚。此外还有扶手,记有“此高五寸二”,扶手端头饰花形物,故该椅应是一带雕花斜栱的撇腿扶手靠背椅;而大乘寺本图中,椅背中截实板、下截云纹亮脚及两边扶手均无,显然是省略或脱漏所致。另外,图中题记,东福寺本和大乘本皆作“倚子”,龙华院本作“椅子”,应是转抄时改写。

宋代高足椅虽已完全普及,然寺院由于其起居方式的特殊性,用椅仍有相当的限定,且形式依场合、对象而不同,一般有如下两种用椅情况:一、住持用椅,二、客位用椅。住持用椅依场合又有僧堂、法堂和前方丈用椅,形式各不相同,且多尺度宽大,可趺座。其它情况和场合一般仍不用椅,而普遍采用的是床榻或单的形式。此华丽高大的灵隐寺椅,推测或是法堂用椅,置于图3-2所示灵隐寺大型屏风前,成为法堂法座的一组家具。(图3-1a 东福寺本灵隐寺椅子)

图3-2 灵隐寺屏风 (题记“灵隐寺屏风样”)

三扇式座屏,上端角部带花形饰物,形式与灵隐寺椅子花形相同。图记花形高三尺四寸,广两尺五寸,屏风总高一丈九尺三寸四分(5.86米),通宽一丈四尺三分(4.25米),尺度巨大,无现存实例可比(注3-1)。屏风底部两侧所各绘的一对圆圈,应表示的是底部墩座抱鼓。实际上带抱鼓站牙的屏座形式,早在唐及五代屏风上即可见,如敦煌莫高窟217窟唐代壁画《如病得医》图及五代《韩熙载夜宴图》。灵隐寺屏风在形式上与晋祠圣母殿中圣母像后的屏风甚似。宋代寺院此类大型座屏风一般置于法堂正中的法座之后,日本禅寺法堂一如宋式,如妙心寺和大德寺法堂法座屏风,其屏风形式亦与灵隐寺屏风甚似,应是典型的宋式屏风。宋代法座形式见径山寺法堂法座(图3-17)。(图3-2a 太原晋祠圣母殿屏风;图3-2b 日本京都妙心寺屏风曲录;图3-2c 日本京都大德寺法堂法座屏风)。

图3-3 径山僧堂椅子 (题记“径山僧堂倚子”)

径山僧堂中住持使用之座椅,其形式从椅脚部分来看,有些像是圆后背交椅,然从座面与椅腿间所安牙子及座面为实板这两点来看,应属圈椅一类。住持于僧堂内无坐禅床,唯开设椅子以供住持坐禅用,其位置于前图径山僧堂平面(图2-2)中可见。僧堂内众僧于长连

床就被位面壁坐禅,住持则就椅坐禅(注3-2)。在作图法上,该图将水平的椅座面亦展现于立面上。五山十刹图中,多采用这种展开画法。椅背为三截攒边的形式,上截雕饰花形,中截实板,下截云纹亮脚。扶手、座面等交角处多设有牙子。座正面长二尺一寸五分,侧面广一尺九寸,板心厚一寸,足高二尺。后背椅圈上记“上面一寸,则(侧)八分”,椅脚下部记“下三寸五”或是脚踏的高度。椅背处所记“此广六尺”,应是“此广六寸”之误。在五山十刹图所记诸椅中,此径山僧堂椅尺寸却最小(座面65.1厘米×57.6厘米),仅与一般用椅相当,而非宋之禅椅尺度,似难以供僧堂住持趺坐之用。《永平清规》(1246年)记曰:僧堂中住持“褰衣袖而就椅子,脱鞋收足,跏趺而坐”,故此椅所记名称或有误。

### 图3-4 桌(东福寺本题记“堂头卓”)

殿堂内用之高桌,未注明所属寺院,然依前后图序,可知为径山之物。东福寺本记作“堂头桌”,更可证其在径山僧堂内。即该桌供径山住持(堂头和尚)于僧堂内,与前图的径山僧堂椅子相配使用。其造形简洁,桌面以四十五度格角榫四周攒边。边宽二寸四分,板心厚一寸四分,桌面广二尺一寸八分,足高三尺七寸三分。

### 图3-5 径山方丈椅子(题记“径山三塔样·方丈椅子”)

题记“三塔样”的三塔,推测应是径山下院的名称。据文献记载南宋径山寺有几十个下院,三塔寺似是其一,故此椅或应称作径山三塔寺方丈椅子。由后背及扶手上看似一带托泥圈椅。靠背板分三截攒框而成,上截雕饰花形,扶手端头作云纹样式,座面下鼓腿膨牙,牙子轮廓成壶门形,向外膨出显著。其三弯腿至下端向外翻卷,尽端雕做卷草反叶,落于带龟脚小足的托泥上。该椅应是南宋禅寺住持用椅的主要形式。椅座正面长三尺,侧面广二尺四寸八分,座面板心厚一寸五分,靠背高一尺七寸,托泥高八寸六分。(图3-5a日本所传顶像画中的宋式住持椅)

### 图3-6 径山化城寺客位椅子(题记“径山化城接待样·客位椅子”)

根据题记“径山化城接待样”,此椅为径山下院化成接待寺的待客用椅子(注3-3)。形式上为扶手靠背椅,靠背看似三屏,然实际上是靠背及扶手的三面展开图,这是该绘卷中最多用的画法。靠背宽一尺七寸六分,高一尺八寸五分,扶手高五寸二分,椅座正面长二尺三寸五分,侧面广二尺一寸四分,座面边宽五寸二分,板心厚一寸四分。座面下椅腿交角处设牙子,形式与径山僧堂椅子相同。腿下部用横枋。

### 图3-7 屏风(题记“屏风”)

独扇式座屏风,高六尺,广二尺八寸五分。未标注所属寺院,依所排列图序及相互间的连接关系,此屏风及下图的桌,似皆为径山之物。

### 图3-8 桌(题记“卓”)

此桌在形式上与前桌(图3-4)大致相同,桌面大小与做法也一致。不同处在于此桌腿间安有横枋。桌面广二尺一寸八分,长三尺一寸二分(前桌未标注),边宽二寸四分,板心厚一寸四分,足高较前者小,为二尺六寸四分。此桌在形式上与河北钜鹿出土的北宋木桌甚似。(图3-8a宋金木桌)。

### 图3-9 前方丈椅子（题记“前方丈椅子”）

南宋丛林方丈依其性质和位置，又有前方丈和内方丈之分。依《禅门规式》，方丈非私寝，而是僧徒请益之公所。然公私还是有所区分的，所谓公的前方丈和私的内方丈，即其相应形式。其布局以中轴上配置“法堂—前方丈—内方丈”为一般形式。五山十刹图中灵隐、天童及万年三大寺皆为此定式。天童寺甚至配置了两个前方丈，即法堂和内方丈之间的寂光堂与大光明藏，表示了对前方丈功能和内容的重视。图为前方丈中住持所用的扶手靠背椅。在画法上，将扶手和座面展开于画面上，故可知扶手分两段，成S形曲屈状，与靠背搭脑形状吻合。椅靠背板三段攒框做成，上截雕饰花形，靠背搭脑两端及扶手两端设有灵芝雕饰，形式与前图灵隐寺椅子和灵隐寺屏风相同，该椅或是灵隐寺前方丈之物。家具设灵芝、蕉叶雕饰，是宋代家具器物喜用的装饰。图中实测尺寸详细，椅座正面长三尺一寸，侧面广二尺七寸；靠背板广一尺五寸，足高二尺二寸；靠背边柱总高四尺二寸。寺院禅椅尺度宽大，用于跏趺坐。

五山十刹图中对方丈室内的家具陈设，记录甚详，有径山方丈椅子（图3-5）、前方丈椅子（图3-9）、方丈坐床（图3-10）等，表现了图录时对方丈的重视。（图3-9a日本藏宋禅椅；图3-9b宋式家具的灵芝蕉叶雕饰）

### 图3-10 方丈坐床（题记“宝所样·方丈·坐床”）

方丈中住持所用之床榻，形式类似于后世的罗汉床。图为床的展开形式，三面设围栏，前面两端设有板头，四面六脚落地，即前后各三脚，脚间安券口牙条。图中画于正面上的两边侧的床栏杆及床脚，应是侧面展开部分。座面下床腿间有牙条为饰。床前设有围炉。床面长度依图记尺寸为“长五尺”，然根据诸山额集（图5-10）可知，额名为“宝所”者为内方丈，性质不同于前方丈，其坐床应是坐卧两用。故推测此图中所记“长五尺”，或只是床长的一半，即床面总长一丈。背面围栏长度尺寸亦只标注一半，为四尺一寸，总长应为八尺二寸。侧面围栏长随床广，床广三尺一寸，板心厚三寸七分，两端板头高一尺七寸。围栏柱径二寸，高三尺三寸。此方丈坐床具体何寺不明。所谓坐床，主要是方丈坐具，相对应的是所谓卧床或眠床（注3-4）。方丈卧床可见于天台山万年寺伽蓝配置（图1-3）中方丈处的标记。（图3-10a五代《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坐床与眠床）

### 图3-11 径山僧堂长连床（题记“径山样”）

僧堂内众僧坐禅、饮食、起卧用之床榻，亦称“单”，此处为长连单。靠窗而置，设有窗帘。窗高六尺二寸五分，广二尺五寸，帘广二尺七寸。床上置函柜，以千字文编排其序号。图记“函柜下分四尺七寸八分”，指函柜顶面距地面的高度，每单元函柜阔二尺二分，长二尺六寸三分，高二尺二寸。床足高一尺六寸，额广八寸。足高、额广与函柜高三者之和，即是“函柜下分”尺寸。侧面板头高二尺二寸。僧堂函柜为僧众放置私物之柜，故编号上锁，与清规所记十分吻合。《禅苑清规》卷一“辨道具”云：“将入丛林，先辨道具”，诸道具中即有“函柜小锁”，及入僧堂，“如堂中有函柜，即收行李安函柜中锁之”。僧堂函柜在性质及形式上，不同于众寮中所设看读用的经柜。僧堂内长连床的排置，见前径山寺僧堂平面（图2-2）。宋代禅寺所谓的“广床坐禅”，即指僧堂内众僧于长连床上坐禅的集团修行方式。《碧岩录》云：“了事衲僧消一个，长连床上展脚卧”。（图3-11a日本东福寺僧堂宋式长连床；图3-11b日本鹤见总持寺僧堂长连床；图3-11c日本鹤见总持寺众寮长连床）。



### 图3-12 径山僧堂门帘（题记“径山样”）

僧堂进出口处的门帘，标注有实测尺寸。

帐帘分三段，上、下段高三尺五寸三分，中段高六尺四寸，总高一丈三尺四寸六分，宽一丈一尺五寸。帘依不同季节有凉帘与暖帘之分，《禅苑清规》规定：“堂中冬夏替换毡席及凉帘、暖帘。”僧堂夏季用竹制凉帘，冬季棉制暖帘。《敕修百丈清规》卷七“节腊”章：阴历“四月下暖帘，改用凉帘；九月初一日，下凉帘，上暖帘”。此图似为竹制凉帘，时为夏秋之季。

### 图3-13 天童山僧堂四方帘（题记“云堂四方帘”）

天童僧堂内四壁的窗帘，标注有实测尺寸，高六尺五寸，单幅广二尺七寸。云堂为天童山僧堂之额名。

### 图3-14 观堂架（题记“观堂前架、侧架”）

堂前所置之直棂栅栏。“观堂”似是南宋的一种祈奉祭祀性建筑。《阿育王山舍利宝塔记》中所记观堂，即用于奉置舍利宝塔。临安上天竺寺有所谓十六观堂，尤为华丽，内置孝宗赐物，临安行宫中亦有观堂，“为上焚香祝天之所”（注3-5）。（图3-14a明代山西宝宁寺壁画栅栏形象）

### 图3-15 香几（题记“香台”）

图为带托泥方形香几，用于置香炉供物等。图中所记香台，乃宋称。《禅苑清规》卷五：“烧香之法，于香台东望住持人问讯，然后开合上香”。在描绘方法上采用了近似透视或轴测的画法，这在五山十刹图中仅观堂架及此香几二例。香几线脚装饰丰富华丽，造型精美。其四腿非以方料或圆料所成，而是由两条板材拼成直角，四足端如意云头纹装饰。足下用托泥，并设小足承托，此是宋以来喜用的形式。未标记所属寺院。

### 图3-16 灵隐寺鼓台（题记“行在灵隐寺样·鼓台”）

此为架鼓的鼓台，法鼓是法堂等殿中常用法器。鼓台形制考究，基座饰以龟脚，身部用雕刻及斗拱装饰。在构造上似采用了插拱及下昂的形式。标记有实测尺寸，鼓台上、中、下三部分高度分别为二尺五寸、五尺三寸和一尺八寸，总高九尺六寸，架上大鼓后，颇为高大。“行在”指南宋都城临安。

### 图3-17 径山寺法堂法座（题记“径山样·法座”）

法座为法堂中住持上堂演法之台座，亦称狮子座，中置坐椅，名曲录床（略称曲录）。曲录前置讲台，供小佛坐像，下设香案，供置香花；两侧列置听席，左钟右鼓，上堂说法时鸣之。法座后设大屏风（罽毘法被）。或挂狮子图以象征佛说法。图为须弥坛式法座的平面图与立面图。实测尺寸详细，法座正面宽一丈三尺八寸，足高一尺七寸，座高四尺二寸五分。由称作“桥”的梯级而上，“桥”即《营造法式》小木作制度中所谓“踏道鬮桥子”者。宋时江南似多称梯为“桥”，图5-4碧山寺磨院图中，亦将上二层的梯记作“桥”。法座上周边设栏杆。在形式上，禅寺法座应模仿的是宫殿宝座的形式。（图3-17a寺院法座与宫殿宝座比较；图3-17b日本京都相国寺法堂法座）。

### 图 3-18 径山僧堂圣僧厨（题记“径山样·圣僧宫殿”）

安奉僧堂圣僧像的宫殿形厨子，亦称龕，《校定清规》中称圣僧厨。坐于须弥座上，属《营造法式》小木作制度中的佛道帐一类。图为圣僧龕的正面及内部展开图。帐顶未画全，以斗拱为饰。斗拱之上，或为山花蕉叶，或为九脊顶等，帐身周边围以栏杆。帐座（须弥座）高四尺六寸，可由“桥”（即踏道鬮桥子）拾级而上。帐身正面六尺九寸，侧面七尺三寸，足七寸，帐柱高一丈，径三寸，虚柱高一尺。（图 3-18a《营造法式》小木作佛帐；图 3-18b 日本圆通寺本堂唐样厨子）。

### 图 3-19 径山佛殿及僧堂供案（题记“径山样·佛殿及圣僧前几”）

径山佛殿本尊及僧堂圣僧前所置之供案。在径山寺僧堂（图 2-2）图中，可见此供案置于圣僧像前。此外，灵隐寺僧堂（图 2-3）中也有造型相似的供案。供案在形式上为一翘头案，案足三弯腿式，肩部膨出，至下端向外翻卷，尽端雕卷草反叶，落于带龟脚小足的托泥上。这种腿足的造型和处理形式，在五山十刹图的家具及法器上多用，十分典型。图中标注有实测尺寸，案面广三尺四寸五分，长一丈七尺一寸三分，板心厚三寸五分，可见此案尺度巨大。另外，案头翘一寸五分，厚三寸，足二尺六寸，厚四寸，供案三弯腿上端与案面间高一尺一寸，分上下两格，饰以雕纹。此案诸本间略有不同，由东福寺本可见，供案腿间应设有雕花拱形连枋，形式上与灵隐寺椅子（图 3-1）腿间雕花连枋类似，且又有与鼓腿相应的膨牙，膨牙券口轮廓丰富，两侧肩部满饰雕纹，装饰精丽。而这些细部于大乘寺本（包括其抄本龙华院本）中全不见，当是摹写时省略或脱漏。（图 3-19a 东福寺本径山佛殿及僧堂供案；图 3-19b 绘画中所见带花枋供案；图 3-19c 日本镰仓建仁寺法堂宋式供案（15 世纪）；图 3-19d 日本京都东福寺佛殿宋式供案；图 3-19e 日本京都天龙寺法堂宋式供案）

### 图 3-20 众寮圣僧厨（题记“众寮圣僧宫殿”）

安奉众寮圣僧的宫殿形厨子，也称龕，由后图的众寮戒腊牌（图 4-3）可知，龕中圣僧为观音大士。其于众寮中所置位置，在金山寺众寮图（图 2-5）中可见。厨顶饰山华蕉叶，相当于《营造法式》小木作制度中的山华蕉叶佛道帐。帐座形如一几案，其三弯腿至下端向外翻卷，尽端雕卷草反叶，足下再安托泥，膨牙券口形式丰富，腿间设有拱形雕花连枋，下部整体与前图 3-19 径山佛殿及僧堂供案（东福寺本）几乎相同。斗拱和隔扇等精致考究，整体造形富于装饰性。所属寺院未注明，从图序及作法上看，似也是径山之物。

### 图 3-21 佛坛（题记“佛坛”）

佛殿中央安置本尊佛像之台座，须弥坛式，整体木制，坛上设勾阑，高二尺。覆莲头望柱及荷叶束承寻杖等栏杆形式，是江南一带的典型作法，至今在皖南等地区仍可见到，甚为相似。日本禅寺仍留存有相类佛坛实物，称作唐样须弥坛。（图 3-21a 两本勾阑比较；图 3-21b 皖南歙县西溪南吴宅楼梯栏杆（明代）；图 3-21c 日本唐样须弥座；图 3-21d 日本圆觉寺舍利殿佛坛（局部））

### 图 3-22 天童山权（题记“明州天童样”）

具体何物及用途不明，龙华院本抄者僧无著道忠释为“明州天童权”。其形有似《营造法式》小木作制度中之叉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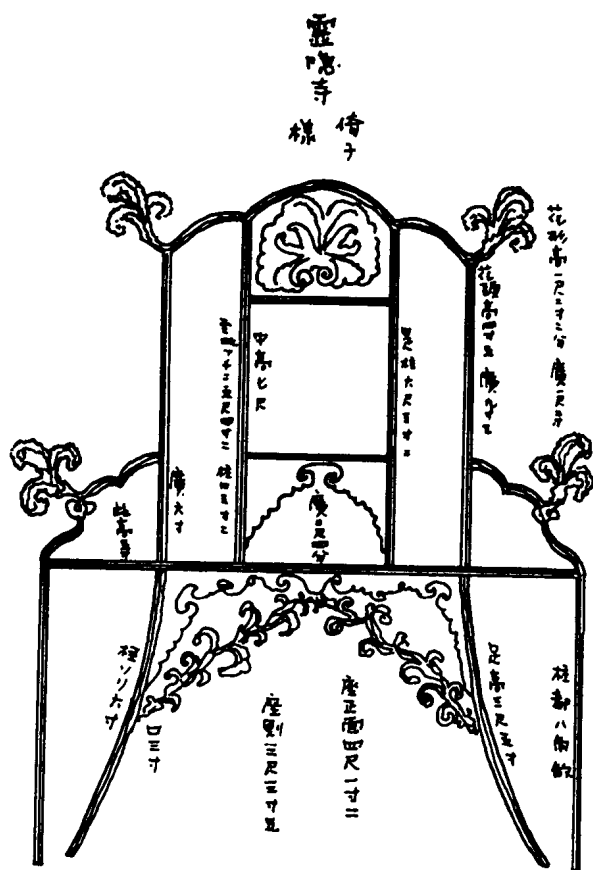


图 3-1a 东福寺本灵隐寺椅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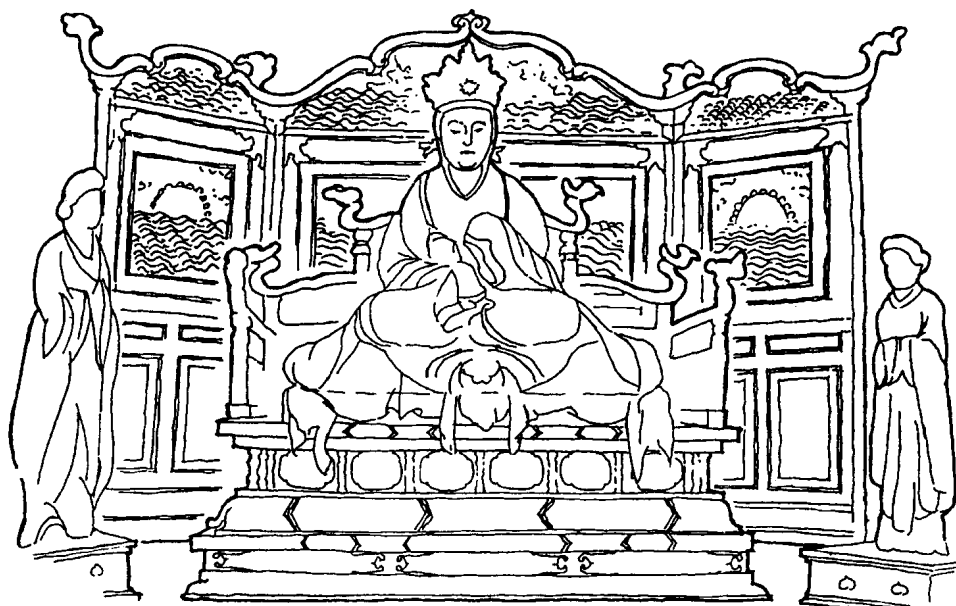


图 3-2a 太原晋祠圣母殿屏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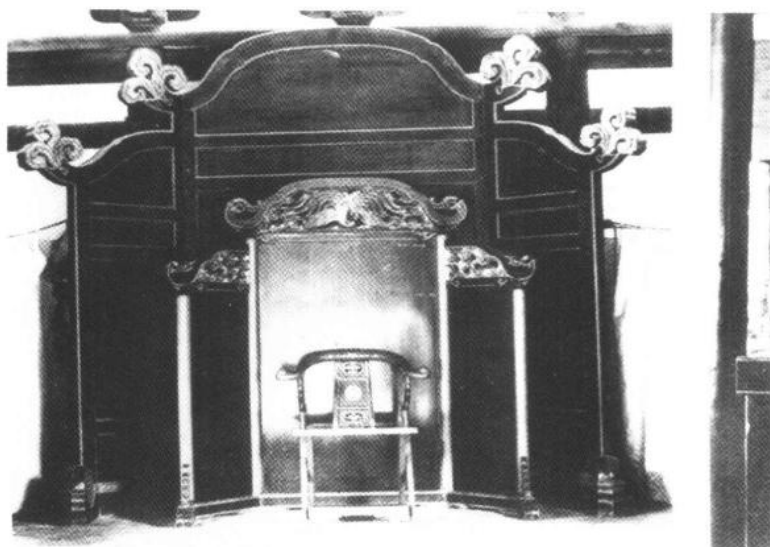


图 3-2b 日本京都妙心寺屏风曲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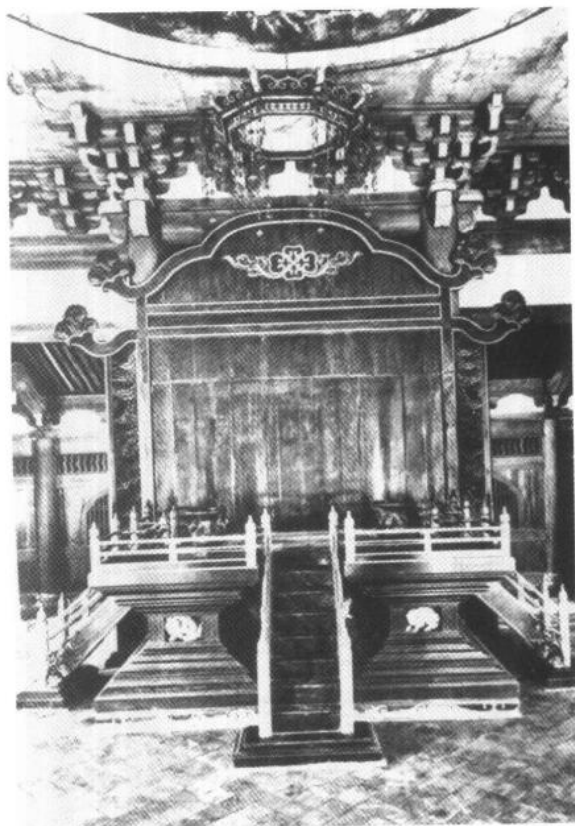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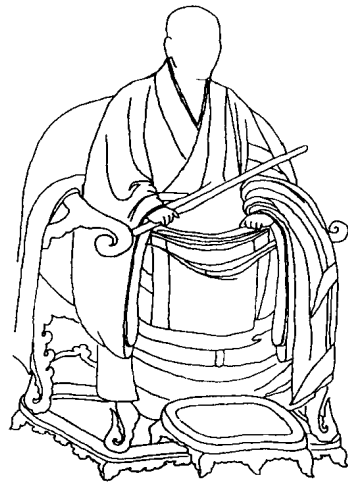


图 3-2c 日本京都大德寺法堂法座屏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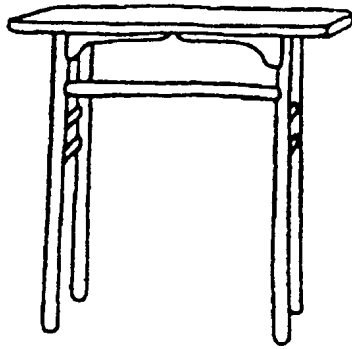


(134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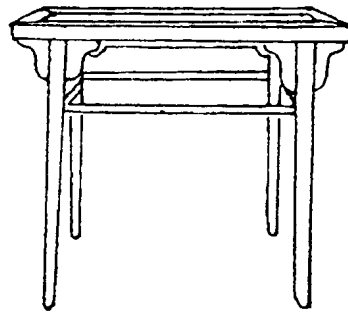


(1315年)

图 3-5a 日本所传顶像画中的宋式住持椅



河北钜鹿出土宋木桌



山西大同金墓出土木桌

图 3-8a 宋金木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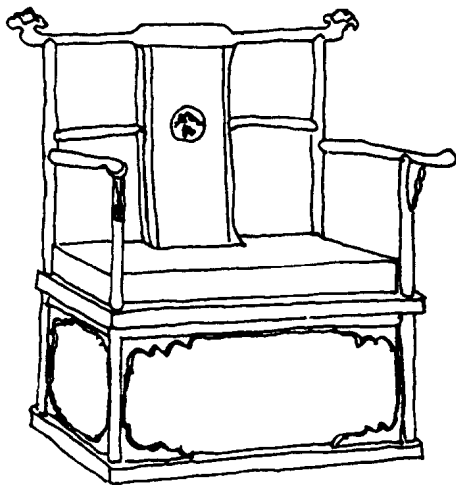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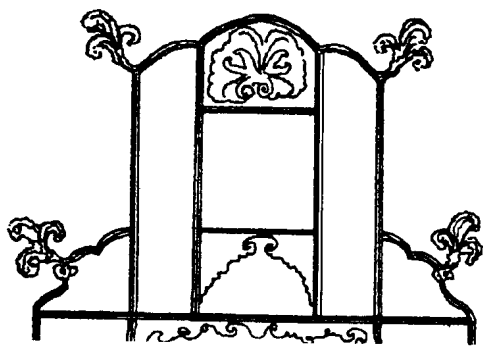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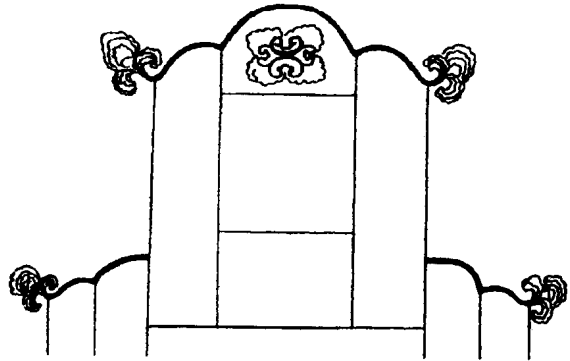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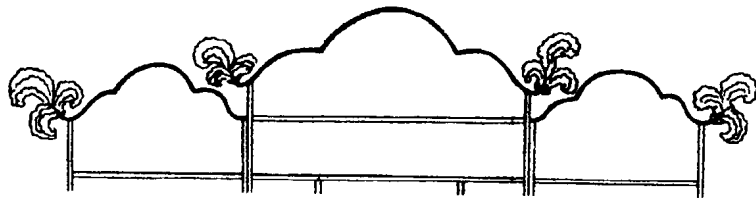
图 3-9a 日本藏宋禅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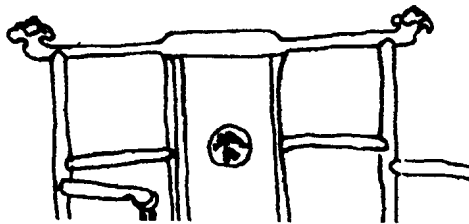
五山十刹图载灵隐寺椅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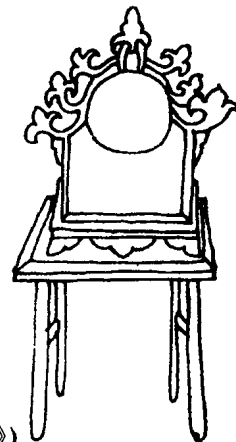
五山十刹图载前方丈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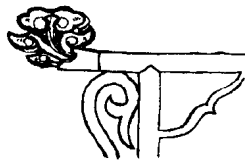
五山十刹图载灵隐寺屏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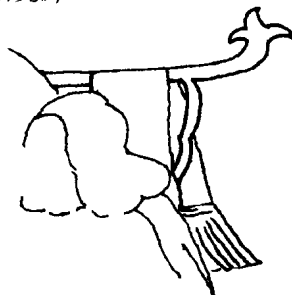
日本藏宋禅椅(杨耀《明式家具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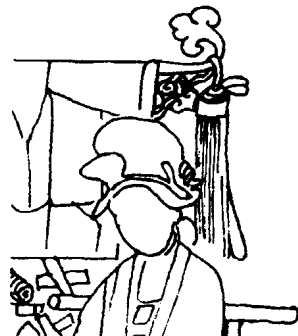
白沙宋墓壁画  
镜台蕉叶饰  
(摹自《白沙宋墓》)



明代高面盆架搭脑  
(摹自《明式家具珍赏》)



白沙宋墓壁画衣架  
(摹《白沙宋墓》)



白沙宋墓壁画巾架  
(摹《白沙宋墓》)

图 3-9b 宋式家具的灵芝蕉叶雕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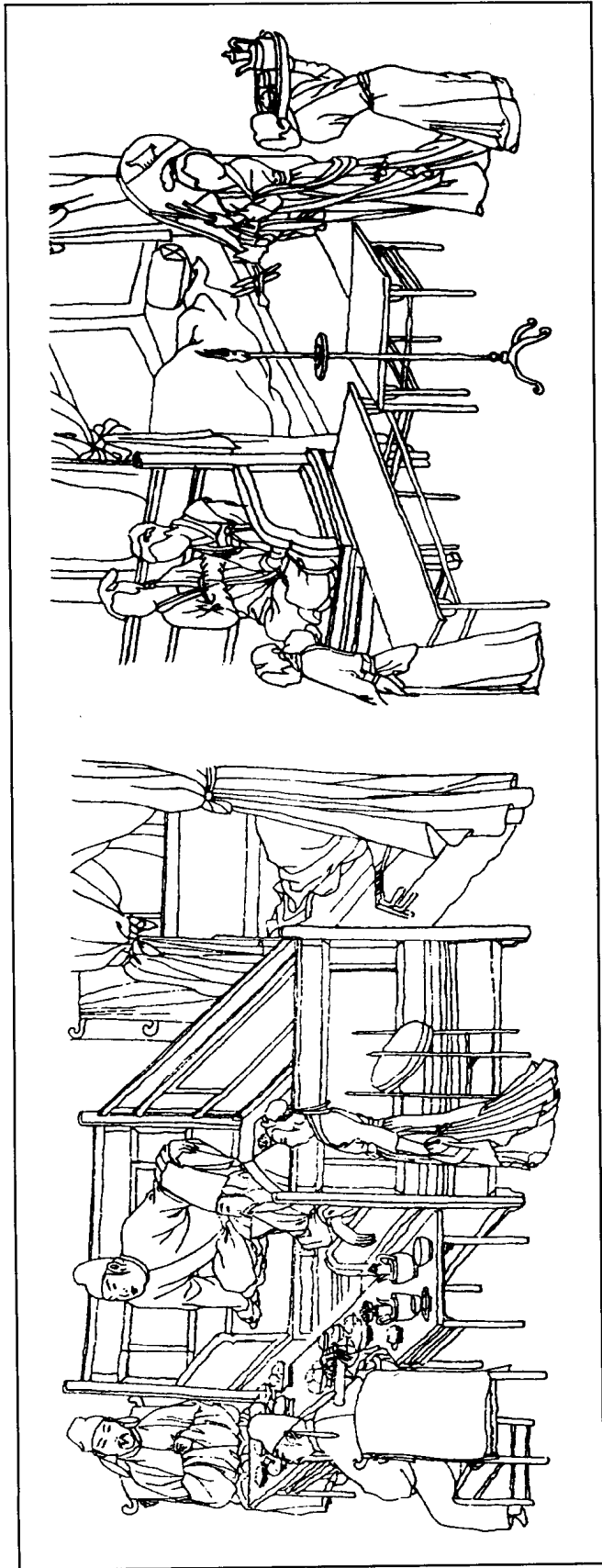


图 3 - 10a 五代《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坐床与眠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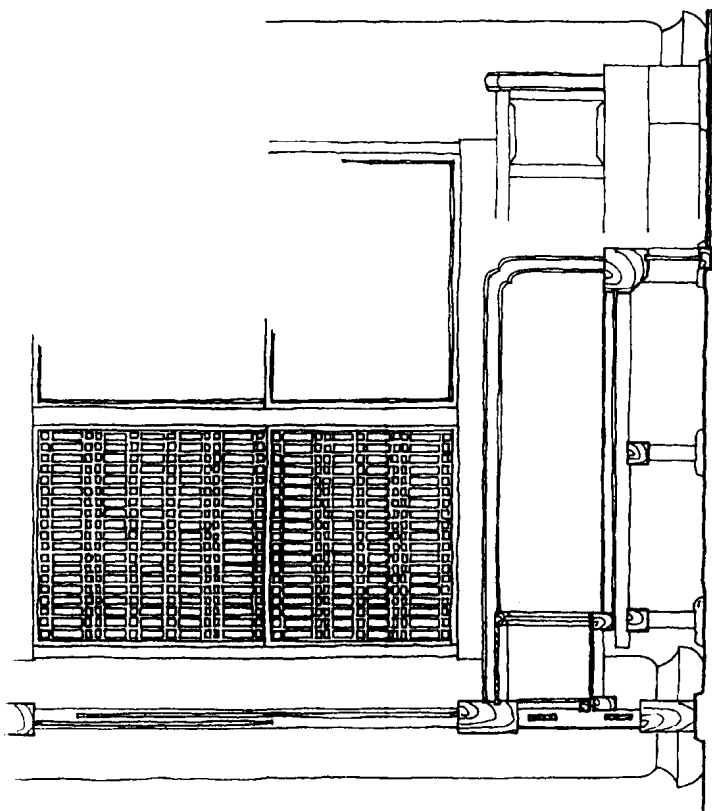


图 3-11a 日本东福寺僧堂宋式长连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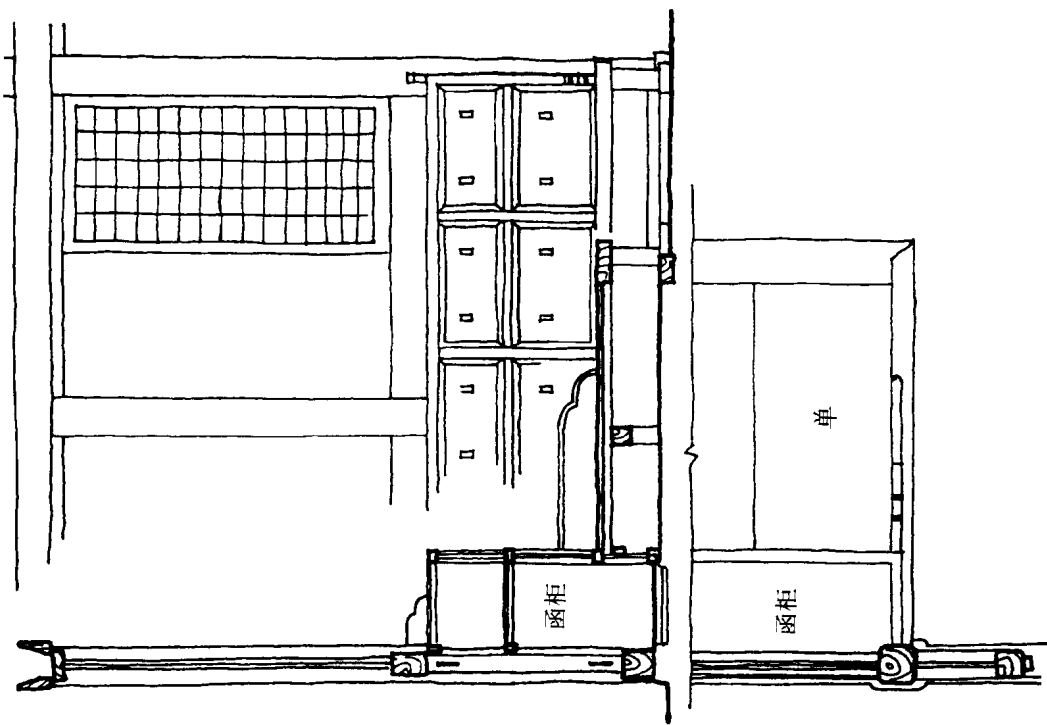


图 3-11b 日本鹤见总持寺僧堂长连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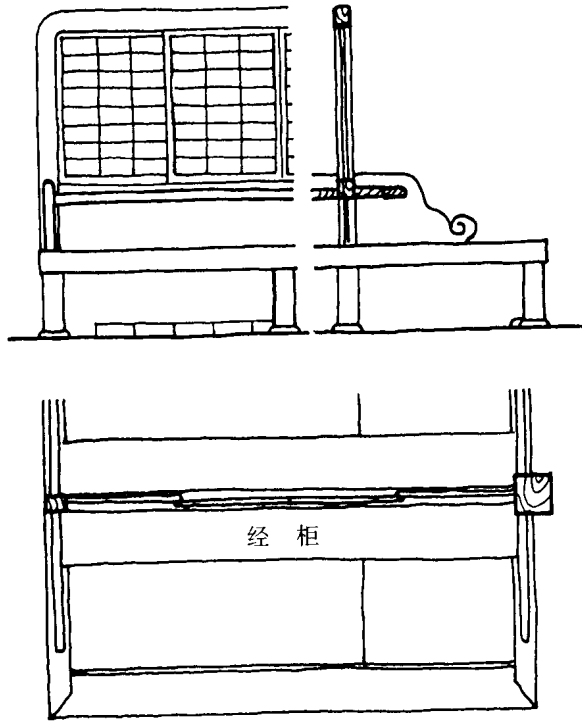


图 3-11c 日本鹤见总持寺众寮长连床



图 3-14a 明代山西宝宁寺壁画栅栏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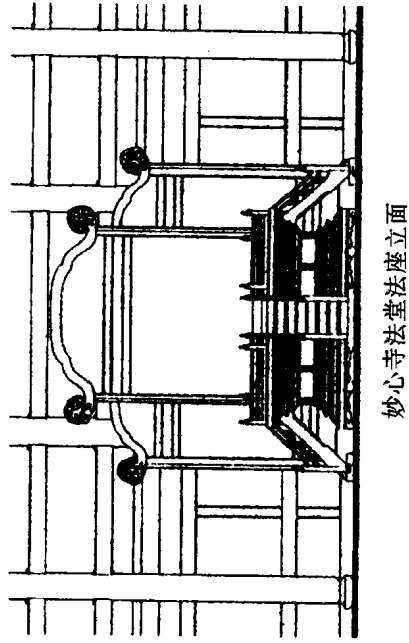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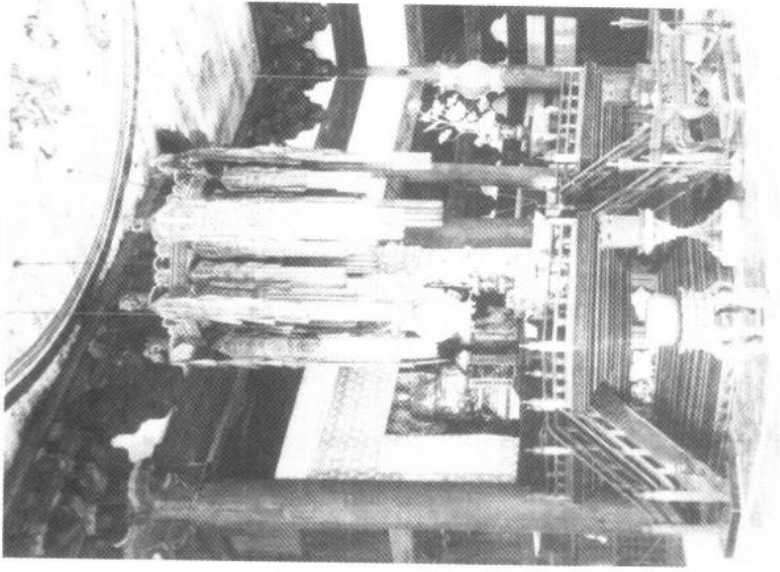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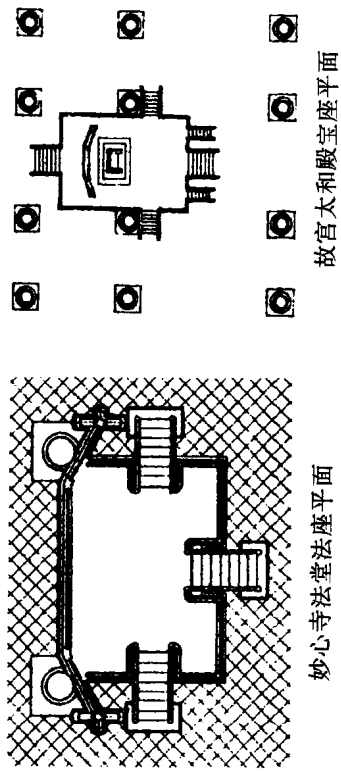


图 3-17a 寺院法座与宫殿宝座比较

图 3-17b 日本京都相国寺法堂法座

天宮樓閣佛道帳

佛道帳經藏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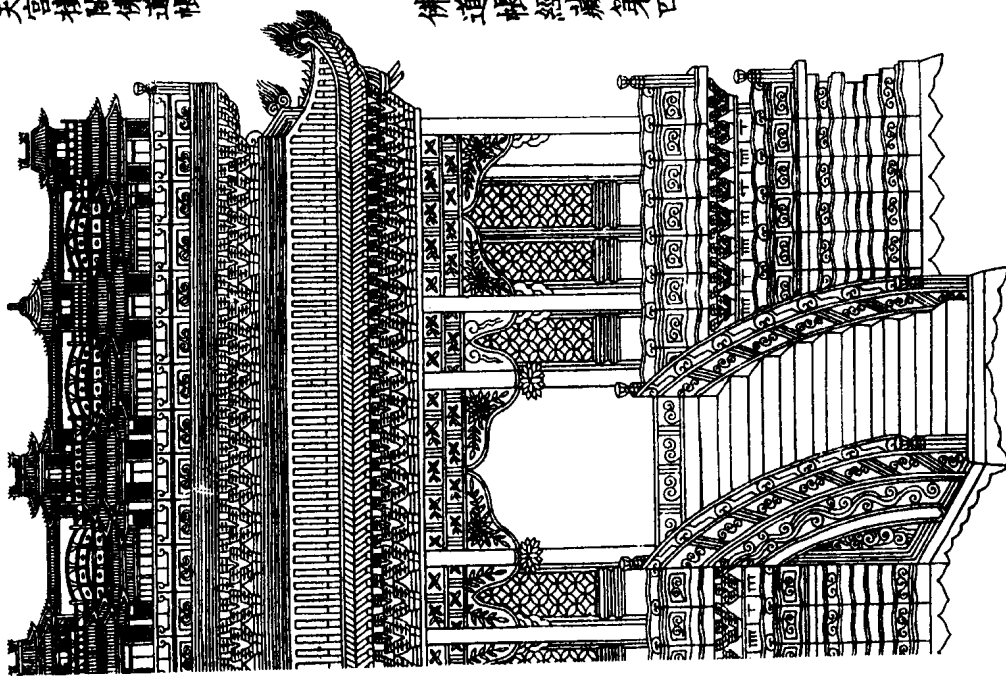


图 3-18a 《营造法式》小木作佛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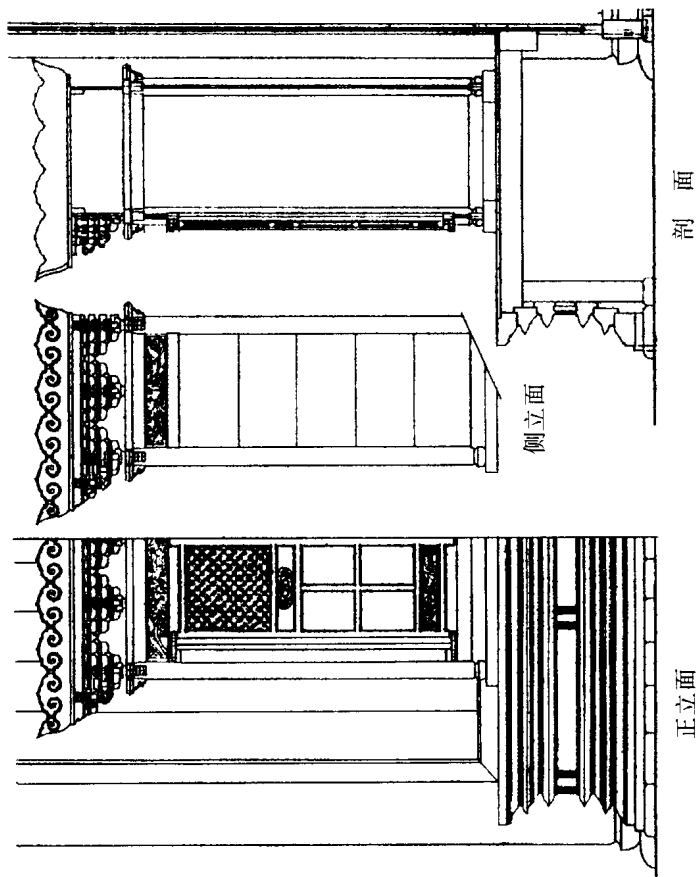


图 3-18b 日本圆通寺本堂唐样厨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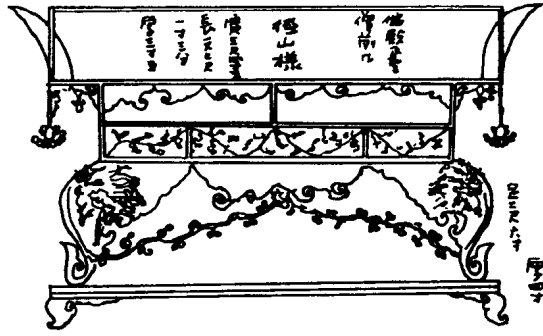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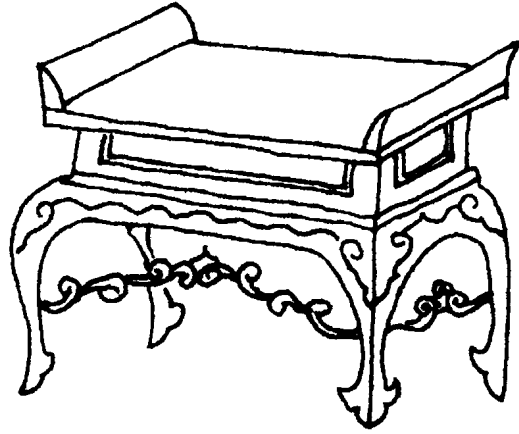


图 3 - 19a 东福寺本径山佛殿及僧堂供案



唐雕花枱香案  
(《六尊者像》)



元雕花枱供案  
(《三国志平话》)

图 3 - 19b 绘画中所见带花枱供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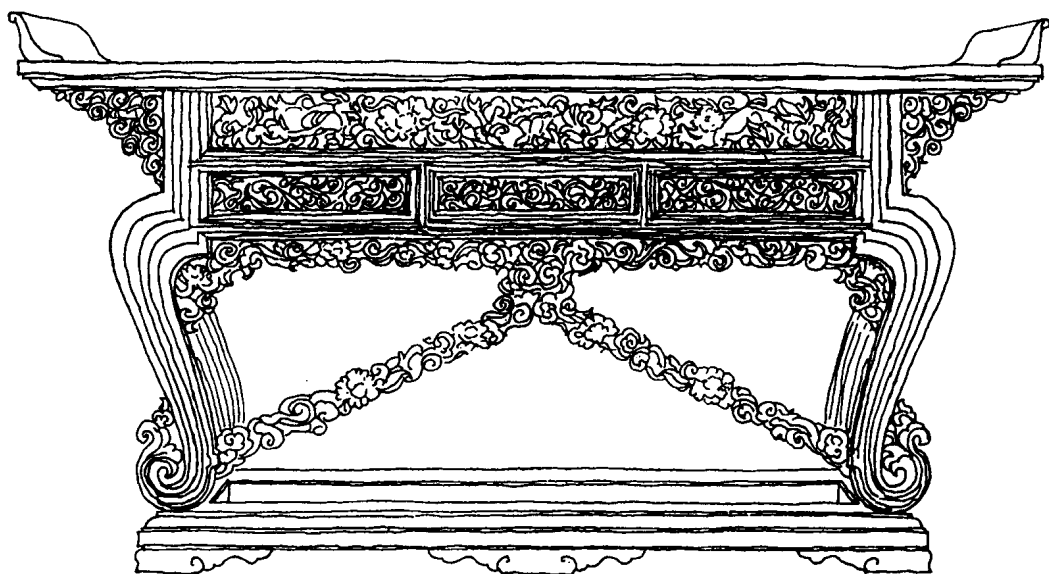


图 3 - 19c 日本镰仓建仁寺法堂宋式供案(15 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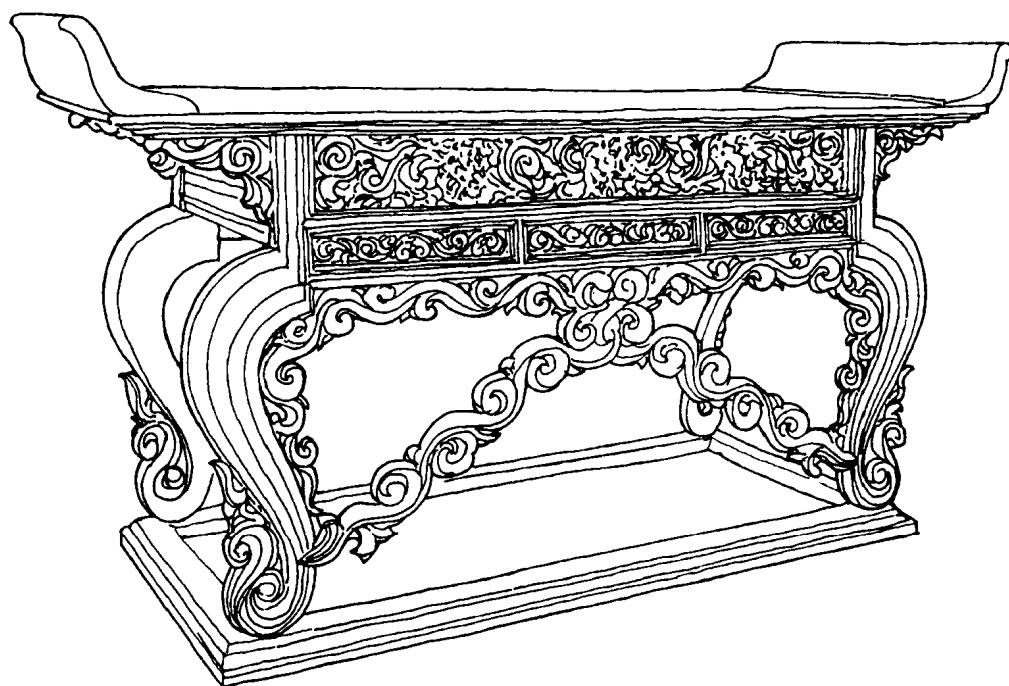


图 3 - 19d 日本京都东福寺佛殿宋式供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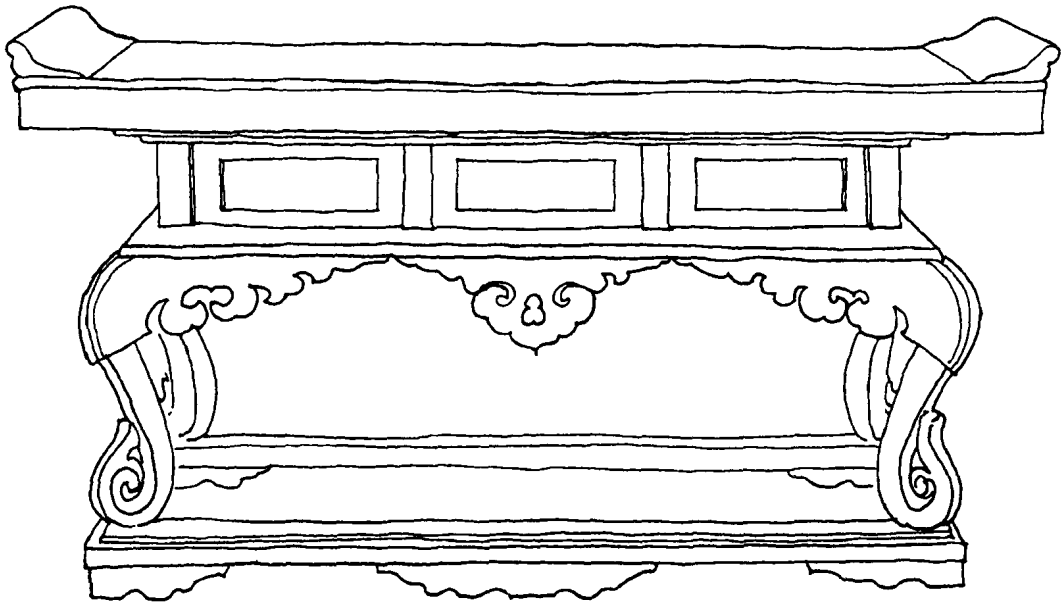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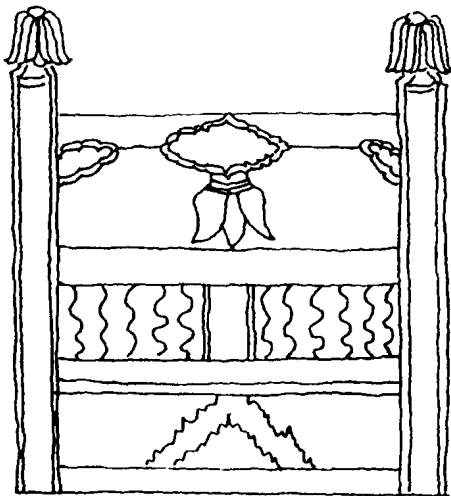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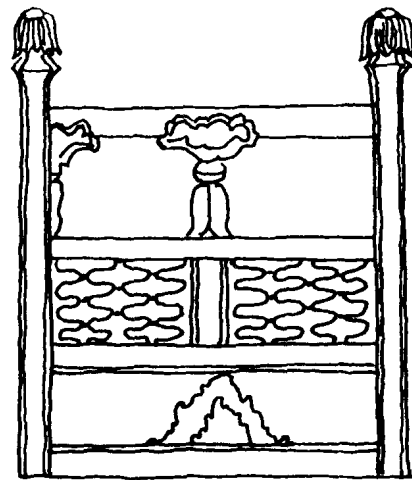


图 3-19e 日本京都天龙寺法堂宋式供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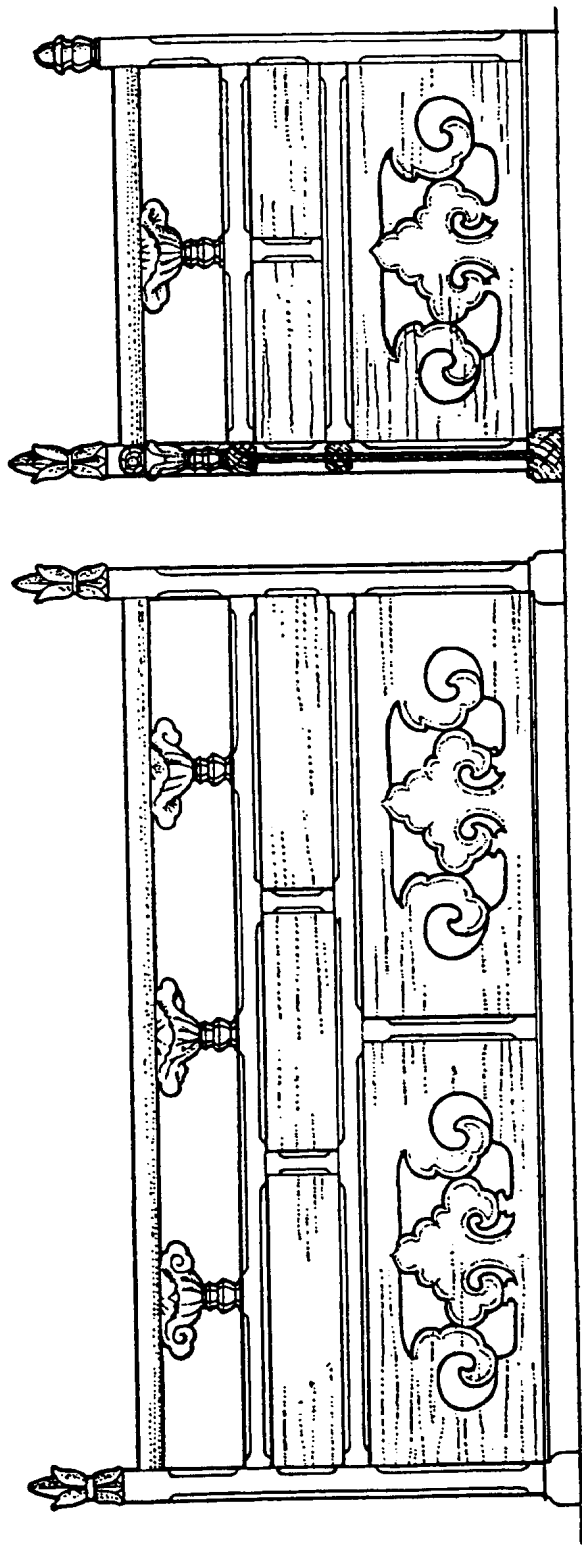


泰心院本



龙华院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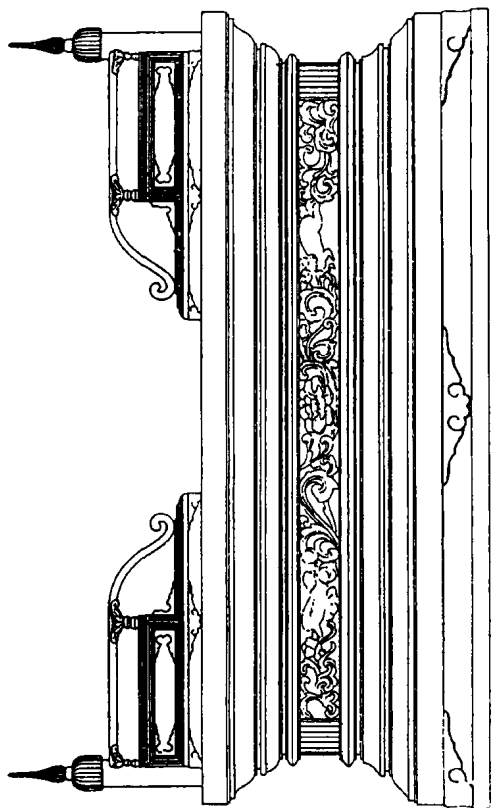
图 3-21a 两本勾阑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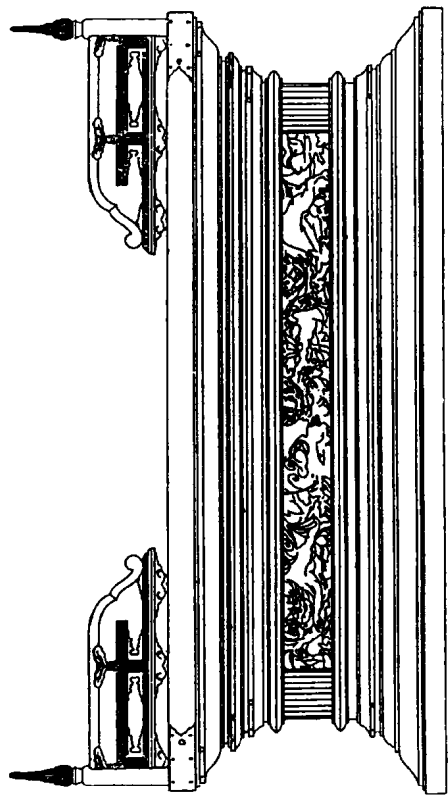
剖面

侧面

图 3 - 21b 皖南歙县西溪南吴宅楼梯栏杆 (明代)



圆觉寺舍利殿



建长寺旧食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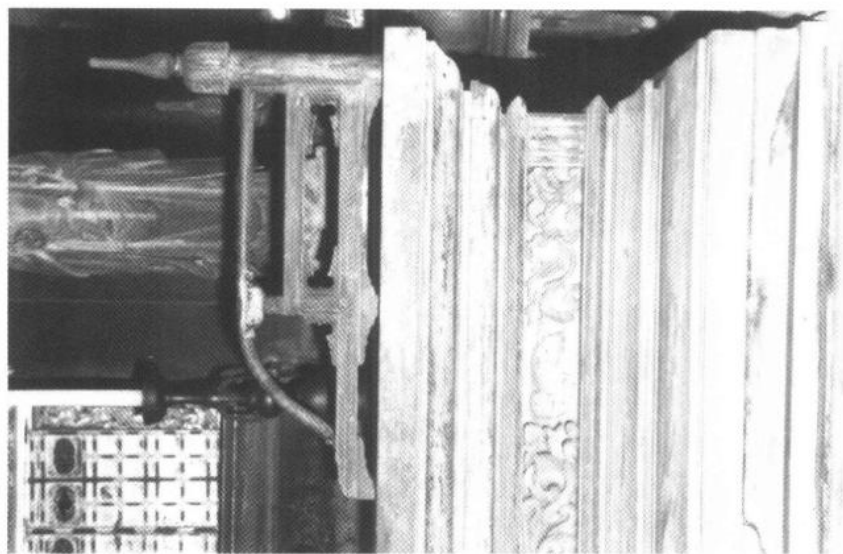


图 3-21d 日本圆觉寺舍利殿佛坛(局部)

图 3-21c 日本唐样须弥座



## 四、仪式作法(图4-1~图4-16)

图4-1 佛殿三牌

殿堂本尊前所置之牌榜,即“今上皇帝万岁”牌(中)、“南方火德真君”牌(左)及“檀那本命元辰”牌(右),应是佛殿中所用。图示仅左、中两牌,右牌缺,大乘寺本及东福寺本均缺右牌,永平寺本不缺,三牌齐全。三牌中以中牌形式最为考究,满饰雕纹,此为南宋三牌形式。据《禅林象器笺》,元朝时三牌形式为“皇后齐年”(左)、“皇帝万岁”(中)、“太子千秋”(右)。三牌表示了宋以后禅寺的国家化和世俗化,即为国家祝延,为皇室、檀那祈福,以服务皇家,取悦檀那。清规中对此亦有明确的规定(注4-1)。

日本禅寺中亦多用此三牌,是典型的宋风作法。如日本建仁寺三牌为“南方火德星火部星众”、“今上皇帝圣寿无疆”、“檀那本命福祿寿命”。此为照搬之例,日本乃天皇而非皇帝。日本京都相国寺法堂,则中牌改作“今上天皇圣寿无疆”。佛殿三牌图在五山十刹图中位于上卷卷首。(图4-1a 日本京都大德寺佛殿三牌)

图4-2 僧堂戒腊牌

戒腊亦称法腊,即僧人受戒年数。凡僧尼,从受戒到当年的阴历七月十五日为“法腊”的“一腊”,即加入僧籍一年,以后每年加一腊。法腊指加入僧籍的年岁,与之相对的是“俗腊”,即僧尼的实际岁数。僧堂内众僧席次,依法腊长短排列,并榜示于僧堂内,即僧人不以年龄大小分长幼,而以受戒时间长短论辈分。所谓“僧不序齿而序腊,以别俗”(注4-2)。图中圣僧前左侧列东序知事席位:都司、监寺、副司、维那、典座、直岁六知事,右侧列西序头首席位:首座、书记、藏主、知客、知殿五头首。四周长连床上,列众僧位次。左右牌记“清众共八百五十四员”及“共一百二十三军州人事”,可知其时该寺僧众之多,来源之广。图中所记戒腊年次,最早的是嘉泰元戒(1201年),其位在堂头和尚(住持)之下,其后依次按嘉泰元戒、开禧、嘉定、宝庆、绍定、端平、嘉熙、淳祐之序,由外圈至里圈一直排列至淳祐七戒(1247年),在时段上,全都在宋宁宗和理宗期间的近半个世纪间。而淳祐七戒为戒腊牌所收最新受戒者,其受戒年代是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这成为判定五山十刹图作成年代上限的一个线索。未注明所属寺院,推测为径山寺。

图4-3 众寮戒腊牌

在性质和形式上同僧堂戒腊牌,但榜示于众寮内。左右牌记文字同上图僧堂戒腊牌,故二戒腊牌属同一寺院。众寮内正中设观音大士像及供案。

图4-4 众寮行瓶盖牌

图为众寮中行茶座次礼仪之照牌。饮茶风习起于佛寺,至宋禅林最盛,形成一套完整的茶仪茶礼(注4-3)。南宋丛林更是以茶汤为盛礼,以茶礼佛,以茶结缘,行茶成为禅寺重要的礼仪(注4-4)。关于用茶礼仪也是五山十刹图中所记最详的内容之一。图示即众僧以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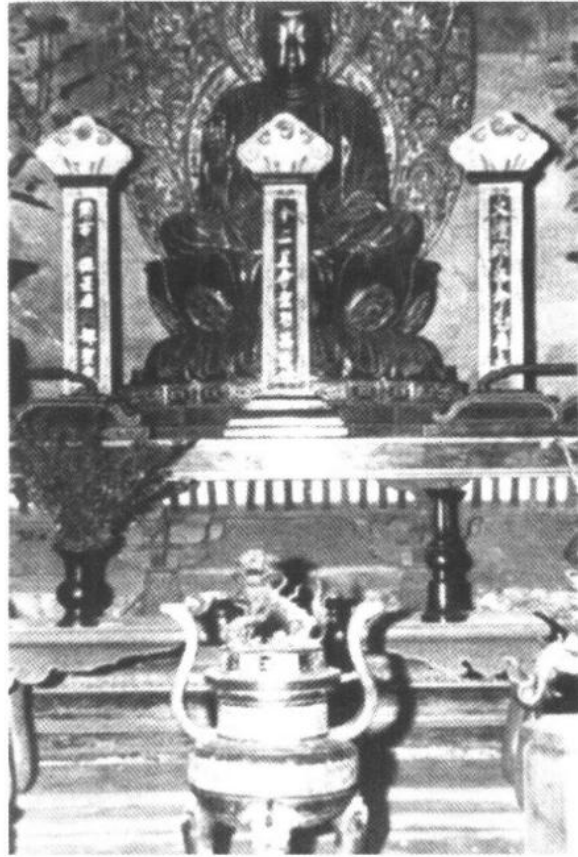


图 4-1a 日本京都大德寺佛殿三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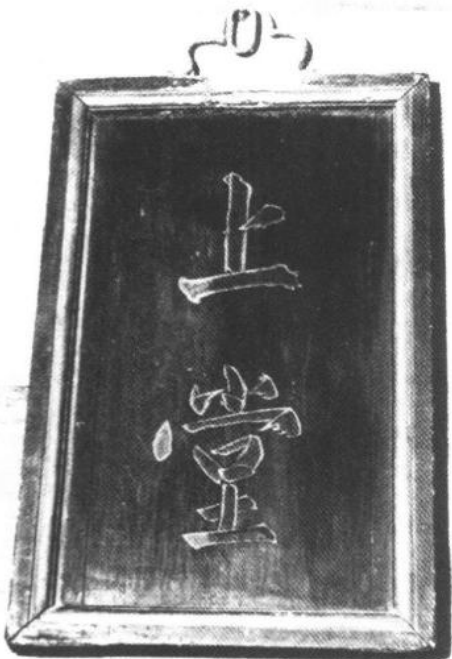


图 4-6a 日本禅寺法堂上堂牌



图 4-6b 日本禅寺法堂小参牌

定的坐位列次所行的饮茶礼仪。正面为观音大士像,其前寮元、寮长位居左右。此牌揭示于堂外,预先告知坐位安排的情况。

#### 图 4-5 众寮牌榜

性质和作用如告示牌,具体内容有拾遗牌、点茶牌及禁令牌,如“众寮家事什物并不得借出,常住来借亦不得应副,如违重罚”,“艺术卖买人不许入寮”及“静”等。由禁令牌可知此为径山众寮牌榜。榜状牌示是丛林行事通知公告的方法,通常有知单、贴榜、书状和牌示等形式。

#### 图 4-6 禅林诸行事牌

关于禅林日常仪式规制和修行生活的告知牌,如上堂牌、巡堂牌、入室牌、告香牌、讽经牌、坐禅牌、看经牌、念诵牌、普请牌、净发牌、洗衣牌、开浴牌、濯足牌及扫地牌等。(图 4-6a 日本禅寺法堂上堂牌;图 4-6b 日本禅寺法堂小参牌)

#### 图 4-7 东司牌榜

此牌榜揭示于便所中,内容是关于东司内入厕洗净之规矩作法,如“谨依大藏录出”榜,另有触牌、落桶牌、出厕偈等厕内相关牌榜。

#### 图 4-8 特为牌 (题记“特为”)

禅林设茶汤、煎点时,有其相应礼仪。所谓特为牌指特为某人点茶时榜示的坐次照牌。一般形式是:特为×××请×××相伴。《禅苑清规·赴茶汤》:“院门特为茶汤,礼数殷重,受请之人,不宜慢易。即受请已,须知先赴某处,次赴某处,后赴某处。闻鼓板声,及时先到,明记坐位照牌,免至仓遑。……茶毕,特为之人,须当略进前一两步,问讯主人,以表谢茶之礼”。

#### 图 4-9 径山土地神牌

牌记“敕赐广泽龙王”,广泽龙王乃径山土地神,为守护伽蓝土地之神灵。此为其牌位,供奉于径山龙王殿。据《径山志》载,南宋时径山有龙王殿供奉广泽龙王,庙额灵泽,享有盛誉。南宋《四朝见闻录》甲集《光尧幸径山》记:“光尧幸径山,……为龙君炷香。”

#### 图 4-10 径山楞严会 (题记“径山·楞严会图”)

楞严会是禅寺于安居结制中,为祈保安居所行之法仪,设楞严坛,每日众僧集诵楞严咒,故名。南宋和元两代,丛林每年于安居结制中定有为期三月(农历四月十三至七月十三)的楞严会制。《敕修百丈清规》楞严会曰:“楞严会乃祈保安居。”图示为径山楞严会时,依戒腊排列的众僧名次及来自诸方参列僧之席次。其中特记明日本僧六座,即观上座二,快上座一,西上座一,然上座一,坚上座一。楞严会应设于佛殿中,据详述临安风俗的《梦梁录》记载:“自结制后,佛殿起楞严会,每日晨夕合寺僧行持诵经咒”,故图所示应是径山佛殿平面,面阔、进深各五间,殿中所供奉尊为佛,亦是佛殿的表现。然图上殿中左右又有两天井,有似众寮,或有误(注 4-5)。

#### 图 4-11 讽经图 (题记“讽经之图”)

课诵经文称讽经,是寺院每天必修的功课和仪式,具体指定时诵经、持咒、礼佛、梵呗歌赞等法事。图示为佛殿讽经时众僧之席位,分列殿内两侧,正面为佛像,前置供案,上置佛供烛花香炉五具足。课诵又有朝中暮之分,朝课讽经一般多在法堂,日中讽经、晚课讽经则在佛殿进行(注4-6)。

#### 图4-12 告香图(题记“礼天目和尚丛林告香之图”)

大众焚香,请住持说法谓告香。图为天目文礼禅师会下行告香法仪时,法堂内的仪式及席位。如图所示,堂头(住持)上首面南而坐,前置三鼎香炉,下为东西两班听众,首座居中,知客、维那位居左右。行香时,东西两班“叉手出班”、“合掌归位”(注4-7),且“出班烧香各人自备香一片”。其仪式规则详见下图告香榜(图4-13)。宋朝丛林中,常以“叉手出班”与“合掌归位”两牌,挂于“佛殿、法堂承阳左右露柱”,日本曹洞宗亦仿此(注4-8)。又依题记可知,此告香式在天童,礼天目和尚(即住持天童的天目文礼禅师),卒于淳祐十年(1250年),故此年是五山十刹图作成年代的下限。(图4-12a 壁画中所绘宋金叉手仪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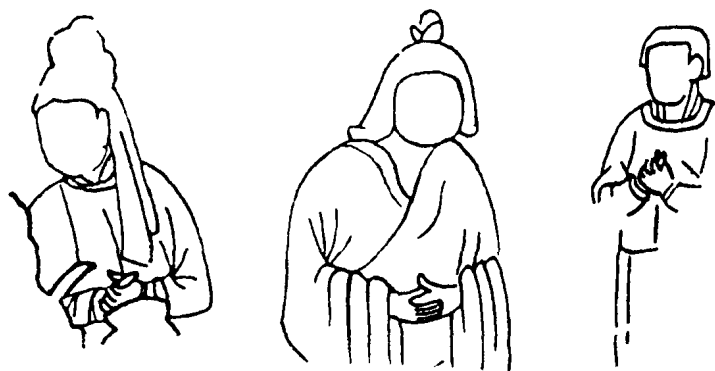


图4-12a 壁画中所绘宋金叉手仪礼

#### 图4-13 告香榜(题记“榜·告香榜”)

禅寺中关于告香法仪的榜示称告香榜。其榜文如下:“众集请各依图位立定,参头离位同维那侍者诣方丈,请和尚出就座,当面问讯讫,参头归位立,同大众问讯毕,参头离位诣和尚前,当面问讯咨请归位,同大众问讯烧香一大炷,从香一炷,归位立。次东西两班人烧香,每班三人同一次,各叉手从班前出,东西相望至中,东班第一第二人至东炉烧香,第三人中间炉烧香。西班第一第二人至西炉烧香,第三人中间炉烧香,却合掌从东西班尾人背后归元位而立,次次如前。大众烧香毕,参头同大众大展三拜,不收坐具,参头进叙致毕,再归位同大众三拜,参头进前通寒暄,又退身归位同大众三拜,各收坐具起,东西人各就位转身分两班而立。和尚普说竟,大众再归元位,依班而立。参头进烧香一炷谢方丈,或大展三拜或触礼毕,参头送和尚归方丈转身,知客同大众随即就法堂西南谢参头触一拜,次就西北谢维那侍者一拜。”

#### 图4-14 念诵巡堂图(题记“僧堂念诵及巡堂之图”)

农历每月逢三日、八日、十三日、十八日、廿三日、廿八日于僧堂所行的念诵仪礼称三八念诵,其中逢三之日,为国家、佛法及檀那祈念;逢八之日,为自身修行正果祈念(注4-9),图示为念诵法仪席次。巡堂指沿僧堂禅床绕行。

## 图4-15 念诵回向文

为前记三八念诵的回向文(注4-10)。全文如下:

“三八念诵

初三、十三、廿三日晚:

念皇风永扇,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伽蓝土地,护法安人,十方施主,增福增慧,清静法身等等。——僧堂

初八、十八、廿八日晚:

念白大众,如来大师,入般涅槃,至皇宋淳祐八年丁未,已得二千一百九十七年,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众等当勤精进,如救头燃,但念无常,慎勿放逸,伽蓝土地,护法安人,十方施主,增福增慧,清静法身等。——僧堂

四月十四日晚,七月十四日晚,冬至晚,腊月卅日晚,并土地堂念诵。

四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冬至腊月卅日早晨并行道。”

此系当时日本人宋僧如实抄录之回向文,文中所记“至皇宋淳祐八年丁未”,成为推定五山十刹图成图年代的依据。北宋《禅苑清规》卷二“念诵”中的念诵文,除年代外,与此完全相同。元代《敕赐百丈清规》住持章中亦有此念诵文。

## 图4-16 育王山更点 (题记“育王样”)

禅林以钟、鼓报时,以更、点表示。一昼夜分作十二刻,从日暮至翌朝的夜间的五份,称更,一刻为一更,一更的三分之一为一点。夜间坐禅时以僧堂大鼓小钟报几更几点。“更”以鼓声表示,即一更一鼓;“点”以钟声表示,即一点一钟。图为其相应更点的钟、鼓数及众僧相应的活动内容。图中“○”表示击鼓数,代表更;“·”表示敲钟数,代表点,以此表示时间几更几点。

# 五、杂 录(图5-1~图5-10)

## 图5-1 山门敕额

额名为“敕赐报恩光孝禅寺”。大乘寺本未注明所属寺院,但据东福寺本的图记“越州天宁寺额样”,可知此为越州(今绍兴)天宁寺山门敕额。此外,东福寺本万年寺伽蓝配置(图1-3)山门处,也标记有同样的山门额铭“敕赐报恩光孝禅寺”,净慈寺于绍兴九年(1139年)亦敕同额。其背景是,宋高宗绍兴九年诏令郡县普设报恩光孝禅寺,以追念徽宗,越州天宁寺、台州万年寺及杭州净慈寺即五山十刹图所记报恩光孝禅寺之三例(注5-1)。皇帝为寺院赐额,虽唐代已见其例,但真正发展为赐额制的,还是至宋以后。由图5-10诸山额集可见,所录近九十寺的寺院正山门额中的绝大多数均为“敕赐”,文献记载亦表明,南宋时临安佛寺普遍有敕额(注5-2)。

另外,此山门额牌在形式上,同于《营造法式》小木作制度中所载的华带牌。

(图5-1a 宋式额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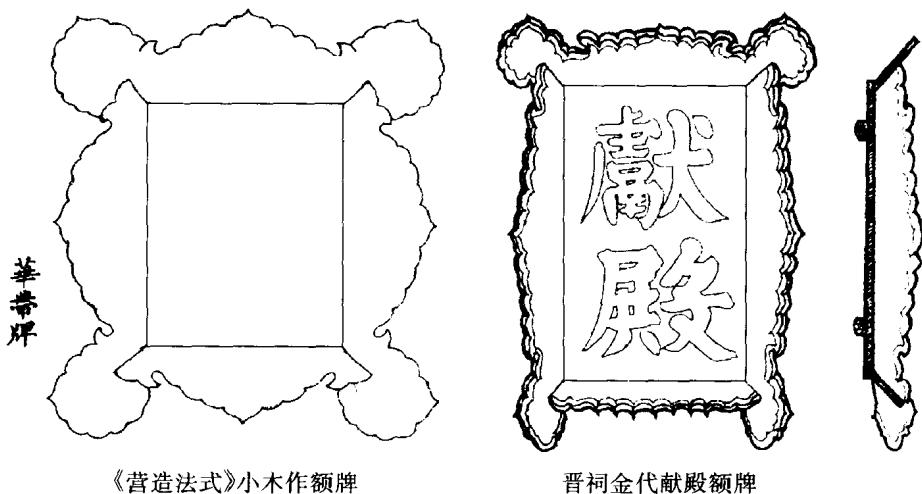


图 5-1a 宋式额牌

### 图 5-2 径山云版（题记“径山样”）

云版为禅寺所用梵音具，报时或报事之用，铜或铁制，版形铸作云状，故名。此云版为径山物，上有“今上皇帝万岁”题字。宋制，库院处挂有云版，众僧闻云版声，往僧堂吃饭。《禅苑清规》警众条：“击厨前云版者，开大静也”。库院也称“香积”，为寺之厨房，于禅寺甚为重要，早在唐五代时，应已是与僧堂并立的基本要素了。

### 图 5-3 径山团扇（题记“径山样”）

夏季僧堂行斋时使用的团扇，圆形，长柄，插于架上。

### 图 5-4 碧山寺磨院（题记“明州碧山寺水磨样·水磨”）

图示为碧山寺磨院中的水磨的布置和运作形式，是一水力机械装置，上层磨面，下层春米的水磨院。即上为水碓，下为水碓，表现了南宋山地寺院利用湍流水力设置磨房春米磨面的情景，同时也反映了禅林生活自给自足的一个方面和特色（注 5-3）。水磨院在寺中的布局应选湍流之侧而设，南宋时江南禅宗大寺，大多选址山林地带，作为山地寺院，水磨的设置应是十分自然和有利的（注 5-4）。图中还标注有部分实测尺寸，如下层高九尺，车轮六尺，轴口六寸，轴头一尺二寸等。此图清晰地表现了南宋水磨的机械构造及运行状况，在中国古代机械史上有相应的价值（注 5-5）。

### 图 5-5 径山僧堂围炉（题记“杭州径山样·僧堂围炉”）

禅寺取暖、煮茶用器具，设于僧堂、寮舍及方丈等内。标注有尺寸，高一尺四寸，外长六尺九寸五分，内长五尺四寸五分。如前僧堂图（图 2-3）所示，僧堂围炉一般设置于圣僧像的幕后。《禅苑清规》规定：僧堂阴历“十月一开炉，二月一闭炉。放参前装炉，粥前添炭，相度寒暖，临时增减”。

### 图 5-6 金山寺山门香炉（题记“金山样·山门香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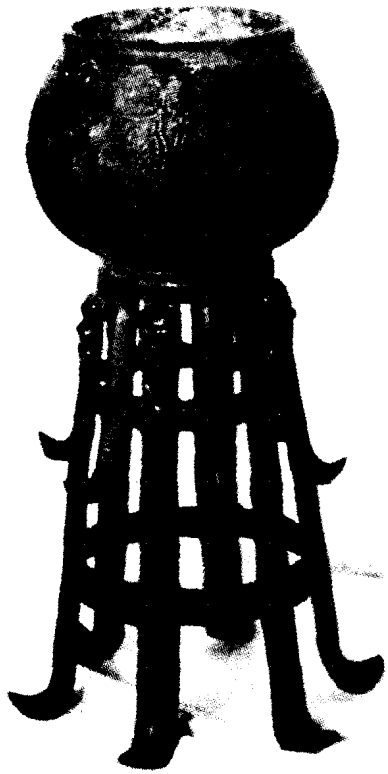


图 5-6a 日本宇治兴圣寺蛸足香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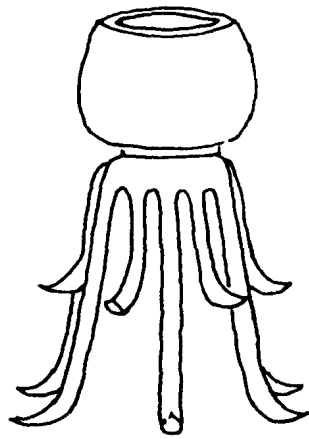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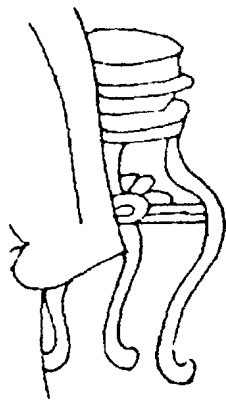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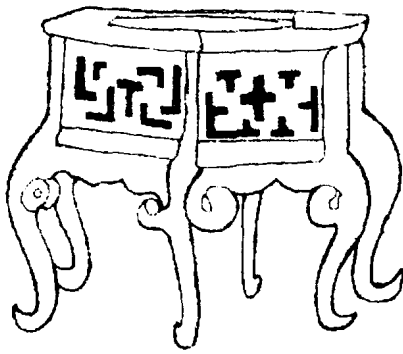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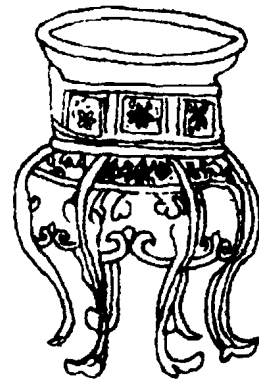
图 5-6b 日本神奈川建长寺  
开山堂蛸足香炉



白沙宋墓壁画盆架



山西大同金阁德源墓  
出土木盆架



山东高唐金虞寅墓  
壁画盆架

图 5-6c 宋金曲腿盆架

置于山门处的曲足香炉,其足有长有短,日本称之为蛸足香炉,多为禅寺所用。足有六脚和八脚两种,整体呈蛸形,故名。宋代盆架也多见类似的曲足形式。此曲足香炉为随禅宗传入日本之器物。日本尚存有镰仓时代遗物,如有京都兴圣寺藏及京都大德寺藏蛸足香炉,均为铁制,也有铜制的。金山寺东司(图2-7)中,也置有这种形式的香炉。(图5-6a日本宇治兴圣寺蛸足香炉;图5-6b日本神奈川建长寺开山堂蛸足香炉;图5-6c宋金曲腿盆架)

### 图5-7 灵隐寺山门香炉(题记“灵隐样·山门香炉”)

灵隐寺山门中央处所置香炉。前图灵隐寺伽蓝配置(图1-2)中,可辨此香炉所在位置。香炉甚为精致,体量似也较大。山门设大香炉应是当时的一种通常作法。

### 图5-8 何山寺梵钟(题记“安吉州何山寺钟”)

前图何山寺钟楼(图2-11)中所吊置之梵钟。其顶部吊环做成龙状。钟高八尺五寸,壁厚七寸,尺度雄大,不亚于号称“钟王”的北京大钟寺巨钟(注5-6)。宋代何山寺当以此大钟而闻名于丛林。五山十刹图中关于安吉寺唯记钟楼及此钟,可以想象当时此钟是很让日僧惊叹的。此图或是有关宋代梵钟仅有的可靠史料,对于了解宋代梵钟铸造工艺当有相应价值。

### 图5-9 径山槌砧(题记“杭州径山寺样”)

径山法堂内法器,告知警示用鸣具。由槌和砧两部分构成,以槌叩砧,二者皆由硬木做成。砧八角,径七寸,高三尺二寸。其顶部覆饰所谓“复袱子”。

### 图5-10 诸山额集(题记“诸山额集”)

设匾题额是佛教建筑的一个特色,而其中又尤以禅宗寺院建筑之匾额最具特色,额集收录了江南诸禅刹殿堂寮舍的匾额题字,按类型而分列,数量甚多,仅正山门额即有近九十件。按分类具体有:外山门额、中门额、正门额、佛殿额、法堂额、前方丈额、内方丈额、侍者寮额、僧堂额、库院额、行者堂额、众寮额、待者寮额、维那寮额、知客寮额、旦过额、后架额、浴院额、轮藏额、祖堂额、客位额、延寿堂额、钟楼额、东司额、经藏额、阁额、亭额、庵额,以及还列记了水陆院、蒙堂、前资、颐堂、看经堂、磨园等额,是一份相当丰富的南宋禅院额集大全,诸额生动地表现了禅寺独有的禅意禅趣,生意盎然,对了解其时相应建筑的性质特色,甚具意义(注5-7)。又据“诸山额集”可知,正山门之寺额数,龙华院本为八十七寺,大乘寺本则为八十九寺。龙华院本漏写“敕赐崇亲延庆之院(台州)”和“敕兜率禅寺(台州)”二额。

以上所述即五山十刹图的全部内容。其五部分的内容,可再作概括一览如下:

一、伽蓝配置:天童、灵隐、万年三大寺伽蓝配置。

二、寺院建筑:包括径山、灵隐、金山、育王山、何山、蒋山诸寺的建筑内容。如佛殿、法堂、僧堂、钟楼、众寮及宣明等建筑,以及斗拱、月梁等构件和轮藏、宝盖、门窗等小木内容。

三、家具法器:录有寺院所用桌案、椅、床、屏风,以及佛帐、鼓架、圣僧厨、佛坛、法座等各类木作法器。

四、仪式作法:详尽录有如戒腊牌、告香榜、回向文、巡堂图、行事牌、楞严会、讽经图等寺院仪式作法相关的各种内容。

五、杂录:有敕额、磨院、香炉、梵钟、云版、团扇、槌砧、额集等。



其中第一至第三部分的内容,即伽蓝配置、寺院建筑和家具法器的内容,对于禅院建筑的研究至关重要,尤为珍贵。其所占比重也最大,计四十三件,是五山十刹图的主要内容。而第四和第五部分的有关禅院仪式作法等内容,也是禅寺研究的重要背景资料。通过这五部分内容,我们基本上可以较全面地把握当时禅院的面貌、形制与特点。同时,从绘卷图写内容的全面和详细的程度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绘卷是为模仿中土禅院全面的规矩制度以应用于日本而作的。正是由于这一重要的性质和特点,从而也确定了五山十刹图作为实物图录的可靠史料价值。

## 注 释:

[1-1] 灵隐寺中多有唐白乐天诗文遗迹。图中冷泉亭为唐刺史元萼建,白乐天书“冷泉”二字,东坡续书“亭”字(《灵隐寺志》)。白居易《冷泉亭记》:“东南山水余杭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最,就寺观冷泉亭为最。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寻,广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胜概,物无循形,……此所以最余杭而甲灵隐也。”由《冷泉亭记》可知,其时亭在水中,而至宋似已是依涧而立。

[1-2] 关于二石塔和石幢,据记载,二石塔建于宋建隆元年(960年),二石幢建于宋开宝二年(969年)。也就是说,淳祐八年(1248年)日僧绘制灵隐寺伽蓝图时,此二塔、二幢皆在,只不过是未录而已,为何不录?是否因日僧不注重石塔的缘故?或也表明日僧图记时,是有选择的,即注重选那些准备在日本禅院中仿建的对象。也有研究指出,二石幢建于北宋开宝二年(969年),景祐二年(1035年)自杭州奉先寺移至灵隐寺,然其时亦在作图年代之前。《灵隐寺志》:“山门二石幢吴越王大元帅建。丹墀二石塔上有石扁书吴兴广济普恩真身宝塔十字,二塔所题皆同,而无年代”。《西湖寻梦》谓灵隐“寺有四塔,钱武肃王所建”。

[1-3] 万年寺是天台著名古刹。据《天台山方外志》载:天台万年报恩寺,在县西北六十里,唐太和七年(833年)僧普岸建,会昌中废,大中六年(852年)号镇国平田,梁龙德中改福田,宋雍熙二年(985年)改寿昌建中,崇宁三年(1104年)重建,号天宁万年,绍兴九年(1139年)改报恩光孝为光孝,今复万年。南宋孝宗曾问天台宋之瑞:“闻彼多名山胜迹,孰为之冠?之瑞对曰:唯是万年、国清”(南宋·龙泉匳绍翁撰《四朝见闻录》乙集《万年国清》)。南宋淳熙年间,高僧虚庵住持天台万年寺,日本禅宗之祖荣西从而师之。淳熙十四年(1187年),荣西为此寺建山门两庑,开大池。推测荣西之后的日本人宋僧甚重此寺,从而在五山十刹图中与五山巨刹天童与灵隐并记。

[2-1] 法堂是禅寺所独有的建筑,法堂的前身为讲堂,释伽牟尼说法传教,始建有讲堂,中国魏晋时寺院中已有讲堂之设。至晚唐禅寺出现后,又专称之为法堂,其内容和性质与它宗讲堂不尽相同。住持上堂升座,开示演法,成为丛林修行生活最重要的内容,《禅门规式》:“阖院大众,朝参夕聚,长老上堂升座”。故法堂对禅寺尤为切要,是初期禅寺最基本的殿堂。

[2-2] 日本《东福寺清规》:“专主僧堂者首座也,住持者非主僧堂,故僧堂无住持床,唯别设椅子而已”,中日僧堂作法完全一致。

[2-3] 《径山志》收南宋·吴咏《径山禅寺重建记》:“国一禅师草锡于此,兴废逮今,盖已四百余年,先是庆元己未(1199年)冬,龙王殿灾,精庐佛宇,一夕而尽。住持僧元聪治故而

复新之，后三十五年夏再毁。（无准师范主持端平再建，三年而成）此山实振古所未有。旧两僧堂，幼学者居外，久习者居内，殆非不二法门。今则统而为一，楹七而间九，席七十有四，而衲千焉。”

[2-4]“皇帝万岁”一类祝语，南宋时多用。如元宵节灯市，临安皇宫丽正门等处搭起高五丈大彩灯楼，正中用五色玉栅灯排成“皇帝万岁”四大字。据浙江省考古所“金华天宁寺大殿的构造及维修”，佛殿梁下铭文亦见此类祝语，金华天宁寺大殿明间西首三椽袱下铭文：“今上皇帝圣躬万万岁，福及文武官僚六军百姓者”。

[2-5]日本道元《辨道法》记：“云堂大众斋罢收蒲团出堂，歇于众寮，就看读床，稍经时余将晡时至，归云堂，出蒲团坐禅”。

[2-6]传轮藏始创于梁朝的傅大士。《释门正统》塔庙志云：“初梁朝善慧大士愍诸世人，虽于此道颇知信向，然于贱命法宝，或有男女生来不识字者，或识字而为他缘逼迫不暇披阅者，大士为是之故，特设方便，创成转轮之藏，令信心者推之一匝，则与看读同功。”

[2-7]日本《洞上伽蓝杂记·东司》云：“东司，厕屋也，或称西净西城。唐土于南方咸乎东司，然未知其据”（收于日本《曹洞宗全书·清规》）。由此可知，以东司称厕屋是南宋以来江南禅寺的特色。五山十刹图《诸山额集》中所记厕额有三：东司、东净和西净。

[2-8]厕中净架上所置澡豆，是古代一种洗涤剂，以豆粉和合药品制成，洗涤手面，使之光泽。另外，持经卷、香炉前，亦用澡豆净手，以示尊敬。澡豆历史颇久远，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纣漏》：“王敦初尚主，如厕，……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澡豆至南宋、元时仍用，其时还用皂角（皂荚）为洗净剂。另外，净牙则用牙药及盐和生姜，见育王山洗面处（图2-8），又有以嚼杨枝净口之习，此皆宋时丛林行用的作法。

[2-9]关于日本禅寺东司规式，道元《正法眼藏》洗净卷中，大致有如下规定，可与金山东司图相对照：往东司时，持手巾，挂于东司中央处之竿上，以桶汲水，换履入厕，以左手关厕门，用桶水少许清洗便器，用便后以筹或纸拭净，并以桶水冲洗便器，完毕以后，于净架处洗手。仅此用厕过程，即有十分详细严密的规式，可见禅僧日常修行生活之严格。

[2-10]宋时丛林虽僧职等级禁严，然入浴资次，却首先尊重僧堂大众，入浴以僧众为先，次头首，最后知事住持。北宋《禅苑清规》卷四“浴主”章：“打叠鸣鼓请众，前两会众僧入浴，后一会行者入浴，末后住持知事人入浴”；元代《禅林备用清规》：“鸣鼓开浴，一通僧众，二通头首，三通知事行者，四通人力监作，弹压浴次刊揭门首，住持三鼓前后”。入浴僧众优先，是宋元丛林之制。《禅林备用清规》卷七“知浴”条注曰：“古来住持，例在三鼓入者也。藏室和尚温州能仁，因于在二鼓入浴，浴罢请罪于头首”。然随丛林古制松弛及世风变化，至明代入浴资次反转了过来，即先住持及职事僧头首、知事，后僧众。明代《丛林两序须知》中入浴资次为：住持、头首、檀越居士、大众，明代元隐禅师所撰《黄檗清规·浴堂规》（1570年）亦行此法。

[2-11]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改湖州称安吉州，明称湖州府。

[2-12]宋《禅苑清规》：“五更鸣大钟者，警睡眠也”，“黄昏鸣大钟者，行者上殿念佛也”。元《敕修百丈清规》法器章：“丛林号令资始也，晓击则破长夜，警睡眠；暮击则觉昏衢，疏冥昧”。

[2-13]《禅林象器笺》引北宋白雲端和尚《禅灵祖堂纲纪序》云：“吾道盛于此土，初祖菩提达磨之纲焉；创立禅林之制，百丈大智之纪焉。”

[2-14]注重嗣承、尊崇法系的禅宗丛林,尤重视祖师堂之设。祖师堂专祈奉丛林祖师。除初祖达磨、六祖慧能外,百丈怀海以其创制清规、建立丛林之业绩,而于祖师堂的祭享中,与达磨、慧能并列齐名,享有盛誉殊荣。

[2-15]日本《南禅规式》曰:“宋国土地、祖师二堂,在法堂左右”,五山十刹图所记灵隐寺伽蓝配置中,伽蓝、祖师二堂尚在法堂两侧。

[2-16]结合径山法堂剖面图分析,此斗栱图中两处关于补间铺作的标记,分别指殿身面阔与进深上的补间铺作配置形式。即:面阔明间30尺,补间铺作三朵,次间20尺,补间铺作二朵;进深中间26尺,补间铺间三朵,次间20尺,补间铺作二朵。斗栱图标记中的“五”,推测应是“三”之误。这是五山大型殿堂补间配置形式,相信南宋时中小型殿堂上,补间铺作二朵,当仍是斗栱配置的基本形式。

[2-17]南宋天童山门阁列千佛于其上,故称千佛阁。关于天童千佛阁规模形制,南宋楼钥撰《天童山千佛阁记》所记最详,引相关部分内容于下:

“绍兴初宏智禅师正觉欲撤其寺而新之,谋与众,有蜀僧以阴阳家言自献曰:此寺所以未大显者,山川宏大而栋宇未称,师能为层楼杰阁,以发越淑灵之气,则此山之名将震耀于时矣。觉深然之,乃拓旧址,谋兴作,内外鼎新,以次就成,智匠高妙,务极崇侈。门为高阁,延袤两庑,铸千佛列其上。前为二大池,中立七塔,交映澄澈。……(淳熙)十六年,虚庵怀敞自天台万年来主是刹,千佛之阁,岁久浸圯,且将弗支。犹以前人规模,为未足以称上赐。欲从而振起,更出旧阁及前二阁之上。金以为难,师之志不回也。先是日本国僧千光法师荣西者,奋发愿心,欲往西域,求教外别传之宗,若有告以天台万年为可依者,航海而来,以师为归。及迁天童,西亦随至,居岁余,闻师有改作之意,请曰:思报摄受之恩,糜躯所不惮,况下此者乎。吾忝国主近属,它日归国,当致良材以为助。师曰唯,未几遂归。越二年,果致百围之木凡若干,挟大舶泛鲸波而至焉。千夫咸集,浮江蔽河,輦致山中,师笑曰吾事济矣。于是鸠工度材,云委山积,列楹四十,多日本所致,余则取于境内之山。始建于绍熙四年季秋之甲申,才三载告毕,费缗钱二万有奇。是岁海庄倍稔,赢谷三千斛。如有相之者,不求于人,见者乐施,以迄于成。凡为阁七间,高为三层,横十有四丈,其高十有二丈,深八十四尺,众楹具三十有五尺,外开三门,上为藻井,井而上十有四尺为虎座,大木交贯,坚致壮密,牢不可拔。上层又高七丈,举千佛居之。位置面势,无不曲当。外檐三,内檐四,檐牙高啄,直如引绳。旅楹有闲,翬飞跋翼,周延四阿,缭以栏楯,内为绮疏,表里明豁,自下仰望,如见闾。梵呗磬钟,半空振响,徜徉登览四山,下瞰河汉星斗,如在栏槛。御书金榜,巍乎中峙。翊以翔龙,护以绛绡,高出云霄之上,真足以弹压山川,传示千古。善财童子大装严藏入见楼阁,广博无量,则不可知。若经行四方,室屋巨丽,殆未见其比也。钥奉祠东归,尝往游焉。惊叹杰特,目眩神骇,过于耳闻。敞请记其事,老矣学落,不能形容,姑记大概,以表吾乡之胜。海内好奇之士,欲游而未遂者览此,则太白之景,思过半矣。虚庵道价素高,禅子向方,岛夷亦闻其名而归之,加以愿力深重,才刃恢恢,巧匠瑰材,成此胜事,观者无不羨叹,或请饰之,敞曰:殫力竭财,幸跻登兹,行且谢去,若丹雘华饰,尚有赖于后之人云。”

[2-18]随着南宋禅宗寺院规制移植于日本,南宋及元初江南建筑样式及技术亦同时传入日本,成为日本中世禅寺建筑的基本样式,史称“唐样”,又称“禅宗样”。唐样斗栱以六铺作单抄双下昂为定型,其与江浙宋元遗构在样式技术上的一致性及亲缘关系,表明了唐样的源地祖型。

[3-1]对此屏风图记高度尺寸的理解,日人白石虎月的解释有所不同,其称屏风总高

二丈五尺二寸,此应是对图上标记尺寸的所指理解不同所致。如白石理解不误的话,此屏风尺度将高达763.6厘米,似尺度过大。另外,关于屏风三扇中的中扇高度尺寸,推测上下两小格部分所标的“广六寸七”(大乘寺本),应是“高六寸七”之误。龙华院本在转抄时,已发现此误并作了订正,但仅改了上部,下部未改。

[3-2]从图中所记尺寸来看,该椅坐面宽65厘米,深57.6厘米,用作僧堂住持坐禅则嫌太小,在尺寸上倒与交椅相合,明式交椅的通常尺寸为:宽60~69厘米,深46~50厘米。又,图中扶手处两根长木所指亦不明,像是交椅的曲屈状前腿。

[3-3]所谓化城是佛教法华经中的七喻之一,比喻小乘之涅槃,后多以化城宝所作梵宫之美称。此图中之化城为寺名,即化城接待寺,又称化城寺,为宋嘉定间径山住持可宣所创,嘉定八年宁宗特赐可宣佛日禅师,并御书“化城”二大字,赐充接待院额,化成寺于南宋时甚具名望。下院又称子院,径山宋时有下院约二十余座,其中以双溪化城接待寺最具名望。

[3-4]唐宋以前,“床”并非专指卧具,而是一多用途盛具。如皇帝之坐称御床,寺院住持坐具称曲肱床,西域传来的坐具称胡床,置脚之具称脚床,置香炉之具称香床,放茶具用的叫茶床等等。在家具上,早期并无专门的坐具,只有床榻可坐可卧,也即坐卧用具皆称床。约至南北朝以后,坐卧两用的床逐渐在功能上开始分化,以其功能倾向,大致区分出眠床与坐床这两种形式。实际上这一概念,直至南宋末的江南禅寺中仍甚分明,五山十刹图中即记有坐床与卧床这两种床的形式。

[3-5]陶宗仪《辍耕录》录陈随应《南渡行宫记》:“一山崔嵬,作观堂,为上焚香祝天之所。吴知古掌焚修。每三茅观钟鸣,观堂之钟应之,则驾兴。”

[4-1]元代《敕修百丈清规》上卷之首为祝釐章,内容为皇帝或皇太子祝寿的时日和规式,其次为报恩章,记国忌日(皇帝死日)和国家遇灾变时的祈祷规式。这些表明,宋以后寺院为皇家服务的色彩浓厚。

[4-2]元《敕修百丈清规·节腊章》:“僧不序齿而序腊,以别俗也。……凡禅诵行坐依受戒先后为次”。此是宋元僧堂作法,至明代僧堂解体,为禅堂所取代。

[4-3]饮茶风俗,约起于南北朝时的佛教寺院。特别是唐代以后,僧人饮茶之风日盛,而禅宗的兴起更使饮茶习俗风行天下。《封氏闻见记》云:“开元中,泰山有降魔大师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茶与僧相伴成趣,并形成一套完整的礼仪。宋代禅寺不仅注重饮茶及茶礼,也重视茶叶的生产,许多江南禅寺都设有茶场,种植和制作名茶。灵隐寺伽蓝图(图1-2)上,即标记有茶园,碧山寺磨院图(图5-4)中也可见以面罗筛茶的制茶方法。禅僧推动了饮茶风尚及茶艺发展,并影响至民间。入宋以后,饮茶成为社会各阶层普遍的时尚喜好,《梦粱录》卷十六记载有南宋临安茶肆之盛况。

[4-4]唐宋寺院中以茶汤作为佛供养品之一,反映了其时僧人以茶礼佛敬祖的供养形式,唐代吕从庆《游多宝寺》中有“老纳烹茶出,先供佛祖歆”(《全唐诗外编》上册)。此外,宋代丛林还以茶敬客结缘,并有相应的茶礼和茶宴。寺院茶宴由僧人、施主和香客共同参加,如宋时径山茶宴即尤具盛名。由宋元诸清规中也可见饮茶及相应茶礼在禅寺生活中之重要性,丛林清规中规定了许多细致而具体的茶礼规式。南宋《丛林校定清规总要》上卷三十一称:“自古茶礼最重,有谢茶不谢食之说”。元《敕修百丈清规》“节腊”章第八“方丈小座汤”条中称“丛林以茶汤为盛礼”。茶仪茶礼可称是寺院仪礼中国化的一个典型表现。据《敕修百丈清规》,禅寺中重要的活动场合都要用茶,如圣节、千秋节、国忌日、佛降诞日、百丈忌日等,都设茶汤供

养。日本丛林茶礼也是在汲取南宋丛林相应仪礼的基础上形成的。

[4-5]众寮为一般性小堂,楞严会这样重要的法仪似不应设于其中。又,众寮所奉本尊为观音,与此殿所供奉的佛像不符。

[4-6]据《大宋僧史略》卷上“别立禅居”条记载,百丈怀海“有朝参暮请之礼”,大约此时已形成朝暮课诵的制度。此制度始于禅宗,至明清时期成为定制,奉行于各宗派大小寺院,成为必修功课。上殿念诵,此殿是佛殿,在禅宗早期,当在法堂。

[4-7]行香仪式中,东西两班“叉手出班”、“合掌归位”,“合掌”易于理解,“叉手”也是唐宋惯用的一种行礼方式。沈德符《野获编》卷十七“叉手横杖”条:“古以叉手为敬”。《全唐诗》谐谑二“张保胤示妓榜子”:“叉手向前咨大使。”《东京梦华录》卷六“元旦朝会”条:“夏国使副皆金冠,短小样制,服绯窄袍……叉手展拜。”宋代丛林中以左右手交叉重于胸前,称叉手当胸,为丛林礼仪,与合掌相对。具体方法见元代《事林广记》丁集卷上“幼学类·幼学须知”条所记:“凡叉手之法,以左手紧把右手拇指,其左手小指则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以左手大指向上,如以右手掩其胸,手不可太着胸,须令稍去胸二三寸许,方为叉手法也。”白沙宋墓壁画所绘侍立男子叉手之势,正同上文所记。参见宿白《白沙宋墓》P. 60~61。此礼元时尤存,至明已废,然不知寺院是否仍有沿用。

[4-8]关于“叉手出班”与“合掌归位”两牌,日本《曹洞宗全书·清规》注曰:“此两牌常挂佛殿、法堂承阳左右露柱,诸清规虽无右牌之说,是宋朝丛林之古式也,详出于支那五山图中,今准之。”由此亦可见,五山十刹图成为日本丛林制定清规的一准则依据。

[4-9]所谓三八念诵,宋元间有所变化。宋《禅苑清规》指农历每月逢三和八的六次念诵,而元《敕修百丈清规》则指每月初八、十八日、廿八日的三次念诵。

[4-10]大乘佛教的礼诵法事后,总随有回向仪文,意思是将所修功德回转给他人,往往又与发愿文合在一起,称回向发愿文,朝暮课诵中即有此文。其中《警策大众偈》“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是《出曜经》中叙述佛陀因见三条大鱼被惊涛浸灌,流入浅水,各自争脱厄运情景时所说的偈;“大众当勤精进,如救头燃,但念无常,慎勿放逸”是《普贤警众偈》。此二偈合在一起,很早即为丛林念诵仪中采用,宋以后各种《清规》和《念诵集》中多收录。参见《中国佛教》二。

[5-1]两宋史上,1127年金兵破京师,掳徽、钦二帝北去,北宋亡。康王赵构称帝,是为高宗,南宋始。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正式定临安为“行在所”;绍兴九年(1139年),诏令郡县普设报恩光孝禅寺,专充追崇先皇徽宗的道场。所设报恩光孝禅寺,或诏改旧寺,或敕建新寺。《净慈寺志》引《释氏稽古略》:“绍兴九年大赦天下,诸路州军建报恩光孝禅寺,以崇宁万寿天宁寺改之,奉徽宗香火。”南宋治区内大寺称报恩光孝者甚多,皆起于绍兴年间所赐,五山十刹图中即记其三。除此之外,著名的还有:苏州万寿山报恩光孝禅寺、金陵报恩光孝禅寺、泰州报恩光孝禅寺、广州报恩光孝禅寺、秀州天宁报恩光孝禅寺。

[5-2]南宋·周密《武林梵志》:“高丽寺,旧名惠因寺,湖山间惟此寺无敕额。”这表明了南宋佛寺敕额制的普遍性。

[5-3]寺院庄园是古代寺院经济的主要基础,依此寺院成为一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设有各种作坊,磨坊即其一。磨院应是宋代禅寺的一个基本设施,北宋《禅苑清规》中,已设有专门管理磨院的磨头这一僧职:“为众僧执劳,故有园头、磨头、庄主”,磨坊成为寺院自给自足生活中所必不可少的。而五山十刹图中关于碧山寺磨院的内容,正是当时江南禅寺磨院的一个具体写照。

[5-4]《天童寺志》：“郡丞浚仪李濂云，入天童寺，路径如斗形，双池并深，中筑七塔以象斗。外池有水碓砮”。历史上，于寺院设置水磨者，早已有之。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中所记景明寺：“寺有三池，……碾砮舂簸，皆用水功”。

[5-5]五山十刹图中关于南宋磨院机械构造及运行状态的详细描绘，对于了解这一时期中国古代机械的发展，有其一定的价值。图示磨院上下两层，水磨机在上，机轴转轮在下，通过水力以下轮转动上磨，并在水磨旁边设“面罗”（上层装面的罗称面罗），用以筛面。元王祜在《农书》中也提及相仿的形式：“水击面罗，随水磨用之，其机与水排俱同，按图视谱，当自考索，罗因水力，互击桩柱，筛面甚速，倍于人力。”碧山寺磨院图中表现的面罗使用情况，正是“罗因水力，互击桩柱，筛面甚速，倍于人力”。宋以前磨院水击面罗的形式具体如何，因无文献可考，不得而知，然此五山十刹图中却较为清晰地表现了南宋水磨的情景。从图中可见上层面罗和撞机构造，以及下层利用水力冲击卧轮的情况。其面罗为筛面、茶的罗筐。具体机械运行方式为：水力冲击下层卧轮，以之带转上层的磨，并由撞击桩柱传动，振动上层面罗，从而筛面筛茶。由图中描绘可见，上层面罗以绳索悬挂，其撞机构造，表现得十分清晰：即下层由水轮带动的鼓木撞击桩柱，图中涂黑部分即相互撞击部位，且其撞击的机械设置是对称成双而设，利用撞击的往来过程，提高功效。可以想象，碧山寺磨院的机械构造和运行方式与王祜《农书》中所述基本相似：“其制当选湍流之侧，架木立轴，作二卧轮，用水激转下轮，则上轮所周弦索通缴轮前旋鼓掉枝，一例随转，其掉枝所贯行枕，因而推挽卧轴左右攀耳，以及排前直木，则排随来去，扇冶甚速，过于人力”（《农书》卷十九利用门水排条）。碧山寺磨院中的水磨布置形式，应是宋以来江南一带的传统作法。明陶宗仪在《辍耕录》卷五《尚食磨面》条中所述“其磨在楼上，于楼下设机轴以旋之”的形式，似仍与之相仿。此外，碧山寺磨院所反映的由面罗筛茶的方法，或也是南宋时江南制茶工艺的一个环节。

[5-6]在古代铸钟工艺上，钟声响弱清浊，除与钟体的大小相关外，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钟的体形及厚薄。然关于宋代梵钟具体的体形大小和厚薄尺寸，至今所知极少。明代以后著名的大钟有峨嵋山圣积寺铸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大钟，高2.3米，壁厚20厘米，重25吨，音色深沉、洪亮；堪称大钟之最佳的北京大钟寺的“钟王”，高2.9米，重84吨。比较五山图十刹所记安吉州何山寺梵钟，高八尺五寸，壁厚七寸，合高2.7米，壁厚22厘米，其高及壁厚尺度均与上述钟王相仿。

[5-7]“诸山额集”所记禅寺各类建筑额名，内涵丰富，情趣别致，充分表现了禅寺独有的气质、意境和情趣，可谓禅寺各相应建筑的点睛之笔，颇为禅寺生境添彩。从历史上来看，如此强调意境内涵及情趣的寺院匾额题字，似也始于禅寺，成为禅寺的一个鲜明特色。日僧在历访南宋禅寺时，亦十分注重和留意于此题额，并作了全面详细的记录，遂有今天这样一份南宋禅院的“诸山额集”。其后题额之习普及于佛教各宗寺院。



# 图 版

——**龙华院本《大宋名蓝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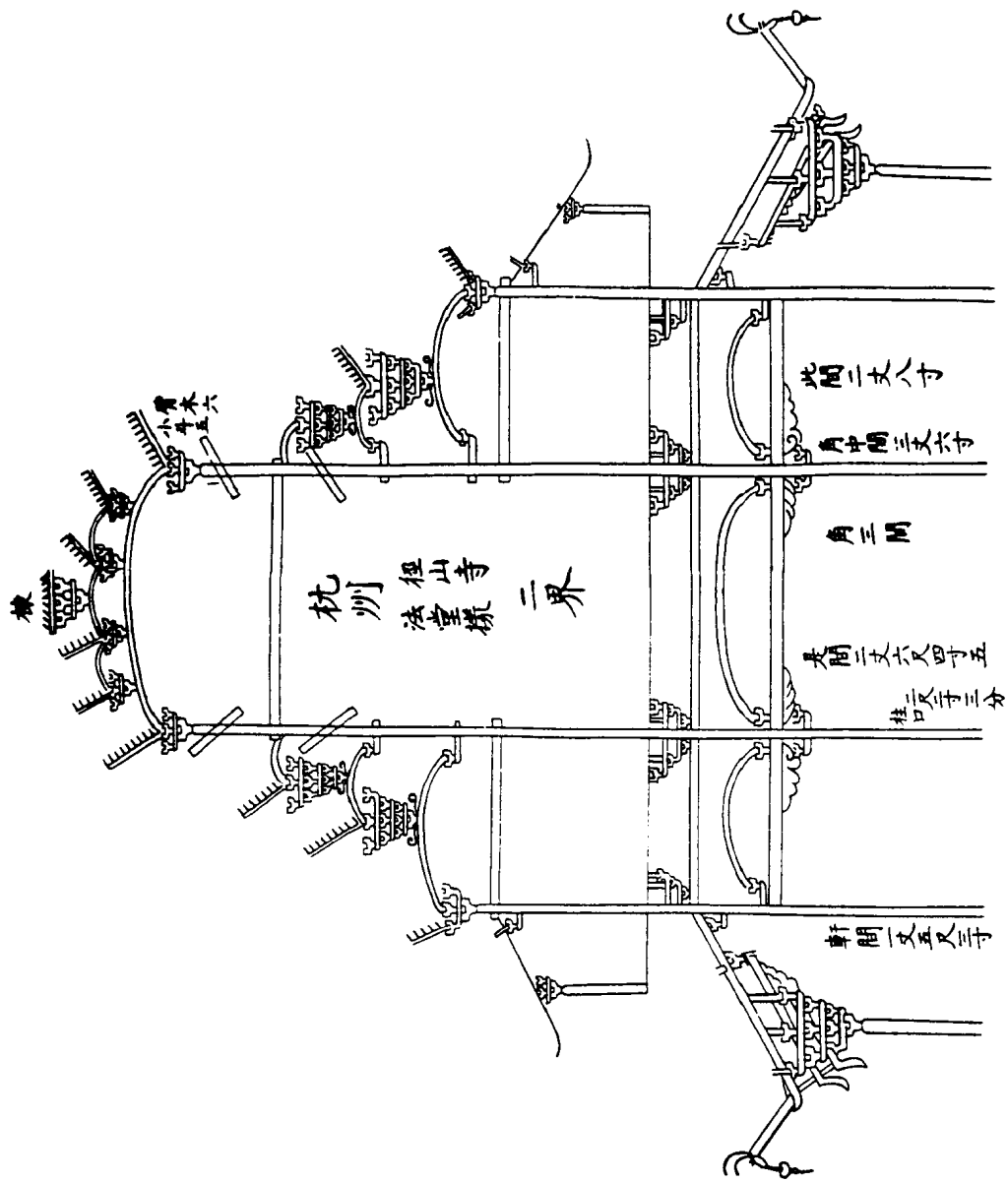


图 2-1 径山寺法堂剖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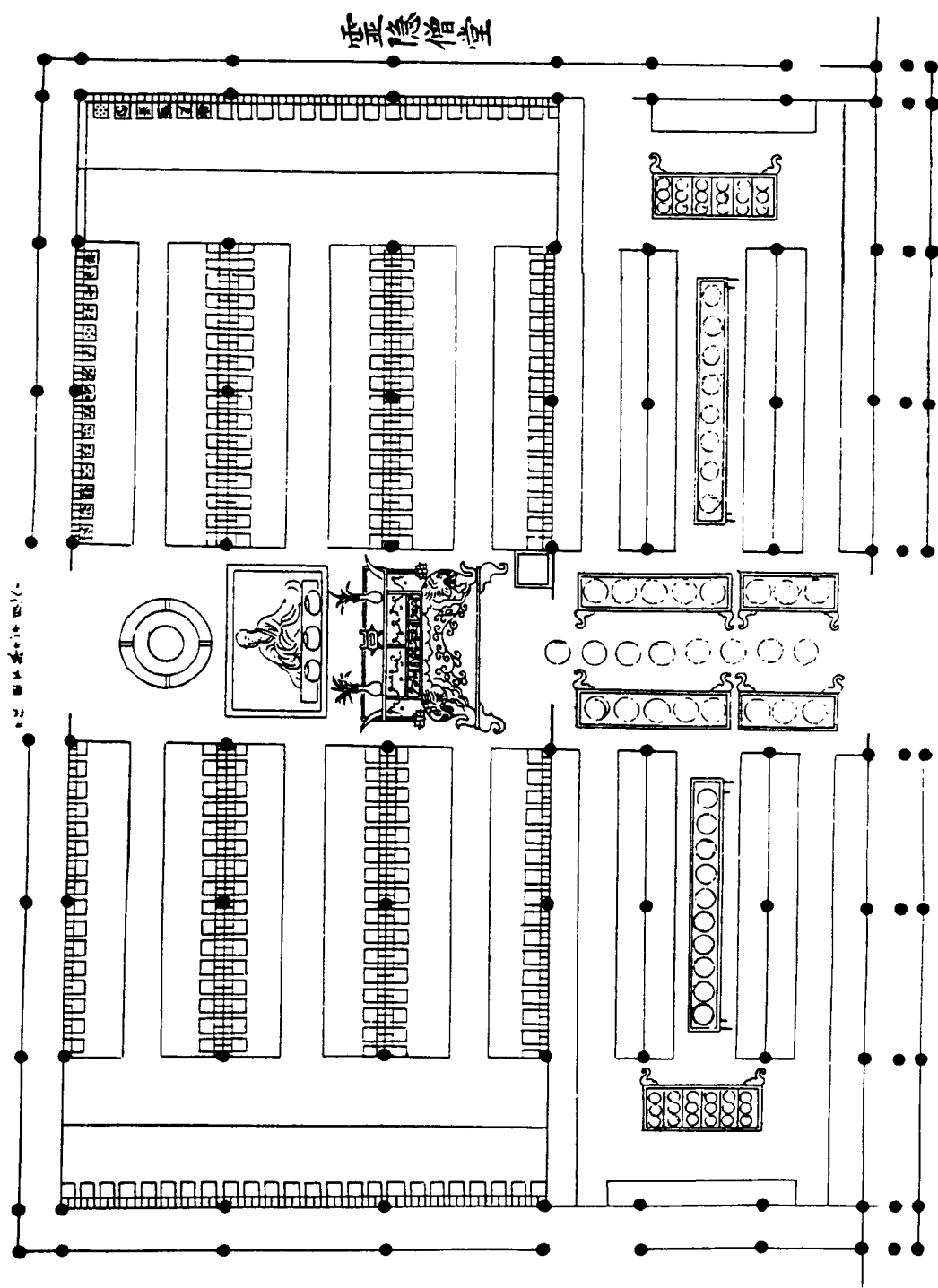


图 2-3 灵隐寺僧堂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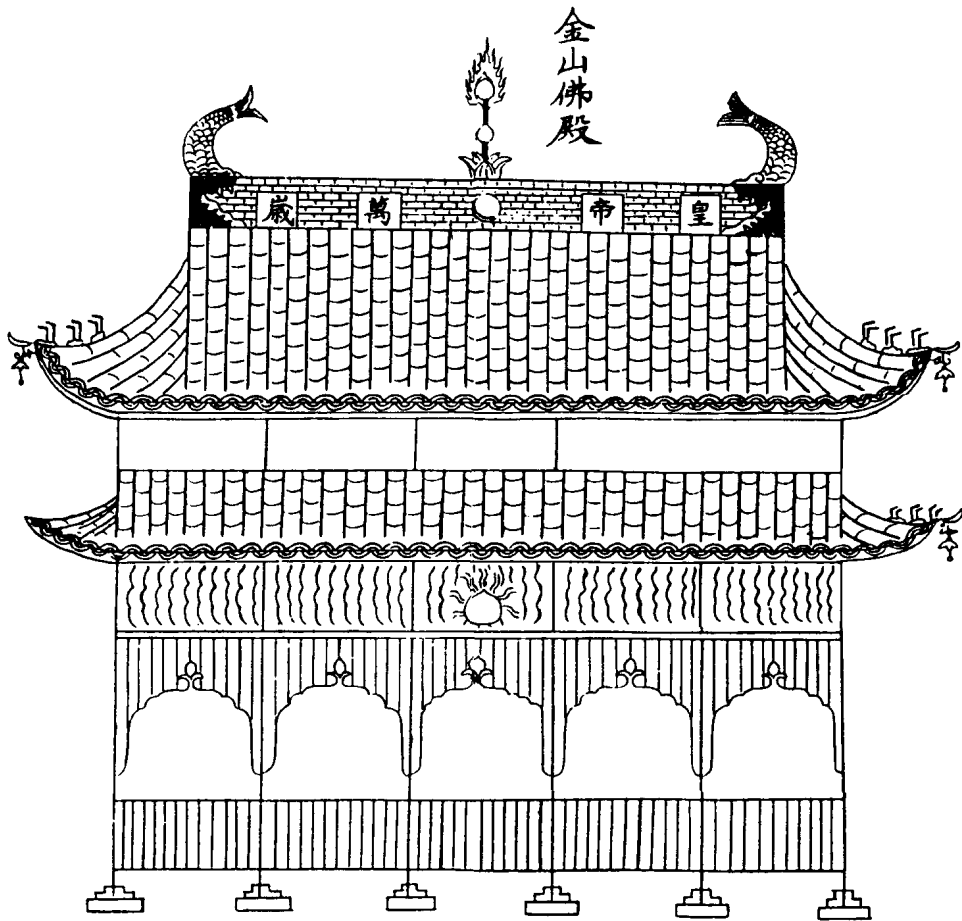


图 2-4 金山寺佛殿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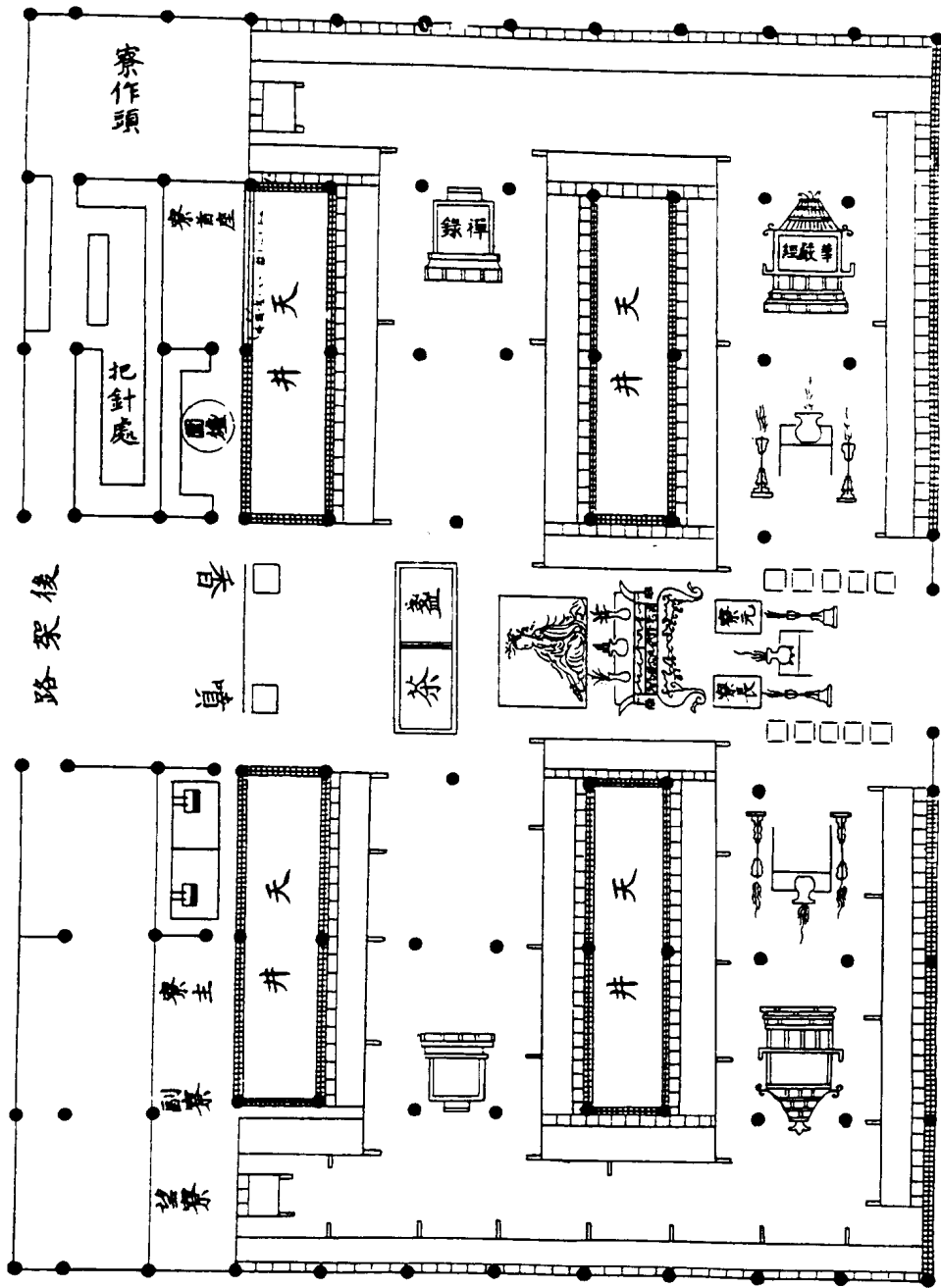


图 2-5 金山寺众寮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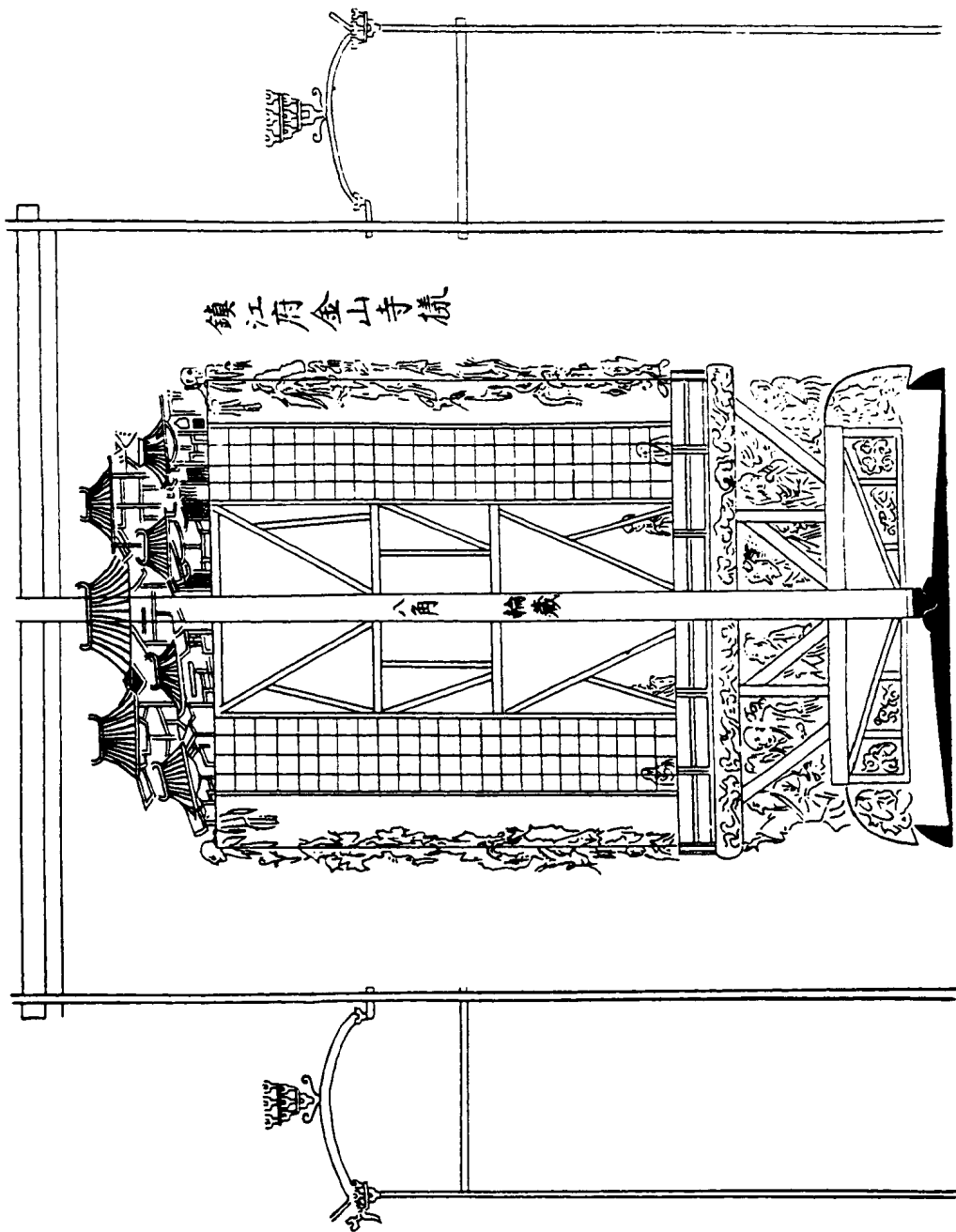


图 2-6 金山寺轮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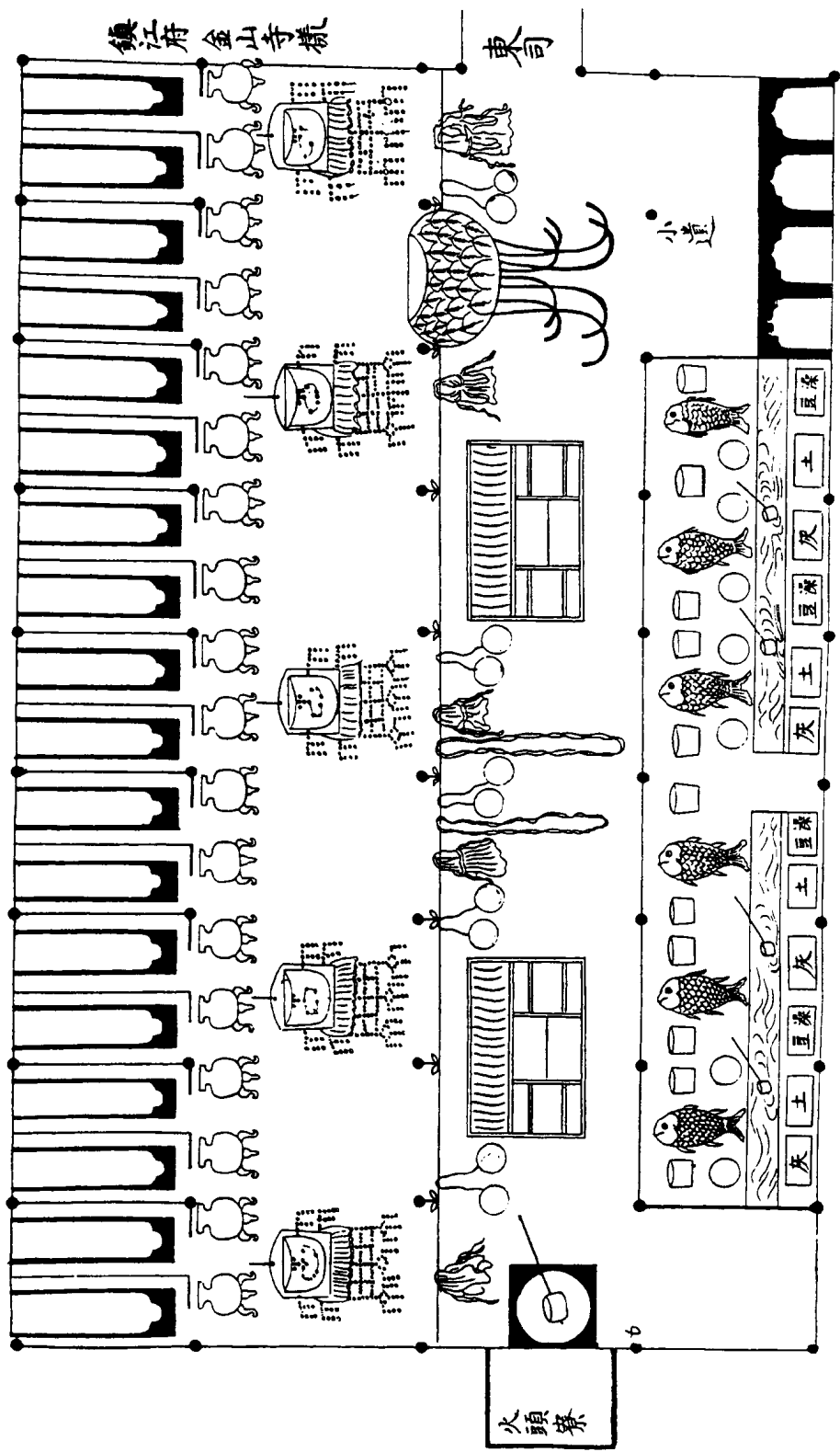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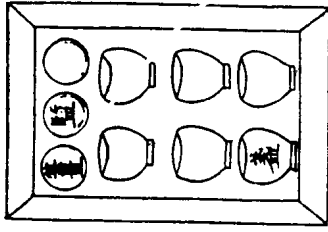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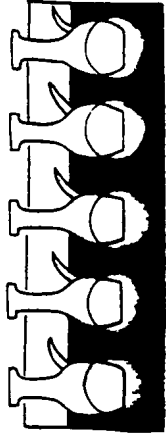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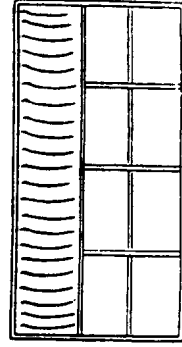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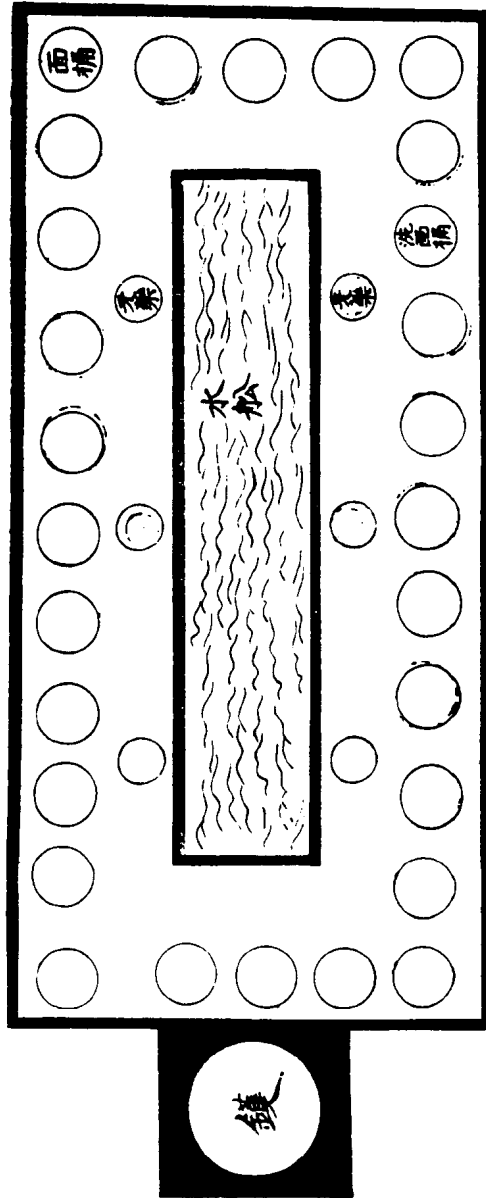
图 2-7 金山寺东司



育王山 洗面處攝



手巾  
焙爐



高二尺三寸

图 2-8 育王山洗面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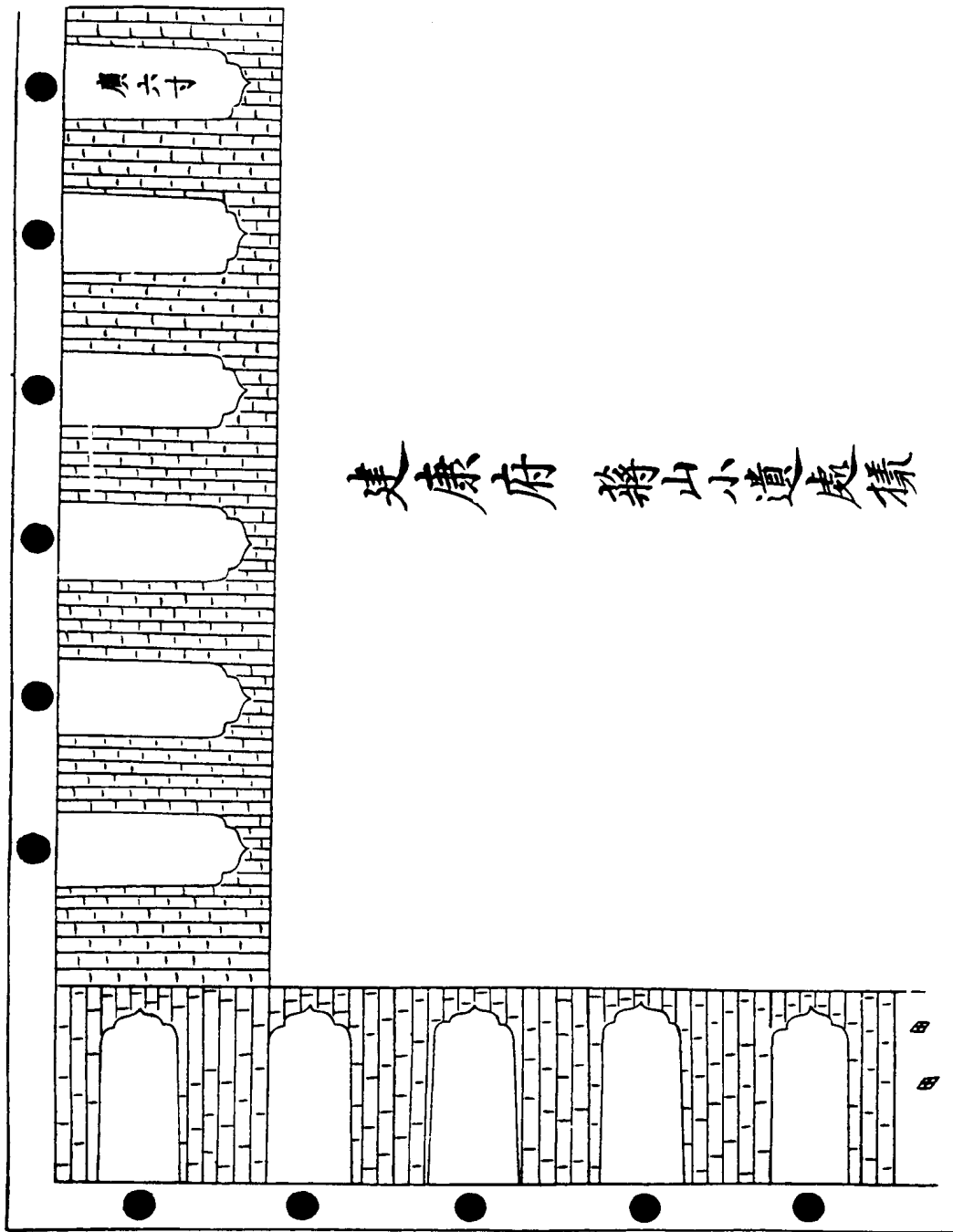


图 2-9 蒋山小遗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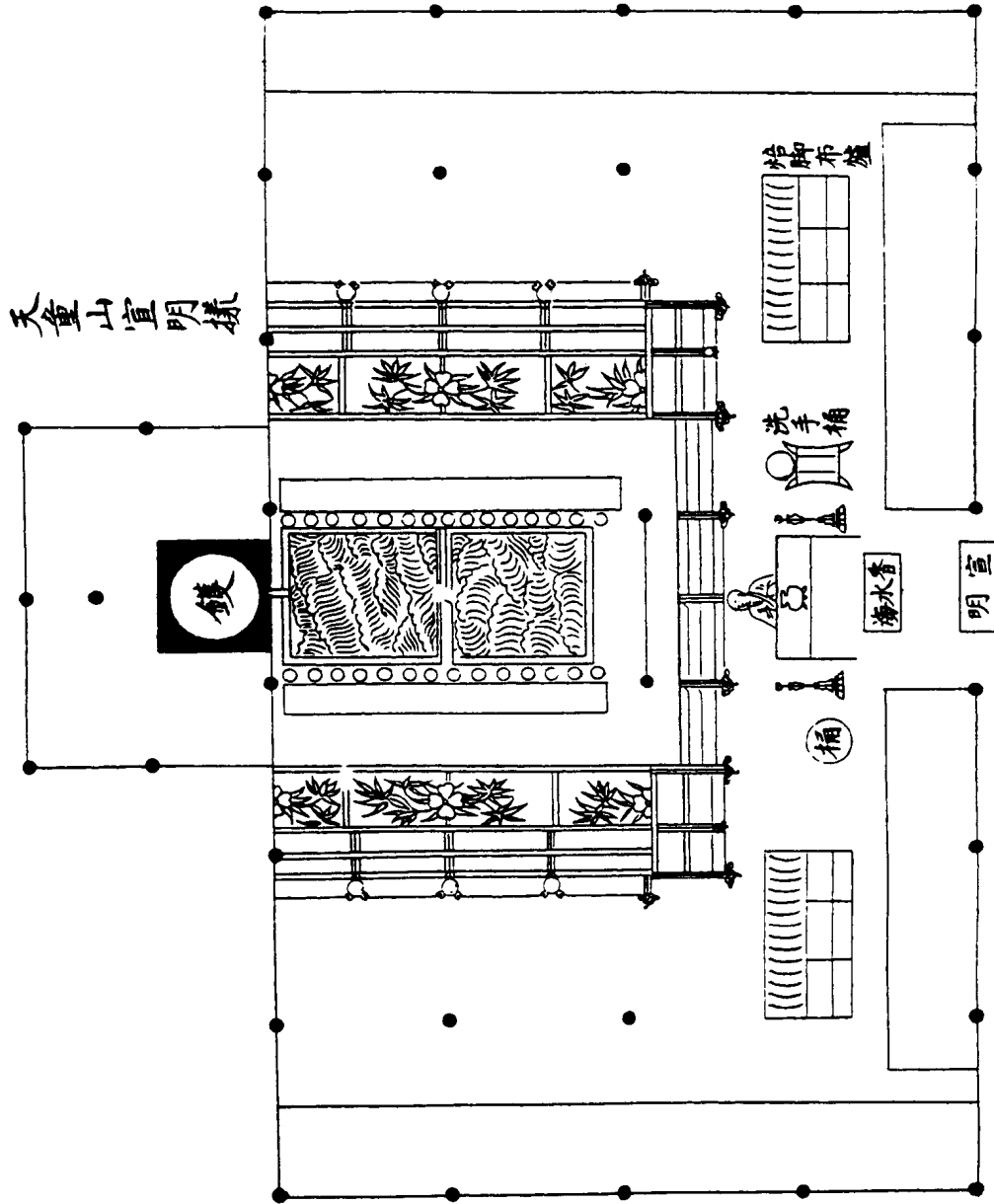


图 2-10 天童山宣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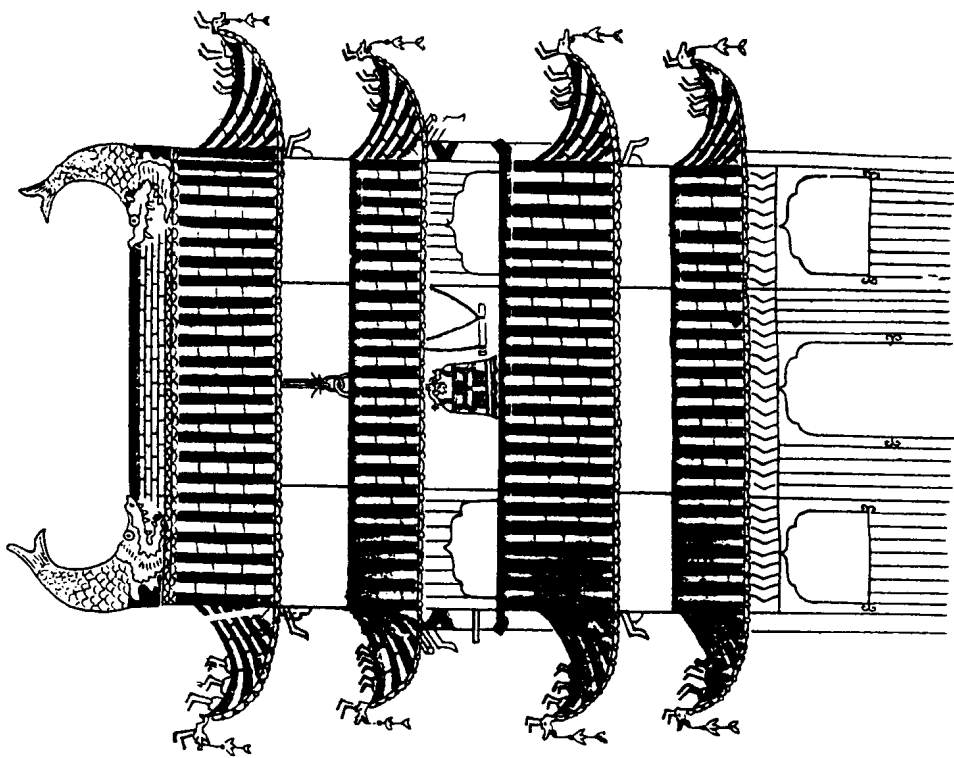


图 2-11 何山寺钟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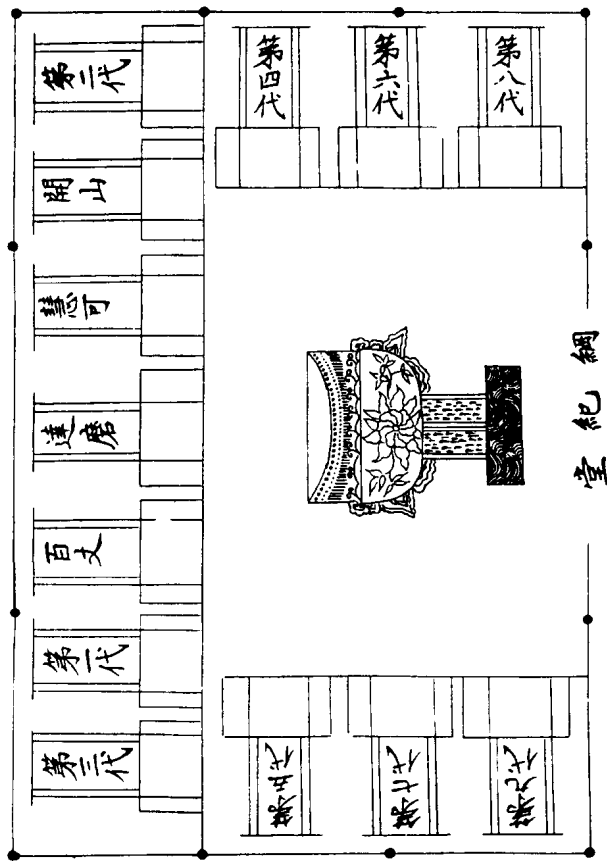


图 2-12 网纪堂平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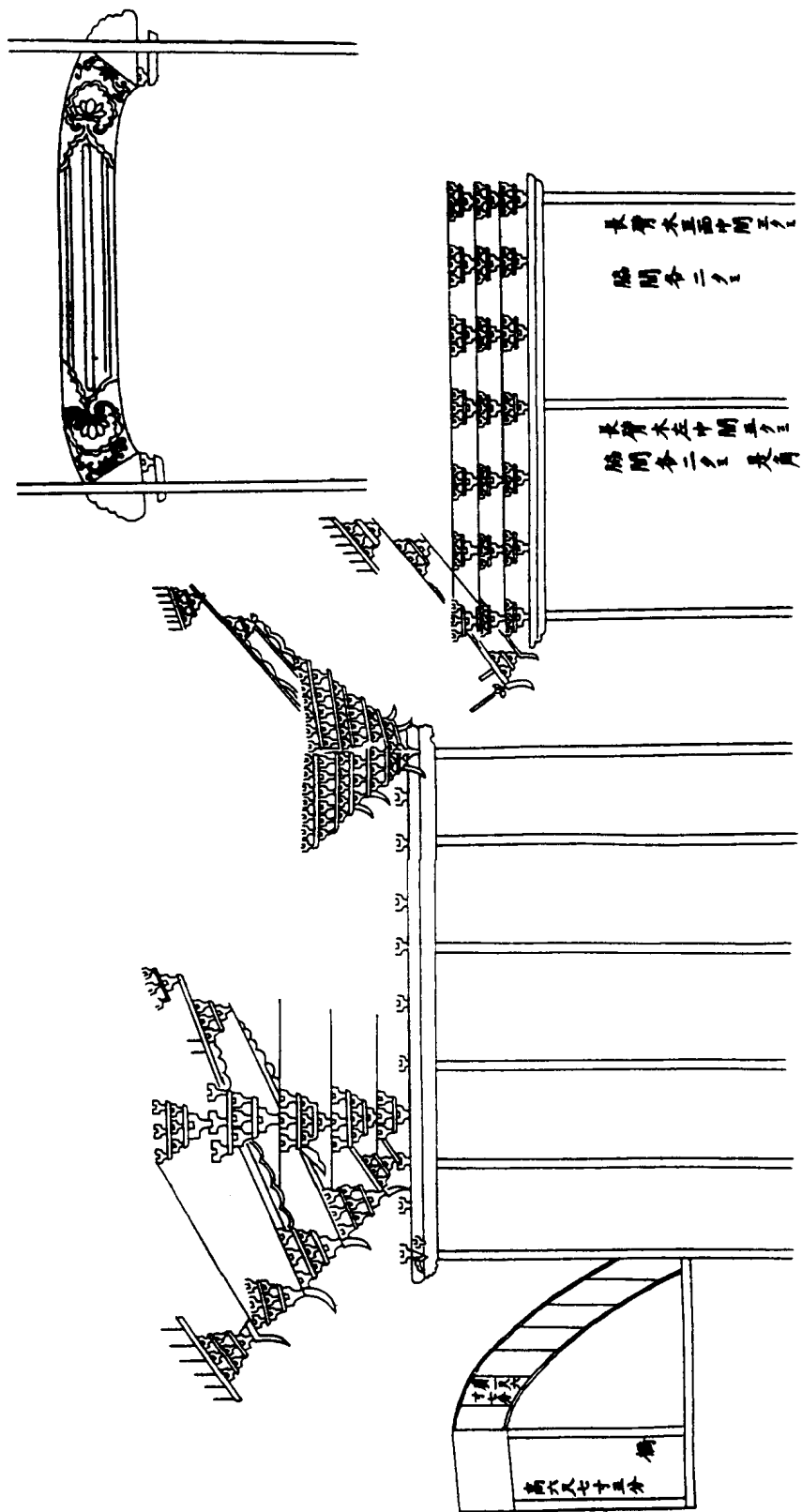


图 2-13 径山法堂月梁、斗拱及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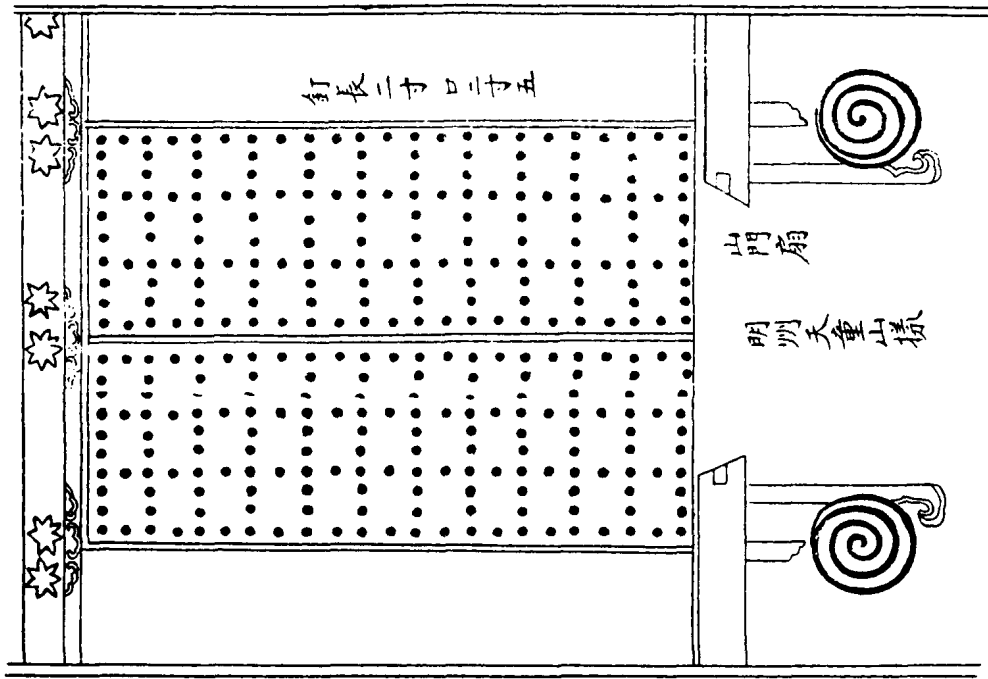


图 2-15 天童山山门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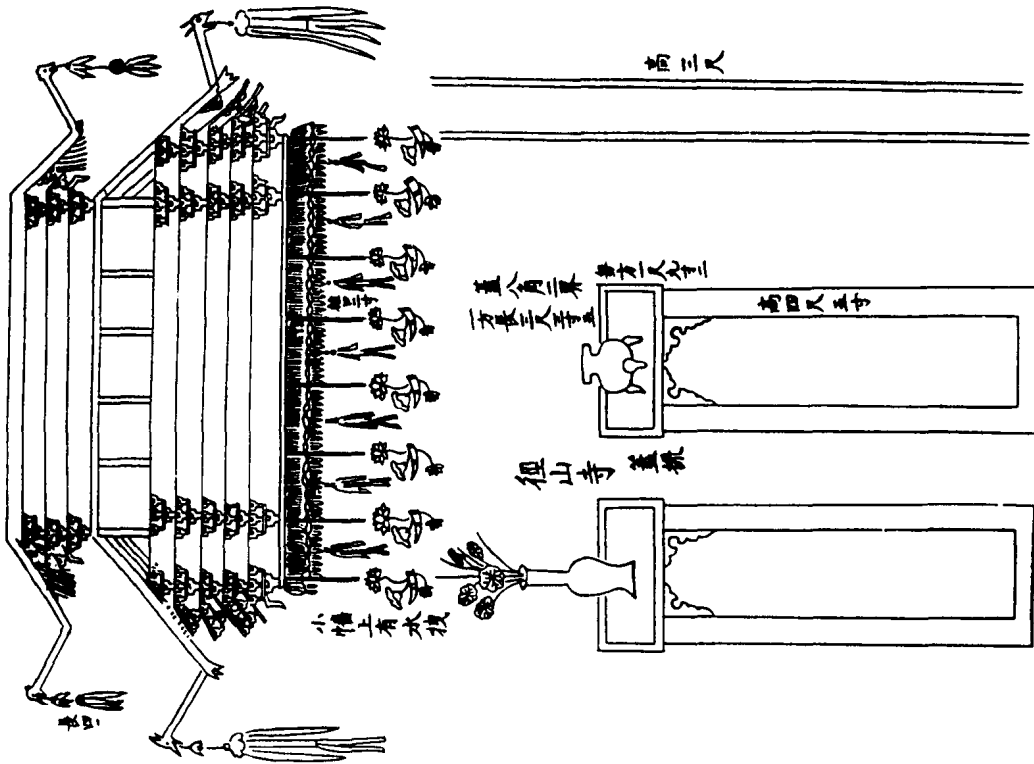


图 2-14 径山宝盖及高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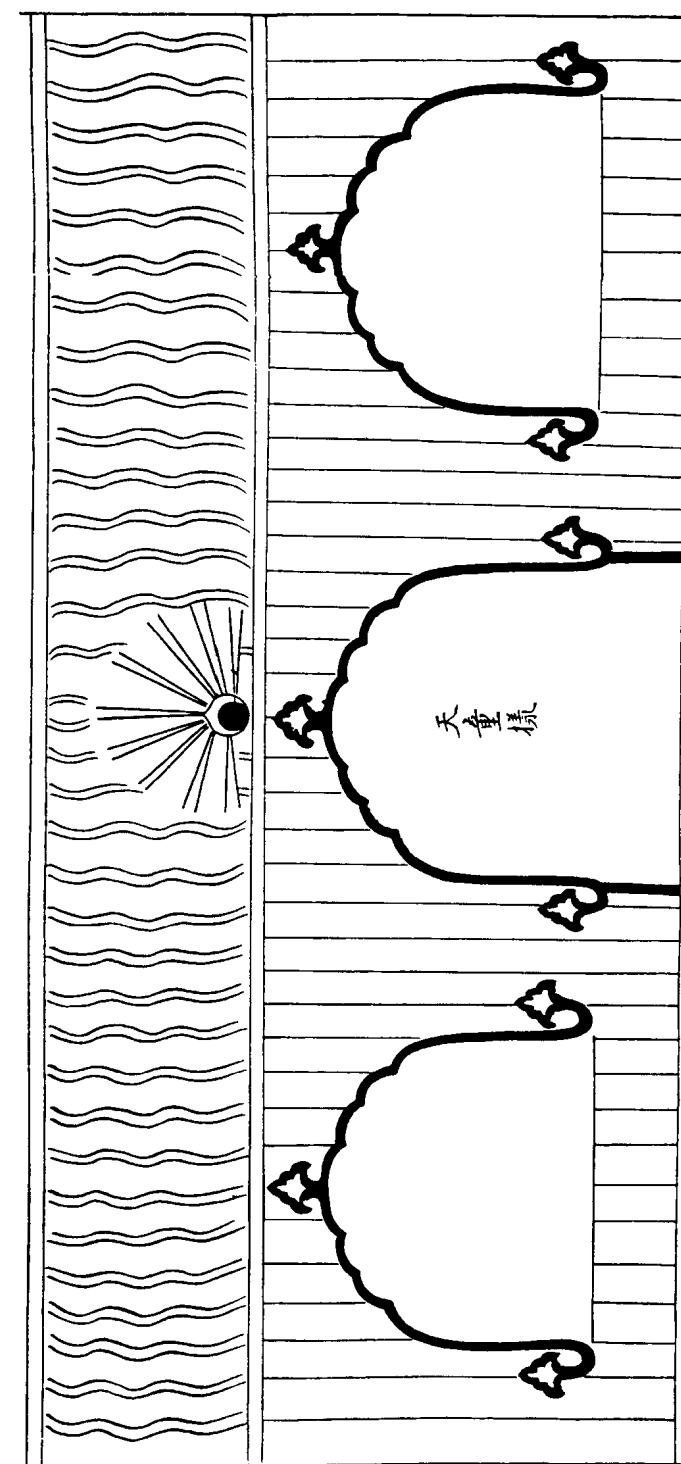


图 2-16 天童山殿堂门窗样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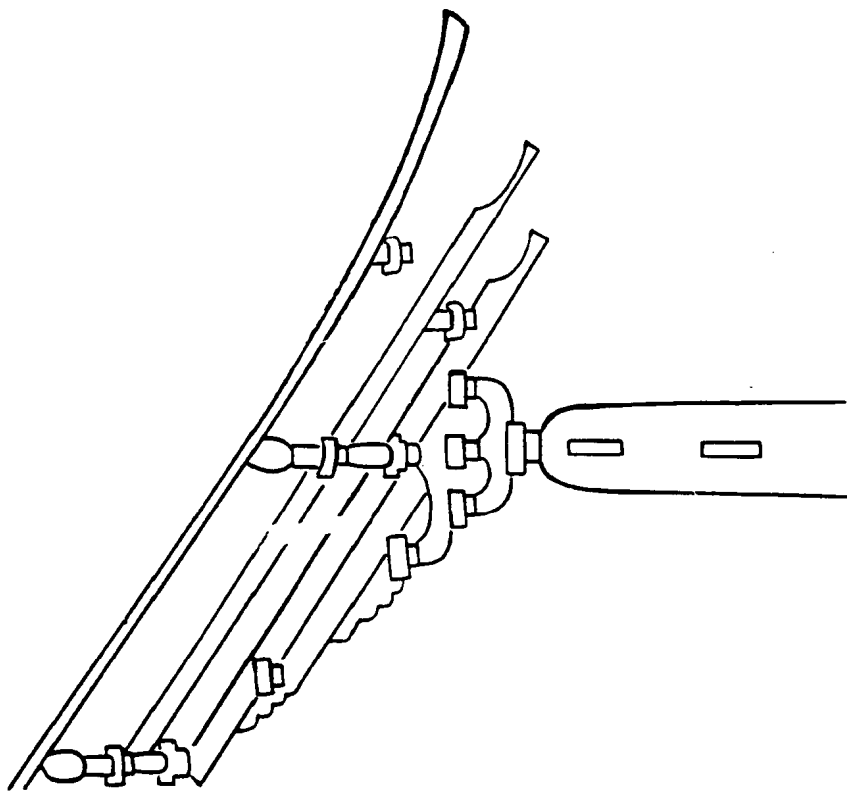


图 2-17 斗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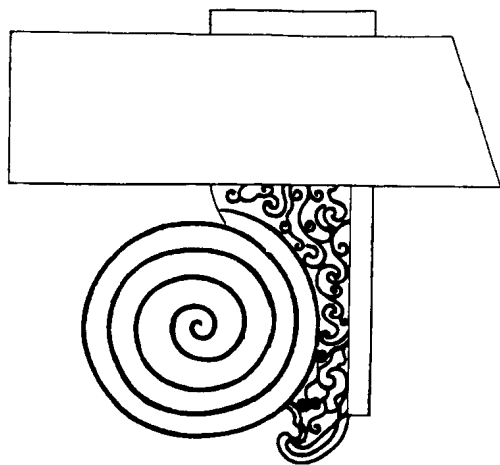


图 2-18 抱鼓石

靈隱寺椅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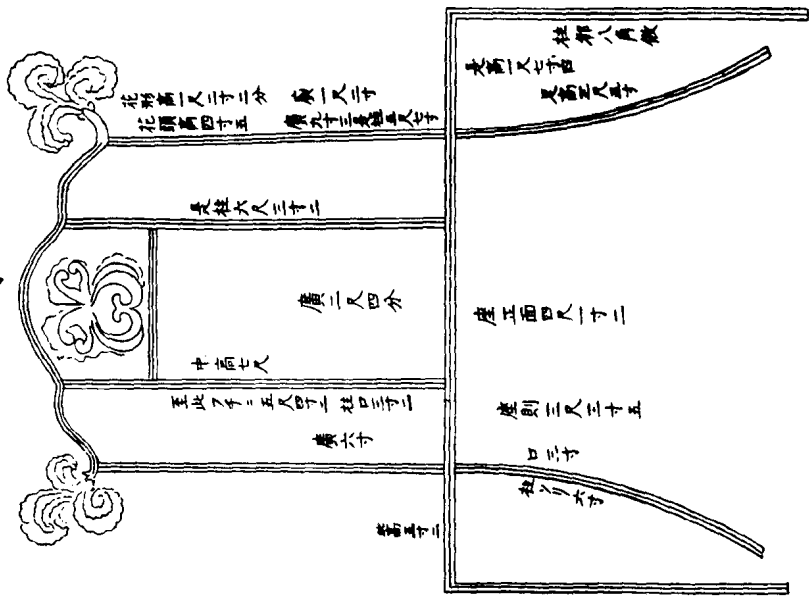


图 3-1 灵隐寺椅子

靈隱寺

屏風

花形高八寸二分  
廣二尺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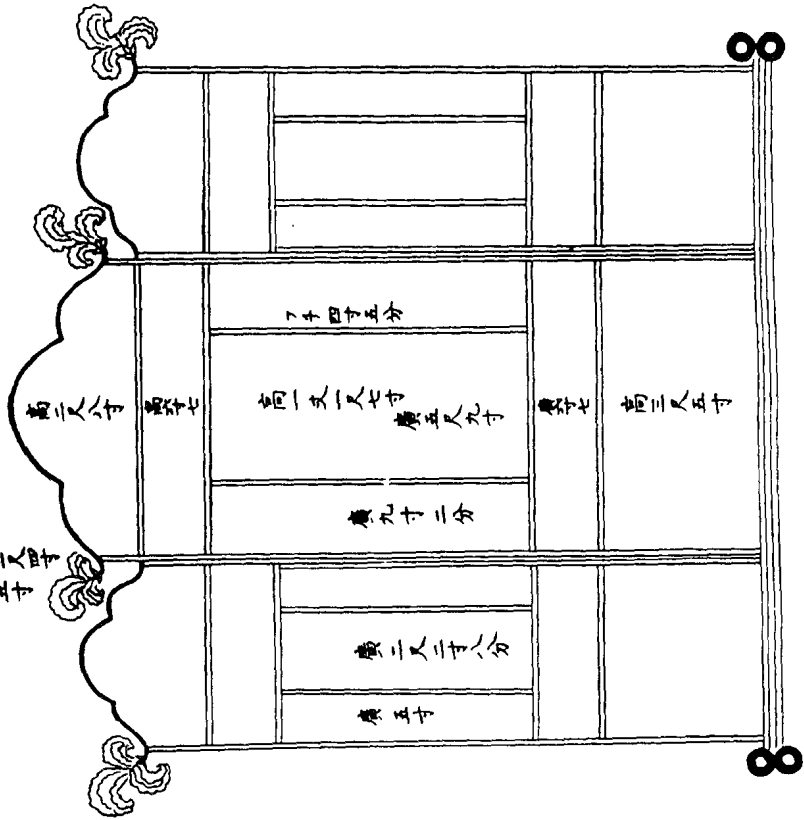


图 3-2 灵隐寺屏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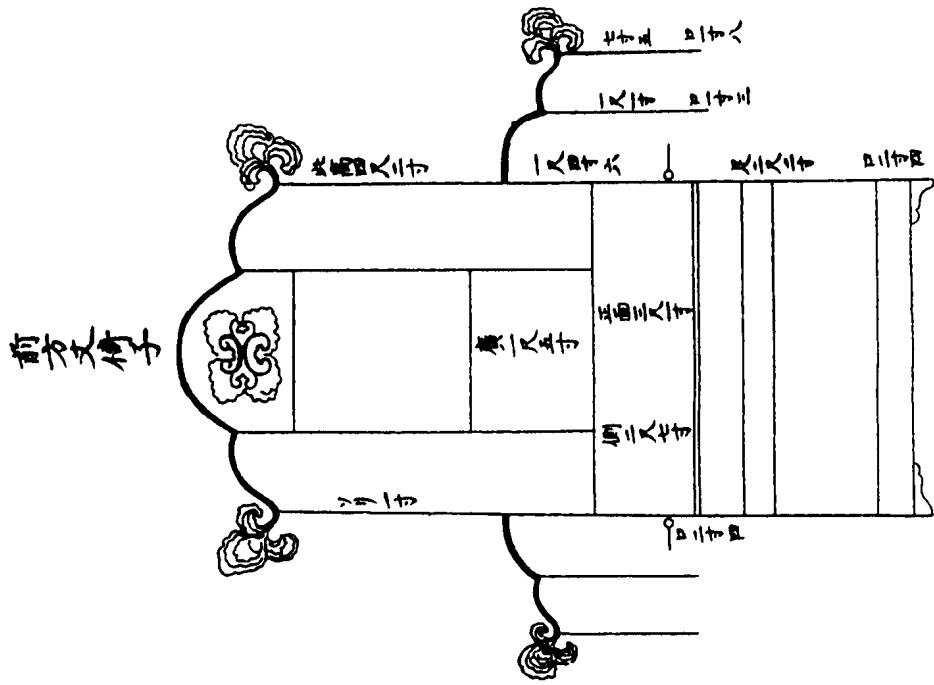


图 3-9 前方丈椅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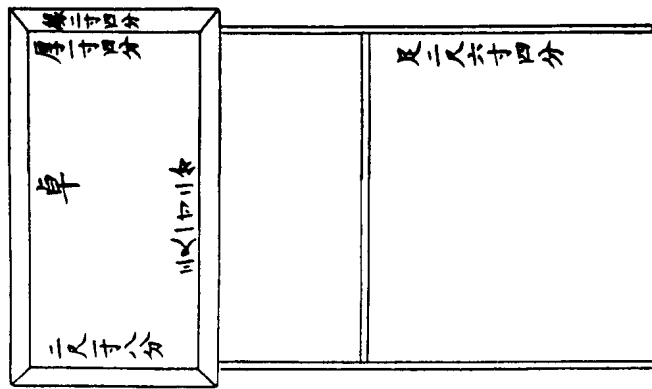


图 3-8 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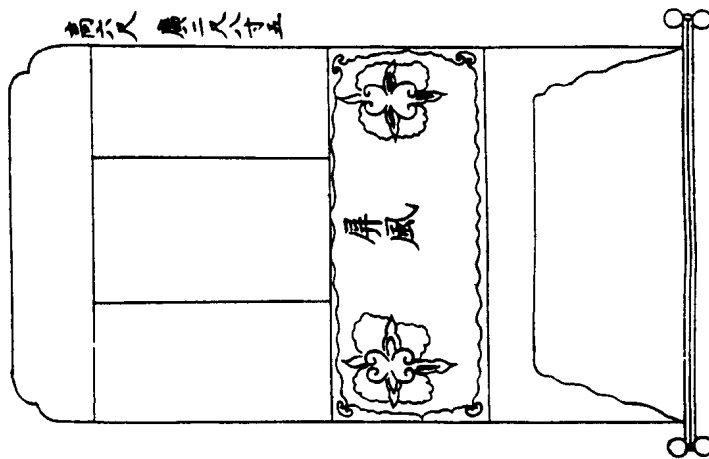


图 3-7 屏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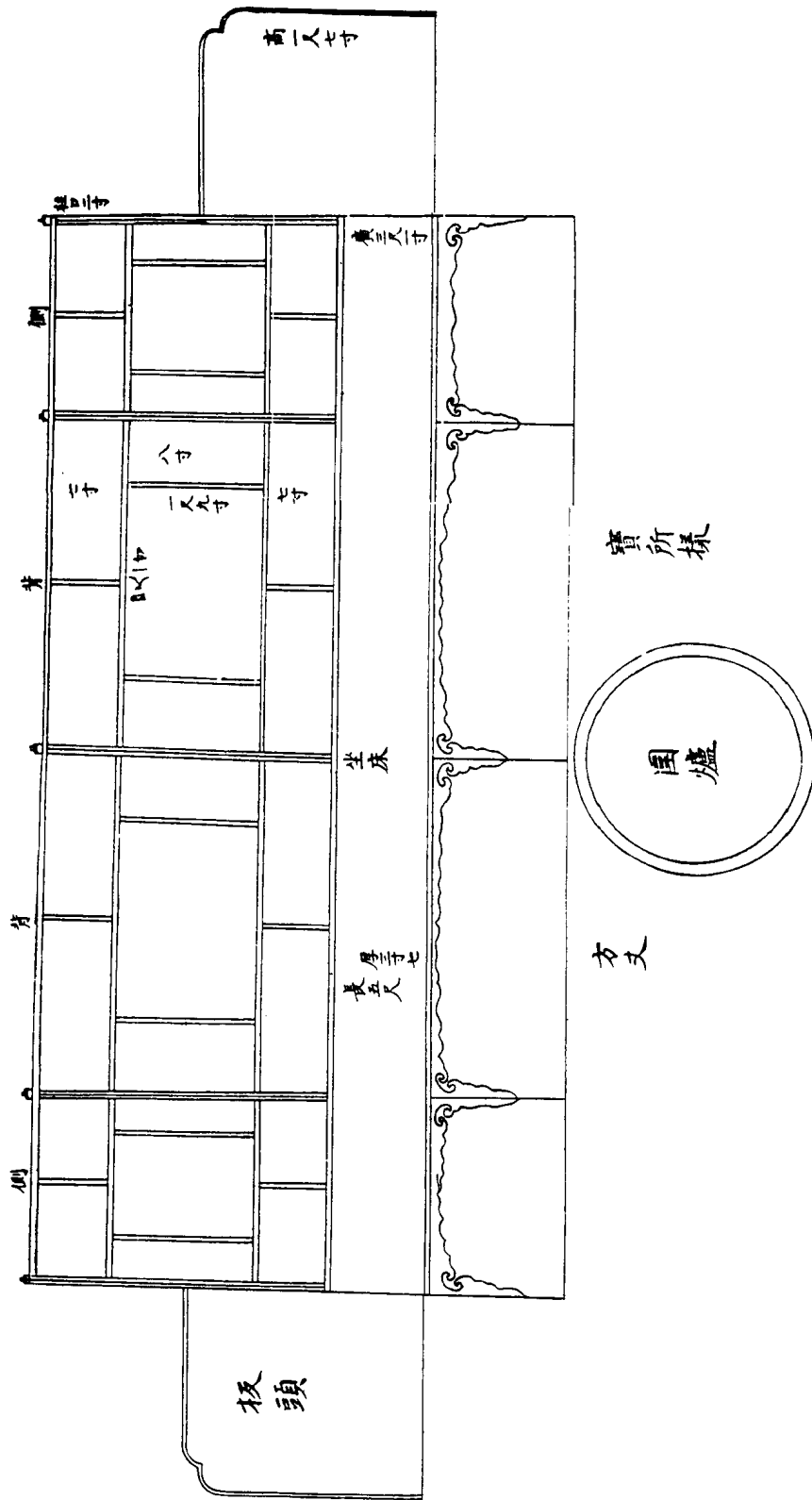


图 3-10 方丈坐床

季元集卷 年元集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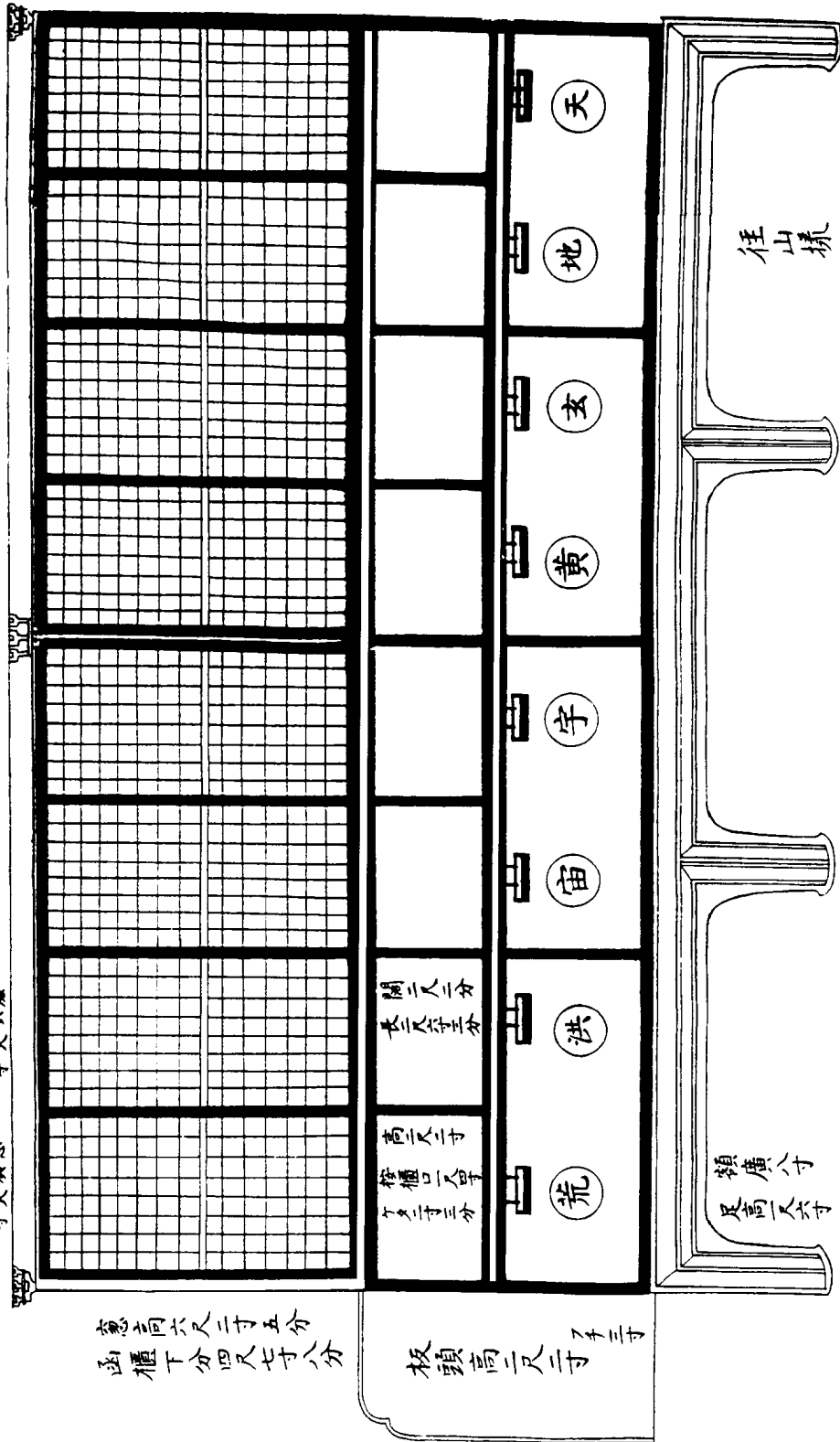


图 3-11 径山僧堂长连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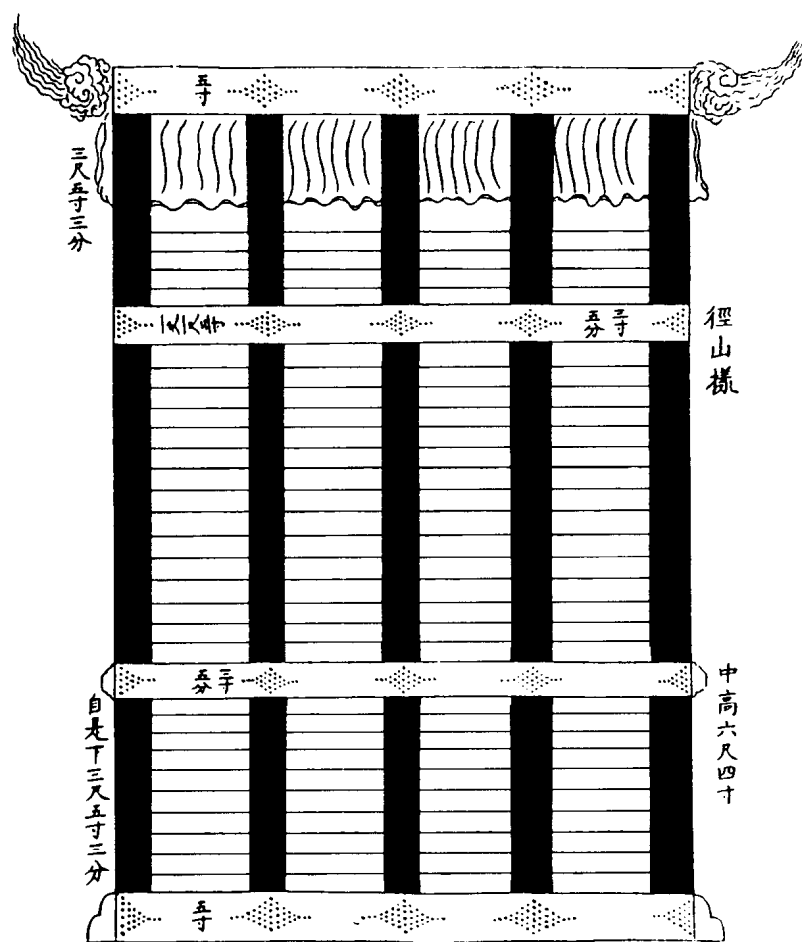


图 3 - 12 径山僧堂门帘

雲臺四方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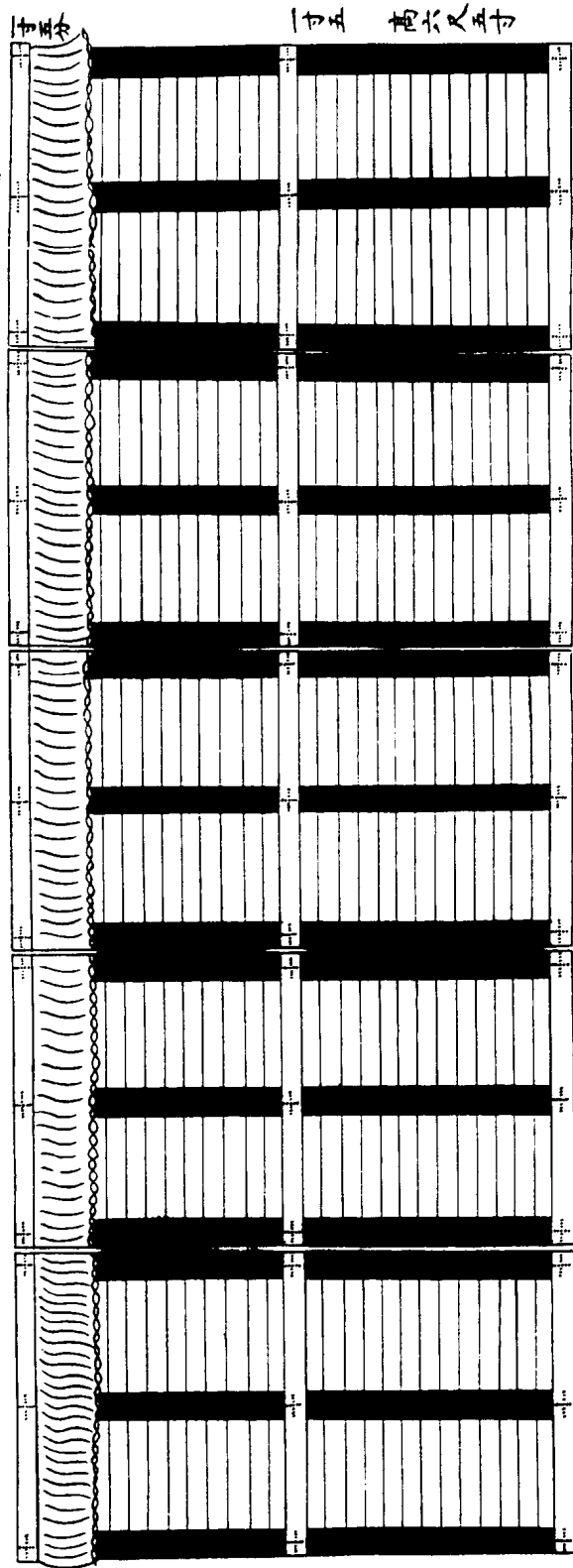


图 3 - 13 天童山僧堂四方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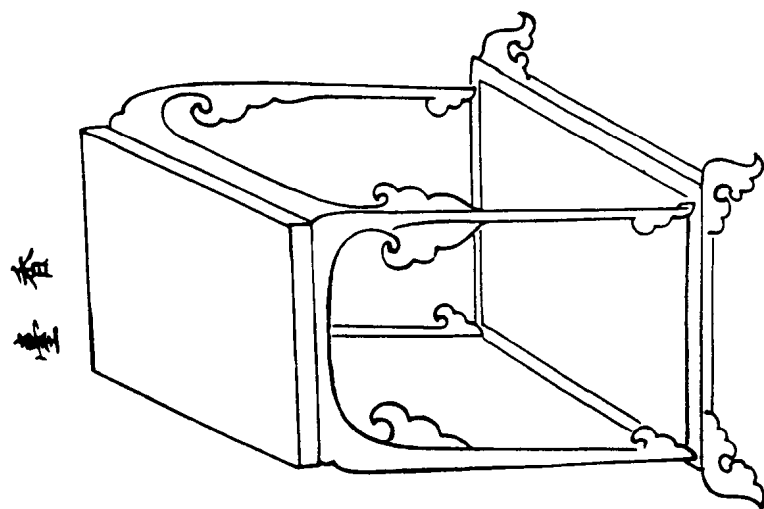


图 3-15 香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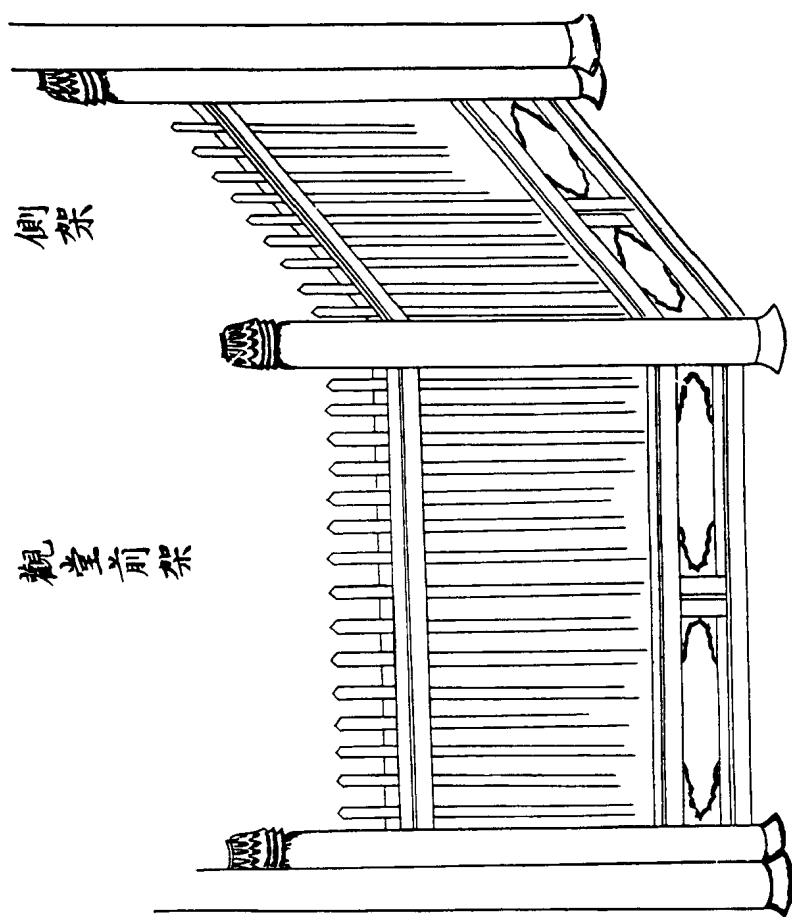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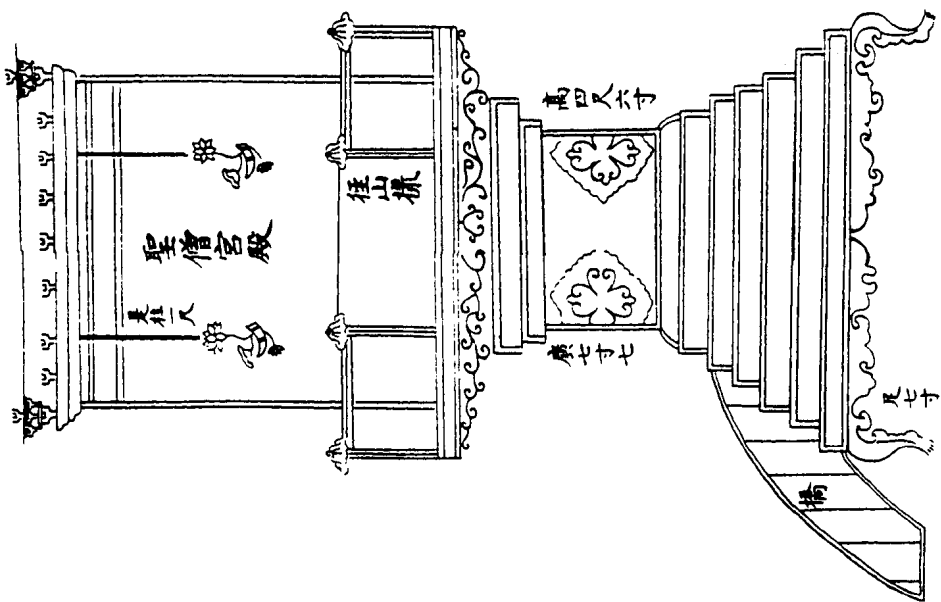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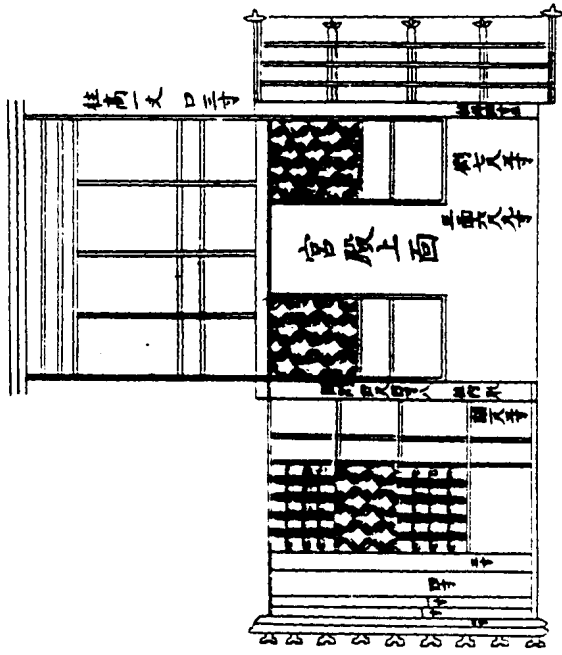
图 3-14 观堂架





(1)

图 3-18 径山僧堂圣僧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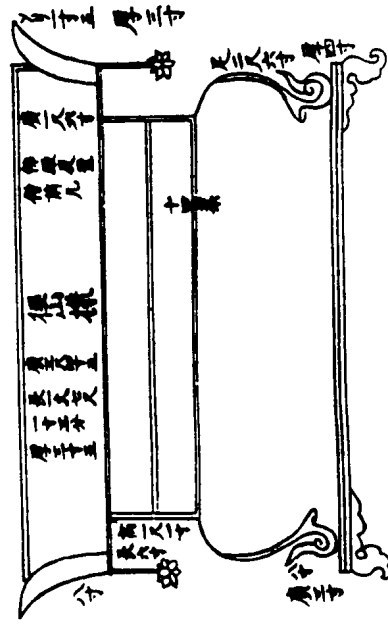


图 3-19 径山佛殿及僧堂供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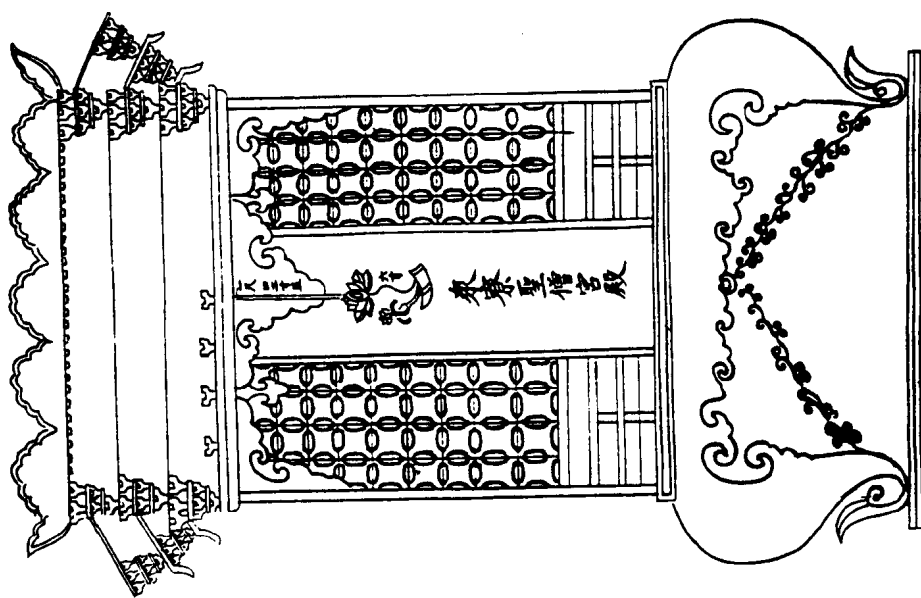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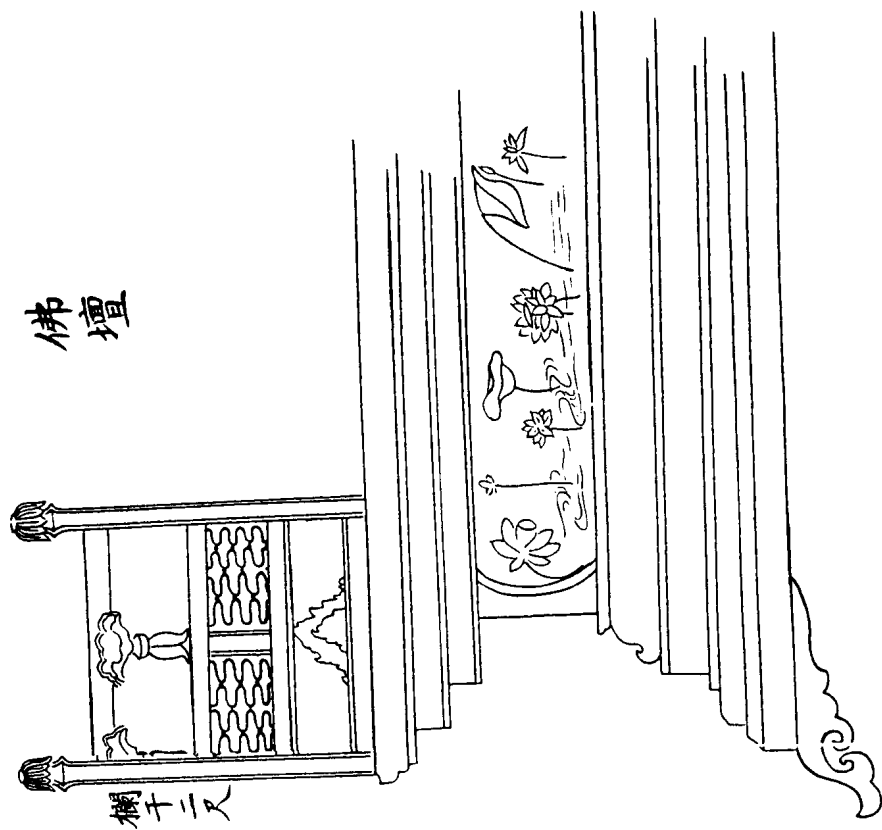


图 3-20 众寮圣僧厨



佛壇

欄十二尺

图 3-21 佛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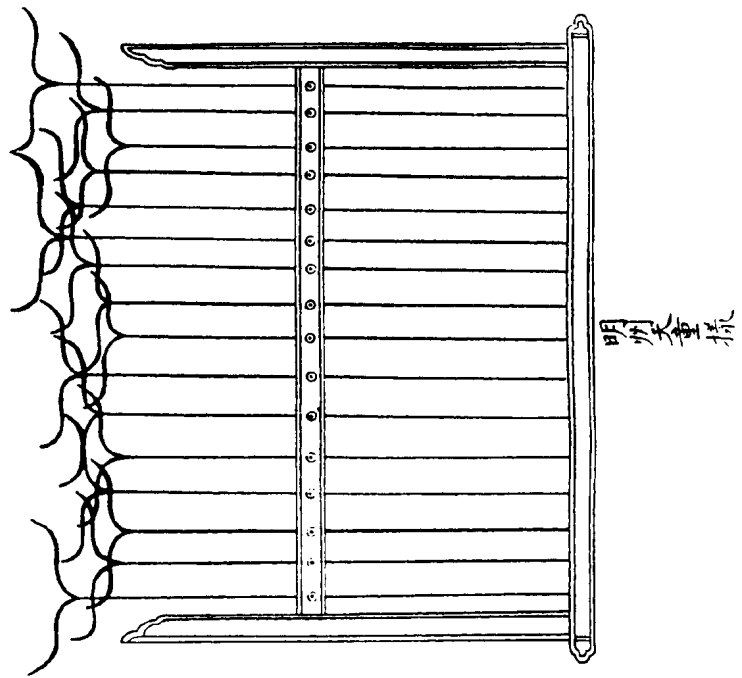


图 3 - 22 天童山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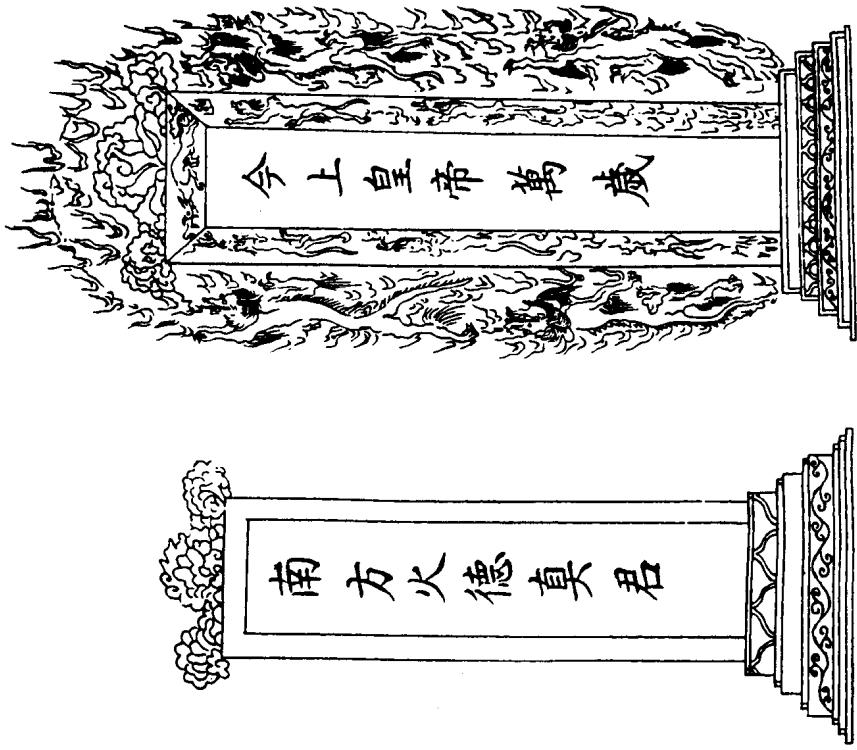


图 4 - 1 佛殿三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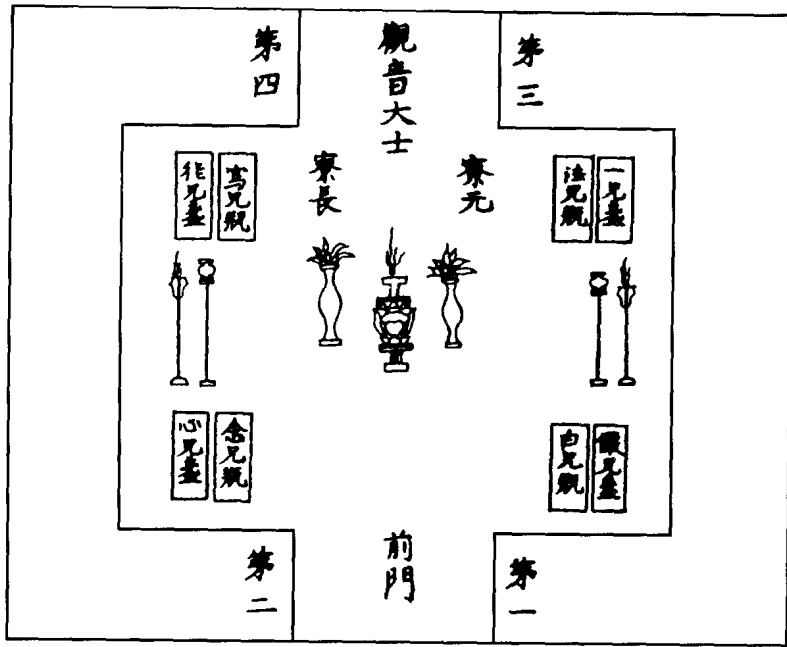


图 4-4 众寮行瓶盞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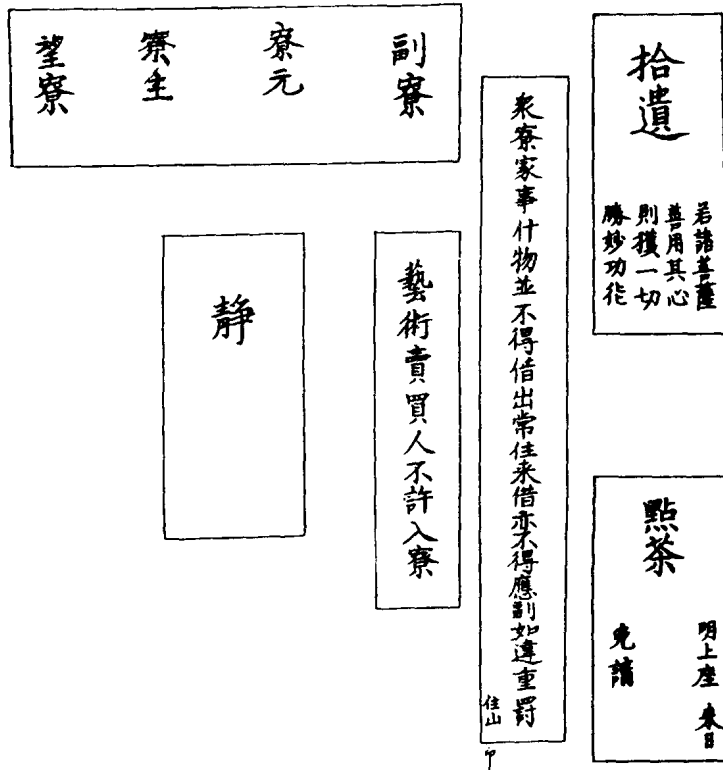


图 4-5 众寮牌榜

接御香 <small>維那</small>	普請 <small>維那</small>	送亡 <small>維那</small>	放參 <small>維那</small>	看經 <small>維那</small>	誦經 <small>維那</small>	告香 <small>持香</small>	入室 <small>持香</small>	上堂 <small>持香</small>
接尊宿	迎聖	送骨	念誦 <small>念誦</small>	唱衣	坐禪	普說	小參 <small>晚間</small>	巡堂

濯足 <small>衆寮</small>	給炭 <small>初十日 衆寮</small>	煎湯 <small>衆寮</small>	淨髮 <small>衆寮</small>	閑浴 <small>浴司</small>	洗衣 <small>衆寮</small>	陞座 <small>維那</small>	點茶 <small>維那</small>	秉拂 <small>持者</small>	坐堂 <small>維那</small>
什物借交	掃地 <small>衆寮</small>	洗鉢拭 <small>衆寮</small>	齊前發拿	淋汗 <small>衆寮</small>	泡衣 <small>衆寮</small>	行道 <small>四月十五日 十五日 衆寮</small>	接官	接和尚	

图 4-6 禅林诸行事牌

謹依大藏錄出  
 夫出家之子方便為先，所屎尿後，糞垢易蠅，送尿進前，脚下靴鞋，洗淨，要近至，雙淨身，洗手，數有真，言，端身正坐，不污兩邊，大僧打疊，戒，損，指，田，水，莫，依，藉，語，忌，宜，之，明，窻，白，壁，覆，惜，延，年，近，有，後，學，狂，意，嗤，涎，穢，污，心，眼，動，念，增，怨，恣，意，纏，逸，罪，業，滿，天，未，聞，訓，誨，誠，為，可，憐，出，示，斯，語，切，須，勉，旃，日，用，遠，事，未，親，參，禪，純，熟，福，業，結，清，淨，緣，若，能，依，此，善，提，果，園，有，真，言。

入廁  
 淨身  
 淨手  
 去穢

振咄池耶  
 智量密判帝  
 主伽羅耶  
 室利摩婆羅  
 跋折羅惜伽叱

似制以右手提淨桶入廁，鳴指三下，以拳擊糞，鬼神使便利，不污鬼面，免生魔障。當洗淨時，以无用券四券五指，洗淨，既畢，不可以觸手，提淨桶出廁，洗手之法，一灰二土，以水泥之，次用深豆，豆洗之令淨。

經云：凡登廁，洗淨，須點滿上頂，神咒各三遍，或七及若不誦咒，假使七恒河水，洗至金輪水，除終不能淨，不得坐禪床，不得誦經，說法，不得登殿，堂，禮拜，奉勸，受持一切鬼神，常相擁護。

觸	落桶	淨桶安當面，蒲鞋頭一邊	免得兩邊濕	出廁偈云 洗除形穢，當願眾生清淨調柔，畢竟空，知事畢，就水當願眾生出世法中，速疾而往，以水盥掌，當願眾生得清淨手，受持佛法。	南山澄照律師示家 登瀛南山，纂列行香，掃地，葉分明，戶扇三令，輕彈，指人，雖那，毫亂，作色，又處，使著，知解，淨出，時，瓊水，忘，繼，橫，夜，間，犯，火，防，薰，壁，持，此，桶，毫，誠，後，生。
---	----	-------------	-------	---	--

图 4-7 东司牌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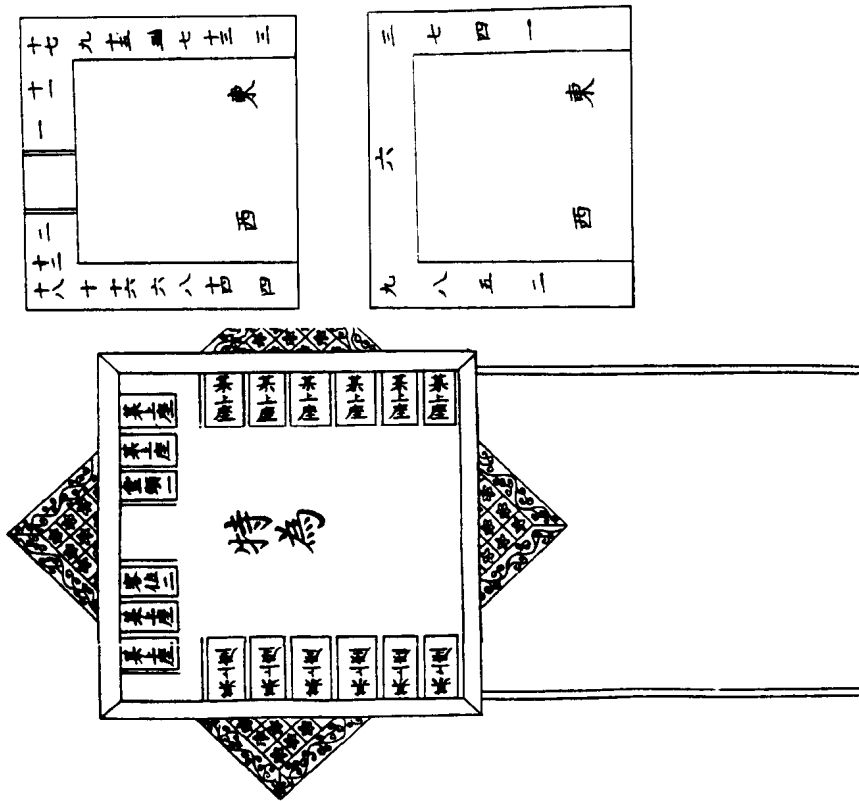


图 4-8 特为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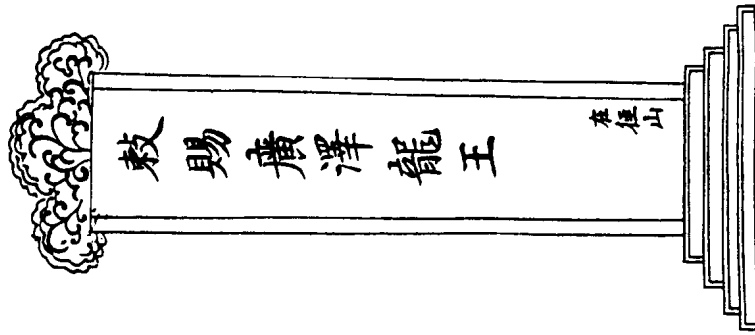


图 4-9 径山土地神牌

# 徑山楞嚴會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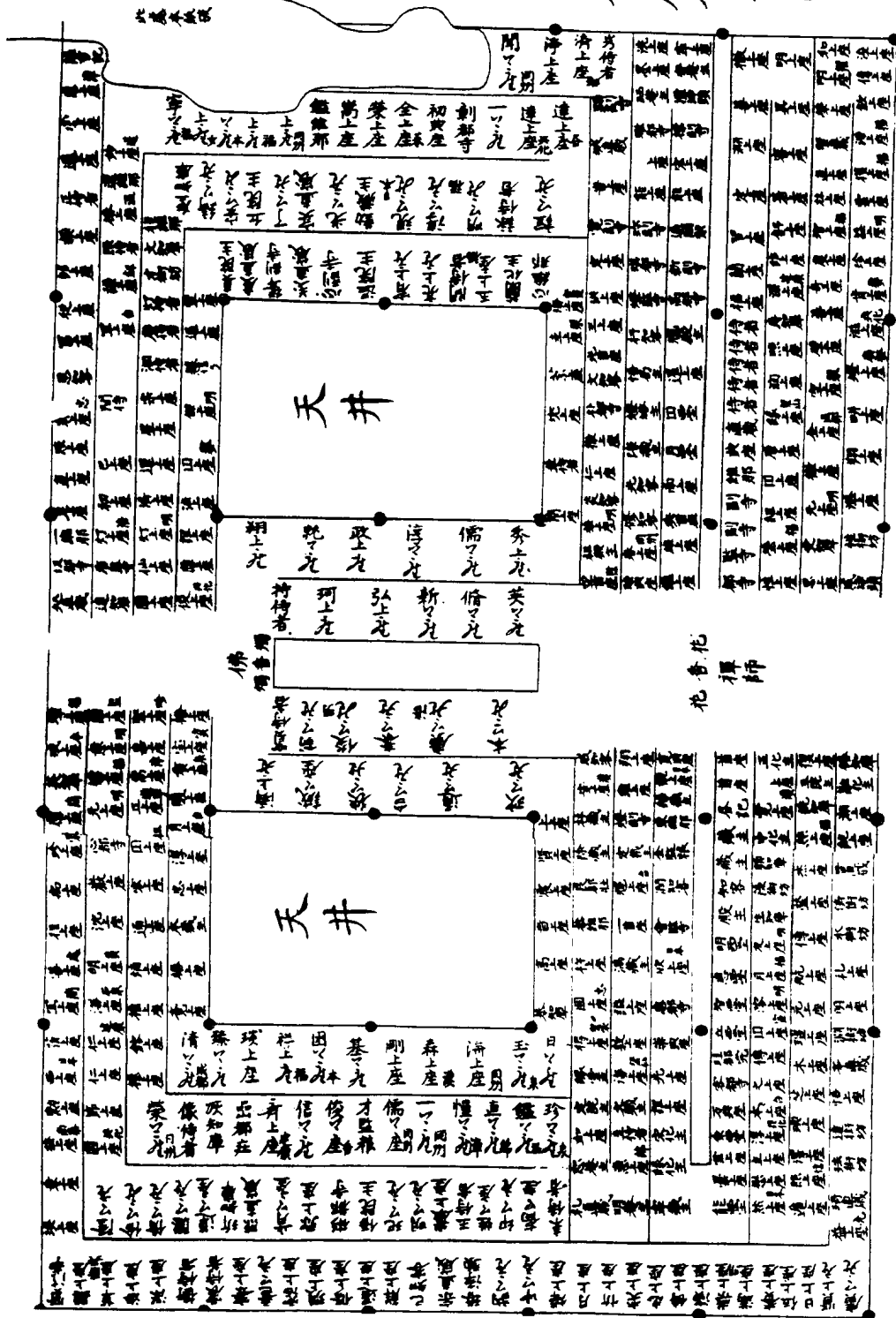


图 4-10 徑山楞嚴會

# 圖之經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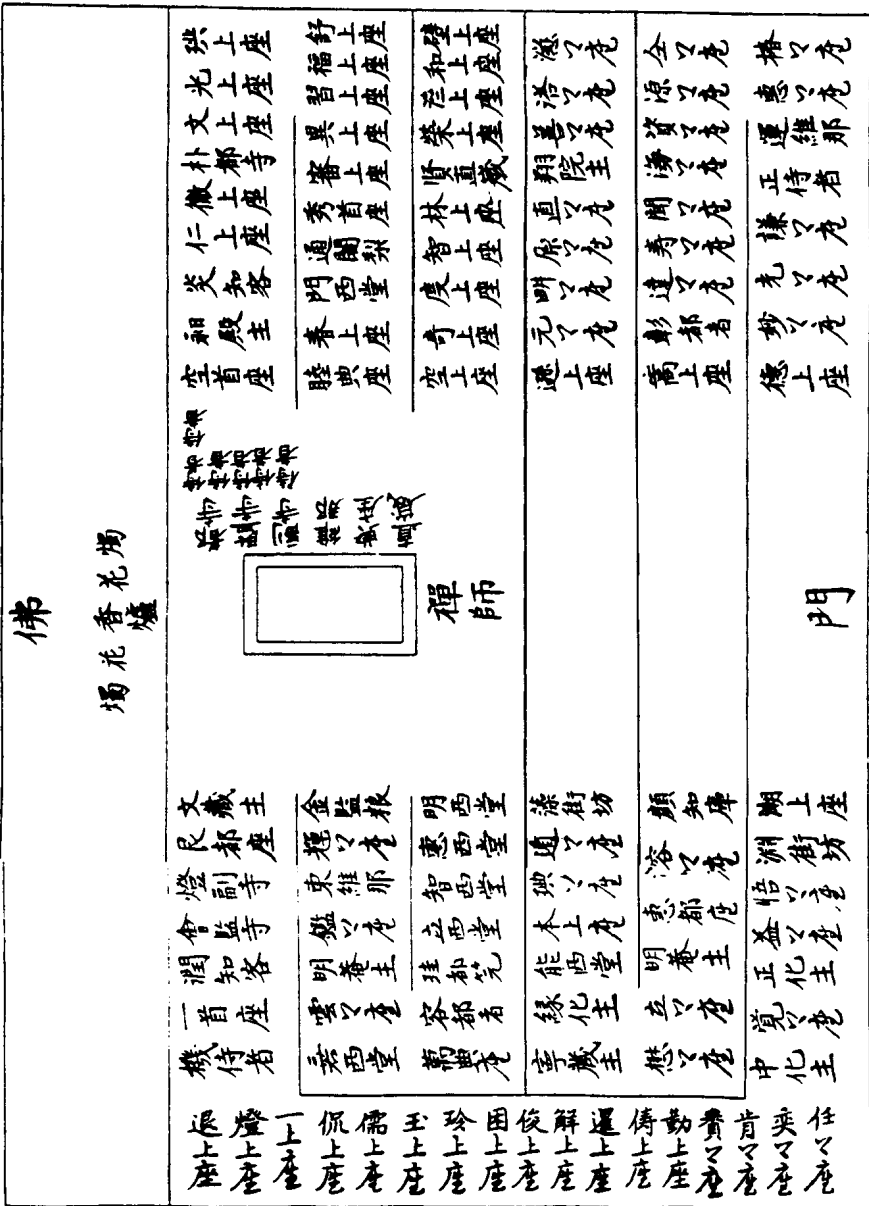


圖 4-11 觀經圖



僧堂念誦及巡堂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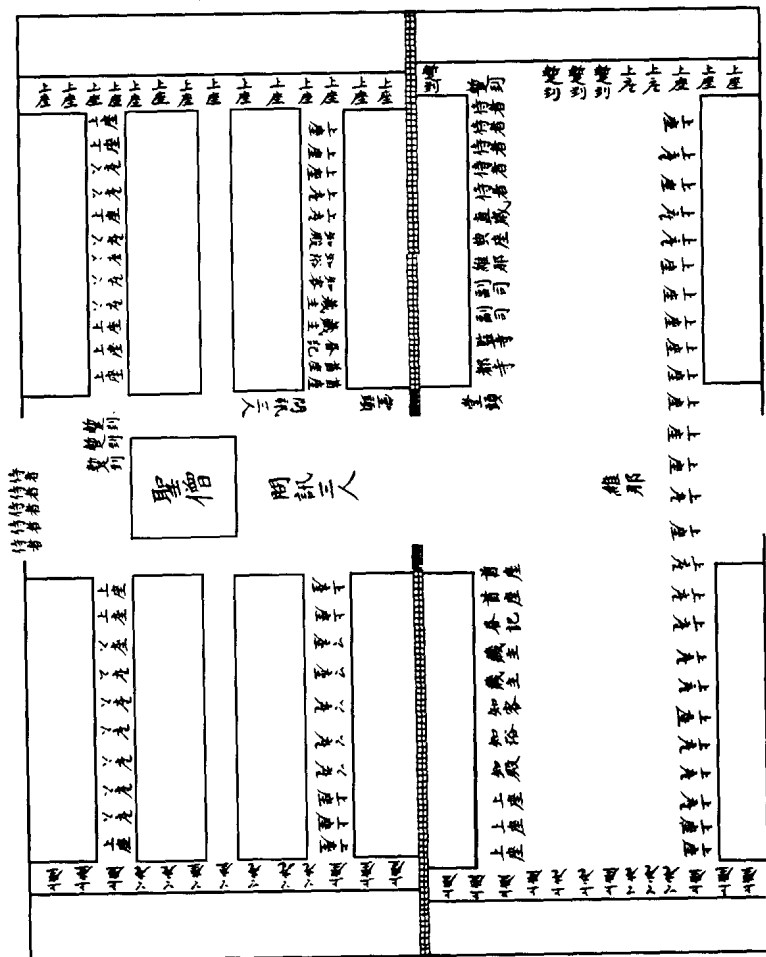


图 4-14 念誦巡堂圖

榜 告本修

東集請各依僧位立定參頭離位同維那侍者偈方丈請和尚出  
 就座當面問訊訖參頭歸位立同大東問訊畢參頭離位詣和尚前  
 當面問訊訖請歸位同大東問訊燒香天性觀香一炷歸位立次東  
 西兩班人燒香每班三人同一次各叉手徑班前出東西相望至中東  
 班第一第二人至東爐燒香 第三人中間爐燒香  
 西班第一第二人至西爐燒香 第三人中間爐燒香  
 却合掌從東西班尾人背後歸元位而立次次如前大東燒香畢  
 參頭同大家大東三拜不收坐具參頭連飯數畢再歸位同大家三拜  
 參頭連亦通來望又還身歸位同大家三拜各收坐具起東西人各  
 就位轉身分兩班而立  
 和尚普說竟大東再歸元位依班而立參頭連燒香一炷謝方丈  
 或大東三拜或觸札畢參頭送和尚歸方丈轉身如客同大家隨  
 即就法堂西南謝參頭觸一拜次就西北謝維那侍者一拜

图 4-13 告香榜



育王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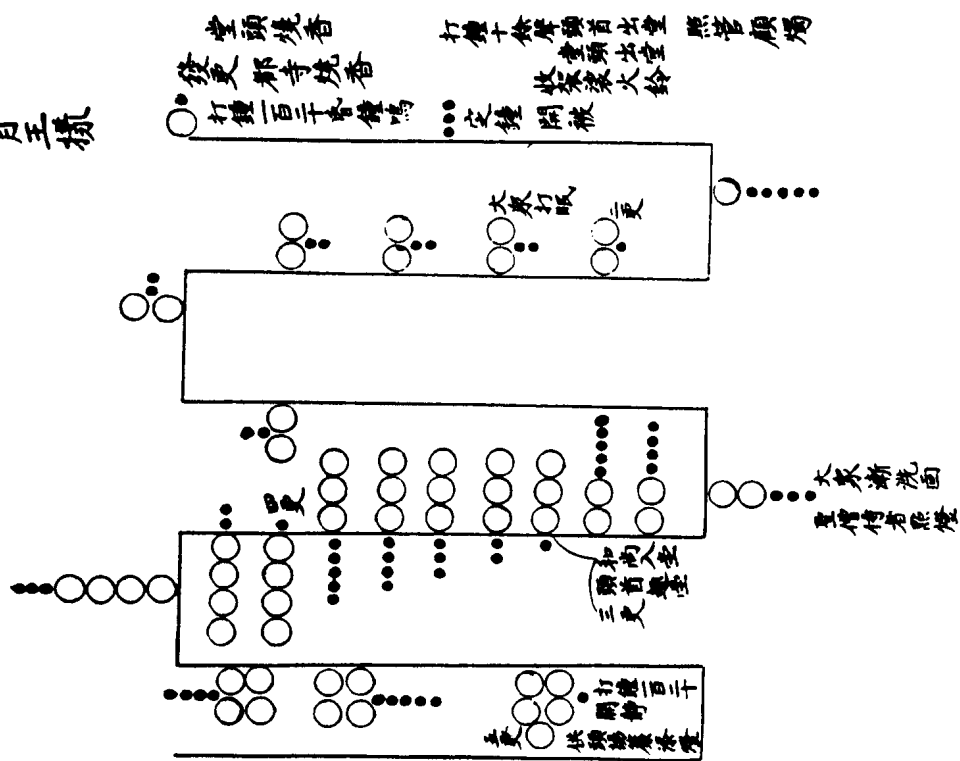


图 4-16 育王山更点

三八念誦 初三十三廿三日晚 念皇風永看帝道題昌从日增想法輪常轉仰敷土瓊  
法安人十方施主增福增惠清淨法身引 僧堂

初八廿八日晚 念白大衆如來大師入般涅槃至今皇宋淳祐八年丁未  
已得二千一百九十七年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泉斯  
有何樂衆等當勤精進如教顯燃但念每常慎勿放逸加  
藍土地讓法安人十方施主增福增惠清淨法身石僧堂

四月十四日晚 七月十四日晚 冬至晚 臘月卅日晚  
藍土地堂念誦

四月十五日七月十五冬至臘月卅日早晨並行道

图 4-15 念誦回向文



图 5-1 山门敕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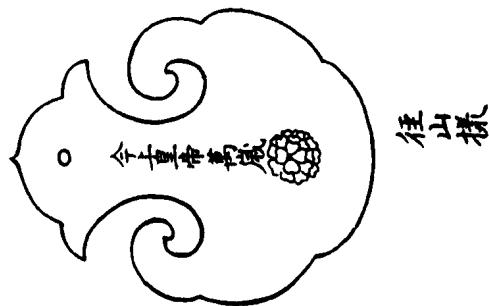


图 5-2 径山云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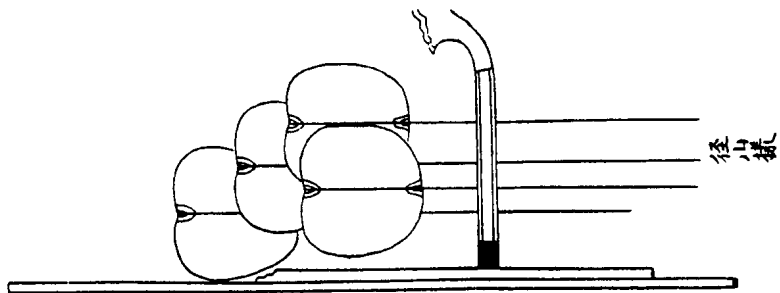


图 5-3 径山团扇



杭州徑山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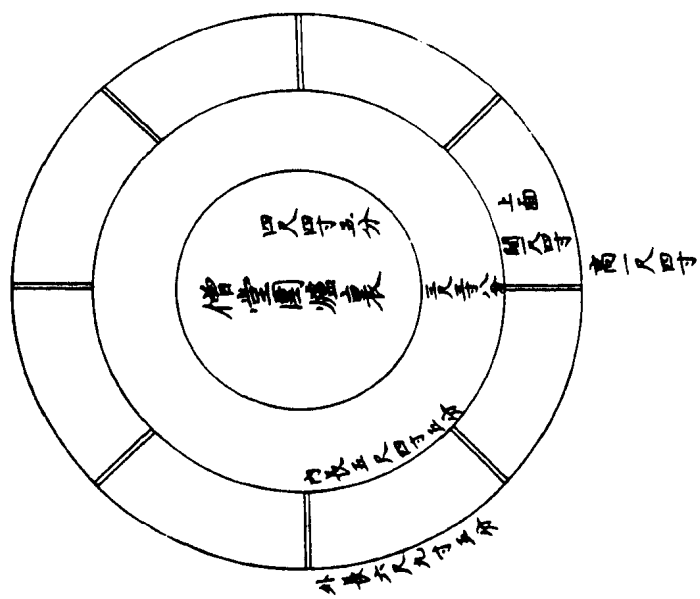


图 5-5 径山僧堂围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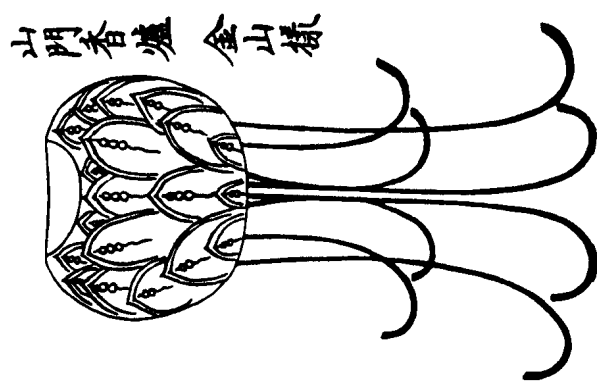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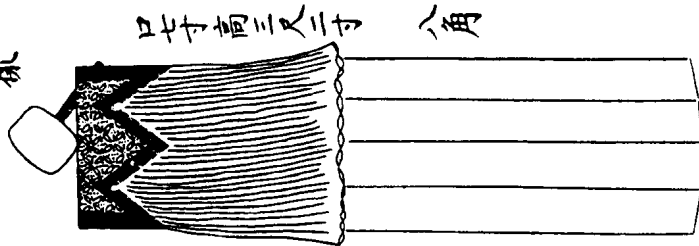


图 5-6 金山寺山門香爐

杭州徑山寺樣



口七寸高三尺二寸 八角

图 5-9 徑山槌砧

安吉州何山寺鐘  
高八尺寸口厚七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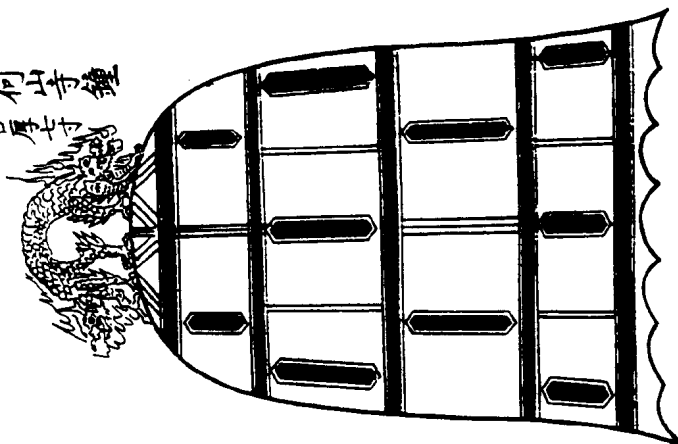


图 5-8 何山寺梵钟

山門香爐 靈隱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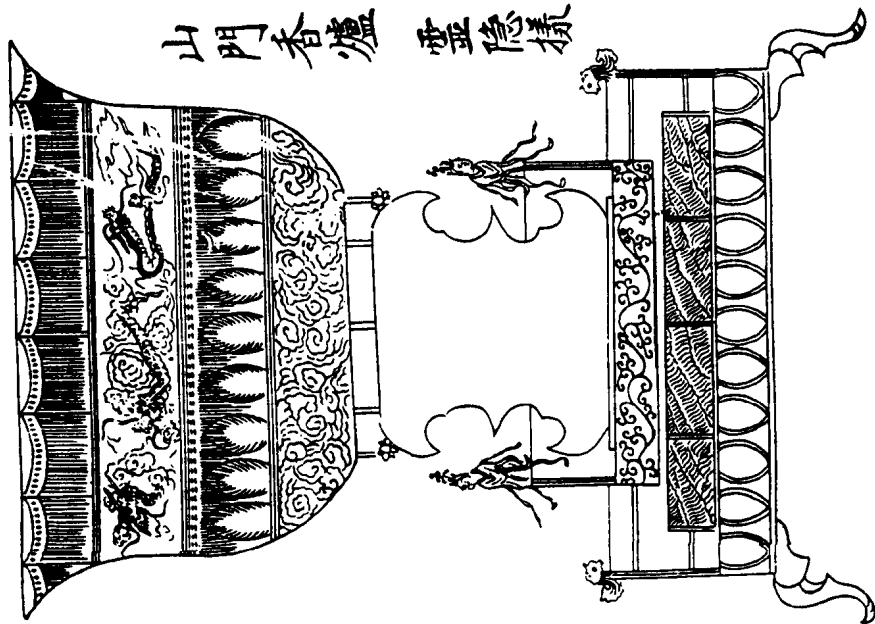


图 5-7 灵隐寺山门香炉

諸山類集			
外山門類	中門類	正門類	
阿育王山 <small>青王</small>	玉儿 <small>青王</small>	敕賜刺聖禪院 <small>明州</small>	
佛龍 <small>明</small>	白雲 <small>明州</small>	教慈資福寺 <small>明州</small>	
萬松關 <small>天童</small>	天童	阿育山廣利禪寺 <small>明州</small>	
勅賜大慈名山 <small>明州</small>	金栽山 <small>明州</small>	勅賜積慶顯親禪院	
大梅山 <small>明州</small>	梅熨 <small>明州</small>	勅賜景德之寺 <small>天童</small>	
東山 <small>明州</small>	問來 <small>明州</small>	勅賜寶華天台教院 <small>明州</small>	
淨名 <small>明州</small>	金文山 <small>明州</small>	勅賜妙智禪寺 <small>明州</small>	
岳林山 <small>明州</small>	祖關 <small>明州</small>	大慈教忠報國禪寺 <small>明州</small>	
雪竇山		勅賜悟空律院 <small>明州</small>	
仗錫山 <small>明州</small>	天雲 <small>明州</small>	勅賜白雲延祥禪院 <small>明州</small>	
大樞山 <small>明州</small>	顯應山 <small>明州</small>	勅賜保福禪院 <small>明州</small>	
南明山 <small>明州</small>		勅賜護聖禪院 <small>明州</small>	
萬年山 <small>天台</small>	平田 <small>天台</small>	勅賜信昌禪院 <small>明州</small>	
天台山 <small>台州</small>	石橋 <small>台州</small>	勅賜真相禪院 <small>明州</small>	
赤城山 <small>台州</small>	鹿山 <small>台州</small>	勅賜惠照禪院 <small>明州</small>	
明巖 <small>台州</small>	勝光山 <small>台州</small>	勅賜廣福教院 <small>明州</small>	
寒巖 <small>台州</small>	浮山 <small>台州</small>	勅賜淨名之院 <small>明州</small>	
日山 <small>台州</small>	瑞巖山 <small>台州</small>	勅賜崇福禪院 <small>明州</small>	
實際 <small>台州</small>	橫碧 <small>台州</small>	勅賜善慧之院 <small>明州</small>	
雙峯 <small>溫州</small>	產中巖壑 <small>溫州</small>	勅賜淨慧之院 <small>明州</small>	
淨名 <small>溫州</small>	翠嶺 <small>溫州</small>	勅賜護教之院 <small>明州</small>	
靈巖 <small>溫州</small>	金粟法界 <small>溫州</small>	勅賜崇福顯親禪寺 <small>明州</small>	

图 5-10 诸山额集(一)

能仁 温州  
 報慈山門 温州  
 上天竺 杭州  
 小圓覺 杭州  
 天下桂山 杭州  
 豐穀胎梁 杭州  
 定香 杭州  
 何山 湖州  
 虎丘 蘇州  
 天平山 平江  
 南禪 常州  
 蔣山 建康  
 鍾山 建康  
 松門  
 三世如來  
 釋迦寶殿  
 無字德化壽聖菩薩  
 祝延聖壽道場  
 大雄寶殿  
 那方丈額  
 窈光堂 天台  
 大光明藏 天台

雙浮 温州  
 淨土山 台州  
 飛來峰 杭州  
 大圓覺 杭州  
 承天 平江府  
 鷄鳴 明州  
 柯橋蘭若 越州  
 現山 湖州  
 楓橋 平江府  
 觀音山 平江  
 紫金山 鎮江  
 志公道場 建康  
 虎苑 建康  
 長廣舌  
 大覺堂  
 演法堂  
 法堂  
 無畏堂  
 靜熱堂  
 雷音普震之堂  
 神觀堂  
 如是堂  
 善解

勅賜資聖之寺 明州善黃  
 勅賜延勝禪院 明州  
 勅賜淨慈禪院 明州  
 勅寶相寺 越州石城寺  
 勅賜七寶禪院 越州  
 勅賜報恩光孝禪院 明州天寧  
 勅賜大慈教寺 台州  
 景德國清禪寺 明州善公觀禪作寺  
 勅賜崇善教寺 台州崇善寺  
 勅禪林院 台州  
 勅寧國寺 台州  
 勅大梵寺 台州  
 勅賜福善之院 台州  
 勅大覺院 台州  
 勅宜賜顯南山律寺 台州  
 勅賜淨土禪院 台州  
 勅賜明因禪寺 台州師禪寺  
 勅賜崇善延福禪寺 台州  
 勅賜廣福教寺 温州  
 勅賜靈峯禪院 温州  
 勅靈巖寺 温州  
 勅賜廣福羅漢禪寺 温州  
 能仁禪寺 温州  
 勅賜奇昌禪寺 温州

图 5-10 诸山额集(二)

深居 大梅山  
 指南堂 全義  
 大圓鏡 全文  
 梨此堂 杏林  
 勝集  
 景照坐 小淨慈  
 太白堂  
 大舍堂 馬羊  
 桂峰堂 周清  
 眉在堂 翠山  
 寶深堂 雙峰  
 寂照 鳥  
 直指堂 淨居  
 凌霄之間 徑山  
 心路絕處 延慶  
 大寂域 海 淨慈寺  
 訥堂 法性  
 白雲 上天竺  
 妙峯堂 竹山  
 圓照堂 靈巖  
 白雲深處  
 無異 楓橋  
 寶山堂 蔣山  
 正受 保寧  
 善法堂  
 無說堂  
 潮音堂  
 圓音堂  
 一音堂  
 兩華堂  
 桂子堂  
 柏華堂  
 雷音  
 真諦堂  
 法雨堂  
 慧日堂  
 普明堂  
 靈山堂 南禪  
 僧堂 額  
 無思堂 育王  
 雲堂 天堂  
 滄會堂 徑山  
 撰佛 東山  
 選仙場  
 聖泉 小淨慈  
 立雪 翠山  
 律海 月山  
 清會堂 靈巖  
 丹霞堂  
 大清淨海 江  
 大圓覺海 善應  
 功德林 長慶

勅賜白鳩禪寺 溫州  
 報恩律院 溫州  
 勅賜教忠報德禪寺  
 勅賜淨居禪寺 溫州  
 開元教院 溫州  
 勅賜淨光禪院 溫州  
 江心龍翔兵慶禪院 溫州  
 湖心廣福律寺 明州  
 勅賜延慶教寺 明州  
 雷峰之顯慶寺 杭州  
 勅賜景德靈隱禪寺 杭州  
 天竺靈山之寺 上天竺  
 天寧萬壽永祚禪寺 長  
 陳湖心碩砂延聖院 平江府  
 徑山與聖萬壽禪寺 杭州  
 勅賜能仁之寺 平江  
 大龜泉寺 越州  
 勅賜資國廣福之院 越州  
 勅賜法性禪院 越州  
 勅賜靈靈秘之院 越州  
 靈感觀音 杭州 上天竺  
 勅賜教忠崇報禪院 杭州 紫雲山  
 道場山瓊聖禪院 常州  
 勅賜顯化禪寺 常州  
 勅賜普齊之院 常州  
 勅賜月輪之院 常州  
 勅賜東勝之院 蘇州  
 勅永福院 蘇州

图 5-10 诸山額集(三)



內方文類  
清風院  
兜率內院  
楞伽室  
清涼境界  
鏡香堂  
空所  
清想堂  
妙香堂  
四瑞堂  
正傳  
旋輻

靈山會 下空 金山  
大微堂  
明己  
齊堂

庫院類  
庫堂  
因果監  
清心堂  
知足  
泉香界  
香積厨  
無盡藏  
淨納藏

勅賜華嚴三昧教院 蘇州  
勅賜瑞光禪院 蘇州  
勅賜雲散禪寺 平江  
勅賜勸忠旌善禪寺 平江  
勅賜顯親宗報禪院 平江  
勅賜楞伽禪院 平江  
敕白雲寺 平江  
勅賜福聖禪院 常州  
勅壽丘山普照禪寺 潤州  
勅賜色游禪寺 金山  
太平興國禪寺 楚康  
勅賜鹿苑之寺 楚康  
勅賜保寧禪寺 楚康

侍者寮類  
喚堂  
松江月  
松風  
茶閣  
聽叫  
真陽堂  
尊爵堂

行者堂類  
選僧堂  
盧德堂  
天惠堂  
淨心堂  
槽廠

旦過類  
雲水  
總雲  
度雲  
過雲  
飛錫  
宿覺  
宿雲  
一宿覺

浴院類  
宣明 香水海內  
浴室

知客寮類  
賓司  
典賓  
容司

泉寮類  
大覺寮 桂山  
梅檀林 有主  
照心寮 天童  
妙嚴堂 天童  
無為堂 金我  
印心堂 事實  
林泉 國清  
勝集堂 石羊

後架類  
照堂  
枯木  
思無

輪藏類  
一大藏教  
寶藏  
法寶輪藏  
慈光寶藏  
法輪寶藏  
正法輪藏  
天宮法寶輪藏

图 5-10 诸山额集(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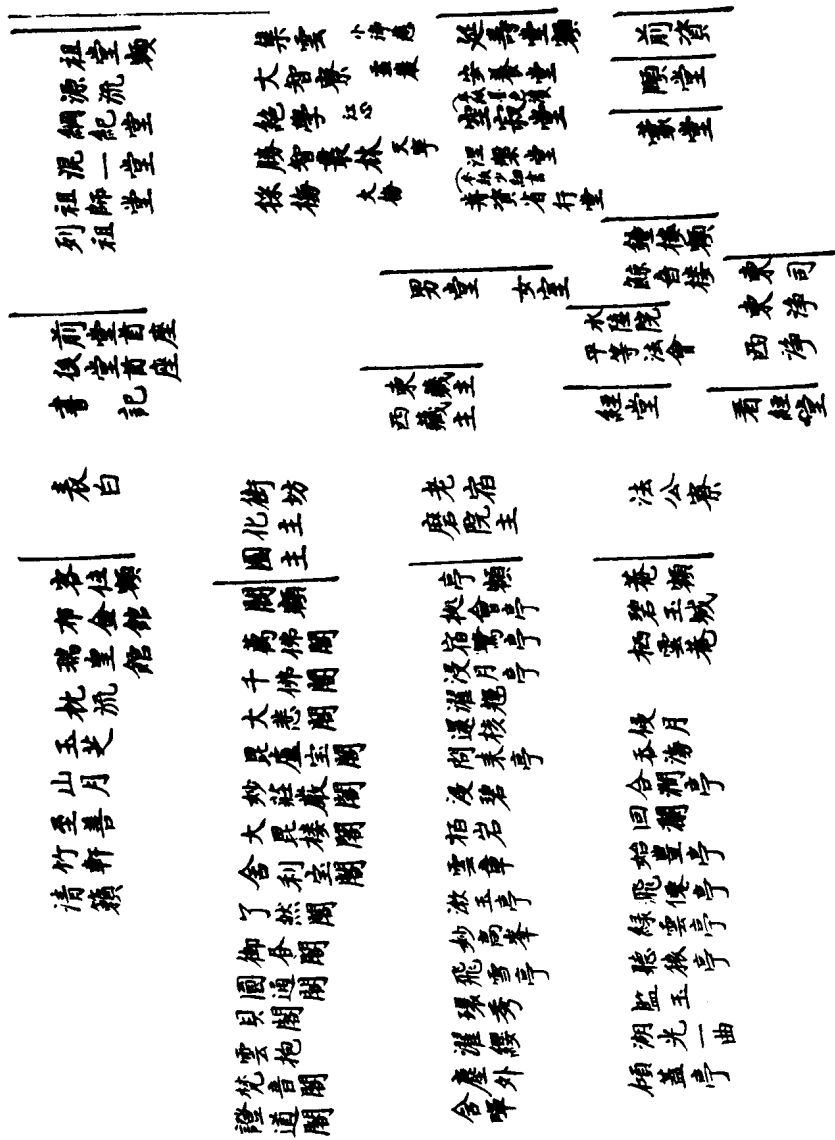


图 5-10 诸山額集(五)

# 附录

## 附录一 五山十刹图目次总录 (依原图卷顺序)

### 上 卷

佛殿三牌  
众寮行瓶盖牌  
东司内牌榜  
灵隐寺伽蓝配置  
径山寺法堂剖面  
径山法座  
径山僧堂圣僧厨  
径山僧堂倚子及桌  
屏风  
方丈坐床  
径山云板  
径山僧堂围炉

僧堂戒腊牌  
众寮牌榜  
特为牌  
土地神牌  
径山法堂虹梁斗拱及桥  
径山宝盖及高几  
径山佛殿及僧堂供案  
径山方丈椅子  
桌  
径山僧堂坐床  
佛坛  
斗拱

众寮戒腊牌  
禅林诸行事牌  
天童寺伽蓝配置  
万年寺伽蓝配置  
灵隐寺鼓台  
灵隐寺椅子及屏风  
众寮圣僧厨  
化城客位倚子  
径山前方丈倚子  
山门敕额  
碧山寺磨院  
香台

### 下 卷

径山僧堂平面  
金山寺佛殿立面  
金山寺众寮平面  
蒋山小遗所  
何山寺钟楼  
石鼓  
讽经席位  
念诵及巡堂  
诸山额集

径山僧堂帐帘  
金山寺山门香炉  
金山寺东司  
天童山宣明  
何山寺梵钟  
纲纪堂  
告香席位  
念诵回向文  
观堂架

灵隐寺僧堂平面  
灵隐寺山门香炉  
育王山后架  
天童山僧堂四方帘  
径山槌砧  
径山楞严会  
告香榜  
育王山更点

## 附录二 五山十刹图·诸山额集

### 外山门额

阿育王山(育王)	佛陇(明)	万松关(天童)
敕赐大悲名山(明州)	大梅山(明州)	东山(明州)
净名(明州)	岳林山(明州)	雪窦山
仗锡山(明州)	大权山(明州)	南明山(明州,越州)
万年山(台州天台山)	天台山(台州)	赤城山(台州)
明岩(台州)	寒岩(台州)	日山(台州)
实际(台州)	双峰(温州)	净名(温州)
灵岩(温州)	能仁(温州)	报德山门(温州)
上天竺(杭州)	小圆觉(杭州)	天下径山(杭州)
监溪胜概(越州)	定香(明州)	何山(湖州)
虎丘(苏州)	天平山(平江)	南禅(常州)
蒋山(建康)	钟山(建康)	松门

### 中门额

玉几(育王)	白云(明州)	天童
金峨山(明州)	梅熟(明州)	问来(明州)
金文山(明州)	祖关(明州)	天云(明州)
显应山(明州)	平田(台州万年)	石桥(台州)
鹿山(台州)	胜光山(台州)	浮山(台州)
瑞岩山(台州)	横碧(台州)	虚中岩壑(台州,温州)
翠微(温州)	金粟法界(温州)	双浮(温州)
净土山(台州)	飞来峰(杭州)	大圆觉(杭州)
承天(平江府)	鸡鸣(明州)	柯桥兰若(越州)
现山(湖州)	枫桥(平江府)	观音山(平江)
紫金山(镇江)	志公道场(建康)	鹿苑(建康)

### 正门额

敕赐彰圣禅院(明州)	教慈资福寺(明州)	阿育山广利禅寺(明州)
敕赐积庆显亲禅院(明州)	敕赐景德之寺(天童)	敕赐宝华天台教院(明州)
敕赐妙智禅寺(明州)	大慈教忠报国禅寺(明州)	敕赐悟空律院(明州)
敕赐白云延祥禅院(明州)	敕赐保福禅院(明州)	敕赐护圣禅院(明州)
敕赐福昌禅院(明州)	敕赐真相禅院(明州)	敕赐慧照禅院(明州)
敕赐广福都院(明州)	敕赐净名之院(明州)	敕赐崇福禅院(明州岳林)

敕赐普慧之院(明州)	敕赐净慧之院(明州)	敕赐护教之院(明州)
敕赐崇福显亲禅寺(明州)	敕赐资圣之寺(明州雪窦)	敕赐延胜禅院(明州)
敕赐净慈禅院(明州)	敕宝相寺(越州石城寺)	敕赐七宝禅院(越州)
敕赐报恩光孝禅院(台州万年)	敕赐大慈教寺(台州)	景德国清禅寺(台州)
敕赐崇善教寺(台州赤城寺)	敕禅林院(台州)	敕宁国寺(台州)
敕大梵寺(台州)	敕赐福善之院(台州)	敕大觉院(台州)
敕赐崇亲延庆之院(台州)	敕兜率禅寺(台州)	敕赐显南山律寺(台州)
敕赐净土禅院(台州)	敕赐明因禅寺(台州师姑寺)	敕赐崇善延福禅寺(台州)
敕赐广福教寺(温州)	敕赐灵峰禅院(温州)	敕灵岩寺(温州)
敕赐广福罗汉禅寺(温州)	能仁禅寺(温州)	敕赐寿昌禅寺(温州)
敕赐白鹤禅寺(温州)	报恩律院(温州)	敕赐教忠报德禅寺
敕赐净居禅寺(温州)	开元教院(温州)	敕赐净光禅院(温州)
敕赐龙翔兴庆禅院(温州)	湖心广福律寺(明州)	敕赐延庆教寺(明州)
雷峰之显严寺(杭州)	敕赐景德灵隐禅寺(杭州)	天竺灵山之寺(下天竺)
天宁万寿永祚禅寺(中天竺)	陈湖心磧砂延圣院(平江府)	径山兴圣万寿禅寺(杭州)
敕赐能仁之寺(平江)	大龙泉寺(越州)	敕赐资国广福之院(越州律院)
敕赐法性禅院(越州)	敕赐灵秘之院(越州)	灵感观音(杭州上天竺)
敕赐移忠崇报禅院(湖州柯山)	道场山护圣禅院(安吉州)	敕赐显化禅寺(安吉州)
敕赐普斋之院(安吉州)	敕赐月轮之院(安吉州)	敕赐朱胜之院(苏州)
敕永福院(苏州)	敕赐华严宝塔教院(苏州)	敕赐瑞光禅院(苏州)
敕赐云岩禅寺(平江)	敕赐劝忠旌孝禅寺(平江)	敕赐显亲崇报禅院(平江)
敕赐楞伽禅院(平江)	敕赐白云寺(平江)	敕赐福圣禅院(常州)
敕寿丘山普照禅寺(润州)	敕赐龙游禅寺(金山)	太平兴国禅寺(建康)
敕赐鹿苑之寺(建康)	敕赐保宁禅寺(建康)	

### 佛殿额

三世如来	释迦宝殿	南无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
祝延圣寿道场	大雄宝殿	

### 前方丈额

寂光堂(天童)	大光明藏(天童)	深居(大梅山)
指南堂(金峨)	大圆镜(金文)	契此堂(岳林)
胜集	景照堂(小净慈)	太白堂
大舍堂(万年)	桂峰堂(国清)	眉在堂(翠山)
资深堂(双峰)	寂照(白鹤)	直指堂(净居)
凌霄之阁(径山)	心路绝处(延庆)	大寂灭海(平江天宁)
讷堂(法性)	白云(上天竺)	妙峰堂(何山)
圆照堂(灵岩)	白云深处	无异(枫桥)
宝山堂(蒋山)	正受(保宁)	

## 内方丈额

清风

清凉境界

清辉

旋辐

兜率内院

饶舌堂

妙喜堂

楞伽室

宝所

四瑞堂正传

## 法堂额

长广舌

法堂

雷音普震之堂

善解

潮音堂

雨华堂

雷音

慧日堂

大觉堂

无畏堂

谛观堂

善法堂

圆音堂

桂子堂

真谛堂

普明堂

演法堂

梅熟堂

如是堂

无说堂

一音堂

括华堂

法雨堂

灵山堂(南禅)

## 僧堂额

无思堂(育王)

选佛(东山)

立雪(翠山)

丹霞云堂

功德林(延庆)

明已

云堂(天堂)

选佛场

律海(月山)

大清净海(江心)

灵山一会(下天竺)

齐堂

海会堂(径山)

圣泉(小净慈)

清会堂(灵岩)

大圆觉海(灵隐)

大彻堂(金山)

## 库院额

库堂

知足

无尽藏

因果监

众香界

海纳山藏

清心堂

香积厨

## 行者堂额

选僧堂

净心堂

庐隐堂

槽敞

天惠堂

## 众寮额

大觉寮(径山)

妙严堂(天童)

林泉(国清)

大智寮(灵岩)

采梅(大梅)

旃檀林(育王)

无为堂(金峨)

胜集堂(万年)

绝学(江心)

照心寮(天童)

即心堂(雪窦)

集云(小净慈)

胜智丛林(天宁)

**侍者寮额**

唤堂 听叫	江月 真喝堂	松风 尊爵堂	茶阁
----------	-----------	-----------	----

**旦过额**

云水 飞锡	憩云 宿觉	度云 宿云	过云 一宿觉
----------	----------	----------	-----------

**知客寮额**

宾司	典宾	客司
----	----	----

**维那寮额**

悦众	堂司	表率
----	----	----

**后架额**

照堂	枯木	思无
----	----	----

**浴院额**

宣明(外)	香水海(内)	浴室
-------	--------	----

**轮藏额**

一大藏教 法轮宝藏	宝藏 正法轮藏	法宝轮藏 天官法宝轮藏	慧光宝藏	②
--------------	------------	----------------	------	---

**祖堂额**

源流	纲纪堂	混一堂	祖师堂	列祖
----	-----	-----	-----	----

**客位额**

布金馆 至善	瑞皇馆 竹轩	枕流 清籁	玉芝	山月
-----------	-----------	----------	----	----

**阁额**

万佛阁 大毗楼阁 贝阁	千佛阁 舍利宝阁 云抱	大悲阁 了然阁 梵音阁	毗卢宝阁 御书阁 证道阁	妙庄严阁 圆通阁
-------------------	-------------------	-------------------	--------------------	-------------

**延寿堂额**

安养堂	空寂堂	涅槃堂	前资省行堂
-----	-----	-----	-------

### 亭额

据会亭  
问来亭  
妙高峰  
含晖  
始丰亭  
湖光一曲

宿鹭亭  
浸碧  
飞雪亭  
侵月  
飞仙亭  
倾盖亭

浸月亭  
柏岩  
环秀  
吞海  
绿云亭

濯辉  
云章  
濯缨  
合涧亭  
听猿亭

还核  
漱玉亭  
尘外  
回澜  
监玉

### 钟楼额

鲸音楼

### 庵额

碧玉城

栖云庵

### 经藏额

东藏主

西藏主

经堂

看经堂

### 水陆院额

水陆院

平等法会

### 厕额

东司

东净

西净

### (散额)

前堂首座  
化主  
颐堂

后堂首座  
园主  
蒙堂

书记  
老宿  
男堂

表白  
磨院主  
女室

街坊  
前资



## 附录三 大宋五山图说

### 无著道忠校写宋本《大宋名蓝图》

#### (一) 记写道元和尚将来名蓝图事

元禄十六年癸未三月三日,天口座元先容率智则首座者来相看,智则乃浓州崇福寺物堂和尚之受业,以本巢郡本田村通玄寺龙云座元为法兄。其现住高门座元,盖龙云之法子也。(智)则寓居彼寺数年已来,锐志于百丈清规,闻余曾讲演之,特来欲借其解义誊写之。余以其书犹未校正,不许焉。再三恳求,余曰:非吝于公,且俟草稿之脱,(智)则仍请借余清规正和点者,余便授之。天口先出去,(智)则曰:某曾在嘉州大乘寺时,住持人称良高和尚,一日就问禅刹堂殿之位置,和尚窃告言,此山有道元和尚在唐写来名蓝堂宇图,与所谓一夜碧岩同秘重。(智)则有时披袈裟入室,恳请一览,和尚怜其真情,借自所藏副本,诸弟子知者希(稀?)矣。则乃锁一室次第摹写。功毕之后,更请出道元真本,逐一校讎,无复疑惑。今师尽力于清规,故某者回贲持来,欲备高览。余闻说惊喜,欲必观之。五日,(智)则来,屏人示余,却复携去。余意深,欲借而写之,未容易发言。六日朝抵短翰,于京师旅寓通其请,则及八日诘旦,亲往就借焉。是日,命口匠接薄样纸洁净者五十余幅,拟写用。七日,妙心有再住仪规,(智)则来纵观,晚间到龙华,授以彼轴。余自八日写之,到十七日毕事。十五日,则来还百丈清规,且曰某欲后日发行归国,明晚当来辞。则自本州负纸数十刀来,充写清规解之用。至是以纸写置于龙华,约重来。十六日晚,则来。余留之宿。又预命工造纳彼轴之箱具钥匙与之。则拜受大喜。余写两轴,凡自八日到十七日,都十日。除接远宾近客,请上方和尚点茶等三日之余,七个功日毕。故图中零碎省略,期重补者多矣。则告余曰:上卷首牌图本有三,而大乘本轴首烂脱,亡其一,即大檀那本命元辰牌也,可惜。曾闻永平寺写得此轴,在未烂之先,故三牌全在。又闻永平寺大工(自注:道元自宋国携来者子孙不绝),家藏伽蓝图,亦是此轴而已。则又曰:余所写本六十三纸,曾寓居江州一寺,封存寄藏于寺主,为人所截取十六纸,今存者四十六纸。其自跋云:四十七纸者,近顷所题,非在大乘时作此跋。某深为遗憾,欲设方计取还彼十六纸,若得全璧,再谒之日,可备高览。余至祝,约重来,一揖而别。

元禄十六年(1703)癸未三月十七日道忠识

忠后年得写东福开山将来图,亦阙檀那牌,仍思之恐宋国所在元本失檀那牌耳矣。非大乘本烂脱。

又智则云为人所窃截十六纸,此言可疑也。其跋语不似后年所作者,闻雪牛亦同余疑焉。(自注:余又口念被窃截者,若为上卷,则此上卷大同东福本,故可知无阙;若为下卷,则此上下卷纸数稍齐,更加十六纸,则卷轴巨大,与上卷不类。故余谓则言引人舛望而已。)

天孝祖圜首座(智则后改祖圜),宽永三年丙戌岁秋七月五日,亡于浓州云龙寺。

## (二) 记东福开山将来名蓝图善写事

余曾闻或说东福寺有圣一将来大宋名蓝图，宝永六年(1709年)春夏季，余为学宸翰宣扬，屡谒相国寺林光院乾崖和尚。一日话及图事，崖曰：第二写本在东山光云寺。七年庚寅夏五月，往林光，恳请转借焉。秋九月廿三日，忽寄图卷来，曰元是东福开山自宋国写得来，其本藏在东福，而此光云本，第二写也。余即日亲搦毫从事，到冬十一月九日方卒業，十日、十一日校讎，无讹谬，十二日还纳致谢。十二月十八日，乾崖和尚俄唱灭。

龙华道忠识

## (三) 记补龙华写本阙略事

宝永七年(1710年)庚寅之冬，丰州僧义箭访余，无何辞曰：将参历于浓州，余屏人，语以写智则禅蓝图及则物，故不得补略事，仍嘱曰：子到浓州，则密探图之所在。箭唯唯而去。既而到浓诸刹以近安居，锁旦过，禁挂搭，箭放浪不得栖止，遂访武仪郡宇多院邑阳德寺，寺主雪牛座元有旧于箭，款留令过冬，至此留锡。一日陪话，及智则首座，牛曰：吾附庸有云龙寺，则平昔盘桓于彼。箭徐询问图事，牛低声曰，在于一处，唯(智)则之所秘宝，临亡亦有遗嘱，故今之主者，袭藏不泄乎言色。箭深望一览，牛曰且待。数日之后，牛坐密室，召箭，出一小函曰：此即图也，吾闻是函龙华和尚造之赐(智)则，乃开锁示之。箭惊喜，更请写取数图。明年辛卯孟春，箭作书寄余，告此事。书以二月十八日落手，余大以为奇遇焉。自谓补阙之道生矣，安知非则公冥冥成褫耶。后箭亦为余之徒，余改名为希杨，平日从容语图事。享保元年(1716年)丙申秋九月，命杨赍余本去赴浓，初六日上途，九日达于阳德，偶宾客往来，憧憧未发其词，明日窃吐露情状，且呈余书，雪牛愕口，盥漱开读，嗟叹久之，曰龙华和尚厚于此项如此哉，即就慧林寺借索，慧林主人曰：迹法眷者借去，路阻数程，难应速用。牛语杨曰：事若此难复奈何，唯余前年亦写得秘在，请用之。杨即如教，雪牛寻常善画，加之性贞粹，所摹必少谬。杨锁一室，详细注目，不敢直补予本，以别纸摹取阙略处，再三校讎，至无遗脱。及十五日毕事，十七日辞阳德，二十日归龙华，余欣然亲摹补阙略，遂成全璧云。

丙申十月初五日道忠识

## (四) 跋语

凡此图为口(两轴都四十七纸)也者，元出于永平古佛之手，而一夜碧岩等类之，重器也。予尝披阅敕修清规丛林寮舍之所在，不著明者有一二，于此扣之诸师，终无人遍参之。次偶依(遇?)洞上宗匠德翁(讳良高)和尚于贺之大乘寺，亲闻其审，敬严而询问之间，果得此卷于兹，从前所疑顿冰释矣，岂有见之不取之理矣。今一感子至诚而已时劣不觉拜起泪下，乃收将袈裟下去，就同府之法胜禅寺西轩密拜写，再入室拜借，真笔来校合，敢虽涂抹点窜，不远毫发意，唯要得其完全而已矣(自注：所谓两轴，先辈唤称五山十刹图矣)。

沙门智则 谨记

## 附录四 中国五山十刹甲刹一览

### 禅宗五山

1. 临安径山兴圣万寿寺 (径山寺)
2. 临安北山景德灵隐寺 (灵隐寺)
3. 明州天童景德寺 (天童寺)
4. 临安南山净慈报恩光孝寺 (净慈寺)
5. 明州育王山广利寺 (育王寺)

### 禅宗十刹

1. 临安天竺山天宁万寿永祚寺 (中天竺寺)
2. 吴兴道场山护圣万寿寺 (护圣寺)
3. 建康蒋山太平兴国寺 (蒋山寺)
4. 平江万寿山报恩光孝寺 (光孝寺)
5. 奉化雪窦山资圣寺 (雪窦寺)
6. 永嘉江心山龙翔寺 (江心寺)
7. 福建闽侯雪峰山崇圣寺 (崇圣寺)
8. 义乌黄山宝林寺 (双林寺)
9. 平江虎丘云岩寺 (云岩寺)
10. 天台山国清教忠寺 (国清寺)

### 禅宗甲刹

1. 常州无锡华藏毗陵显报禅寺 (华藏寺)
2. 建康龙翔集庆禅寺 (龙翔寺)
3. 袁州宜春仰山太平兴国禅寺 (仰山寺)
4. 江州九江太平龙兴禅寺 (东林寺)
5. 平江府长州承天能仁禅寺 (承天寺)
6. 明州乌程大慈教忠报国禅寺 (大慈寺)
7. 镇江府金山龙游禅寺 (金山寺)
8. 镇江府焦山普济禅寺 (焦山寺)
9. 湖州安吉府何山移忠禅寺 (何山寺)
10. 建康府凤凰山保安禅寺 (保安寺)
11. 秀州嘉兴府天宁报恩光孝禅寺 (天宁寺)
12. 饶州澹湖山永福禅寺 (永福寺)
13. 洪州百丈山大智寿圣禅寺 (百丈寺)
14. 建康清凉广惠禅寺 (清凉寺)

15. 温州镇江府雁山能仁普济禅寺 (雁山寺)
16. 江州北山路庐山圆通崇胜禅寺 (圆通寺)
17. 江州南康郡庐山开先华藏禅寺 (开先寺)
18. 湖州翔风山资福显忠禅寺 (资福寺)
19. 秀州嘉兴府寿山本觉禅寺 (寿山寺)
20. 明州慈溪香山智度禅寺 (香山寺)
21. 平江府枫桥普明禅寺 (枫桥寺)
22. 福州鼓山涌泉禅寺 (鼓山寺)
23. 杭州大觉禅寺 (大觉寺)
24. 杭州疏山白云禅寺 (疏山寺)
25. 洪州隆兴府黄龙山崇恩禅寺 (黄龙寺)
26. 婺州江西智者广福禅寺 (智者寺)
27. 真州真定长芦山洪济禅寺 (长芦寺)
28. 福州东禅禅寺 (东禅寺)
29. 杭州凤凰山报国禅寺 (报国寺)
30. 河南府嵩山少林禅寺 (少林寺)
31. 河南彰德府二祖山 (二祖寺)
32. 蕲州黄梅县五祖山真惠禅寺 (五祖寺)
33. 韶州广东六祖山法泉禅寺 (六祖寺)
34. 舒州怀宁县三祖山山谷禅寺 (三祖寺)
35. 蕲州黄梅县四祖山慈觉禅寺 (四祖寺)

## 附录五 中日古代年代及相互关系对照表

南北朝影响时期	飞鸟时代 (553—644 年)	
隋唐影响时期	奈良时代前期 (白凤时代) (645—709 年)	古 代
	奈良时代后期 (天平时代) (710—780 年)	
日本化时期	平安时代前期 (弘仁时代) (781—885 年)	
宋元影响时期	平安时代后期 (藤原时代) (886—1183 年)	
	镰仓时代 (1184—1332 年)	
明清影响时期	室町时代 (1333—1572 年)	中 世
及 日本化时期	桃山时代 (1573—1614 年)	
	江户时代 (1615—1867 年)	近 世

## 参 考 文 献

- 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  
宋·罗 濬.《宝庆四明志》  
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  
元·张 铉.《至正金陵新志》  
明·宋奎光.《径山志》  
明·传 登.《天台山方外志》  
明·郭子章.《明州阿育王山志》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  
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  
清·孙 治.《灵隐寺志》  
清·德 介.《天童寺志》  
清·释际祥.《净慈寺志》  
清·历 鹗.《云林寺志》  
清·卢见曾.《金山志》  
清·顾诒禄.《虎丘山志》  
宋·宗 颐.《禅苑清规》. 北宋崇宁元年  
元·德 辉.《敕修百丈清规》. 元至大四年  
元·脱 脱.《宋史·地理志》  
宋·李 诫.《营造法式》  
宋·周淙、施谔.《南宋临安两志》.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宋·周 密.《武林旧事》  
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 中华书局, 1962 年  
中华书局编辑部.《宋元方志丛刊》(第五册). 中华书局  
《景德传灯录》·卷六《禅门规式》  
[日]道元著, 筱原寿男注释.《永平大清规》. 大东出版社  
[日]《曹洞宗全书·清规》  
[日]无著道忠.《禅林象器笺》  
[日]无著道忠.《敕修百丈清规左觚》  
[日]玉村竹二校订.《扶桑五山记》. 临川书店  
[日]白石虎月.《禅宗编年史》. 东方界  
[日]白石虎月.《续禅宗编年史》. 东方界  
[日]白石虎月.《东福寺志》. 思文阁, 昭和 54 年  
[日]樱井敏雄.《南禅寺史》. 法藏馆  
[日]赤松俊秀.《泉涌寺史》. 法藏馆  
[日]菅沼 晃.《道元辞典》. 东京堂出版  
[日]《禅学大辞典》. 大修馆书店

- [日]《佛具大事典》. 镰仓新书株式会社, 昭和 57 年
- [日]《古事类苑》宗教部. 吉川弘文馆
- [日]横山秀哉. 《支那禅刹图式の研究》(2). 私家版
- [日]横山秀哉. 《禅宗建筑の研究》, 私家版, 昭和 33 年
- [日]横山秀哉. 《禅の建筑》. 彰国社, 昭和 42 年
- [日]横山秀哉. 《凡匠论丛》. 宝文堂
- [日]关口欣也. 《中世禅宗样建筑的研究》. 私家版, 昭和 44 年 12 月
- [日]关口欣也. 《五山と禅院》. 小学馆, 昭和 58 年
- [日]太田博太郎. 《社寺建筑の研究》. 岩波书店
- [日]今枝爱真. 《中世禅宗史の研究》. 东京大学出版社
- [日]横山秀哉. 支那禅刹图式の研究. 《东北大学建筑学报》第 1、2 号
- [日]伊东忠太. 五山十刹图について. 《东洋建筑的研究》(上)
- [日]田边泰. 大唐五山诸堂图について. 昭和 6 年《早稻田建筑学报》第 8 号
- [日]白石虎月. 大宋诸山图について. 《历史地理》, 第 74 卷, 第 4 号
- 田边泰著, 梁思成译. 大唐五山诸堂图考.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 6 卷 3 期
- 张曼涛主编. 《中国佛教寺塔史志》. (台湾)大乘文化出版社
- 《中国佛教史志汇刊》. (台湾)明文书局
- 陈占祥. 《中国文化地理》. 三联书店, 1983 年
- 程民生. 《宋代地域文化》.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 杜继文、魏道儒. 《中国禅宗通史》.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 中国佛教协会. 《中国佛教》(二). 知识出版社, 1982 年
- 王世襄. 《明式家具研究》. (香港)三联书店, 1989 年
- 戴俭. 禅宗寺院布局初探. 东南大学硕士论文, 1987 年

## 后 记

本书的酝酿,可以说早在十年以前。记得 1988 年在日本京都大学建筑系图书馆书库灯下翻拍五山十刹图时,心里就涌动着这一念头。然真正开始着手,是在 1992 年完成《作庭记译注与研究》一书之后。最初计划较大,试图以五山十刹图为线索,展开对宋元江南建筑的研究,艰难地作了几年,虽略有了大形,但深度和实物资料皆不足,故又回过头来,在已有的基础上,作一阶段性小结,主要着重于对五山十刹图本身的分析,其结果即此《五山十刹图与南宋江南禅寺》一书。实际上,从目的乃至形式上来看,《五山十刹图与南宋江南禅寺》与《作庭记译注与研究》相似,即二书皆以注释考析日本重要史料的形式,来达到向国内学界介绍日本史料以及进行相关研究的目的。

从内容来看,本书所着重的与其说是通常为人们所关注的建筑形式,还不如说是较为为人们所忽略的建筑内容。若就建筑形式而言,中国古代建筑普遍共性十分显著,而个性特色则主要依附于建筑内容。佛寺、道观及宫殿建筑,在外在形式上并无根本的区别,而它们之间性质上的差异,则主要决定于其内容的不同及相应的室内配置。这或可称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重要特色。然中国建筑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着这样一个倾向,即注重有形的建筑,忽略建筑的内容,以及强调普遍共性,忽略个性特色。然在建筑史的研究中,如果只强调对普遍共性的认识,往往会掩盖或忽略对建筑个性特色的深入研究。

以佛教建筑而言,成熟的佛教建筑必然反映中国建筑的普遍共性,然仍有必要根据其独特的制度内容,在普遍性之上探寻其特殊性所在,同时还应看到佛教寺院不同宗派及不同地域间的差异及相应特色。如若不分析其宗教内容,也即相应的寺院规制和修行方式,就不可能真正把握住寺院建筑的本质特征,而这也正是本书的认识基础,即试图以五山十刹图为线索去认识佛教寺院,为江南寺院建筑研究作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线索和史料无疑是展开研究的一个基础。然仅依此五山十刹图,对于全面认识和理解宋元江南禅寺,仍远不足。故本书围绕“五山十刹图与南宋江南禅寺”这一主题,尽可能提供较全面的基础史料和相关线索。然相比较而言,在反映宋代禅寺风格和作法上,日本禅寺更接近于原貌;而中土江南现存寺院,宋风作法则已基本上荡然无存,故本书中较多地引用了日本禅寺的相关史料。对于书中所引用的资料,在书后的参考文献及插图索引目录中,尽可能一一注明其来源出处,以便于查核,同时也对原作者表示感谢。

书中行文所涉及的地名,皆统一用当时地名,如杭州用临安、苏州用平江。但据五山十刹图原文抄录的部分,如附录二的《诸山额集》,则保持原图中的注记不变。实际上,南宋时旧名延用是十分普遍的,如通常时有所称的杭州与苏州皆是唐、北宋时的旧名。

本书的计划,是在郭湖生先生主持的东方建筑研究大框架下进行的,写作过程中得到郭湖生先生的指导、鼓励和督促,从而有此书的完成,同时也得到了齐康先生在地域建筑研究上的指导,志此以表谢意。

张十庆

1999年5月28日



# 插图索引目录

## 上 篇 五山十刹图背景分析

图 1 十二世纪的东亚——南宋与金的对峙

图 2 南宋的疆域及行政区划

图 3 南宋的江南地区

图 4 “五山之上”——金陵大龙翔集庆寺(元《至正金陵新志》)

图 5 五山十刹的分布

图 6 诸山额集所记诸寺分布

## 下 篇 五山十刹图内容概述

### 一. 伽蓝配置

#### 图 1-1 天童寺伽蓝配置

图 1-1a 东福寺本天童寺伽蓝配置

图 1-1b 天童寺图(清《天童寺志》)

图 1-1c 天童寺主体配置关系(南宋)

图 1-1d 南宋天童寺复原图(傅熹年据王蒙《太白山图》)(采自傅熹年建筑画选《古建腾辉》)

图 1-1e 天童寺总平面(据浙江大学建筑系测绘图摹绘)

#### 图 1-2 灵隐寺伽蓝配置

图 1-2a 东福寺本灵隐寺伽蓝配置

图 1-2b 灵隐寺图(清《灵隐寺志》)

图 1-2c 灵隐寺主体配置关系(南宋)

#### 图 1-3 万年寺伽蓝配置

图 1-3a 东福寺本万年寺伽蓝配置

图 1-3b 万年寺主体配置关系(南宋)

图 1-3c 宋式伽蓝配置基本格局

图 1-3d 日本中世禅寺布局——《圣福寺之绘卷》(1563 年前)(采自关口欣也《五山と 禅院》,小学馆,昭和 58 年)

图 1-3e 日本中世禅寺布局——《建长寺指图》(1331 年)(采自关口欣也《五山と 禅院》,小学馆,昭和 58 年)

图 1-3f 日本禅寺七堂布局人体表相图(采自横山秀哉《凡匠论丛》,宝文堂)

## 二. 寺院建筑

### 图 2-1 径山寺法堂剖面

图 2-1a 南宋径山法堂复原平面

图 2-1b 日本中世五山法堂平面

### 图 2-2 径山寺僧堂平面

图 2-2a 径山寺僧堂复原平面

图 2-2b 日本永平寺僧堂配置(摹自横山秀哉《禅の建筑》,彰国社,昭和 42 年)

图 2-2c 日本永平寺僧堂坐禅(外堂)(采自日本《曹洞宗》)

图 2-2d 日本总持寺僧堂坐禅(内堂)(采自《日本佛教基础讲座》6,雄山阁)

### 图 2-3 灵隐寺僧堂平面

图 2-3a 日本京都东福寺僧堂平面(室町初)(日本文化财图纸)

图 2-3b 日本京都东福寺僧堂配置(白石虎月《东福寺志》)

### 图 2-4 金山寺佛殿立面

图 2-4a 武义延福寺大殿方三间平面形式(1317 年)(采自《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85 年)

图 2-4b 苏州明代铜殿(门窗欢门样式)(摹自朱光亚《明代江南大木作的演进》,南京工学院硕士论文)

图 2-4c 日本圆觉寺舍利殿立面(1407 年)(日本文化财图纸)

图 2-4d 日本禅寺方三间殿堂立面(日本文化财图纸)

图 2-4e 日本五山方五间佛殿(圆觉寺佛殿古图·1573 年)(采自关口欣也《五山と禅院》,小学馆,昭和 58 年)

### 图 2-5 金山寺众寮平面

图 2-5a 金山寺众寮复原平面

图 2-5b 日本鹤见总持寺众寮(采自《佛具大事典》镰仓新书株式会社,昭和 57 年)

### 图 2-6 金山寺轮藏

图 2-6a 日本唐样轮藏(日本文化财图纸)

图 2-6b 《营造法式》转轮经藏(《营造法式》三十二卷·小木作制度图样)

### 图 2-7 金山寺东司

图 2-7a 日本京都东福寺东司额

### 图 2-8 育王山洗面处

### 图 2-9 蒋山小遗处

### 图 2-10 天童山宣明

图 2-10a 日本京都妙心寺浴室

### 图 2-11 何山寺钟楼

图 2-11a 宁波天宁寺钟楼(采自日本建筑学会《世界建筑集成·支那建筑》下卷,昭和 4 年 7 月)

图 2-11b 普陀山普济禅寺钟楼正立面(采自《普陀山古建筑》,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 年)

图 2-11c 五山十刹图所记鱼尾吻形象

图 2-11d 南方鱼形吻脊饰(部分内容摹自吴庆洲“中国古建筑脊饰的文化渊源初探”,载《华中建筑》1997 年 3 期)

### 图 2-12 纲纪堂平面

### 图 2-13 径山法堂月梁、斗栱及桥

图 2-13a 两本月梁图比较

图 2-13b 《营造法式》佛道帐中的踏道圈桥子(《营造法式》三十二卷·小木作制度图样)

图 2-13c 日本不动院金堂补间铺作的配置(1540年)(日本文化财图纸)

图 2-13d 宋代南方补间铺作两朵的形式

## 图 2-14 径山宝盖及高几

## 图 2-15 天童山山门扇

图 2-15a 《太白山图》中描绘的元代天童重层山门形象(元·王蒙)

图 2-15b 日本京都妙心寺重层山门

图 2-15c 日本禅寺重层山门——京都东福寺山门立面(1425年)(日本文化财图纸)

图 2-15d 日本禅寺重层山门——京都东福寺山门剖面(1425年)(日本文化财图纸)

## 图 2-16 天童山殿堂门窗样式

图 2-16a 《营造法式》啖电窗(《营造法式》三十二卷·小木作制度图样)

图 2-16b 日本唐样啖电窗

图 2-16c 日本最恩寺佛殿啖电窗(采自《重要文化财最恩寺佛殿修理工事报告书》)

图 2-16d 日本功山寺佛殿啖电窗

图 2-16e 日本唐样欢门样式

图 2-16f 日本瑞岩寺唐样欢门

图 2-16g 日本瑞岩寺唐样欢门(大样)(采自《佛具大事典》镰仓新书株式会社,昭和 57 年)

## 图 2-17 斗拱

图 2-17a 江南宋元斗拱

图 2-17b 日本唐样斗拱(据关口欣也《中世禅宗样建筑の研究》改绘)

图 2-17c 发达丰富的补间铺作

## 图 2-18 抱鼓石

### 三. 家具法器

#### 图 3-1 灵隐寺椅子

图 3-1a 东福寺本灵隐寺椅子

#### 图 3-2 灵隐寺屏风

图 3-2a 太原晋祠圣母殿屏风

图 3-2b 日本京都妙心寺屏风趣(采自《佛具大事典》镰仓新书株式会社,昭和 57 年)

图 3-2c 日本京都大德寺法堂法座屏风(采自《日本古寺美术全集·大德寺》,集英社)

#### 图 3-3 径山僧堂椅子

#### 图 3-4 桌

#### 图 3-5 径山方丈椅子

图 3-5a 日本所传顶像画中的宋式住持椅

#### 图 3-6 径山化城寺客位椅子

#### 图 3-7 屏风

#### 图 3-8 桌

图 3-8a 宋金木桌

#### 图 3-9 前方丈椅子

图 3-9a 日本藏宋禅椅(采自杨耀《明式家具研究》,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年)

图 3-9b 宋式家具的灵芝蕉叶雕饰

#### 图 3-10 方丈坐床

图 3-10a 五代《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坐床与眠床(采自阮长江《中国历代家具图录大全》,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年)

### 图 3-11 径山僧堂长连床

图 3-11a 日本东福寺僧堂宋式长连床(摹自横山秀哉《禅の建筑》,彰国社,昭和 42 年)

图 3-11b 日本鹤见总持寺僧堂长连床(摹自横山秀哉《禅の建筑》)

图 3-11c 日本鹤见总持寺众寮长连床(摹自横山秀哉《禅の建筑》)

### 图 3-12 径山僧堂门帘

### 图 3-13 天童山僧堂四方帘

### 图 3-14 观堂架

图 3-14a 明代山西宝宁寺壁画栅栏形象(据山西博物馆编《宝宁寺水陆堂画》壁画摹绘,文物出版社,1985年)

### 图 3-15 香几

### 图 3-16 灵隐寺鼓台

### 图 3-17 径山寺法堂法座

图 3-17a 寺院法座与宫殿宝座比较

图 3-17b 日本京都相国寺法堂法座(采自《关口欣也《五山と禅院》》,小学馆,昭和 58 年)

### 图 3-18 径山僧堂圣僧厨

图 3-18a 《营造法式》小木作佛帐(《营造法式》三十二卷·小木作制度图样)

图 3-18b 日本圆通寺本堂唐样厨子(日本文化财图纸)

### 图 3-19 径山佛殿及僧堂供案

图 3-19a 东福寺本径山佛殿及僧堂供案

图 3-19b 绘画中所见带花枱供案

图 3-19c 日本镰仓建仁寺法堂宋式供案(15 世纪)

图 3-19d 日本京都东福寺佛殿宋式供案

图 3-19e 日本京都天龙寺法堂宋式供案

### 图 3-20 众寮圣僧厨

### 图 3-21 佛坛

图 3-21a 两本勾阑比较

图 3-21b 皖南歙县西溪南吴宅楼梯栏杆(采自张仲一等《徽州明代住宅》,建筑工业出版社,1957年)

图 3-21c 日本唐样须弥座(采自田边泰“关东现存唐样须弥坛考”,《早稻田建筑学报》,第 11 号)

图 3-21d 日本圆觉寺舍利殿佛坛(局部)

### 图 3-22 天童山杈

## 四. 仪式作法

### 图 4-1 佛殿三牌

图 4-1a 日本京都大德寺佛殿三牌(采自《禅学大辞典》,大修馆书店)

### 图 4-2 僧堂戒腊牌

### 图 4-3 众寮戒腊牌

### 图 4-4 众寮行瓶盞牌

### 图 4-5 众寮牌榜

### 图 4-6 禅林诸行事牌

图 4-6a 日本禅寺法堂上堂牌(采自《佛具大事典》,镰仓新书株式会社,昭和 57 年)

图 4-6b 日本禅寺法堂小参牌(采自《佛具大事典》,镰仓新书株式会社,昭和 57 年)

图 4-7 东司牌榜

图 4-8 特为牌

图 4-9 径山土地神牌

图 4-10 径山楞严会

图 4-11 讽经图

图 4-12 告香图

图 4-12a 壁画中所绘宋金叉手仪礼(摹自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1957 年)

图 4-13 告香榜

图 4-14 念诵巡堂图

图 4-15 念诵回向文

图 4-16 育王山更点

## 五. 杂 录

图 5-1 山门敕额

图 5-1a 宋式额牌

图 5-2 径山云版

图 5-3 径山团扇

图 5-4 碧山寺磨院

图 5-5 径山僧堂围炉

图 5-6 金山寺山门香炉

图 5-6a 日本宇治兴圣寺蛸足香炉(采自《禅学大辞典》,大修馆书店)

图 5-6b 日本神奈川建长寺开山堂蛸足香炉

图 5-6c 宋金曲腿盆架

图 5-7 灵隐寺山门香炉

图 5-8 何山寺梵钟

图 5-9 径山槌砧

图 5-10 诸山额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五山十刹图与南宋江南禅寺

作者=张十庆编著

页数=182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0年01月第1版

SS号=10462853

DX号=000000036274

url=<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0036274&d=3451C87AE5156A940D122BEBE10C9EB7&fenlei=182001030403&sw=%BD%AD%C4%CF%EC>

%F8%CB%C2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上篇 五山十刹图背景分析

一、五山十刹图的文化源流及其历史背景

二、五山十刹图的性质、意义和价值

1. 五山十刹图的性质

2. 五山十刹图的意义和价值

三、五山十刹图的年代、谱系和传承

1. 五山十刹图的年代

2. 五山十刹图的版本谱系

3. 五山十刹图的源流传承

四、五山十刹图的绘制形式与特点

1. 绘卷形式及其特点

2. 实测尺寸标注及其方法与目的

3. 诸本比较

五、五山十刹图与江南寺院

1. 江南佛教寺院

(1) 江南的发展

(2) 江南佛教传统

2. 江南五山十刹

(1) 江南禅寺的兴盛

a. 佛教禅宗的兴起

b. 禅宗在南方的发展

c. 江南禅寺的鼎盛

(2) 五山十刹之制

a. 五山十刹之缘起

b. 寺格变迁

(3) 五山十刹的地理分布

a. 早期禅寺的地理分布

b. 宋元五山十刹的地理分布

3. 五山十刹图所录寺院

(1) 图录南宋江南寺院

a. 直接图录寺院

b. “诸山额集”所记寺院

(2) 图录寺院的地域特征

a. 地域分布特征

b. 日僧巡礼路线

(3) 图录寺院的性质与特色

a. 图录对象的取舍侧重

b. 图录寺院的宗派特征

注释

下篇 五山十刹图内容概述

一、伽蓝配置(图1-1~图1-3)

二、寺院建筑(图2-1~图2-18)

三、家具法器(图3-1~图3-22)

四、仪式作法(图4-1~图4-16)

五、杂录(图5-1~图5-10)

注释

图版——龙华院本《大宋名蓝图》

附录

附录一 五山十刹图目次总录

附录二 五山十刹图·诸山额集

附录三 大宋五山图说

附录四 中国五山十刹甲刹一览

附录五 中日古代年代及相互关系对照

参考文献

后记

插图索引目录

附录页